

宋玉觀國學林十卷

新竹市東區民族街10號 TEL: 03-5222887, FAX: 03-5222887

學林卷第一

書篇

詩書序

奚斯

木瓜詩

二王

勺藥

介雞

胥靡

納幣

如馨

其記已忘

尊酒

古文

孔子生

臧否

箕子

祥瑞

宗彝

獻攝

故什箋

長沙王

觀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釐
嘆助
子卯
聖茂

雅延
月令數祭
三易
疑異
上下
五祀

唐常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篇

揚子法言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
觀國案古書百篇秦焚書至漢濟南伏生口傳裁二十餘篇魯共王

壞孔子宅於壁中得所藏書皆科斗古文至孔安國始以隸古定之增
多伏生二十五篇凡五十九篇蓋酒誥之篇不在伏生口傳之數而在
科斗之文則有之揚雄見伏生口傳之書而未嘗見科斗書故曰酒誥
之篇俄空焉孔安國尚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曰并
傳凡五十九篇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則科斗古書當在祕府也魯共王者
景帝之子壞孔子宅而得科斗書雄生西漢末科斗書出已久矣雄又
審校書天祿閣而於科斗書初未之見耶雄號爲識奇字夫識奇字者
必能精古文苟不識科斗古文惡在其爲識奇字也春秋莊公八年左
氏傳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成公十六年傳引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襄公十四年傳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又二十一年傳引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又引書曰聖有
謩勲明證定保又二十六年傳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昭公
元年傳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十七年傳引夏書曰辰不集

于房鼙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哀公十八年傳引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
昆命于元龜以上左氏傳所引書杜預解皆曰逸書也
觀國 案杜
預所謂逸書者今書皆有之當是伏生口傳之書所無而在科斗古文
則有之杜預亦未嘗見科斗書爾禮記坊記篇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鄭康成注
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
觀國 案今書君
陳篇不亡是亦伏生書所無而科斗書有之鄭康成亦未見科斗書爾
孟子引書曰洚水警予又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又引書曰葛伯仇餉
又引書曰后來其蘇又引書曰后來其無罰又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又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引書曰祇載見
瞽瞍又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收宮朕載自毫又引太誓曰我武惟揚
侵于之疆以上孟子所引書趙岐注皆曰尚書逸篇也
觀國 案孟
子所引書今書皆有之是亦伏生書所無而科斗書有之趙岐亦未見

科斗書爾當西漢時周之遺風未遠以楊雄之博學名儒於科斗書且
不能究況於後世屢歷兵火識古文者愈少古文道幾熄矣

繫辭

易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
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又曰繫辭焉而
命之動在其中矣
觀國 案孔子自言繫辭焉者乃卦爻彖象之
辭也有卦故繫之以卦之辭有爻故繫之以爻之辭有彖故繫之以
彖之辭有象故繫之以象之辭卦爻彖象皆繫之以辭然後占筮
者即其辭而考吉凶也今世傳王弼易第七第八卷分繫辭上下者
誤也此非繫辭也乃孔子所作易之大傳尔孔子自稱聖人設卦觀
象繫辭者聖人謂處羲文王也乾坤卦與大傳中有子曰之稱者乃
孔子嘗爲訓傳而門弟子纂集成書故有子曰之稱前漢儒林傳曰
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今繫辭當謂之易大傳而

後世以治易名家者分其卷帙誤名以爲繫辭耳諸卦六爻在彖與大象之後而乾六爻在彖與大象之前諸卦六爻有小象而乾六爻無小象者蓋文言訓說已詳足以包小象也文言足以包小象而文言之辭不可析在諸爻故乾六爻無小象而列六爻於彖之前也坤亦有文言然坤先彖而後列六爻六爻復有小象與諸卦同者坤之文言一章也一章則簡而不足以包小象故坤與諸卦文象之列同也乾之文言五章也五章則詳而足以包小象故獨於乾則無小象而列六爻於彖之前也諸卦唯六爻而乾坤於六爻之外復有用九用六者乾純陽而能變九者陽之能變者也坤純陰而能變六者陰之能變者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皆乾用九之所變也陰爻一百九十二皆坤用六之所變也古之揲蓍者以九爲老陽以六爲老陰老陽生七爲少陽老陰生八爲少陰以蓍揲之十有八變觀九六七八辨陰陽而一卦成焉六十四

卦咸如此也故於乾言用九於坤言用六諸卦皆由九六之變以生也九者何一三五是也六者何二四是也一二三四五天地之大萬物之多陰陽之妙不逃於此矣諸卦無文言而唯乾坤有文言者諸卦皆由乾坤九六而生則於乾坤訓說特致其詳也古本易彖象文言不分在諸卦案前漢蓀文志曰虞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以此觀之則彖象文言不分在諸卦蓋別爲篇簡者也歐陽文忠公崇文總目叙釋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費直之易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王弼爲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以此觀之則今世所行王弼易乃彖象相雜之易非古本易也蓋教授之家各宗其師之說而自晉以後唯王弼之學獨傳故也

詩書序

詩序本自爲一編不在衆篇之首至毛公爲詩傳乃分序於衆篇之首詩序謂之義所謂有其義而亡其辭是也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曰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由此觀之則詩序本不在衆篇之首至毛公始分置於衆篇之首亦可知矣詩序子夏之所作而王荊公以謂讀江有汜之詩雖子夏无以知其美謄然子夏與孔子同時文籍未淪喪必有所受而作也史記孔子世家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歐陽文忠公崇文總目叙釋曰孔子刪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然則古詩三千而取者三百則十取其一耳餘皆逸詩也逸詩書史亦多引之

書序本自爲一篇不在衆篇之首至孔安國作傳乃分序於衆篇之首故孔安國尚書序曰并序凡五十九篇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是也前漢蓺文志有周書七十一篇顏師古注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案班固作漢書時周書有七十一篇自後復經兵火書籍散亡至晉時盜發汲郡冢得竹簡書有周書束晳校讎而訛滅脫散不可考者甚多故顏師古曰今之存者四十五篇蓋至於唐所存者四十五篇耳皆逸書者虞夏商書皆有之不特周書也

故什箋

今毛詩詁訓傳三十卷 觀國 案前漢蓺文志曰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顏師古注曰故者通其指義也詩家又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卷韓故三十六卷漢魯申公有詩訓故以

此觀之則今毛詩當爲故訓傳改故爲詁者後人妄改之也國風不言什而雅頌言什者蓋詩以十篇爲什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十九篇鄘十篇衛十篇王十篇鄭二十一篇齊十一篇魏七篇唐十二篇秦十篇陳十篇檜四篇曹四篇豳七篇凡此皆多寡不等故不稱什也雅頌皆十篇爲聯故皆稱什唯魚藻之什十四篇蕩之什十一篇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亦謂之什者過乎十則亦稱什舉其成數尔若夫不及十則不稱什故駢頌止四篇那頌止五篇而皆不稱什此其可見也後漢衛宏傳曰鄭康成作毛詩箋章懷太子注曰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引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鮮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鄭康成是郡人故以爲誠云 觀國 案諸家字書箋子堅切表識書也亦作牋 獻蓋古人牋牘以竹或木爲之故箋字從竹牋字稟字皆從木謂之牋表者以此牋牘而表出己意也西漢時傳詩有三家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三家皆列於學官而毛公之學未得立及中興後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馬融鄭康成等皆宗毛公學於是毛詩盛行鄭康成作毛詩箋者蓋毛公有不訓者鄭氏訓之毛公有訓未盡者鄭氏續之毛公有誤訓者鄭氏證之蓋以箋牘顯出己意而又不沒毛公之學也故謂之箋雖若薦成毛義而箋則非薦也毛公爲北海相有年矣至鄭康成乃以郡人之故而以箋爲誠此好事者爲之辭也

奚斯

班孟堅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斯奚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 觀國 案闕宮之詩曰松桷有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毛氏傳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鄭氏箋曰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蓋魯人新姜嫄之廟而公子奚斯董其事尔所謂作者作廟也非作頌

也闕宮之頌非奚斯之作也班孟堅王文考賦序皆以魯頌爲奚斯所作則誤矣揚子法言曰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觀國案尹吉甫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考甫能得商頌十二篇歸以頌湯之德二人皆有功於詩教者也若奚斯者徒能作魯廟而已於詩頌固无預焉當奚斯作廟之時闕宮之頌未作也廟成之後詩人始頌之則奚斯與正考甫二人非同類揚雄豈亦誤以闕宮之詩爲奚斯所作耶不然何以言晞也李軌注揚子曰奚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此言正誤也

獻犧

周禮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注曰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陸德明音義曰獻犧同素何反司尊彝曰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鄭氏注曰獻讀爲摩沙之莎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陸德明音義曰獻素何反觀國案司

尊彝曰春祠夏禴用獻尊象尊此兩尊相須之尊也秋嘗冬烝用蓍尊壺尊此兩尊相湏之尊也追享朝享用大尊山尊此兩尊相湏之尊也獻尊即犧尊是也舉其事則謂之獻尊舉其名則謂之犧尊一物而兩名爾春秋左氏傳曰犧象不出門禮記曰若西酌犧象又曰尊用犧象又曰犧象周尊也然則犧象二尊相湏可知矣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犧音羲獻音憲二字各讀如本字其義灼然无可疑者毛詩疏引王肅注禮曰犧象二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其說是已司尊彝變犧爲獻者蓋朝踐乃始獻之禮舉祀事言之故謂之獻尊若舉其名則謂之犧尊也鄭氏既讀獻爲犧又以獻犧二字皆音莎既謂犧尊飾以翡翠又謂象尊以象鳳皇皆誤矣陸德明循鄭氏之說以獻犧二字並音莎而於它經凡言獻言犧處悉音以爲莎不能訂正其義而反播其疑於後世使後學愈疑良可恠也南史劉杳傳曰杳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康成答張逸謂畫

鳳皇尾婆娑然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犧尊彝皆刻木爲鳥獸
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犧尊
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爲
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也約以爲然以此觀之則犧尊爲牛形可
以不疑矣

木瓜詩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
李報之以瓊玖毛氏傳曰木瓜楙木可食之木也

觀國

案詩之

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
亦猶畫餅土飯之義尔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
王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有狄人之敗出
處于漕齊武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
我之物難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氏以木瓜
爲楙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爾雅曰楙木瓜郭璞注曰實如小
瓜酢可食此即果實之木瓜也後世文士多引木瓜之詩以爲果實
之木瓜皆誤矣如初學記六帖於果實木瓜門類皆引衛風木瓜之
詩亦皆誤矣前輩有詠木瓜詩曰飄思成實爲嘉惠擬把瓊瑤作報
章此正誤用之也昔之記言者謂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焉

觀國 案木瓜詩設投報之辭以爲喻尔未嘗真有投報也而
記言者遂以爲苞苴恐非孔子之言也淇奥詩曰綠竹猗猗綠竹青
青綠竹如簣毛氏傳曰綠王芻也竹蕡竹也

觀國

案綠與竹二

物也非笋竹之竹而世多誤用綠竹爲笋竹之竹采綠詩曰終朝采
綠不盈一掬毛氏傳曰綠王芻也蓋爾雅曰菉王芻又曰竹蕡蓄此
乃詩所謂綠竹也禮記大學篇曰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此正用
菉字毛詩借用綠字其義則通也先達詩集中有綠竹詩曰自得東
南號猗猗柏悅同蓋用東南之竹箭事乃用爲笋竹之竹也誤矣

宗彝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締繡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作會於衣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締繡於裳也此舜之十二章而孔安國乃以作會宗彝四字爲一句又訓曰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 觀國 案宗彝者即周禮司尊彝所謂裸用虎彝雖彝是也刻畫虎蜋之形於彝器之上祀宗廟則用此二彝故謂之宗彝若舜之十二章則締繡彝器於裳而彝器之飾則以虎以蜋此禮有定制不可易也孔安國初不曉其義既誤合尚書句讀又誤訓以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其紊經也甚矣今世廟貌塑像及畫壁凡法服止畫一虎一蜋而不見彝器亦誤也當先畫彝器而後飾虎蜋之形於彝器之上乃爲合禮蓋自唐以來禮文寢弊畫工汎襲舊格初不識制度不足恠也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夷鄭氏注曰夷讀爲彝此乃記禮者假借用字耳中庸引詩曰憲憲令德表記引詩曰瑕不謂矣此類是也

二王

振鶩詩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毛氏傳曰二王夏商也其後祀也宋也 觀國 案禮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商之後於宋蓋武王克商有天下而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者繼絕世也方周人祭於廟之時黃帝堯舜之後皆在本國未來助祭而二王之後適來助祭周人美之故振鶩之詩所爲作非萬世不易之法也後世不察乃以謂王者必當存二王後故漢魏南北隋唐之際皆舉二王之典夫繼絕世者奚必止於二代耶鄭氏曰王者存二代此蓋未嘗深考其由也後漢百官志曰建武二年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五年封商後孔安爲商紹嘉公且二王一體也漢不封夏而封商周何耶若曰繼絕世則高帝滅秦而爲漢則秦爲絕國矣捨秦不封

而遠取商周又何耶唐以周隋為二王後且拓拔之魏高氏之齊與周隋同為絕國而專取周隋又何耶此皆循名而失實者也

祥瑞

賈誼新書曰詩云一發五祀于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固也虞者固之司獸者也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蜀書曰騶虞古不知其何物也詩曰于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固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
觀國 案毛氏詩傳曰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詳觀騶虞詩辭則獸是已詩曰仁如騶虞又曰德如羔羊又曰德如鳴鳩又曰信厚如麟趾蓋皆指物而言也秦漢之際言詩者各自名家其說皆異同賈誼必遵其師所授之說未必當也歐公曰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
觀國 案賈誼在文帝時為長沙傳前漢儒林傳曰毛公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則在景帝時為博士與賈誼同時人也

然則以騶虞為獸者非出於近世之說矣五代時王建據蜀龜龍麟鳳騶虞之類畢出於其國歐陽文忠公修五代史破之以為非瑞曰龍見於水是失職也可以為妖矣鳳皇或出於謬政危亡之時非瑞也麟人罕識之獸魯哀公西狩窮山竭澤獵而獲之非其自出春秋譏之非瑞也龜汙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也貴於卜官
觀國 案

易以龍喻君之德取其神變也鳳者文明之物故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襄傷无明文之時也麟信也故詩以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喻信厚之時龜壽而前知也此四物者以喻聖人之有德者故禮以為四靈而史亦記之耳非謂治世必出而亂世必藏也璧猶玉者至貴之寶而君子比德焉寧有治世則玉見而亂世則玉隱耶離騷以香草譬君子以惡鳥譬小人寧有治世則無惡鳥而亂世則無香草耶然則麟鳳龜龍頻出於五代亂世之蜀何傷乎

漆浦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謳贈之以勺藥毛氏傳曰勺藥香草也其別則送以勺藥結恩情也 觀國 案崔豹古今注曰勺藥一名何離將行則送之以勺藥以此觀之則勺藥離草也離別則贈之以見志也江淹別賦曰下有勺藥之詩淹用爲離別事蓋可見矣若曰香草則草之香者多矣奚必勺藥而後可以結恩情也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注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注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注曰南都賦云歸鴈鳴鶩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顏師古注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遺法乎

觀國 案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勺音酌藥音略乃以魚肉等物爲醯醬食物也與漆浦詩所言勺藥異矣詩之勺藥乃草類也今勺藥花是已廣韻曰勺市若切又張略切藥以灼切又良約切二字各

有二音子虛賦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所謂御者御食物也未有御五味者也南都賦曰歸鴈鳴鶩香稻鮮魚以爲勺藥蓋以鴈鶩魚稻爲食也又案枚乘七發曰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濡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五臣注文選曰勺音酌藥音略又案張景陽七命曰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鳬露鵠霜鵝黃雀五臣注文選曰勺音酌藥音略然則讀勺藥爲酌略者是以魚肉等物爲醯醬食物非漆浦之勺藥明矣子虛賦諸家注說皆誤以爲漆浦之勺藥也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詩曰兩廂鋪氍毹五鼎調勺藥又曰但擲顧笑金仍祈却老藥蓋前句勺藥字音酌略後句藥字音淪二藥字不同音也

箕子

前漢儒林孟喜傳曰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顏師古注云易明夷卦

彖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六五文辭曰箕子之明夷利正此箕子謂商父師說洪範者也賓妄爲說耳 觀國 案慮犧作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則文辭乃文王所作也方文王重爻之時箕子之明未夷至紂不道箕子奴然後箕子之明始夷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乃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當此時箕子之明雖夷而利正故明不可息也以此考之則箕子之明夷其在武王之時乎文王重爻之時於明夷六五之辭不應預言箕子之明夷此學者素以爲疑也趙賓訓易欲避此疑故謂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茲非商紂之箕子也顏師古不悟其意乃引明夷卦爻之辭以釋之夫學者豈不知商之有箕子耶趙賓之說雖鑒而師古元不曉其因也或說謂文王重卦而其辭則周公孔子之作如此則明夷言箕子不礙矣

介雞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 觀國

觀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爾 觀國 案介與芥不相通用介者介胄之介也介其雞者爲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循其誤既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浹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惡能勝彼雞大率司馬遷好異而惡與人同觀史記用尚書戰國策國語世本左氏傳之文多改其正文改績用爲功用改厥田爲其田改肆覲爲遂見改宵中爲夜中改咨四嶽爲嗟四嶽改協和爲合和改方命爲負命改九載爲九年改格姦爲至姦改慎徽爲慎和改烈風爲暴風攻克從爲能從改濬川爲決川改恤哉爲靜哉改四海爲四方改熙帝爲美堯改不遜爲不訓改胄子爲禪子改維清爲維靜改天工爲天事改底績爲致

功改降丘爲下丘改納錫爲入賜改孔修爲甚修改夙夜爲早夜改申命爲重命改汝翼爲汝輔改敕天爲陟天改率作爲率爲改宅土爲居土如此類甚多又用論語文分綴爲孔子弟子傳亦多改其文改吾執爲我執改母固爲無固改指諸掌爲視其掌改性與天道爲天道性命改未若爲不如改便便爲辯辯改滔滔爲悠悠如此類又多予長但知好異而不知反有害於義也

臧否

臧否之否音鄙臧者善也否者不善也書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陸德明音義曰否音鄙易遯卦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王弼注曰否音臧否之否君子好遯故能舍之小人繫戀是以否也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王弼注曰否不善之物也抑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烝民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小旻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春秋昭公五年左氏傳曰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諸葛孔明出師

表曰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張平子西京賦曰街談巷議彈射臧否以上否字皆音鄙俗或讀音缶則誤矣嵇叔夜幽憤詩曰民之多僻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五臣注文選曰否平鄙切若如五臣注則平鄙切乃音備是泰否之否非臧否之否矣今禮部韻略上聲盲字部內否音鄙注曰臧否也新制云案詩未知臧否釋文音鄙如此之類全句即許於此韻內押如散押藏否之類即許於有字韻內否字通押 觀國 案有字韻內否字音缶若散押臧否亦是音鄙豈可遽變而音缶耶凡上有臧字則下當音鄙此一定不可易也新制乃元祐五年太學博士孫諤校對禮部韻略而奏請引周易師卦曰師出以律否臧凶釋音曰否鄙惡也馬鄭王肅曰否音方九反左傳隱公十一年曰師出臧否亦如之釋音曰否音鄙又方九反 觀國案周易左傳皆存兩音者蓋陸德明不能稽考訂正之而存兩音使後人自擇之也孫諤奏請又不能決於去取故有許通押之文且音

鄙音缶二字音與義皆不同實不可通押

胥靡

史記儒林傳曰申公爲楚太子戊傳戊不好學胥靡申公徐廣注曰胥靡腐刑前漢儒林傳曰胥靡申公顏師古注曰胥靡相係而作役前漢楚元王傳曰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注曰詩云若此无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注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顏師古注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後囚徒以繩聯綴耳而云隨坐輕刑非也史記賈誼傳服鳥賦曰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徐廣注曰胥靡腐刑也前漢賈誼傳服鳥賦曰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注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顏師古注曰胥靡相隨之刑也

觀國

案書說命曰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孔安國傳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以此知服鳥賦云傳說胥靡者乃服役後之刑也莊子曰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又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成元英疏曰胥靡徒役人也揚雄解難曰胥靡爲宰寂寞爲戶蓋胥靡者刑役之人於死生則輕而無顧藉故登高而不懼不畏險也胥靡爲宰無重累也城既十仞而又壞之則築後之勞未已此胥靡之所苦也凡此又以見胥靡者服役之刑也腐刑无役若以胥靡爲腐刑則傳說不應有版築之後矣史記佞幸傳曰李延年坐法腐然則史記正言腐不謂之胥靡也又胥靡亦邑名春秋襄公十八年左氏傳曰蕎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杜預注曰胥靡鄭邑又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王入于胥靡杜預注曰胥靡周邑本鄭地又定公六年左氏傳曰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閭沒戍周且城胥靡杜預注曰鄭伐周六邑諸史地理書亦不言胥靡地名之義蓋不可考也

孔子生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曰魯襄公二十二年歲在庚戌孔子生魯哀公十六年歲在壬戌孔子卒享年七十有三然公羊傳曰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休解曰歲在己卯又穀梁傳曰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然則公羊穀梁與史記世家年表皆不同也 觀國 案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蓋十月朔爲庚辰則二十一日爲庚子也十有一月無庚子矣公羊謂十有一月庚子者誤也魯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而何休謂歲在己卯者誤也孔子享年七十三以歲計之當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是歲周靈王二十一年歲在庚戌也而公羊穀梁皆云襄公二十一年誤矣史記五帝紀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 觀國 以史記文考之舜壽

百歲也然尚書舜典曰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蓋三十登庸三十在位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年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有二歲此孔子所定之書也則知史記爲誤矣史記六國年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元年乙丑皇甫謐曰元年癸酉又周正定王元年徐廣曰元年癸酉皇甫謐曰元年癸亥 觀國 案章衡編年通載周元王元年歲在癸酉以此知徐廣之說爲是而皇甫謐之說非也

納幣

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證請期親迎謂之六禮而不謂之納幣春秋穀梁傳曰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證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范寧解曰納采者采擇女也問名者卜吉凶也納證者納幣也告期者告迎期也然則納幣者禮之納證是已周官媒氏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氏注曰納幣也五兩十端也引雜記曰納幣一

束束五兩兩五尋然每端二丈 觀國 案束帛爲十端每端二丈
則是以四丈爲一兩中屈之成兩端五兩爲十端矣不謂之十端而
謂之五兩者蓋用五兩而中屈之成十端其本則用五兩而束之則
見其有十端也或曰入幣或曰納幣者周官媒氏通言嫁子娶妻用
幣之數故曰入幣若夫問名納吉而後納幣者問名納吉則事已定
矣事已定則男家納幣於女家致恭以成禮蓋男下女之意也故春
秋書納幣者皆親事已定而後納幣也春秋又書逆女乃先納幣而
後逆女禮之序當如此耳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左氏

無傳杜預解曰母喪未再期而圖婚非禮也公羊穀梁皆曰親納幣
非禮也 觀國 案僖公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至二

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方是時母喪一年有半是母喪未再期而圖
婚故春秋書納幣以見其非禮也又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
納幣左氏傳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

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觀國

案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

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則自僖公薨至文公二年
冬未滿二十五月是亦居喪而圖婚與莊公居喪納幣一也左氏乃
曰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有以見左氏之誤也公羊傳曰公子遂如齊
納幣譏喪娶也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納幣范寧解曰喪制未畢而
納幣非禮也以春秋文及三傳攷之左氏之誤昭昭矣

古文

唐李濟翁資暇錄曰古文使字作岑左氏春秋傳言行李乃是行使
後人誤變爲李字 觀國 案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傳曰若舍鄭
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也又襄公八
年左氏傳曰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行李行人也又昭
公十三年左氏傳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
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然則左氏傳或言行李或言行理皆謂行使

也但文其言謂之行李又謂之行理耳以此知非改古文李字爲李也古文字多矣李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也唐書蓺文志曰今文尚書三十卷開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蓋古文尚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明皇以頗字與義字不協韻故改爲無陂與義字協聲於文意雖亦通而於改作之譏未能免也明皇不好隸古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故有今文尚書今世所傳尚書乃今文尚書也今文尚書多用俗字如改說爲悅改景爲影之類皆用後世俗書良因明皇不好隸古故有司亦隨俗鹵莽而改定也司馬遷班固作史亦或用古文字史記商本紀曰湯既勝夏歸仲臯作誥臯乃古文虺也又周本紀曰穆王命伯繫申誠太僕作繫命繫乃古文囧也又孔子弟子有曾晳晳乃古文點也前漢古今人表有伯哭哭乃古文囧也又百官公卿表曰葬作朕虞葬乃古文益也又郊祀志曰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墜乃古文地也又禮樂志曰中木零落中乃古文草也又刑法志曰憮之以行憮乃古文悚也又蓺文志有大命三十七篇命乃古文禹也又地理志曰隨山桑木桑乃古文刊也又平原郡安惠縣惠乃古文德也又清河郡懲題縣懲乃古文莎也又北地郡大雙縣雙乃古文要也又路溫舒傳曰繻者不可復屬繻乃古文絕也又叙傳曰東公虐而殲仁公乃古文鄰也又召信臣傳曰晝夜難蘊火難乃古文然也又五行志曰王心弗寧寧乃古文堪也又揚雄傳反離騷曰纍既祚夫傳說兮祚乃古文攀也後漢輿服志曰乾紛有文紛乃古文坤也諸史如此類甚多然則作史者尚不忍廢古文而況古文經書其可輕改作乎許慎說文序曰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蓋古者帝王登封泰山必有金石之刻其文字形體各不同歷時既久罕有傳者今世所傳秦皇時李斯所

篆嶧山碑如御史大夫篆作御史大夫竊意夫字亦必有大音李斯用古文篆後世不知其用字之因也又今世所得古器秦時鐘鼎篆銘有字皆篆爲子如有秦篆爲子秦之類後世字書子字爲又字諸字書未嘗讀又爲有也許慎說文中字丑列切兩中相並爲艸即今之草字而漢書乃用中字爲草字凡此類皆不可以字書考證之也

其記已忘

揚之水詩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羔裘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汾沮洳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彼其之子美如英彼其之子美如玉候人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彼其之子不遂其婚鄭氏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禮記表記篇曰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韓詩外傳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彼已之子碩大且篤大叔于田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柂忌抑鬯弓忌鄭氏箋曰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陸德明毛詩釋音曰其音記 觀國案詩用其字忌字禮記用記字韓詩外傳用己字四字雖不同然其原意則四字皆助辭也其義相附近故四字讀爲四聲何傷乎若循鄭氏之箋陸氏之音則四字者當讀而爲一音誤矣經書中用字如此類者尚多有之書曰聖有謨訓春秋左氏傳曰聖有謹勲訓字去聲勲字平聲二字不同音而義則通也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中庸曰憲憲令德宜民宜人顯字上聲憲字去聲二字不同音而義則通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表記曰心乎愛矣瑕不謂矣變遐爲瑕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繙衣也詩曰克德行四國順之變覺爲克也書曰克明俊德大學曰克明峻德變俊爲峻也詩曰駿命不易大學曰峻命不易詩曰駿極于天孔子問居曰

峻極于天變駿為峻也書曰高宗亮陰喪服四制曰高宗諒闇乃用闇字也詩曰假樂嘉成王左氏傳曰晉侯賦嘉樂變假為嘉也詩曰凡民有喪匍服救之檀弓曰凡民有喪扶服救之變匍為扶也書曰罔有擇言在躬表記曰罔有擇言在躬變身為躬也凡此雖或變其字然各從其音而讀之不害於義若必繩之以一音則將亂天下之字音非所以示後學也

酒

新臺詩曰新臺有酒河水浼浼毛氏曰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陸德明音義曰酒七罪反 觀國

案新臺詩第一章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泚與瀰協韻故第二章曰新臺有酒河水浼浼毛氏欲以酒浼二字協韻乃讀酒為七罪反而訓之曰酒高峻也然字書酒無七罪反之音亦無高峻之義案字書酒字音先禮切與洗同而與浼字亦

協韻蓋泚者鮮明貌也酒亦有潔靜之意於詩之義通當讀酒為先禮切則音與義兩得之矣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在上位者酒濯其心音義曰酒先禮反前漢平帝紀曰酒心自新之意也又昌邑王賀傳曰以前酒大王顏師古皆曰酒先禮反史記貨殖傳曰酒削薄技也孟子曰願比死者一酒之此皆讀與洗同而俗或讀作沙下反者非也酒又音先典反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陸德明音曰酒先典反史記范雎傳曰羣臣莫不酒然變色易容徐廣曰酒先典反蓋洗字亦音先典反酒亦如之也酒又音色懈反與灑同為酒埽亦作灑埽東山詩曰酒埽穹室伐木詩曰於粲酒埽抑詩曰酒埽庭內周禮隸僕曰掌五寢之埽除糞酒之事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酒埽應對禮記內則曰灑埽室堂凡此或用酒字或用灑字其義則一而皆讀音色懈反各隨其音而生義也

如罄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

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垂鑿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預曰如而也言居室而資糧垂盡

觀國 案字

書如而也似也往也若也經書用如字各有一義室如之如當訓似又此鑿字非訓盡許慎說文曰鑿器中空也室如垂鑿者如垂一器其中空而無物耳鑿亦訓盡詩曰餅之鑿矣是也杜預以如訓而以鑿訓盡則室而垂盡語不成文今以如字之義考之莊公七年夏夜中星隕如雨蓋言星隕而且雨也此如字訓而者也左氏傳曰如火之燎于原又曰如農夫之務去草又曰今亦如之又曰邑亦如之凡此如字訓似者也公如齊觀社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送女公如晉至河乃復夫人姜氏如齊凡此如字訓往者也左氏傳曰同之不可也如是又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凡此如字訓若者也室如垂鑿者如似也似垂空器若家徒四壁之義也於意則順而成文杜預所訓於字義雖通而於左氏文句則不順蓋誤訓如為而故并與鑿字訓誤也先達謂漢人如而通用蓋如字所訓非一如而通用者特如字之義一端耳至於如齊觀社如農夫之務去草其次莫如猛之類又可以如而通用訓之耶

蓐

周禮夏官圉師掌養馬春除蓐釁廄鄭氏注曰蓐馬茲也

觀國

案爾雅釋器曰蓐謂之茲郭璞注曰茲者蓐席也又案春秋威公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公羊傳曰衛侯朔得罪于天子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何休解曰諸侯有疾稱負茲士稱負薪由此觀之則馬茲者以草蓐為馬席以禦寒至春則除去之釁祭其廢以祓除疾疫也許慎說文曰蓐陳草復生也一曰簇也玉篇廣韻蓐音辱草蓐也薦也然則所謂茲所謂簇所謂薦皆席之異名蓋皆以草蓐為之也春秋文公七年左氏傳曰秣馬蓐食潛師夜赴杜預注曰早食於寢蓐中又宣公十二年左氏傳曰軍行右轍左追蓐杜

預注曰追求草蓐爲宿備又成公十六年左氏傳曰蓐食申禱又襄公十六年左氏傳曰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前漢韓信傳曰晨炊蓐食張晏注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後漢廉范傳曰今軍中蓐食晨往赴之章懷太子注曰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凡此皆謂以草蓐爲席者也禮記月令秋曰其神蓐收者方秋時草已陳而收斂金之性也故謂之蓐收春曰句芒者木性達生也夏曰祝融者火性昭散也冬曰元冥者水性幽復也中央曰后土者土性專靜也五官之神其名各有義初不徒設

釐

禮記經解篇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前漢東方朔傳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前漢司馬遷傳引易曰差以豪釐繆以千里觀國 案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之別記者也蓋古之以易

名家者各有訓說而爲之傳記故宗其學者皆以易日稱之今其所引易其字有不同如禮記司馬遷皆言差若豪釐而太史公東方朔皆言失之豪釐禮記司馬遷皆言謬以千里而太史公東方朔皆言差以千里又班固作漢書於司馬遷傳言謬以千里而於東方朔傳則言失之豪釐於司馬遷傳言謬以千里而於東方朔傳言差以千里班固所引兩傳用字皆不同以此知爲易說者已久後人相傳襲而用之故其用字有不同也案字書釐字里之切理也福也釐字十毫也所謂毫釐者當用釐字而太史公用釐字者假借用之也世用毫釐絲忽者皆假釐字用之蓋釐釐二字古今通用之也前漢五行志曰天漢二年八月天雨白釐顏師古注曰凡言釐者毛之彊曲者也禧者福也史家於僖禧二字皆用釐字以代之故春秋僖公史家皆變爲釐公漢文帝受釐宣室是也思文詩曰貽我來牟而劉向傳

上封事引周頌曰飴我釐祉變來爲釐顏師古注曰釐讀與來同觀國 案鄭氏箋詩謂來者以穀俱來也蓋天遺我祥穀之意劉向云釐祉義亦通然不謂讀釐音來也顏師古誤矣

雅延

禮記繙衣篇引君雅曰夏暑兩冬祁寒鄭氏注曰君雅周穆王司徒書序作牙假借字也 觀國 案孔子作書序所謂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蓋君牙本君雅也古文用牙字其實音雅後之變古文爲隸者亦用牙字耳然許慎說文雅字烏加切楚烏也秦謂之雅則古人初不以雅字爲大雅小雅之字也古文唯用延字爲大雅小雅之字故許慎說文曰延所菹切古文以爲大雅字以此觀之則古文以延爲大雅小雅字以雅爲烏鳥而音烏加切及後世變古文爲隸古又變隸古爲今文遂各用他音字或俗字以易之而雅字遂專爲大雅小雅之雅矣延音雅又音所菹切足也胥字楚字疏字綻今文而無古文此古文之所以不復用也

容頌

史記儒林傳曰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自孔子時其經不具至秦焚書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善爲容不能通經皆爲禮官大夫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威生單次蕭奮皆爲禮官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前漢儒林傳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以頌爲禮官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蘇林注曰漢舊儀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有事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顏師古注曰頌讀與容同 觀國 案字書頌字亦音容而頌亦作額有形容之義故詩序

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史記用容字漢書用頌字其義一也漢書惠帝紀曰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之顏師古注曰頌與容同又刑法志曰當鞠繫者頌繫之顏師古注云頌讀曰容寬容之也又揚雄傳河東賦曰麗鈞芒與驂蓐收芳服元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芳奮六經以摠頌喻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雖雖賦以融字頌字雖字爲韻則讀頌爲容也容頌通用可知矣所謂士禮十七篇者今儀禮是也儀禮所載皆高下俯仰疾徐疏數之節故漢書藝文志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注曰禮經周禮是也威儀儀禮是也儀禮雖載高下俯仰疾徐疏數之節而其名實皆道德性命之理及措諸事業然後見於容貌威儀之際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以道德性命爲本而容貌威儀乃其末也漢之學者乃專以禮容爲事至有不能通經而唯以容爲禮官者乃祝史之能也亦可貴於禮官耶於乎禮學之敝久矣

月令數祭

月令春曰其數八夏曰其數七中央曰其數五秋曰其數九冬曰其數六鄭氏注引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木生數三成數八火生數二成數七金生數四成數九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八言七言九言六者舉其成數也土數五者土以生爲本觀國案鄭氏謂月令舉五行之成數可也土生數五而成數十若曰舉其成數則中央土當言其數十而月令反言其數五則與四時舉成數異矣鄭氏知有此礙乃爲之說曰土以生爲本夫水火金木豈不以生爲本奚獨土以生爲本耶觀國案一二三四五者五行本生之數也土數五分旺於四時故月令舉五行本生之數而兼之以土數也春之木數三兼五爲八也夏之火數二兼五爲七也秋之金數四兼五爲九也冬之水數一兼五爲六也中央土數五分旺於四時無所兼也故其數五而已此皆五行之生數也而成數

數在其中矣豈有捨生數而遽舉其成數者乎此理灼然五行在天則配五方在人則配五臟是故春主木在人爲肝夏主火在人爲心秋主金在人爲肺冬主水在人爲腎中央主土在人爲脾此不易之道也月令則不然春則祭先脾夏則祭先肺中央則祭先心秋則祭先肝冬則祭先腎乃與五行不相應觀國案月令所祭者五祀之神戶竈門行中雷所陳之俎也非五臟之所配也春曰其祀戶祭先脾者祀戶之禮其俎以脾爲先夏曰其祀竈祭先肺者祀竈之禮其俎以肺爲先中央曰其祀中雷祭先心者祀中雷之禮其俎以心爲先秋曰其祀門祭先肝者祀門之禮其俎以肝爲先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者祀行之禮其俎以腎爲先其在一一人之身則脾在肺上次之心又次之肝又次之腎居下五祀之俎以此爲次蓋祭禮也非五行五臟相配之法也此其所以不同

子卯

春秋昭公九年左氏傳曰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預注曰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檀弓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賓自外來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鄭氏注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陸德明音義引賈逵曰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又引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王藻曰子卯稷食菜羹鄭氏注曰忌日貶也觀國案日之吉凶與歲月遷轉固無常也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之多也十二辰皆有刑有害不特子卯而張晏以謂子卯相刑之日非也後魏道武皇帝以甲子日出師討賊有言紂以甲子日亡不宜出師者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遂出師有功唐李愬討蔡軍

吏曰往亡請避之憩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克捷宋高祖爲太傅日平江陵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南蠻遇四廢日佐史白遷日帝不許以此觀之則吉凶惟人所召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唐后妃傳曰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元和元年進冊貴妃羣臣請立爲后帝以歲子午忌故報罷觀國竊謂憲宗意未欲立后故託子午忌爲言耳古以正月五月九月爲斷屠月著於刑統律書而時君生辰及祖宗忌日皆斷屠不舉樂唐書刑法志曰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條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又房元齡等損益隋律斷屠月皆停死刑事固有歷世循襲母傷於治道而不必削去者此類是也

三易

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注曰連山處戲歸藏黃帝雖有此說而無迹學者未然其說也

觀國

案隋書經籍志有歸藏十三卷注曰

晉太尉參軍薛正注唐書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南史梁元帝著連山三十卷以此觀之則連山歸藏周易乃三書也爾雅釋羊屬有牡瑜郭璞注引歸藏曰兩壺兩瑜初學記雲部引歸藏曰有白雲出蒼梧入于大梁舉此可以見矣禮記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鄭氏注曰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得商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後之學者遂以三易繫之三代謂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以艮爲首歸藏以坤爲首周易以乾爲首而謂今之周易一書分其名爲三若然則傳註所引連山歸藏之辭果何書耶太卜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言皆者三書皆有經有別也若以三代繫之則文王重卦爲六十四夏商烏得有六十四耶蓋三易自是三書不疑矣

啖助

唐啖助傳曰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便傳著丘明非也歐陽文忠公贊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摭訛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令後生穿鑿詭辨訛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觀國

案啖助所疑者以論語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謂左丘明在孔子前故孔子思其與已合而稱之非同時人既非同時人則左氏傳非丘明所爲既非丘明所爲則必有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爲此傳也

觀國

案周末戰國以來著書之人無不傳其姓名者下至陰陽從橫巫醫卜祝雜技之書亦皆傳其姓名豈有作春秋傳顯顯如此而其名不傳者而况春秋傳非當時名儒不能作若謂姓左而失其名則所慮過矣雖然春秋經所書者左氏或無傳經所不書者左氏或列諸傳蓋經所書而在魯史無它辭者左氏亦無傳經所不書而左氏亦列諸傳者託此以見諸國之史也左氏春秋傳內傳也國語外傳也內傳附於經故訛謬者鮮外傳世俗相傳訛謬且多柳宗元嘗改定其語然亦或與內傳乖異固不免也啖助乃以爲屬綴不倫序事乖刺蓋求瑕過矣自孔子作春秋後列國之史語唯有左氏內外傳其餘無聞焉何乖刺之多責耶

疑異

周禮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鄭氏注曰頭髮皓落爲宣易曰巽爲宣髮而今世所傳王弼易曰巽爲寡髮蓋俗書寡字下爲四點

作烹與宣字相疑考其義則宣髮之義爲多也夬卦大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弼注曰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弼乃以則字爲明字考夬之義則明禁之義爲多也前漢劉向上封事述災異引春秋曰七月降霜草木不死春秋無此文唯僖公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所引疑若春秋傳註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左氏傳曰晉侯夢黃熊入於寢門而國語則言黃能蓋鼈三足爲能與熊大異左氏傳國語皆左丘明所纂國語傳本訛謬最多春秋傳與經相傳當以春秋傳爲正也許慎說文曰念許介切忽也引孟子曰孝子心不若是忿今世所傳孟子曰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惄趙岐注曰惄無愁貌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惄惄然無憂哉孟子音義曰張古黠切丁音界觀國案念與惄義雖皆通然許慎作說文用前世古文字纂集成之所引孟子亦古文孟子

當以許慎說文念字爲正也鶻冠子學問篇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劉子隨時篇曰中流失船一瓠千金案前漢藝文志有鶻冠子一篇韓愈讀鶻冠子文曰鶻冠子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予三讀其辭而悲之以此觀之則鶻冠子有是語久矣劉畫竊其語也壺亦作瓠李漸蒙求曰周勃織畚按史記漢書周勃傳皆曰勃以織薄曲爲生未嘗言織畚而注蒙求者引史記周勃傳勃少以織畚爲事史記烏有是言耶周禮挈畚以令糧畚草器可以貯糧而薄曲乃蠶具非類之物也孝經曰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案今在書呂刑篇者呂侯爲穆王司寇作刑書曰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也禮記緇衣篇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案今在書太甲篇太甲者伊尹所作之書故禮記者或稱尹吉鄭氏謂吉當爲告伊尹之誥也君奭曰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緇衣篇引

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氏注曰古文爲割申勸寧王之德漢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案今尚書乃變古文爲隸者當以古文爲是

茂

泮水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茂茂鸞聲噦噦毛詩傳曰茂茂言有法度也鄭氏箋曰僖公來至于泮宮其旂茂茂然釋音曰茂蒲害反觀國案玉篇廣韻茂字分三音一音扶廢切與吠同聲一音博蓋切與貝同聲一音房越切與伐同聲雖分三音而同訓以爲草木葉茂多之貌也然則訓詩者乃以爲有法度據詩曰其旂茂茂有盛多之義未見其有法度之義訓詩者思之未審耶又詩釋音曰茂蒲害反案蒲害反者讀與旆同音字書茂字亦無此音唯春秋定公四年左氏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縉茂旃旌杜預注曰縉茂大赤取染草名也釋音曰茂步貝反案步貝反者亦與旆同音此與詩

茂茂同義當讀音貝也若讀音旆則詩云其旂茂茂文不順矣左氏凡人名茂者皆音扶廢反成公一年傳曰宛茂爲右又十六年傳曰囚楚公子茂又襄公十五年傳曰師茂師慧又哀公二十六年傳曰宋樂茂納衛侯凡此茂字皆人名陸德明皆音作扶廢反其音是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使糴茂如楚釋音曰茂扶廢反又蒲發反案糴茂乃晉大夫名茂亦當音扶廢反而陸德明不能決而設兩音則非也文選有劉安招隱文曰木輪相糾芳茂艷五臣注曰茂蒲末反案此茂字亦當音貝艷與委通用茂艷者木之枝葉茂盛也五臣音非也

上下

上時亮切又時掌切下胡駕切又胡雅切上字時亮切下字胡駕切者定位之上下也上字時掌切下字胡雅切者升降之上下也定位之上下一上一下不可易也升降之上下則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

而上者自上而下則降而下也自下而上則升而上也其義大不同矣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又曰上天下澤履又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詩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達于上下欽哉有土禮有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下士凡此類皆定位之上下也詩曰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又曰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又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周禮橐人以下上其食而誅賞司儀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此類皆升降之上下也易益卦彖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天保詩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下下者降已以接下也前下字胡雅切後下字胡駕切凡言下下者二字當二音理之不易者也凱風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采苦詩曰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隱其靨詩曰隱其靨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宛丘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鶩羽東門之枌詩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采蘋詩曰予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戶之有齊委女陸德明釋音曰下字協韻則音戶後皆放此觀國案諸詩下字與苦字文字鼓字處字羽字栩字同章故云協韻則音戶然擊鼓詩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東山詩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凡此下字與馬字野字同章未嘗與戶字協韻則知餘詩下字不必讀音戶也又七月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熏室鼠塞向墐戶此詩一章內同用下戶二字則知下戶二字當讀爲兩音明矣

聖

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孔安國曰通微謂之睿於事無不通謂之聖蓋土主思也五行唯土分王於四時五事唯思兼通於視聽言貌果能聰明叡智兼通乎天地萬物人倫性命之理斯爲聖矣思有上達之義爲其能至於聖也凡人能致思而通微則其明睿皆可至於聖第

患弗思耳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罔念作聖又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秦誓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傳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蓋后未必聖也惟從諫然後能兼天下之善而至於聖也春秋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謂孔子也凡有聖德者不必有天下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然則聖其難矣仁次之故孔子自謙之辭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古之人精通一事者亦或謂之聖漢張芝精草書謂之草聖宋傅琰仕武康山陰令咸著能名謂之傅聖梁王志善書衛協張墨皆善史書皆謂之書聖隋劉臻精兩漢書謂之漢聖唐衛大經邃於易謂之易聖嚴子卿馬綏明皆善圍棋謂之棋聖張衡馬忠皆善刻削謂之木聖蓋言精通其事而它人莫能及也後漢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

聖明帝永平七年詔曰先帝詔曰禁人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

觀國

竊謂有天下者當有聖德以居之母過稱虛譽可也禁言聖則非也

五祀

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偏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偏大夫祭五祀歲偏士祭其先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鄭康成注曰五祀戶竈中雷門行也曲禮商制祭法周制

觀國

案五祀

在曲禮則天子諸侯大夫皆祭在祭法則諸侯立五祀而大夫則三祀者蓋曲禮所言者歲偏之祭也祭法所言者家祭也歲偏之祭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五祀爲民祭也家祭則有等降之數故或七或五

或三或二或一其祭止於家已而言立者立其祀於家亦猶立廟也祭法又曰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其等降之數亦與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數同蓋立廟者立家廟也立祀者立家祀也故祭法等降之數所以與曲禮之祭不同曲禮大夫祭五祀而祭法大夫立三祀者鄭康成釋王制曰大夫有地者祭五祀無地者祭三耳禮運日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五祀所以本事也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前漢郊祀志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其疊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雷五祀後漢祭祀志曰國家亦有五祀之祭然則五祀之祭上下通未嘗有商周之別鄭氏乃以曲禮爲商制祭法爲周制非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鄭司農曰五祀五色之帝鄭康成曰五祀五官之神又小祝曰分禱五祀鄭康成曰王七祀祀五者司命泰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觀國 案天子

亦祭中雷戶竈門行之五祀而諸家乃指他說以釋之何耶月令天子之令也曰其祀戶其祀竈其祀中雷其祀門其祀行則天子正祭五祀或變行爲井者行井皆屬水神之祀乃其類也

唐常棠

何彼穠矣詩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常棣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韁韁甘棠詩曰蔽芾甘棠或曰唐棣或曰常棣或曰甘棠者 觀國 案爾雅釋木篇曰唐棣移常棣棣郭璞注曰唐棣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今山中有棣木子如櫻桃可食爾雅又曰杜甘棠杜赤棠白者棠郭璞注曰杜甘棠今社梨也赤棠白棠者棠色異異其名也以此觀之則唐棣者移也常棣者棣也甘棠者杜也乃三物也玉篇曰栴徒即切棣也栴余支切棣也棣徒計切移也棠徒即切棠梨也廣韻曰栴徒即切栴棣木爾雅爲唐棣移移扶移木也棣徒計切子似櫻桃可食也棠徒即切棠梨也以字書考之則唐棣亦爲移也常棣亦

爲棟也甘棠亦爲杜也亦三物也然則唐也常也棠也三字同音而爲三物其取義亦不同焉何彼穠矣美玉姬之詩也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者穠猶戎戎也移華戎戎然以喻王姬顏色之美此唐棣者移也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道在邇而不思則求諸遠故有唐棣之喻也常棣之華鄂不韁韁此言有鄂以承華則韁韁然盛喻兄弟之相親也蔽芾甘棠者南國之人思召伯之教而欽愛其甘棠不忍翦伐之也此三事其義各有所指本不同也鄭康成箋常棣之詩曰鄂不韁韁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韁韁然盛以喻兄弟恩義之顯

古聲不拊同陸德明釋音曰拊方于反 觀國 案文王詩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毛氏訓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

鄭氏箋曰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大明詩曰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毛氏訓曰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韓

奕詩曰八鸞鏘鏘不顯其光鄭氏箋曰不顯顯也生民詩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毛氏訓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那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惄鄭氏箋曰夷惄說惄也亦不說惄言說惄也推此例以觀之則鄂不韁韁者言韁韁也棫樸早麓詩皆曰遐不作人言作人也下武詩曰不遐有佐言有佐也隰桑詩曰遐不謂矣言謂矣也南山有臺詩曰遐不眉壽言眉壽也遐不黃耇言黃耇也凡此不字與鄂不韁韁之不同鄂不韁韁者言韁韁也詩之用不字其義類皆同豈於鄂不韁韁特變拊爲不耶古聲不拊雖同而鄂不韁韁則難於改易鄭氏此箋贅矣

學林卷第二

春秋古經

伯文
中子叙篇

吳壺搜柴絲肆

巫復

吳瓠

汲冢書

長沙王

觀國

假弔屬魯醣
鳥獸言
周興行
慶天
天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副革

羣旂

敦臺

春秋經字數

曲臺

法言

孔子誅

三等國

矜六尺

朋沓

寘填塵

春秋古經

前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爲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爲一帙杜預作

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春秋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止孔丘卒蓋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則自小邾射以下皆魯史記之文孔子弟子欲記孔子卒之年故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也顏氏家訓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而經稱孔丘卒顏氏以此爲疑蓋非所疑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雖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曰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威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无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死傳蓋亦經之闕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左氏亦言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孔子作春秋不應書夏五郭公夫人氏而已蓋孔子卒而後闕其文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又為魯太史魯史記盡在太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正之而於傳亦闕而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譁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丘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爾

汲冢書

杜預春秋集解後序曰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祕府余晚得見之周易爻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彖文言繫辭紀年稱商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潛出自相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此為大與尚書叙說太甲事乖異 觀國 案前漢藝文志曰處戲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蓋文王作上下篇自為一編不與彖象文言等相雜至費直學易名家始以彖象雜入卦中汲冢易有上下篇而別有陰陽說无彖象文言之屬者當是學易之家自立陰陽之說而上下篇自為一編不與彖象相雜之易也孔子定書自堯至秦凡百篇而為之

序太甲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伊尹作太甲三篇蓋孔子親為此序而太甲書曰王徂桐宮居
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此其可以取信於後世也若謂伊尹自立則是篡也太甲殺伊
尹則是誅篡臣也伊陟相太戊則是以篡臣之子為相也其誣
天下甚矣汲冢之語意其戰國以來好異說者為之辭

伯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傳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杜預注曰夏
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武晉文史記鄒陽傳上吳王書
曰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又曰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
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比也文選載此書五臣注曰五霸
齊武秦穆晉文宋襄楚莊王前漢諸侯王表曰盛則周召相其
治致刑錯襄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顏師古注曰伯讀曰霸此

五伯謂齊武宋襄晉文秦穆吳王夫差也又異姓諸侯王表曰
秦既稱帝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顏師古
注曰五伯謂昆吾大彭豕韋齊武晉文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曰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五臣注文選曰五霸秦穆楚莊
齊武晉文宋襄也 觀國

案霸伯二字古人通用然左傳曰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杜預注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
伯齊武晉文則此伯字當音百故曰五伯之霸也一句之中用
伯霸二字則伯音百可知矣其他散言五霸則或用霸字或用
伯字可通用也然鄒陽書曰秦用由余而霸又曰五伯不足稱
一篇文中用霸伯二字也史記李斯傳曰秦穆公之霸終不東
并六國者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一篇文
中用霸伯二字也春秋閔公元年左氏傳曰霸王之器也僖公
二十二年傳曰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襄公元年傳曰以是求伯

必不行矣此左氏用霸字又用伯字也前漢元帝紀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又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厲王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政由五伯又郊祀志曰合十七年而伯王出焉此班固用霸字又用伯字也

觀國

竊謂一篇文中當用一色字用霸則不須用伯用伯則不須用霸今一篇文中既用霸又用伯二字音義皆同別无兩意何苦為此多岐也顏師古漢書於諸侯王表五伯注曰齊武晉文宋襄秦穆吳王夫差於異姓諸侯王表五伯注曰昆吾大彭豕韋齊武晉文師古字立二說何耶

觀國

案師古於二表所釋者皆周秦間事不當用昆吾大彭之說也五臣注文選於鄒陽書曹子建書有楚莊而無吳王夫差顏師古於諸侯王表有吳王夫差而无楚莊又何耶

觀國

案齊晉秦楚最為大國夫差雖亦霸而最在後豈有捨楚而稱吳者師古所引吳王夫差則誤矣

慶

字書慶字於平聲音羌又音卿於去聲音丘映切訓曰福也賀也

觀國

考詩書易所用慶字皆當音羌楚茨詩曰祝祭于祊先祖是皇孝孫有慶萬壽无疆爾殽既將莫怨具慶甫田詩曰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又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梁農夫之慶棠棠者華詩曰芸其黃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閟宮詩曰白牡騤剛犧尊將將毛包載羨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正之吉應地无疆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

正有慶凡此所用慶字皆與疆字常字同韻則慶音羌可知矣
揚雄甘泉賦曰直燒燒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顏師
古注曰慶讀音羌班固幽通賦曰恐凶炳之責景兮慶未得其
云已顏師古注曰慶讀音羌以此知漢人蓋嘗用慶字作羌音
不妄也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
囷是謂卿雲前漢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
索綸囷是謂慶雲古人以卿慶二字通用班孟堅白雉詩曰發
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明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
膺天慶此慶字亦音卿也投壺禮曰一馬從二馬以慶三馬旣
備請慶多馬此慶字音丘映切也詩書易史記慶字音羌音卿
者其義則福也投壺請慶多馬音丘映切者其義則賀也一字
三音訓義不同而世一切讀音丘映切者良因陸德明不能稽
考經書用字之義而於釋文闕而不載故後學莫之悟焉沈存
中筆談言詩易慶字多與章字同韻自謂古人諧聲有不可解

文中子叙篇

中筆談言詩易慶字多與章字同韻自謂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蓋存中亦未嘗稽考尔非不可解也

阮逸注文中子又作叙篇曰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
道篇為首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
卑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
道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之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
以禮樂篇禮樂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為
大故次之以魏相篇既變理則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
命者關氏之易故次之關明篇終焉
觀國 案王通死門人
薛收姚義綴通之說名之曰中說杜淹為御史大夫索其書於
通弟王凝凝退而求之得中說百餘紙雜記不著篇目正觀十
九年凝以中說授通之子福時福時始編為十篇勒成十卷其

事備見於福畤所撰王氏家書雜錄其篇目但以篇首二字為之如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即以王道為目房元齡問事君即以事君為目劉炫問易即以問易為目十篇皆此類非通所自定亦如論語篇目乃門弟子所纂集止取篇首二字為目如學而時習之即以學為目為政以德即以為政為目非有他意義也阮氏不察乃以文中子十篇作敘篇曲折傳會而為之說則誤矣今世傳杜子美詩集第三十卷首二十餘篇皆以兩字為題如宿昔能畫鬪雞鸚鵡之類皆非本題詳其詩意皆追憶開元之盛歎天寶之亂子美初必有各自題後之編類者失其本題但取篇首二字為題爾恐誤後生學詩者

天地

晉書天文志曰日去地常八萬里又曰地上去天之數得八萬里南北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段成式酉陽雜俎曰自地至天十一萬餘里觀國案周禮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注曰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以夏日至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此乃古之聖人推測天地高深之灋其灋不可易也是則自地至天萬五千里尔而晉史與雜俎其言至於八萬里十一萬里又无推測之灋荒唐无根可怪也已

肆

爾雅曰治肆古故也肆故今也郭璞注曰肆既為故又為今觀國案爾雅釋詁一篇皆用一字為訓曰治曰肆曰古此三字皆訓故也曰肆曰故此二字皆訓今也若從郭璞注則是以

故今二字而訓肆也字此篇未有以二字為訓者爾雅曰勰燮
和也苞蕪茂豐也尼定曷遏止也顯昭觀釤覩見也蓋勰燮二
字訓和也苞蕪茂三字訓豐也尼定曷遏四字訓止也顯昭觀
釤覩五字訓見也它皆類此爾雅釋詁釋言二篇皆用一字為
訓郭璞誤析其句反以故今二字而訓肆字義雖亦通而非爾
雅句法也詩曰肆成人有德王荊公詩義謂肆為故今乃循郭
璞之語尔又爾雅釋言曰肆力也郭璞注曰極力也玉篇曰肆
恣也極也放也經書所言肆各有一義唯大明詩曰肆伐大商
次也陳也緩也放也列也遂也恣也倨也量也廣韻曰肆陳也
恣也極也放也經書所言肆各有一義唯大明詩曰肆伐大商
毛氏傳曰肆取也皇矣詩曰是伐是肆毛氏臆說也周禮宗伯以肆獻裸享
此二義於詩意亦不合蓋毛氏臆說也周禮宗伯以肆獻裸享
先王鄭氏注曰肆者進所解牲體也陸德明音義曰肆他歷切
觀國 案肆者解牲體而陳之故陳牲之官又有肆師則肆

如本字音四其義則明矣而陸德明遽變其音為他歷切取剔
解牲體之義故凡經書言肆牲及詩或肆或將並以肆音他歷
切豈不蔓疑於後學耶

周行

鹿鳴詩曰吹笙鼓簧承箱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謂周
之行列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維賢是用
也禮記緇衣篇曰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注曰行道也
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觀國 案鄭氏之訓周行也在詩則訓
為周之行列在禮則訓為忠信之道蓋周之行列者周家之周
也忠信為周者比周之周也二義實不同蓋鄭氏自矛盾也今
以鹿鳴詩辭考之將字與行字同音韻則周行之行音航也若
以周行為忠信之道則行音幸矣案卷耳詩曰采采卷耳不盈
頃箱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則箱字行字為韻言思君子賢人置

周之列位也大東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俌俌公子行彼周行則霜字行字爲韻言財貨盡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二詩言周行與鹿鳴之周行同皆音航也春秋襄十五年左氏傳曰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无覩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然則詩凡言周行音航可知矣周者周家之周也若君子周而不比乃忠信爲周之周鄭氏訓禮記誤矣

鱣

鱣音袞亦作𩫱其字皆从骨諸字書皆曰禹父名也鱣音袞亦作𩫱其字皆从魚諸字書皆曰魚也古人多借用字故尚書禹父名用鱣字其實當用鱣字也古書乃科斗古文至孔安國時无識古文者乃以隸古定之唐孝明不喜隸古更以今文行於世司馬遷史記本紀已用鱣字後之變隸亦因用之故經書唯尚書多用俗字如古文景字尚書變爲影古文敕字尚書變爲勅變爾女之女爲汝變多藐之藐爲藝秦始皇改臯爲罪尚書乃用罪字漢文帝改對爲對尚書乃用對字以至變說爲悅變柒爲費變憇憇爲聒聒變於乎爲嗚呼凡此皆用俗字而代古文也國語曰𩫱殛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王子年拾遺曰鱣治水无功舜殛鱣於羽山化爲元魚入于羽淵鱣字或從元魚也二說怪誕不經君子當略而弗論

中興

烝民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 觀國 案中字有鍾衆二音其義異也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

爾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道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
興首尾先後不必均也商之世嘗衰矣高宗能復興商道故高
高宗謂之中興周之世嘗衰矣宣王能復興周道故宣王謂之
中興漢之世嘗衰矣光武能復興漢室故光武謂之中興晉之
世嘗衰矣元帝再造晉室故元帝謂之中興唐之世嘗衰矣肅
宗能復興唐室故肅宗謂之中興凡此皆在一世之間因襲而
復興故皆謂之中興其時之首尾先後不必均也此中興之中
所以音衆若中年中葉中天中塗中訛之類皆當音衆蓋義當
音衆也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詩曰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
送鄭虔貶台州詩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二詩
皆律詩並用中字作去聲前賢用字皆有所本不妄舉也

柒

周禮雍氏春令為阱獲秋令塞阱杜獲鄭氏注曰書柒誓數乃

獲斂乃阱蓋柒者古文費字也科斗古文尚書用柒字孔安國
以隸古定之故變為費字以至論語為費宰以費畔春秋帥師
圍費季氏城費之類皆變古文為隸之字也柒亦作鄆亦作費
許慎說文曰柒音祕魯東郊地名也廣韻曰鄆亦作費邑名在
魯又列柒字曰魯東郊地名也蓋柒者古文也鄆費皆隸文也
廣韻當先列柒字而以鄆費二字續之為是而乃先列鄆費二
字訓曰邑名在魯後又別列柒字訓曰魯東郊地名殊不知邑
名在東者乃東郊地名也一事而分兩訓蓋不悟其柒為古文
也當鄭氏注周禮時尚知用古文自漢以往古文幾絕矣今禮
部韻略收鄆費二字而不收柒字可以見也又如割字乃俗書
剗字玉篇既出剗字又別出割字汙字乃古文流字玉篇既出
汙字又別出流字皆字書之訛也史記魯世家曰淮夷徐戎亦
並興反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裴駟注曰尚書作柒誓然

則司馬氏假借用𦨇字𦨇非古文柒字也許慎說文作柒為北下米與比下米一也

鳥獸言

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注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 觀國 案二隸所謂與鳥獸言者乃人言也非鳥獸言也蓋人與鳥獸言而鳥獸喻人之言也若謂鳥獸言而人有曉之者誤矣前漢武帝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應劭注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顏師古注曰能言鳥即鶠鵠也蓋馴象喻人言故能拜起從人意儻馬與此同也能言鳥者人教之言非人教之則不能言今世多有之凡此皆人言而鳥獸喻人之言非鳥獸自能言而人曉之也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且聞牛鳴而知其生三犧猶今人有聞人聲所不厭其怪也

鶠鳴而能知其吉凶禍福者蓋自是一術數介葛盧聞牛鳴能以其術數求之當知生三犧非牛能言之也介葛盧神其事而文其辭耳譬猶東方朔射覆之義也若謂牛音云生三犧皆用之則厚誣天下矣列子曰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此蓋因左氏傳有介葛盧之語而爲之說亦寓言方外者所不厭其怪也

擾

尚書費誓曰杜乃擾敘乃穿孔安國傳曰擾捕獸機檻陸德明書音義曰擾華化反周禮雍氏春令爲阱擾秋令塞阱杜擾又冥氏掌爲阱擾以攻猛獸鄭氏注曰阱穿地爲塹也擾柞鄂也堅地阱淺則施柞鄂於其中陸德明周禮音義曰擾胡化反禮記中庸曰予知驅尔納諸罟擾陷阱之中陸德明禮記音義曰擾胡化反 觀國 案廣韻去聲擾胡化切木名也入聲擾胡

郭切柞攢也阱淺則施之以此考之則阱攢之攢當音胡郭切其胡化切者乃木名也陸德明諸經音皆誤矣

酺

前漢文帝紀詔曰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服虔注曰酺音蒲文類注曰酺音步漢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顏師古注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觀國 案周禮族師曰月吉則厲民而讀邦瀆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氏箋曰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族長无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陸德明周禮音義曰酺音步蓋六鄉有鄉大夫興賢者能者而以禮禮賓之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以鄉飲酒之禮而禮賓之也有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有黨正以禮厲民而飲酒于序唯族師間胥比長則无飲酒之禮族師所掌百家乃五比四閭之民也无飲酒之禮則曠於長幼貴賤升降揖遜之儀故因春秋祭酺以除人物裁害而聚此百家以飲酒使知獻酬之節然後孝弟睦姻有學者可書矣然則春秋祭酺者歲二酺也故後之里社聚飲者亦謂之酺漢律无故群飲者有罰因恩詔賜酺而後始得會聚飲食焉賜酺五日者使得會聚飲食五日也井田之灋已廢而酺之名猶在故也顏師古乃曰酺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此非賜酺之本意也許慎說文曰王德布大飲酒蓋王德布者謂恩賜也酺乃祭名也非王德之名也廣韻酺音蒲而步字韻不收酺字當讀音蒲為是今汴京城西有酺池乃因酺而得名者

爾雅釋木曰棗壺棗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為壺

壺瓠

壺瓠也又爾雅釋器曰康瓠謂之匏郭璞注曰瓠壺也既曰壺
瓠也又曰瓠壺也則壺瓠一物矣 觀國 案尚書禹貢曰壺
口治梁及岐史記河渠書曰秦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
則古之人以壺瓠通用為一字也故七月詩曰八月斷壺毛氏
傳曰壺瓠也後漢郡國志河東垣縣有壺丘亭章懷太子注曰
春秋襄元年左傳晉討宋五大夫寘諸瓠丘杜預注曰垣縣東
南有壺丘亭凡此皆以壺為瓠者也賈誼弔屈原賦曰幹棄周
鼎弓而寶康瓠鵠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蓋皆通用之也
瓠亦讀音壺廣韻平聲曰瓠音胡瓠臚瓢也

魯

禮記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
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 觀國 案春
秋魯威公弑隱公而自立共仲殺子般又弑閔公而立僖公襄
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則魯之君臣嘗相弑矣躋僖公立煬宮
丹威公檻刻威公桶閏月不告朔宗婦覲用幣則魯之禮嘗變
矣李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襄仲卒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則魯之樂嘗變矣伐莒獻俘始用人於毫杜則魯之刑嘗變
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 甲辰公用田賦則魯之法嘗變矣魯
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則魯
之政嘗變矣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臧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
之則魯之俗嘗變矣明堂位之言蓋美魯也然美魯不當如此
坊記曰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
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蓋吳孟子論
魯昭公取吳姬是謂取同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吳孟子論
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曰君取於吳為同謂之
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且孔子豈不知昭公取同姓之為

非而曰知禮者孔子為魯諱也故禮記於坊記則具言昭公之失蓋記禮者无所諱故也明堂位乃曰君臣未嘗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其誣後世耶

吳吳

絲衣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毛氏傳曰吳諱也鄭氏箋曰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及諱不敖慢得壽考之休祥陸德明毛詩音義曰吳胡化切敖五誥切泮水詩曰烝烝皇皇不吳不揚鄭氏箋曰吳諱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不諱諱不大聲也陸德明音義曰吳音詁 觀國 案玉篇廣韻曰吳胡化切大聲也故史記封禪書曰鼎至甘泉公卿大夫請尊寶鼎引詩曰鼐鼎及鼒不吳不驚胡考之休然則本用吳字或變為吳耳吳亦有大聲之義然既變用吳則不可音吳為胡化切蓋吳字未嘗有胡化切之音故也史記漢武帝紀引

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驚胡考之休又變吳為虞蓋司馬遷於封禪書用吳字於武帝紀用虞字何其相遠如此案字書吳字五乎切虞字麌俱切二音不相通雖云假借其失經意遠矣後漢戴就傳曰燒鋟斧使就挾於肘腋章懷太子注曰鋟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教又引何承天纂文曰缶今之鋟也又引張揖字詁曰鋟音華 觀國 案字書鋟音華鑿也章懷太子注曰鋟從吳蓋吳與吳古人通用之當為鋟鋟二字通用史借為鋟耳

屬

周禮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鄭氏注曰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 觀國 案字書无以屬音注者當音屬為聯屬之屬蓋七屬六屬五屬者綴札聯屬之數也合

甲最堅其次兜甲又其次犀甲堅甲聯屬少而柔甲聯屬多此自然之理也音屬為注實為无義前漢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如淳注曰上身一髀襠一胫繳一凡三屬也顏師古曰屬之欲反觀國考魏氏三屬之甲亦聯屬之屬音蜀是也顏師古音之欲反誤矣觀國

觀古之為甲皆以革為之故函人用犀兜之革為甲合甲者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函人曰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又曰凡察革之道蓋函人一官皆言用革為甲之法此周制也不言以金為甲則知古人唯用革甲而已出其東門詩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野有蔓草詩曰君采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潦淥詩曰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中庸曰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樂記曰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孟子曰兵革非不堅利也家語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于世也事有出於古人創法而後世更加精者甲之類是也

犀革淮南子曰貫兜甲於三百步史記禮書曰楚人鮫革犀兜以為甲前漢藝文志曰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凡此皆言以革為甲未聞用金甲也然則用金為甲者秦漢以後乎釋名曰甲亦曰介亦曰鎧故符堅使能邈造金銀細鎧蔡文姬詩曰金甲耀朝日杜子美詩曰未聞細柳散金甲凡言金甲皆見於後世也事有出於古人創法而後世更加精者甲之類是也

復覆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陸德明音義曰復音服又扶又反成公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左氏傳曰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陸德明音義曰復入扶又反復歸音服觀國案字

書復有二義扶又反者其義則再也若隱公四年左氏傳曰諸侯復伐鄭威公元年左氏傳曰鄭人請復祀周公之類是也音服者其義則反也若周易復卦詩宣王復古之類是也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所謂復修舊德者乃再修舊德也當音扶又反十八年傳曰復歸復入者乃反歸反入也當音服陸德明皆存兩音則何所適從也又襄公十三年左氏傳曰吳侵楚養叔曰子為三覆以待我杜預注曰覆伏也陸德明音義曰覆扶又反觀國 案字書覆亦有二義扶又反者其義則蓋覆也音福者其義則敗也倒也為三覆以待我者為傾覆之兵以伺我而發也若成公傳所謂覆師徒所謂傾覆我社稷若襄公傳所謂傾覆无所控告所謂大懼社稷之傾覆此類是已而陸德明於三覆音為扶又反誤也

弔

節南山詩曰不弔昊天陸德明音義曰弔如字瞻印詩曰不弔不祥陸德明音義曰弔如字又音的 觀國 案字書弔字去聲多嘯切弔生曰嘯弔死曰弔也入聲都歷切至也此二音分二義不同考節南山瞻印詩言不弔者至也當作都歷切而陸德明於瞻印詩列兩音者不能考其義而別之也又於節南山瞻印詩皆音曰如字所謂如字者讀為多嘯切亦非也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弔生不及哀曲禮曰知生者弔又曰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又曰死而不弔者三周禮曰以弔禮哀禍裁凡此類皆多嘯切者也大誥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君奭曰弗弔天降喪于商盤庚曰弔由靈費誓曰善敷乃甲胄敵乃干無敢不弔天保詩曰神之弔矣凡此類皆都歷切者也義各有所歸不可混而無別

亟字書史中用之最多一曰欺與切一曰紀力切義若相似而難於區別

觀國

案字書欺與切者數也紀力切者急也無

衣詩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蓋言數用兵也東門之粉詩曰亟會於道路蓋言數會也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亟請於武公蓋言數請也成公十六年傳曰吾先君之亟戰蓋言數戰也少儀曰亟見曰朝夕盖言數見也講武類禡詩曰婁豐年鄭氏箋曰婁亟也蓋言數豐年也前漢刑法志曰師旅亟動蓋言數動也如此類亟字並音欺與切其義則皆數也靈臺詩曰經始勿亟蓋言勿急也七月詩曰亟其乘屋蓋言急於治屋也何人斯詩曰爾之亟行遑脂爾車蓋言急行不暇脂車也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乃亟去之蓋言急去也定公五年傳曰歸票于蔡以周亟矜無資蓋言周急也昭公五年傳曰胥胥焉習儀以亟蓋言以習儀為急也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曰未始有受命而亟字書史中用之最多一曰欺與切一曰紀力切義若相似而難於區別

假

假古雅切與櫟同音又古訏切與稼同音又古伯切與格同音又胡駕切與暇同音其與櫟同音者大也其與稼同音者借也

休假也其與格同音者至也其與暇同音者嘉也長發詩曰昭
假遲遲雲漢時曰昭假無羸泮水詩曰昭假烈祖噫嘻詩曰既昭
假爾烝民詩曰昭假于下凡此詩言昭假則同而陸德明音
義於長發雲漢詩則音古雅反於泮水噫嘻烝民詩則音古伯
反凡分兩音則非也考其義則皆當音格爲是文王詩曰假哉
天命雖詩曰假哉皇考二詩言假哉則同而音義於文王則音
古雅反於雖則音胡駕反凡分兩音亦非也考其義則皆當音
古雅反爲是若夫假樂嘉成王音暇維天之命曰假以溢我音
暇小弁詩曰假寢永嘆音櫂那詩曰湯孫奏假音櫂思齊詩曰
烈假不瑕音櫂烈祖詩曰鬷假無言以假以享來假來饗音格
元鳥詩曰四海來假來假祁祁音格凡此詩各有一義其音亦
與義通也至於假道於虞以伐虢音櫂王假之音格之類皆顯
然無疑者孫諤申明禮部韻略謂假字許於上聲去聲通押李顯

考左氏傳璧假許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止當用上聲音櫂
去聲唯有休假之義雖有借貸意而經書未嘗用之難於通押
文士又用假字爲假字前漢禮樂志郊祀歌曰沇沇四塞假狄
合處顏師古曰假即遐字假狄遠夷也說文作假亦通用假耳
說文曰段古雅切借也於篆爲段又段字徒玩切分段也於篆
文爲段蓋段字如前漢地理志琅邪郡有雩段縣假暇遐蝦蝦
震之類皆從段也段字如前段會宗後漢段光段珪唐段成式
鍛段鍛磽磽之類皆從段也段段二字偏旁不同然其形易於
相亂應當分別魏有段干木乃複姓段干而名木史記老子傳
曰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裴駟注曰段干魏邑名
有段干木段干子田段干朋蓋因邑爲姓也前漢班固幽通賦
曰木偃息以蕃魏芳乃舉段干木之名也周禮考工記曰攻金
之工六築冶鳬巢段桃而段氏闕曲禮曰天子之六工土工金

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鄭氏注曰金工築冶鳬巢鍛桃而陸德明音義曰鍛丁貫反蓋古之周禮傳者非一本鄭氏用鍛字必別本周禮而今世所傳周禮作段字亦當讀作丁貫反且攻金之工當用鍛字耳鍛段通用乃一義也

副莘

生民詩曰不坼不副無菑無害曲禮曰爲天子削爪者副之陸德明音義皆曰副孚逼反 觀國 案周禮大宗伯以副辜祭四方百物又鬯人曰凡副事用散陸德明音義皆曰副孚逼反蓋副與副一字也副乃副字之半耳副辜者副牲曾磔裂之以祭四方百物之神也酒尊無飾謂之散尊副事用散尊散列不一也爲天子削爪者副之則既削又四析而橫斷之也爲國君者華之則中裂之而不四析也爲大夫累之累保也爲士寢之去寢而已不坼不副者無分裂之患也副副皆取四達開裂之

義字書當於入聲收副字在副字之下乃立兩字各爲訓義非也鹿鳴詩曰食野之苹毛氏傳曰苹萍也鄭氏箋曰苹賴蕭觀國 案爾雅曰萍萍其者大蘋郭璞注曰萍水中浮萍爾雅又曰苹賴蕭郭璞注曰今賴蒿也然則苹與萍乃二物其字不相通用詩曰食野之苹食野之蒿食野之芩皆鹿食地上所生之物非水中物則苹非萍矣賴蕭是也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曰自從食萍來唯見今日美五臣注文選曰萍苹也食苹之詩天子宴諸侯也靈運以食苹爲食萍五臣謂萍苹也皆誤矣玉篇曰苹萍也又賴蕭也兩存之者因毛鄭訓詩而爲之說也亦誤矣

掌旂

周禮司尊彝曰秋嘗冬烝裸用掌彝黃彝鄭氏注曰掌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陸德明音義曰掌音稼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以琰商以掌鄭氏注曰掌畫禾稼也陸德明音義曰掌者稼

觀國 案字書曰掌古雅切玉爵也故行葦詩曰洗爵奠掌音
義曰掌古雅反周禮鬱人曰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掌之卒爵而
飲之音義曰掌古雅反以此觀之凡掌字皆當讀為古雅反畫
禾稼者掌之飾而遂改掌音稼恐非義也司馬溫公詩話曰庭
燎詩云夜鄉晨言觀其旂旂當讀音芹而釋音為祈或言周人
土語謂芹為祈 觀國 又案采菽詩曰觱沸檻泉言采其芹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泮水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
言觀其旂此二詩與庭燎詩旂字皆與芹晨同韻則旂當音芹
可知也春秋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謡曰丙之辰龍尾伏辰杓服
振振取號之旂鶴之貴貴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號公其彝舉此
言之則旂當音芹亦可知矣旂字當有祈芹二字書不收芹音蓋闕焉

敦

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為敦丘郭璞注曰成猶重也音義曰敦都

昆反 觀國 案前漢地理志東郡有頓丘縣顏師古注曰丘
一成為頓丘以此知爾雅云丘一成為敦丘者敦當讀音頓若
爾雅釋天曰太歲在子曰困敦音義曰敦音頓此類是也而爾
雅音義乃音敦丘為都昆反誤矣爾雅釋丘又曰如覆敦者敦
丘郭璞注曰敦孟也音義曰敦音堆 觀國 案字書去聲敦

字都內切珠盤玉敦也然則爾雅云如覆敦者是若覆盂狀玉
敦之形亦如盂貯歃血之酒於玉敦當讀覆敦之敦為都內切
若周禮戎右曰盟則以玉敦辟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音
義皆音敦作對此類是也而爾雅音義乃音覆敦為堆誤矣爾
雅釋丘凡有兩敦丘而音義皆誤訓之蓋敦字旁音最多故易
於疑惑如東山詩曰敦彼獨宿箋曰敦敦然獨宿於車下讀敦
作都回反又曰有敦瓜苦訓曰敦專專也讀敦作徒端反行葦
詩曰敦彼行葦訓曰敦聚也讀敦作徒端反又曰敦弓既堅訓

曰敦弓畫弓也音敦作彫 觀國 案許慎說文曰彫音彫畫弓也然則本用彫弓詩人假借用字為敦弓讀音彫是也常武詩曰鋪敦淮潰仍執醜虜箋曰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也 觀國 案敦字徒端切者其義則聚也陳聚其兵

於淮上當讀鋪敦之敦為徒端切而鄭氏箋乃欲改敦為屯其取訓遠矣有客詩曰有萋有且敦琢其旅閟宮詩曰敦商之旅克咸闕功二詩音義皆音敦為都回反此二詩言敦皆敦治之義讀音都回反是也周禮司几筵曰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凡其柏席用幢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鄭氏注曰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 觀國 案檀弓曰天子龍輶而椁幡諸侯輶而設幡鄭氏注曰幡覆也鄭氏注司几筵每敦一几讀敦為燾於音訓不相附近作燾蓋用檀弓之文以訓之耳然讀敦為燾於音訓不相附近而取義迂遠今案司几筵之文乃喪事誤席設几者也敦當讀

音徒端切其義則聚也每席聚處設一几則文與義通矣若夫數數變易字形而為之音訓不唯取義太遠而導多疑於後學是誰之過歟

春秋經字數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注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裴駟注曰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前漢司馬遷傳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顏師古注曰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為春秋乎 觀國案今世所傳春秋經萬六千五百餘字張晏云萬八千字非也太史公論春秋豈以公羊傳參計其文數耶裴駟注亦非也顏師古云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 觀國 案前漢食貨

志曰發吏卒間歲萬餘人齊王僧孺有書萬餘卷梁沈約有書二萬卷蕭勵聚書三萬卷前漢藝文志曰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又食貨志曰發車三萬兩然則古人於一萬之外則稱萬餘至二萬則稱二萬至三萬則稱三萬自一二三萬之外則稱萬多矣故稱數萬前漢儒林傳曰后倉說禮數萬言又食貨志曰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又曰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故凡言數萬者差多也不止乎一二三萬也猶之數十數百數千也積十之多為數十積百之多為數百積千之多為數千是則積萬之多乃為數萬春秋經萬六千餘字當言文成萬餘而云數萬者太史公之言不確也而顏師古又云一萬之外謂之數萬其注釋亦不確也譬如易大衍之數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訓之曰二篇之策數萬可乎若孟子題辭曰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而變之云其文數萬則言意合矣以此觀之則顏師古之訓不確益可知也

曲臺

前漢儒林傳曰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注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顏師古注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前漢藝文志禮家有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注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名曰曲臺記引漢官曰大射于曲臺晉灼注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觀國案前漢藝文志曰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以此觀之則后倉所說曲臺記非獨射禮而已也天子大射雖在曲臺而后倉著書則不專為射也前漢儒林傳曰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授夏侯欽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子榮然則禮學相傳如此之盛其書今在者禮記

儀禮是也曲臺所記不止乎射禮亦可知矣

法言

揚雄法言曰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前漢外戚傳曰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年十五爲侍中謂丞相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諸呂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法言云十二齡而漢書云年十五者觀辟彊啓陳平之語殆非十二齡所能言當從漢書年十五也法言曰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享之前漢項羽傳曰韓生說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觀國案史記項羽紀曰人或說項王都關中項王烹說者史記但言人或說項王而不言其人姓名蓋其人不足書也班固作漢書欲致其詳故載其姓名曰韓生然古之作漢書者非一家揚雄班固各以

其所傳漢史而用之故在揚雄則言蔡生在班固則言韓生揚雄法言乃王莽作安漢公時所撰班固在後漢永平閒作史已知法言用蔡生之非而實之以韓生也法言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
觀國案史記漢書叔孫通傳皆曰通使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此云魯而法言云齊魯者法言方論齊魯有大臣而繼以叔孫通召諸儒故亦言齊魯承上文言之也法言問神篇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重黎篇曰或問太史遷曰實錄君子篇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多愛不忍子長也
觀國案雄論太史公始言雜者不純乎仁義也中言實錄者不虛美不隱惡也未言聖人將有取焉者亦可取而用之也又曰多愛不忍則於去取之際未為勇決然則雄論太史公可否相半故其設對問者三意各不同也班固

固作司馬遷傳贊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而法言所論殆責備於賢者之論耶

孔子誅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薨薨余在疚烏乎哀哉尼父無自律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誅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史記

孔子世家曰孔子卒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薨薨余在疚烏呼哀哉尼父父母自律前漢五行志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行屏予一人 觀國 案節南山詩曰不弔昊天十月之交詩曰不憇遺一老俾守我王閔予小子詩曰嬛嬛在疚然則魯哀公誅孔子之辭蓋集詩辭而為誅辭耳書史引孔子誅唯史記與

左氏傳辭同蓋司馬遷采左氏作史記則辭同可知也檀弓所記禮尚簡要漢書五行志記災異之迹而已故所載誅辭皆不全也字書曰憇魚覲切且也傷也閑也不憇遺一老者不且遺一老也鄭氏箋詩曰憇者心不欲自彊之辭所謂心不欲自彊之辭者亦且也春秋昭公二十八年左氏傳曰憇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杜預注曰憇發語之音 觀國 案此憇字亦且也發語之音多端不特此一字耳又文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兩軍之士皆未憇也杜預注曰憇缺也 觀國 案憇缺者即字書所謂傷也

三等國

周之封國分為三等有大國有次國有小國周禮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五十里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

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又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春秋成公三年左氏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觀國案此乃五等之諸侯分為三等之國也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五等之諸侯出封有國則其禮儀名數分三等之國而定其制焉周禮大司馬所言乃三等之國所制之軍也孟子所言乃所制之地也王制與左氏傳所言乃所制爵祿之位也周禮行人上公之禮其數皆以九諸侯諸伯之禮其數皆以七諸子諸男之禮其數皆以五此乃所制三等之命數也又司儀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此乃所制三等擯相之禮也王制曰三公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

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此言三等之服也周之封建之法唯
此而已故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
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管仲受下卿之禮
而還國子高子上卿也管仲畏於義而不敢踰焉至周之襄諸
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無復遵守而盟會之際方且爭長焉
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削之而書之曰吳子楚子其它僭竊踰
禮制者不可勝數文武周公之法至是其敝乃如此何耶

大田詩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釋音曰矜古頑反烝民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釋音曰矜古頑反春秋定公四年左氏傳曰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釋音曰矜古頑反 觀國 案矜字皆音作古頑反者讀矜為鯀也然鴻鴈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

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而其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既曰矜人又曰鰥寡故作詩序者以為矜寡無不得其所焉然則矜寡之矜不可讀為古頑反亦明矣毛氏詩傳曰矜憐也偏叢曰寡鄭氏箋曰矜人可憐之人也所謂矜寡者離散失所羈獨可憐之人也矜字當讀為居陵反而陸德明釋音皆音作古頑反非也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亦引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乃改矜寡為鰥寡者左氏多假借改易詩書之字取其意通而已若援此而遂音矜為鰥則於鴻鴈詩辭大不合也小旻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左氏傳引詩曰戰戰矜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乃改兢兢為矜矜者兢兢戒慎之意與矜矜不同故無羊詩曰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則矜矜兢兢自是兩意左氏改戰戰兢兢為矜矜假借而已釋音當隨其所用之字而訓之不當

遽讀矜為鰥也矜又音巨巾反亦作羨字書曰矛柄也史記淮南王安傳曰非直適戍之衆饑鑿棘矜也賈誼過秦論曰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鋒也前漢徐樂傳曰起窮巷奮棘矜顏師古注曰棘戟也矜戟之把也杜甫寄劉峽州詩曰張兵橈棘矜蓋用此事耳

沓

十月詩曰導沓背憎職競由人毛氏傳曰導猶導導沓猶沓沓鄭氏箋曰導導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釋音曰沓徒合反觀國 案字書導沓語多也導亦作謳茲損切沓亦作諧徒合切其字從口或從言其義一也詩人多用省偏旁之文故用沓字乃沓之省文耳核其義則沓者重也合也列子曰鏘矢復沓方矢復寓前漢郊祀歌曰騎沓沓左太沖吳都賦曰雜沓縱萃凡此沓字皆重也詩曰蓀蘭之葉童子佩韞鄭氏箋曰韞之言

皆所以彊沓手指前漢趙皇后傳曰昭陽殿上銅沓冒凡此沓字皆合也此皆沓字本義無語言多之義孟子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此與詩導沓之沓相類無誠心之意也春秋僖公十五年左氏傳引詩曰導沓背憎職競由人亦循詩用沓字而用傳字者案字書傳衆也與導義不同左氏假借用字耳唐書許欽宗傳曰欽宗饕沓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此沓字讀為它合切蓋貪婪之稱也

六尺

論語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 觀國 案周禮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
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鄭氏注曰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
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又案韓詩外
傳曰國中二十行役然則七尺者二十歲也其升降皆以五年
則六尺者十五歲也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自二十歲以至
六十歲皆征之也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自十五歲以至
六十五歲皆征之也征之者謂給公上之賦役也國中近而復
多役少故二十歲始征之比野晚征五年也六十歲而免比野復
早晚五年也野遠而復少役多故十五歲則征之比國中早征
五年也六十有五歲而免比國中晚免五年也其升降早晚皆
以五年為率此周之成法也以此觀之則六尺之孤為十五歲
可知矣孔穎達周禮疏引鄭氏注論語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
下案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
孤則十五歲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後漢明帝詔曰高密侯
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章懷太

子注曰六尺謂十五以下此乃用鄭氏之說也

朋

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旣見君子錫我百朋鄭氏箋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前漢食貨志曰王莽變漢制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元龜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蘇林注曰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三千一百六十又有公龜壯貝十朋伯龜么貝十朋子龜小貝十朋是爲龜寶

觀國

案鄭氏箋詩曰五貝爲朋王莽變法以兩貝爲朋者廣韻朋學注云五月曰朋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以此知古以五貝爲朋至王莽改其名品更以兩貝爲朋耳易損卦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案此二爻皆在中正之位以柔謙自居而天下之美利不期自至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以譬則羣賢皆願爲用者也而王弼注釋以朋爲朋黨非也許慎說文曰貝海介蟲也玉篇曰貝如車渠又貝

甲也古貨貝而寶龜前漢食貨志曰金刀龜貝所以通有無也顏師古注曰貝以表飾然則龜貝古人託此以爲寶貨而朋則其名數也

寘填塵

桑柔詩曰不殄心憂倉兄填兮毛氏傳曰填久也鄭氏箋曰喪亡之道滋久長也釋音曰填音塵召旻詩曰兢兢業業孔填不寧鄭氏箋曰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釋音曰填音塵瞻仰詩曰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毛氏傳曰填久也鄭氏箋曰幽王不愛民甚久矣釋音曰填音塵 觀國 案東山詩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毛氏傳曰烝寘也鄭氏箋曰蠋蜎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釋音曰寘填塵同音田又常棣詩曰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毛氏傳曰烝寘也戎相也鄭氏箋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以此觀之則寘填塵三字皆同音田也而釋音於桑柔召旻瞻仰詩又皆音填為塵者乃鄭氏箋所謂寘填塵同聲蓋田塵二音通讀之耳其義則寘

填三字皆訓久也南有嘉魚詩曰烝然罩罩鄭氏箋曰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喻求賢之遲也爾雅曰塵久也於東山常棣詩訓烝為寘於南有嘉魚詩訓烝為塵則寘塵同聲可知矣若夫小宛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毛氏傳曰填盡也鄭氏箋曰我窮盡寡也此填字專讀音田卷耳詩曰寘彼周行此寘字專訓為置止之寘無將大車詩曰祇自塵兮此塵字專訓為塵垢之塵蓋詩非一人之所作其用字各有
趣亦不可一槩論也填又音鎮與鎮同義史記封禪書曰歲星填星又太史公自序曰以填江淮之南又齊悼惠王世家曰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前漢郊祀志曰獨見填星出又毋將隆傳曰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又王莽傳曰屯雒陽填南宮又田蚡傳曰上所填撫多方賓客顏師古注曰皆填竹刀反至後漢書則皆用鎮字其義一也

學林卷第三

名諱

桐馬

文身斷髮

度曲

開元錢

慮囚

後漢一字名

戈船

五運

唐史疑

呂武帝紀

長沙王

古今人表

觀國

耳孫

酌祭奪爵

令甲

戊己校尉

同姓

無害

漢高功臣

史記五帝紀

史互疑

律歷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除

讀史

弧弓

史訛

鷗夷

祕祝官

聊膠

韋孤

五數

魯惠公

名諱

夏商无所諱諱自周始然而不酷諱也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嗣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此皆稱其君之名也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旣葬伊尹于毫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此臣以其君之名為書之篇目也然則夏

商无所諱可見矣周文王父也武王子也文王名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序其父之名也武王祖也穆王孫也武王名發穆王作圓命曰發號施令又作呂刑曰發聞惟腥是穆王作誥命自斥其先祖之名也周康王名钊而其孫有昭王此立謚之字與祖先之名同音者也周昭王名瑕而春秋時有彌子瑕與孔子同時周穆王名滿而定王特有周大夫王孫滿此臣用其君之名以為名者也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范獻子聘於魯問其敖二山魯人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而春秋時魯大夫有公孫敖與魯武公同名在武公之後是與國君同名也然則諱自周始而不酷諱可見矣晉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而改為中軍宋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而改為司城凡此類雖或諱之鮮有避者秦漢以來始酷諱矣秦始皇名政故正月讀音征而書史釋音比音正月之正為征也漢高祖名邦故史記前漢書不用邦字凡邦字皆改國字也呂后名雉前漢呂后紀注曰雉之字日野鷄故漢人文字

皆謂雉爲野雞史記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前漢郊祀志曰野雞夜鳴杜鄴傳曰野雞著怪若此類是也漢文帝名亘前漢地理志常山郡張晏注曰亘山在西避文帝諱改爲常山郡自此北嶽亘山改爲常山也漢景帝名啓故史記改微子啓爲微子開之類是也漢武帝名徹故徹侯改爲通侯蒯徹改爲蒯通史記天官書改循車徹通之類是也漢宣帝名詢荀故況改爲孫卿之類是也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怜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蓋宣帝爲皇曾孫時名病已至是改爲詢其詔曰令前者赦之則令以後觸諱者罪不赦也漢元帝王皇后父名禁王莽諱之改禁中爲省中前漢孔光傳曰孔莽嗣侯避王莽更名均後漢光武名秀故秀才改茂才光武叔父名良故東郡壽良縣改爲壽張縣之類是也漢明帝名莊故姓莊者皆改姓嚴前漢藝文志莊忌改爲嚴忌莊助改爲嚴助莊尤改爲嚴尤又五行志春秋莊公改爲嚴公楚莊王改爲楚嚴王異姓諸侯王表秦招莊改爲招嚴入班固叔傳謂老莊之術爲老嚴之術謂莊子爲嚴子之類是也漢殇帝名隆故前漢地理志河內隆慮縣改爲林慮縣之類是也漢安帝父清河孝王慶也凡姓慶者皆改爲賀氏鍾慶純改爲賀純之類是也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不用談字而改趙談爲趙同范暉父名泰故後漢書不用泰字鄭郭泰傳皆改爲太字而丙傳文並稱鄭公業郭林宗蓋避泰音而呼其字也案後漢安帝名祐而後漢書有朱祐吳祐劉祐殇帝名隆而書有劉隆伏隆王隆靈帝名宏而書有衛宏范暉於漢臣名犯漢帝之名則不改避而犯其父之名則改避何私於父而略於君耶魏武帝名操故杜操改爲杜伯度之類是也晉文帝名昭故王招君改爲王明君經史中招穆之招本音招以避晉文帝諱皆呼招音韶徵招角招亦音爲韶而經史釋音並音招作韶矣北齊文宣太子名商改商州爲趙州石勒諱胡字故本草呼胡荽爲荽香呼胡爪爲黃爪又諱勒字呼

羅勒爲蘭香羊祐牧荊州荊州人爲諱其名改戶曹爲辭曹孔安國父名渝安國父名渝安國除侍中乞不與侍中王渝連書王舒授會稽內史以父名會求換他郡於是改會稽鄧舒猶不得已而行張稷爲永寧太守以父名永故改永寧爲長寧王或字景文名與宋明帝諱同故景文以字行孔靖字季恭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李恭以字行王懿字仲德王叡字元德當晉太元末徙居彭城以懿字犯晉宣帝名叡字犯晉元帝名故王仲德王元德兄弟皆以字行謝裕字景仁褚裕之字叔度張裕字茂度以宋武帝諱裕而三人名皆與宋武帝諱同故皆以字行隋室諱忠字改中書省爲內書凡中字皆改爲內也隋煬帝名廣故廣平郡改爲永平郡廣宗縣改爲宗城縣之類是也唐高祖之祖名虎父名炳故唐人文字改虎爲武改炳爲景唐高祖名淵故劉淵改稱劉元海戴淵改稱戴若思公孫淵改稱公孫文懿之類是也唐太宗名世民故唐人書世爲世^老書民爲民又改業爲秦以避世字改昏爲昏以避民字而唐人文字皆改民爲人也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文字皆改治爲理武后名曌音照故唐宗室高宗懿德太子名重照改名爲重潤而鮑照文集改爲鮑昭之類是也武后父名士襲常思謙本名仁^士約以近武后父名爲嫌而以字行唐明皇名隆基故睿宗子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皆去隆字之類是也唐睿宗名旦張仁愿本名仁亶以近睿宗諱改爲仁愿之類是也高宗子封孝欽皇帝名洪徐有功名洪敏以避孝欽皇帝名而以字行唐憲宗名純故王純改爲王紹之類是也唐穆宗名亘故亘州改爲鎮州之類是也李涵擢太子少傅呂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源乾曜以父名師民不拜太子少師賈曾以父名言忠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賀肅有言賀不當應進士舉者韓愈爲作諱辨是也朱溫祖名茂琳改戊爲武至今北人呼戊爲武又溫父名誠溫纂唐書汴

州人爲諱城字故常城考城胙城襄縣至今但呼爲常縣考縣胙縣襄縣也李克用父名昌克用立州縣名有昌字者悉改避之又人名有昌字者亦改避之高季昌改爲季興之類是也自秦漢以下至五代其酷諱可知也夫名者所以別同姓而欲知其宗系之次也前漢高祖十年徙代王如意爲趙王平帝元壽二年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且劉氏同宗而同如意何以別之哉唐書太宗子紀王慎慎之子義陽王名琮而奉天皇帝名琮又太宗子鬱林王名恪而憲宗子建王名恪且李氏同宗而同名琮又同名恪何以別之哉夏商之特質質則事簡故無所諱周之時文文則事備故有諱而不酷諱也秦漢以來文乎文者也文乎則多事多事則疑疑則爲之防也密矣此其所以酷諱之也

古今人表

前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序而最下第九等謂之愚人班固以不道之君逆惡之臣皆置之九等此貶惡勸善之意也桀紂妲己管蔡幽厲州吁趙高之徒皆在九等宜矣而鯀與周平王亦在九等之列蓋鯀在舜之時群臣僉舉以爲可治水則其才智固已素稱于朝不幸而績用弗成則智有所困而力有所不足故也舜殛鯀所以戒羣臣使後之治水者不可踵鯀之无功也然則鯀非愚也譬猶戰而敗績爾戰而敗績豈遽爾之愚人耶周平王爲西戎所逼是時周室已弱不能支梧故平王東遷以避之迫於不得已也平王非不道之君鯀非逆惡之臣班氏列在愚人之等則誤矣又如荀卿居第二而孔子弟子則居第三老子聃爲孔子師乃居第四列子者有道之賢莊周韓非之乃與師曠扁鵲同居第五孔文子爲孔子之所稱美爾友居第七如此之類升降不倫者不可勝計奚足以盡公議耶表无漢人則是有古人而无今人豈書未成歟

桐馬

前漢禮樂志曰師與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曰以馬乳

為酒撞桐乃成也顏師古注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為酒也又前漢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桐馬應劭注曰主乳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注曰主乳馬以常革為夾冕受數斗盛馬乳桐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馬今梁州亦名馬駱為馬酒晉灼曰桐音挺桐之桐觀國案桐馬者乃官號非酒名也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太僕掌輿馬有家馬令五丞一尉顏師古注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桐馬則改家馬之官名為桐馬爾若然則太僕有桐馬令一人有桐馬丞五人有桐家馬尉一人其所治主亦供天子私用之馬則桐馬者乃太僕之屬官也字書曰桐擁也引也以擁引其馬為義故曰桐馬禮樂志曰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者乃是七十二人給事太官令役以造酒而供桐馬官也以禮樂志上下文考之可以見志曰河間獻雅獻雅樂至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

王禹世受河間樂其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議寢是時鄭聲尤甚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及即位乃下詔罷樂府官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其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比罷其名號數十或罷或不罷者也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其七十人可罷者蓋師學乃習樂之有祿食者也師學百四十二人者冗員如此之多也其七十二人給太官桐馬酒者以此七十二人撥隸太官使之役之以造酒而供桐馬之所用也蓋桐馬令五丞一尉其官吏必多當時桐馬所用之酒太官合供之故給此七十二人使從役於太官而使之造酒而其七十人則罷而不用蓋師學百四十二人以七十二人撥隸他局而其餘七十人又罷而不用是師學百四十二人皆省而在樂府矣此皆不應經法者也哀帝疾鄭聲而省樂官本志首尾甚詳而諸家注釋漢書乃以桐馬為酒名則誤矣志曰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又曰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又曰鄭四會員六

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凡此皆稱給蓋給屬別局與給太
官之給同也如諸家注釋漢書者乃以給為給酒則愈誤矣顏氏家訓
牽於漢書注釋之說不能稽考辨明而卒取撞桐之義又謂桐為
桐當桐花開時造馬酒其鑿愈甚矣

耳孫

前漢惠帝紀曰太子即皇帝位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
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注曰耳孫者言孫之子
也李裴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元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
諸說不同據平紀諸侯王表耳音仍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 觀國

案平帝紀曰元始五年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為王又諸侯王表
梁孝王表曰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孝王元孫之曾孫紹封然則
漢書在紀言耳孫在表言曾孫當從漢書以耳孫為曾孫是也若
以耳音仍則誤矣又荀爽傳曰搢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

以匈奴傳考之自烏維單于而下或立弟或立子以世次定之則
搢衍胸鞬單于與烏維單于之曾孫同行又以知耳孫者曾孫也

文身斷髮

史記周本紀曰古公亶父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
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智
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遜季歷應劭注
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觀國案

禮記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大食者矣南方曰蠻彫題交趾有
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
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太伯虞仲知古公之欲立季歷以傳昌也乃奔
荆蠻文身斷髮蓋自同於蠻夷之習以示无爭立之心乃得以全其生
也使二人不奔荆蠻則見忌於父子兄弟之間其能全其生乎唐太宗
初為秦王時功既高矣建成元吉不知幾卒以取斃古今一理也革

謂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而不見傷害則其說疎矣

前漢地理志曰粵地率半婺女之分壘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蓋文身斷髮者粵俗之所好也非避蛟龍之害也班固誤訓其文故應劭注史記有象龍子之語尔

酎祭奪爵

前漢景帝紀曰元年高廟酎張晏注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武帝紀曰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酒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服虔注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顏師古注曰酎丈枚反三重釀醇酒也 觀國 觀古

之諸侯自非大惡不道則不至於奪爵夫侯今酎金不如法舉不至於奪爵而武帝削奪之典如此其重者讀食貨志然後知其事有所因志曰南粵反西羌侵邊齊相下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閨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圃十布告天下莫應列侯以

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案武帝數事征伐末年國耗民貧四方騷然及南粵反西羌侵邊中國困乏卜式知其危故身先以率天下武帝擢式既峻欲以此動諸侯而觀諸侯之來應也然諸侯憚於從軍各自顧望莫有應者武帝因此發怒乃以酎金不如法而列侯奪爵者百餘人此在漢法未之有特以私怒而加威故酎金之舉雖輕而削奪之典特重權一時之宜可也非不刊之法也古之舉賢不當者削爵黜位而已古之五刑犯滛者待之以宮刑司馬遷坐舉李陵降匈奴而下蠶室其舉與刑頗不從類

觀國

案裴駟注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

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由此觀之則司馬遷坐舉李陵而不蠶室實武帝私忿之刑故舉與刑所以不從類也景武之紀亡則知當時諱

其書無敢傳者耳

度曲

前漢元帝紀贊曰元帝多材蓺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曰自隱度作新曲臣瓚注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顏師古注曰度音大洛反 觀國 案贊所謂自度曲者能製其音調也被歌聲者以所製之音調播之歌聲而皆合其節奏也臣瓚以謂歌終更授其次者誤矣蓋歌終更授其次者歌曲也後之文士多從臣瓚之說以度曲為歌曲故張平子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則以度曲為歌曲矣杜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曰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亦用為歌曲矣徐陵曰奏新聲於度曲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此乃元帝自度曲之本意也

令甲

律令有成法者文士皆稱曰著于令甲 觀國 案古之律令書有甲

乙丙丁之篇次故前漢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前漢蕭何之傳曰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令天下共給其費顏師古注曰金布者令篇名也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也後漢章帝紀元和元年七月詔曰令丙籥長短有數章懷太子注曰令丙為篇之次也蓋籥令在令丙之篇故也然則古之法書以甲乙丙丁分其篇次而其事則各有目舉其事則兼舉其目也若不間其事之在何篇目而一槩稱曰著于令甲則非也世之符祝之巫符有急急如律令之語李濟翁資暇集曰令音平聲律令者雷部中鬼名能疾行故符呪者以為言 觀國 案漢以來朝廷行詔敕約束之文其未必有餘如律令之語蓋約束該載不盡餘事自律有令常法但言如律令則庶目自舉矣巫覡符呪之語其告誠鬼神亦猶朝廷之告誠臣民也故符祝亦有如律令之稱朝廷約束之文未必有敕字故符祝如律令之末亦用敕字此其可見也豈有朝廷詔敕約

束之文引雷部鬼名以喻其疾速者乎濟翁誤矣揚子法言曰或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綿作炳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觀國案甲者教令之始也當民未犯故先甲一日以示之則易及民已而後令之則晚矣故後甲一日以示之則難此答先知之間故有先後難易之言也易蠱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觀國案甲主仁庚主義先甲後甲者先後皆以寬令示之也先庚後庚者先後皆以嚴令示之也先王之於民始則三令五申之而猶有犯焉乃刑之而不疑所以取信於天下慎之至也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詔云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躬飭齋戒拜況于郊觀國案先甲三日為辛後甲三日為丁言自新丁寧以臨祭祀故舉先甲後甲之文也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又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又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又昭公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禳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尚書武成篇

曰丁未祀于周廟召誥篇曰丁巳用牲于郊後漢禮儀志曰正月上丁祠南郊凡此皆用辛丁之日以接事蓋古法也

開元錢

今之錢中開元通寶錢最多俗或謂是唐明皇開元年號所鑄錢背有半月手甲文俗謂是楊妃甲痕皆非也案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有司進錢模太穆皇后誤以指甲損其模遂鑄甲文蓋開元者唐高祖所撰錢寶之號非年號也自古未有以年號鑄文者唯唐乾封元年鑄乾封重寶以一當十又乾元初鑄乾元重寶以一當十復鑄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五十此皆因經費不足權宜而行之未幾皆寢罷然則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錢毋怪乎此錢之多也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始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

戊己校尉

前漢西域傳曰元帝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顏師古注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護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後漢西域傳曰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置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韋玄太子注引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觀國案西域自有都護以統之元帝又置戊己三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則都護之外又添置戊己二校尉是戊己校尉為都護之屬官也所置校尉專主屯田於車師前王庭爾鎮護四方則非其任也蓋戊己土也屯以耕土為事故取戊己為名既專主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則有常居矣非寄治也前漢西域傳曰都護治烏孫壘城於西域為中都護治焉以此觀之則居中鎮護實都護之職戊己校尉所不預焉況車師王庭亦非西域居中之地諸家訓說皆非也厭勝之說尤謬所謂戊己二校尉者若後漢耿恭傳曰以恭為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部金蒲城關寵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此類是也

慮囚

前漢雋不疑傳曰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顏師古注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觀國案前漢後漢皆稱錄囚唐史五代史皆稱慮囚二字皆是也錄者省錄之也慮者謀議之也周禮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戒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鄭氏注曰慮謂謀也謂當圖謀緩刑貶減也兩元正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旣伏其辜鄭氏箋曰慮圖皆謀也由此

觀之則史言慮因者謀議之欲不失其情也顏師古乃謂近俗不曉其意訛為思慮之慮失其源蓋師古未嘗稽考而遽生非警尔

同姓

史記本紀虞舜父曰瞽叟瞽叟父曰蟜牛蟜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欽康欽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玉又夏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玉 觀國 案舜禹同時人也周出於顓帝之系是為同姓然自顓帝歷六世而至舜自顓帝歷二世而至禹何其遠近不等之甚耶其世次脫誤可遷不能究而又不言闕疑故後世无所考焉蓋自戰國迄于秦火譜系散亡而同姓異姓混而无別春秋左氏傳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嗣也蓋文之昭十六國皆文王子為文之同姓也武之穆四國皆武王子為武之同姓也周公之嗣六國皆周公之同姓也同姓不可為婚所以別人倫也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蓋吳實大伯之後與魯同姓也魯昭公取吳姬是為取同姓魯人諱取同姓故謂之孟子孟子其字也春秋哀公十二年五月甲辰孟子卒不書姓不稱夫人不言薨不言葬小君皆因魯人諱之春秋不改但書曰孟子卒而已以言其不用夫人禮者也左氏傳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无乃是也乎四姬有省猶可无則必生疾矣杜預曰同姓姬四人也春秋之際同姓之禮已紊矣晉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在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威莊乎威莊之族何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杜預曰威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偏盡殺之當時同姓猶路人也无罪

而且殺之而況於婚豈有禁哉前漢元后傳曰王莽自謂黃帝之後姓姚氏八世至舜以媯為姓至周封於陳為胡公十三世莽齊姓田氏田和有齊國稱王至漢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後徙魏郡元城為魏郡人王莽傳曰莽妻宜春侯王氏文顏師古注曰王訢為丞相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莽傳又曰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子之同族也皆以為宗室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前漢王訢傳曰訢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薨子譚嗣譚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顏師古注曰莽本以與譚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

觀國案莽自叙曰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後徙魏郡元城為魏郡人蓋雖徙元城為魏郡人然得王姓則自齊也王訢傳曰王訢濟南人也訢雖无家譜可考然據列傳云濟南人則是亦齊之王氏也訢莽同為齊之王氏則同姓矣若夫以元城濟南為異是異居也非異宗也

後漢一字名

後漢書人名唯一字元以二字為名者觀國案前漢匈奴傳曰漢遣設四條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太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令奉行時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摹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自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又前漢王莽傳曰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摹從聖制由此觀之則是平帝時莽奏中國不得有二名故後漢人皆以一字為名也莽雖篡敗光武中興而漢制則不改故終後漢之世人唯一字名也

無害

史記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注引漢書音義曰文無

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日無害者如言
無比陳留間語也前漢蕭何傳服虔注曰爲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
注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注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日害勝
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注曰酷吏傳趙禹爲丞相亞夫吏亞夫曰極
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蘇說是也顏師古注曰害傷也無人
能傷害之者觀國考諸家說或曰無所枉害或曰無比或曰無嫉
害或曰不刻害或曰無能勝害之者或曰無人能傷害之者然皆未
當也文無害者謂不侮文則不害法也不侮文不害法則公私平允
而稱爲能吏矣史記酷吏傳減宣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召爲大廩丞又杜周爲廷尉史張湯
數言其無害凡此皆以不侮文不害法而見稱於時也凡不侮文不
害法者持文必深若非有道以輔之則皆爲酷吏矣蕭何能輔之以
道故不沈於刀筆之間也

戈船

前漢武帝紀元鼎五年夏四月越王相呂嘉反秋遣伏波將軍路博
德_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江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
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注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
故置戈於船下以爲名也臣瓊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
之戈船顏師古注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船此蓋船下
安戈戟以御蛟鼈水蟲之害觀國案今全桂二州之間有陽海
山有水自山出至山下則分流爲二其一向南流者爲離水其一向
北流者爲湘水其地在漢屬零陵郡二水皆石險而離水南過桂林
入蒼梧尤爲險澁蓋兩山之間亂石漱水或石灘延亘屈曲湍瀧舟
之行也縈回避石阻礙萬端然則船下不可安戈信矣夫船下安戈
雖大江滄海猶不免掛觸而況於山嶮石險之水乎戈船者將軍之

號也言能乘船而用戈以戰故謂之戈船將軍以其善水戰也亦非載干戈者也載干戈者載任器之舟耳

史記五帝紀

史記本紀首叙五帝一曰黃帝二曰顓帝三曰帝嚨四曰帝堯五曰帝舜觀國案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氏注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也春秋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故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玉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三皇五帝自古聖人言之著矣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者取其告命之文可以垂法於後世者耳堯舜之前非无告命之文諒其質略不足垂法於後世故孔子刪而弗取至孔子傳易則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作繩而為罔罟包犧氏沒神農氏鄧木為耜揉木為耒日中為市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孔子未嘗不稱三皇也特不取其告命之文耳史之有帝紀蓋紀帝王之名與德也三皇五帝之名德均在可紀而史記削去三皇唯取五帝者豈以伏犧神農為不足紀歟以謂三皇洪荒不可紀則五帝之顓玉帝嚨亦與三皇等矣史記紀顓玉帝嚨而削去三皇何耶黃帝在三皇之數史記紀五帝乃取黃帝為五帝而獨遺少昊又何耶若謂尚書始堯舜而作史者不當紀三皇則誤甚矣太史公贊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自殊焉余并論次擇其言之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觀國案太史公作史乃采摭經傳而為之固不待聞四方長老之言然後可紀也至於易傳言伏犧神農之類反不足取信耶

五運

五運之見於史者伏犧氏以木木生火故神農氏以大火生土故黃帝氏以土土生金故少昊氏以金金生水故顓玉氏以水水生木故

帝嚳氏以木木生火故陶唐氏以火火生土故有虞氏以土土生金故夏以金生水故湯以水水生木故周以木凡皆以五行相生為序也周以木木生火則秦當以火矣秦反以水則非相生之序也秦以水水生木則漢當以木矣漢反以火則亦非相生之序也秦歷志曰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顏師古注曰秦為閏位不當五德之序觀國案周至赧王為秦所滅秦所滅六國而兼天下則正統在秦矣使其子孫擇善改轍而持之則其歷世未可量不幸二世而亡亦猶隋室止傳二世而亡蓋其世祚長短自有數而史家乃以秦為閏位不當五德之序其說不通矣以漢之火而傳於魏之土以魏之上而傳於晉之金以為相生之序則可也然自晉元帝渡江之後天下分裂為南北兩朝居南朝者曰晉宋齊梁陳相繼而立則正統在我也彼北朝者夷狄之竊據者耳居北朝者曰吾據中原而臨天下則正統在我也彼南朝者偏方之僭奪者耳南北兩帝並立者二百餘年則正統果何在哉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及黃龍見成紀文帝乃申明土德武帝亦據土德色尚黃數用五然漢卒以火則漢之一伐无定論矣文中子謂隋高祖曰陛下真帝曰无踵僞亂必紹周漢以上襲火色尚黃阮逸注曰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為土德然隋卒以火則隋之一代无定論矣苟无定論則何以違之哉前漢郊祀志曰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注曰五德各以所勝為行今考之前代或以五行所生為序或以所勝為序或越諸代而上承一代以為序皆无定論蓋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不道而儒者各以臆見鼓其說斯亦贅矣春秋哀公四十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麌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解曰夫子素案

圖錄知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麟者木精薪采者
庶人然火之意此亦帝將代周居其位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
也東卯酉金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也又
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明日血書飛為赤鳥孔子却觀未來
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又曰孔子絕
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觀國案
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者也以魯史記所書之事而以褒貶之法
脩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皆據魯史記所書之事而已魯史記之
所不書者孔子未嘗創增其事也哀公十四年春獲麟當時魯史
記所書止於此故孔子於此而絕筆也若謂有告者曰有麌而角者
孔子曰孰為來哉天祿拭面涕沾袍則是孔子不用魯史記而創增
其說矣春秋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蓋魯史記因其再赴而書二日
春秋亦書二日不改魯史記之文也苟魯史記不書獲麟則孔子豈遽
增其事哉冬獮日狩於春書狩者譏哀公變禮也言西而不地者譏
遠狩而非一地也雖非常之獸亦獲焉見哀公之荒於畋也魯史記
止於此故孔子亦絕筆於此若謂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則非也案
左氏傳哀公盡二十七年乃孔子卒後左氏取魯史記所書之事自
小邾射來奔而下續以為傳故有傳而無經則知孔子作春秋時自
小邾射來奔而下魯史記未書其事也何以知其未書其事也蓋小
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邾庶其襄二十一年莒年庚昭五年邾黑肱昭十三年叛人同而
不在三叛人之數是以知作春秋時魯史記未書小邾射之事也以此
攷之則哀公十四年止書春而不書下三時又何疑哉觀國竊謂孔子
作春秋以堯舜文武周公之道而示之以褒貶之法彼圖錄識緯之書
皆虛怪不可必信之語也而謂孔子憑此以作春秋則誣聖人甚矣
自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周報王五十九年凡二百二十有四年而秦
昭襄王滅周自秦昭襄王滅周後五十年歲在乙未當漢高帝之元

年然則自獲麟至漢元年凡二百七十有四年其間十二諸侯變而為戰國七雄秦能合而為一是則滅周者秦也及秦衰然後漢乃興蓋其反覆變態授受不一孔子乃預知劉季有天下而書獲麟以應之將誰欺耶謂漢以火代周之木則為秦者又何以處之哉至於木精赤帝血書赤鳥皆不經怪誕之說以駭俗聽而何休援此以釋經亦已過矣卯金刀者假借文字形聲耳西狩止有酉字可以象金而初不言東亦不言兵則卯之與刀義無從出有以見其傳會之不合也沈存中曰卯金刀為剗貨泉為白水真人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譜剗字從卯不從卯貨字從貝非真字字書與本史必有一誤 觀國 案圖緯之文但象形取義而已如以天保為一大人八十以甄舒仲為子西土毛舍中人以董為千里草以趙為小月走以亨為二月了以卓為十月卜以李為十八子以昌為二日以岳為丘山以運為軍走以隆化為降死以業為苦末以三刀為州以召刀為効以破田為丑凡此皆象形取義者非字書偏旁之法也若夫止戈為武反正為乏叟則為賊皿蟲為蠱此正言字書之義至於亥有二首六身為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以知絳人之年後世猶以左氏傳會其事為誣而況圍緝之家多鄙俗之語尚何字書之責耶

漢高功臣

前漢高祖功臣表曰漢王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觀國案十八侯者一蕭何二曹參三張良四周勃五樊噲六酈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蟲達也高后二年盡差列侯之功總一百五十三人皆在功臣表也今攷十八侯之位次張良本无勲勞而居第三張良陳平佐高祖定天下而

不預十八侯之列此其可疑也觀國竊謂當時呂后以魯元公主之故曲意取張良為第三非天下之公論也張良陳平雖元被堅執銳之勞然實謀主也蕭何以謀主而佐漢與張良陳平一體蕭何居第一而張良陳平乃不預十八人之末耶然則當時无公論可知矣若謂以封戶計則蕭何五千戶而張良萬戶也若謂以封之先後則張良在六年正月丙午封而曹參以下則在十二月甲申封也以此觀之則十八侯之位次果非公論矣至高后二年復詔丞相平盡差列侯之功而張良居六十二在鄂秋之下陳平居四十七在華无害之下蓋列侯之功一百五十有三人可謂衆矣張良陳平不應位次之降如此觀國竊謂高帝崩高后專制諸呂雖未用事而高后已有疑大臣將相之心時陳平為丞相承詔差功臣則主差功臣者平也平多智謀輒自降其名位所以示无爭功之心而為自全之計也然則功臣一百五十有三人而張良陳平乃居其中實陳平之陰計也人君第功臣必能合天下之公論然後可案前漢高祖功臣侯年表實百三十有七人而表作百四十有七大班固誤也周呂建成二人在外戚羨美頡令陽沛德四人在王子侯實百四十有三人班固作百五十有三人誤也

唐史疑

近時有唐史辨疑一帙疏新唐史之舛誤其事數百頗為詳悉觀國讀唐史於辨疑之外復有可疑者今列于下方宰相世系曰房元齡字喬松本傳字喬世系曰高士廉名宗儉本傳名儉世系曰裴世矩字洪大本傳名矩世系曰溫彥將字大有本傳大有字彥將世系曰崔安上字敦禮本傳敦禮字安上世系曰薛振字元超本傳只作元超世系曰楊琳字再思本傳只作再思世系曰薛禮字仁貴本傳只作仁貴世系曰劉晏相肅宗代宗據帝紀只相代宗世系曰崔仁師相太宗高宗據帝紀只相太宗世系曰杜審權相宣宗懿宗據

帝紀只相懿宗世系曰薛稷相中宗睿宗據帝紀只相睿宗世系曰
李嶠相武后據帝紀又相中宗世系曰郭侍舉相高宗據帝紀又相武
后世系曰白敏中相宣宗據帝紀又相懿宗世系曰鄭餘慶相德宗
據帝紀又相憲宗宗室世系曰終唐之世宰相十一人宗室宰相贊
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觀國案宗室宰相實十有二人世系
謂十一人者無李麟贊謂九人者無李麟李宗閔薛王知柔高氏
宰相四人少高季輔當作五人也崔氏宰相二十三人少崔沆崔敦
禮崔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宰相四人少趙隱當作五人也常氏
宰相十四人少常承慶常安石當作十六人也趙郡李氏宰相十七
人無李藩世系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也陳氏宰相三
人無陳希烈世系也世系三入相者武承嗣崔湜而帝紀乃四入相
也世系再入相者張洪靖杜鴻漸而帝紀乃一入相也世系再入相
者褚遂良而帝紀乃三入相也觀國案史再入相者又有高士廉李
固言陳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皆不書也宰相年表有武什方李
景謙孫元亨王本立杜景佺任知古王及善于惟謙相武后有李義
府相高宗有侯希逸相德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肅李遜夷相武宗
有豆盧琢相僖宗有鄭綮朱朴相昭宗而世系皆不書也世系有韓
滉相德宗而年表則不書也凡此皆修史之際討論之失也

史互疑

史記陳杞世家曰當周厲王時杞武公生武公立四十七年乃卒今
案孔子作春秋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去厲王已六十年則知杞武公在春
秋前也然春秋襄公六年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姑容者杞威公也
自襄公六年去隱公元年一百六十二年矣以史記世家考之自杞
武公至杞威公卒之年纔一百一十有三年是杞武公生在春秋中也
然則世家謂周厲王時生武公蓋世家之誤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
閹弑吳子餘祭左氏公羊穀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同唯吳世家

稱十七年王餘祭卒是餘祭卒是餘祭享國十七年而卒也案史記
年表餘祭嗣位四年被弑魯襄公二十九年也餘祭既弑矣年表猶
書五年終于十七年十七年乃魯昭公十一年也魯昭公十二年表
方書吳餘昧元年豈餘祭被弑吳國歷十三年無王越十二年然後
餘昧始立耶以此考之則年表之誤可知也年表吳王十七年亦不
書餘祭卒亦年表之失也

呂武帝紀

漢書立高皇后呂氏帝紀唐書立則天皇后武氏帝紀其名相類而
其事有大不相類者漢惠帝即位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為皇后
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
后臨朝稱制方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及陳平等請拜諸呂為
將居中太后說其哭乃哀蓋呂獨生惠帝惠帝無子取後宮子為
太子者欲繼統出於惠帝也惠帝崩太后哭而泣不下者太子幼太
后心疑大臣未有自全之計及陳平請用諸呂太后哭乃哀蓋呂后
不過內欲繼統出於惠帝而外崇諸呂之名位庶可以固呂氏之宗
而享富貴之安也呂后有假寵外戚太過之罪而無盜漢之心及呂
后崩大臣誅諸呂此亦必然之理使諸呂不誅則諸呂果能廢劉氏
而革天命乎若夫武后則不然方且廢中宗改國號周自稱神聖皇
帝立武氏七廟方是時天下已移為周矣非復有唐也然則武后真
篡唐者也及大臣誅二張中宗復即位從太后上陽宮復唐宗廟然
後天下復有唐由此觀之則武后之與呂后其事大不相類可知也觀國
案春秋魯季平子之逐昭公也昭公奔齊故春秋書曰公孫于齊及
昭公居鄆故春秋書曰公至自齊居于鄆及昭公遷晉至乾侯故春
秋書曰公如晉次于乾侯昭公復自乾侯歸鄆故春秋書曰公至自
乾侯居于鄆昭公又自鄆往乾侯故春秋又書曰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公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皆在乾侯故春秋於此三年正月

皆書曰公在乾侯凡此乃春秋紀年之法也劉元海劫天子以僭帝號時晉帝在平陽故晉史書曰帝在平陽此乃春秋書公在乾侯之法也唐中宗雖被廢然而後復即位當其居于均州宜書曰帝在均州當其遷于房州宜書曰帝在房州史既不書則無以見唐祚之不絕武后篡唐罪惡至大列諸帝紀者為唐正朔設不為其人設也武后淫刑踵及無辜凡用宰相七十五人而被殺者二十有一人被流者九人被貶者十有五人當是時簪纓之流宜知幾而退遯矣乃復接武而競進浮名之誘人也如是哉

律歷志

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觀國案易言參天兩地者謂一三五為參二四為兩此五行之生數也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以此揲蓍而變為卦爻也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此一節言五行之生數也若天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地始於二終於三十此五行之成數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故一三五七九為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為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五行之成數也班固援易於先後之意差矣志又曰衡平地權輕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倚其於衡也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孟康注曰權衡量三者為參觀國案論語子張問行子戒子張以忠信篤欽苟立則若參然在前苟在輿則若倚於衡造次顛沛不可忘也班固援此以釋權衡取義僻遠而孟康又以權衡量三者為參義益遠矣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

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
介然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觀國案班固所訓銅之義
乃金玉之義銅之義不如此也後漢律歷志曰靈帝熹平四年五官
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歷元不正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
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志又引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
麟二百七十六萬歲觀國案此數人言歷皆假圖讖以為言者大
推實歷以較之尚多不密而況假圖讖以為言殆不根之論也達以蔓
疑非史家所宜道也

除

前漢景帝紀曰中元二年令諸侯太傅初除之官有司奏策如淳注
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觀國案朝廷簡擢賢才不次任用故曰
除某官除某差遣若據如淳注謂除故官者是除去之也无乃非美
稱耶字書除有三義曰除開也曰除盡也曰除去也天保詩曰俾爾
單厚何福不除毛氏傳曰除開也東門之壇詩曰東門之壇毛氏傳
曰壇除地也國語曰九月除道禮曰兩畢而除道凡此皆開道也春秋
莊公四年左氏傳曰除道梁澆杜預注曰開直道也史記曰始皇
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所謂除道亦開道也易萃卦
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蓋除者開新簡擢使戎器精且備也以此
觀之則除官者亦如此類蓋開新簡擢之也除又訓盡者顏延年秋
胡詩曰良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五臣注文選曰除盡也故階除謂
之除者階至此而盡也歲除謂之除者一歲至此而盡也除又訓者
者若周禮言除盜賊除水蟲喪禮言除服律言除其罪此皆除去之
也如淳注漢紀以除官為除故官則是除去之也以除去之為除官
固非美稱如淳誤矣

孤子

前漢韓安傅國曰匈奴畜牧為業孤子射獵顏師古注曰以木曰孤

以角曰弓觀國案顏師古所訓出於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故云以木曰弧以角曰弓然周禮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撓次之壓桑次之橘次之木爪次之荆次之竹為下然則為弓者以木為幹而加以角筋膠絲漆以為之糾約耳是弓未嘗不用木也獨用角豈能為弓哉特假角以副其木也上古時質朴故其始創弧矢則弦木為弧至周時禮樂庶事備矣故為弓也有角筋膠絲漆參合而為之史記云宣王立文童謠曰壓孤箕服實亡周國服虔注曰壓桑也顏師古注曰壓山桑之有文者前漢五行志曰壓孤桑弓也禮記曰桑弧蓬矢凡此言孤皆以木為弧也然列子曰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簎射之此又以角為弧是或以木或以角無定制矣周禮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孤弓以授射甲革櫟質者夾弓庚弓以授射犴侯鳥獸者唐弓大方以授學射者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庚往來體若一謂之唐大射犴侯鳥獸與學射者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甲革櫟質者用彊弓矣王弓孤弓合九而成規往體寡而來體多彊弓也然則孤弓者乃六弓之一弓其名為孤弓唯彊有力者能挽之以其能射遠也韓安國傳所謂孤弓射獵豈以彊弓射獵耶不然則必以木孤弓又何意也

讀史

前漢石奮傳曰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百足一獲謹死矣顏師古注曰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觀國案石建奏牘以書馬字下少一點乃拖三點以當四點古今書馬字皆為此亦小疵未至於得罪而建驚曰獲謹死矣其憂如此之甚者案前漢蓀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

其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蓋吏者百官上書也民者萬民上書也吏民上書字或不正則令史舉劾石建憂其謹死慮有舉劾之者故其憂如此之甚也唐書張嘉正傳曰嘉正歷兗州長史奏事京師明皇善其政且許以相及宋璟等罷帝欲用嘉正而忘其名夜詔書中侍郎常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為我思之抗曰張齊丘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正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為平章事觀國竊謂明皇心疑張齊丘非其人唯大臣表疏可以知之故明皇特閱大臣表疏以求嘉正之名遂得之非因閱也外廷記事者以為因閱大臣表疏修史者不改其文也史家事必有所繫不得其繫則有可怪者此類是矣

史訛

晉書和嶠傳曰嶠遷潁川太守太傅從事中郎庾數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磈礧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又庾數傳曰數有重名而聚欵積實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數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磈礧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觀國案兩傳所譽之辭則同而一則以為和嶠一則以為溫嶠史必有一失焉今案庾數嘗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是自惠懷以來數仕漸顯正與溫嶠同時而溫嶠傳亦曰嶠舉奏庾數以此知庾數所譽者乃溫嶠非和嶠也和嶠早顯與張華等同佐武帝又在前矣隋書賀若弼傳曰若弼為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觀國案源雄傳曰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自朔州拜行軍總管以伐陳未嘗為壽州總管則知賀若弼傳誤也隋書曰許智藏醫秦孝王謂孝王夜夢亡妃崔氏曰本來相迎即發痼而薨觀國案秦孝王傳云妃崔氏進毒於孝王孝王薨崔氏以毒之故賜死於家然則夜夢妃而發痼者誤矣隋

柳述傳曰文帝在仁壽宮述與楊素元嚴侍文帝怒煬帝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嚴作敕書揚素聞之與煬帝協謀矯詔執述嚴以屬吏
觀國案宣華陳夫人傳曰述嚴為敕書以示楊素素以事白煬帝非
召房陵王而執述嚴也南史梁昭明太子傳曰三年三月遊後池乘
彫文舸捷芙蓉觀國案三月未有芙蓉史誤記其月也唐書李賀
父名晉肅不敢舉進士韓愈為作諱辨然卒不就舉觀國案韓愈諱
辨曰賀舉進士有名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為是以
此知賀嘗舉進士矣爭名者毀之故韓愈作諱辨欲以全賀之名也
唐史與諱辨意不同矣唐人康駢作小說劇談錄曰元稹以明經擢
第願結交李賀執贊造賀門賀覽刺不答稹慙憤而退稹登要路
因指賀祖禰諱進不令應進士舉遂致輒軒韓愈惜其才為著諱辨
觀國案唐人小說雖未可全信然記李賀事與諱辨合則知史辭所
載未之盡也

鷁夷

史記伍子胥傳曰子胥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以鷁夷革浮之江
中應劭注曰取馬革為鷁夷鷁榦形前漢食貨志曰范蠡報強吳
刷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適齊為鷁夷子皮顏師古注曰
自號鷁夷者言若盛酒之鷁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鷁
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觀國案古之貯酒器多以陶或木為之皆有
繫觸破碎之患故鷁夷者以皮為之可卷舒以貯酒則無破碎之患
前漢陳遵傳引揚雄酒箴曰子猶瓶也觀瓶之居居井之肩處高臨
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減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旦東礙
為橐所轆自用如此不如鷁夷鷁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
復借酤觀此箴意蓋為以瓶汲井縗礙瓶破不如鷁夷盛酒安而不
敗以喻人之飲酒不可自取因敗也范蠡自號鷁夷子皮又號陶
朱公託鄙名以自晦其跡耳杜子美酬薛判官詩曰欲學鷁夷子待

勒燕山銘此詩意非為欲隱也乃欲富國彊兵如范蠡故其下句曰
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

聊膠

前漢嚴助傳曰武帝得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等並在左右又藝文志從橫家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顏師古注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觀國案廣韻聊字落蕭切語助也亦姓也風俗通有聊倉為漢侍中著子書又有聊氏為穎川太守著萬姓譜以此觀之則範文志云聊倉者是也廣韻者陸法言等諸賢士集古今氏姓譜牒天文地理經史百家之書而類之為可信也膠姓亦有膠鬲當是班固假借用字然聊膠二字音與義皆不同於假借為難合唯姓與名雖有假借字當專呼一音朝字古文為鼂亦作晁史記有朝錯傳前漢有鼂錯傳太史公自序曰賈生晁錯明申_韓朝鼂晁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孔子弟子有處不齊字子賤儒林傳有濟南伏生名勝後漢有服虔皆是同姓處伏服雖三字而一音也史記有袁盎傳前漢有爰盎傳袁爰二字亦同音也若夫聊膠二字乃兩音則於假借為難合矣

祕祝官

前漢文帝紀十三年夏除祕祝官應劭注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又郊祀志曰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觀國案史記封禪書曰秦祝官有祕祝郎有齋郎移過於下此秦法也漢因之至文帝始詔除之耳觀國讀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說命曰一夫不獲時孚之幸泰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古之人君其責已如此之重故天下歸心焉昔屈建問范增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

楚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齊侯疥瘡期而不瘳梁丘據與齊款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於祝固史嚚齊侯問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其違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四行非度神怒民痛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齊侯說使有司寬政毀闥去禁薄歛已責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遂遷于繹冉是觀之凡君民者必能脩德自任然後能享其福焉未聞不脩其德而移過於人以徼福於己也暴秦之君不能修德而詩於上下之情故設祕祝之官欲以移過於下雖三尺之童知其非也漢文帝能除之可謂明矣文帝十四年又詔曰先王速施不求其報望祀不求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今吾所祈於乎文帝推是心也庶無愧哉

五數

前漢律歷志曰數者一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觀國案易曰大衍之數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所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一千百十萬皆備焉此五數之本也律歷志所謂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五數雖亦備然此乃生律之數非五數之本也生律之數亦自大衍而出蓋黃鍾之數始於子之一以三乘之至丑而得三至寅而得九至卯而得二十七至辰而得八十一至巳而得二百四十三至午而得七百二十九至未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至申而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至酉而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至戌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至

亥而得十七萬六千一百四十七此自黃鍾之子歷十二辰而至亥之數也
子者乾之初九黃鍾為天統未者坤之初六林鍾為地統寅者乾之
九三太簇為人統三統既正則還相為官而律呂生焉其法皆大衍
之餘也二篇之策者陽爻三十六策陰爻二十四策六十四卦凡三
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總計
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古之達歷者本此而已班固不推大衍而論
五數乃指十二辰之數而言之則非其本矣一三五為九九者老陽之
能變者也二四為六六者老陰之能變者也乾純陽故乾言用九坤
純陰故坤言用六老陽生少陽是已老陰生少陰八是已九六七八
乃揲蓍之變而為卦者也龍八十一鱗九九之數也鯉三十六鱗
六六之數也龍者在天而能變者故得九九之數鯉者在地而能
變者故得六六之數龍能隱能顯不可制畜故為在天之能變者
鯉能神化飛越山湖故為在地之能變者大抵得九六之數者皆有
變之理蓋天地自然之道也

辜孤

書曰與其殺不辜又曰時予之辜詩曰民之無辜又曰無罪無辜禮
曰救無辜伐有罪凡言辜者罪之異名也故字書曰辜罪也而辜負
者是可罪可責之義也古人或以孤字孤為子之辜李陵答蘇武書曰功
大罪小不蒙明察辜負陵心五臣注文選曰國家辜負其心見誅母
妻書又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五臣注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
陵母亦負德也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章懷太子注曰孤負也
蜀志劉備傳曰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凡此皆用孤字蓋孤者不報之
意其義亦與辜通故古人用孤字為孤負字不為失也前漢翟方進
傳曰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惟為姦利顏師古注曰辜榷者言
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初置驛驛廬
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太子注引漢書

音義曰韋障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也又孝仁董皇后紀曰何進何苗等奏孝仁皇后使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脩等交通州郡韋較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韋懷太子注與靈帝紀注同觀國案此韋擁乃阻障而獨取其利漢書音義所訓是也而顏師古以謂它人取者輒有韋罪所訓迂矣擁與較同音而義亦通周禮大宗伯以韋韋祭四方百物小子祝曰凡沈韋侯禳飾其牲羊人曰凡沈韋侯禳豐積鄭氏曰韋磔牲以祭也磔牲謂之韋者刑牲而用之猶刑有罪者故名曰韋也

魯惠公

啖趙春秋纂例魯十二公譜曰魯孝公卒子惠公弗湟立其下注八字曰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觀國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平王元年東徙雒邑歲在辛未至平王二年歲在癸酉魯惠公即位至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己未魯隱公即位蓋周平王既立三年然後魯惠公立也又史記魯世家曰魯孝公一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惠公四十六年卒隱公立蓋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是年周平王立而東遷既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也又案韋衡編年通載曰周平王元年歲在辛未東遷雒邑平王三年歲在癸酉魯惠公立平王四十九年歲在己未魯隱公立以此諸書考之則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始立明矣啖趙纂例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非也

學林卷第四

長沙王

觀國

臘踏
子賤

王昭君

八陣
飲器

繩牀

進方

方書
祠卜

方俗聲語

伊斷夢雀留落
筆匏梗備牛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

牙衛

診

覩覩

櫈

天祿

鴈塔

服

茶路切瀆

射干

璽

後漢輿服志劉昭注引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煩軍城南官舍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有紐文繫五龍瑨七寸管龍上一角缺又引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晉書輿服志曰秦始皇藍田玉璽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劒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劒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建康實錄曰傳國璽秦始皇造方四寸以玉爲之上蟠蛟螭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傳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沒爲劉聰所得石勒滅劉氏入偽趙冉閔誅石勒入冉閔永和八年始歸於晉穆帝漢元后傳曰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軼道奉上始皇

觀國

今考傳國璽文在吳書建康錄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在晉書輿服志晉陽秋則皆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其文不同者案前漢元后傳曰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軼道奉上始皇

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舜曰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又案後漢光武帝紀建武三年正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章懷太子注引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

聖宋哲宗皇帝得秦傳國璽改年號曰元符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乃李斯蟲魚篆方四寸上有蟠蛟缺一角此即元祐投璽於地缺一角者真秦傳國璽也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蓋自是一璽非傳國

璽耳許慎說文曰璽王者印也從土所以主土籀文從玉爲璽

子賤

後漢列傳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觀國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爲單父宰又史記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使掌故朝錯徃受之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伏湛傳九世祖勝字賤子范蔚宗誤矣宓伏服三字通用而世俗多變處爲宓者誤也案字書宓彌畢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虧音不相通蓋虧宓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雖假借用宓亦爲無義矣

王喬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後於缑氏山乘白鶴而去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

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令太史望之臨至有雙鳬從東南來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乃尚方所賜尚書官屬也履天下棺玉於堂前喬沐浴服飾寢其中宿昔塋城東土自成墳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觀國 案春秋左氏傳稱太子晉者蓋周靈王之太子名晉也非姓王也左傳及史記不言太子晉字喬而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必太子晉字喬劉向得之於他書耳後漢王喬者姓王名喬也既曰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則其鄉里氏族服習仕版皆有定籍矣而本傳曰或云此即

古仙人王子喬是何言耶近世有王氏神仙傳一集類聚古今王姓之得仙者王喬凡三人以太子晉列爲王姓固已非又稱有古王喬無所經見蓋未嘗考究耳今潭州醴陵縣東有王喬仙觀唐明皇御書觀額歐陽文忠公作修御書閣記曰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而不言何者王喬然觀無古志可考道流亦莫有知者前漢王莽傳曰殿中上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使行公疾喜筮之曰憂兵火莽曰然則喬僊二字通用可知矣

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僊歛來迎我也

觀國

案

莽言子僊謂王子喬也而用僊字者前漢魏文志有光祿大夫張子僊賦三篇又劉向傳曰與王褒張子喬等並進對獻賦頌顏師古注曰僊字或作喬以此觀之則喬僊二字通用也王莽云予之王祖叔父子僊意謂莽與子僊同姓王殊不知王子僊乃靈王之子非姓王也後世姓王者其得姓亦有出於王者之後者然而謂王子喬爲姓王則不可也前漢王褒傳曰呼吸如僊松顏師古注曰僊王僊松赤松子皆仙人也然則喬僊二字通用可知矣

踏 跚

顏氏家訓謂晉羊曼稱爲黯伯黯者多饒積厚又曰黯黯然無賢不肖之辨又曰從黑者亦無此字

觀國

案從黯黑黯從重二字雖同音榻而義各不同玉篇廣韻皆曰黯羊曼爲黯伯也黯積厚也蓋羊曼爲黯伯從黑而顏氏家訓乃用從重之黯是以顏氏推其義不行也顏氏

所引乃盛洪之晉書用從重之贊已爲誤今世所行晉書乃唐太宗所

修於羊曼傳用從黑之贊爲不誤矣然

觀國

案晉書羊曼傳曰

任達頽縱好飲酒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爲宏伯郗鑒爲方伯胡

母輔之爲達伯卞壺爲裁伯蔡謨爲明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而

曼爲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以此觀之則贊者乃

美稱是八雋之中居一雋也若如顏氏家訓所稱則饒積厚與夫贊贊

無賢不肖之辨皆非美稱矣非美稱則豈容在八雋之列耶今案羊曼

以任達頽縱好飲酒而得達伯之名則贊者豁達不拘小節之稱也顏

氏所訓與此皆不合矣又案唐書常袞傳曰袞當國懲元載賄室賣官

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爲之達伯以其黠黠

無賢不肖之辨云

觀國

考常袞傳文謂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一

切以公議格之者蓋其進退人才皆出於朝廷之公論而以賄者不容

於濫進非文字者皆擯不用則俗吏不在所用也爲宰相而能如此是

賢宰相也而史乃以贊黯無賢不肖之辨而加之何以史辭之自紊如此蓋史臣引顏氏家訓釋黯伯之語而不知於常袞傳之意則不合也

梗備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閽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今人正月旦以桃木爲版書神荼鬱壘於版而置於門謂之桃符即桃梗也戰國策言土偶人與桃梗語是也桃梗即木偶人也謂之梗者削桃爲人刑以其初有人形大畧而已故謂之梗若所謂梗槧者亦初言其大畧耳世言桃可以祓除不祥蓋度朔山之遺意也高誘註戰國策引度朔山事以釋桃梗乃誤折山海經句讀皆不成文又張平子東京賦曰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探索葦五臣注文選曰梗病也度朔有鬼爲人病今案東京賦言度朔作梗者言以度朔山桃木爲符梗也五臣不曉乃以梗爲病則誤矣梗亦訓

病桑柔詩曰誰生厲皆至今爲梗毛氏傳曰梗病也然與挑梗之梗異矣後漢禮儀志曰百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挑梗鬱掘葦茭然則挑梗之用久矣掘壘二字通用之也俑亦偶人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鄭氏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 觀國 案古之葬者束茅爲人馬之形謂之芻靈又作偶人用以殉葬孔子謂爲俑者不仁以其象生人而殉葬非仁人之心也故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秦以三良殉葬黃鳥之詩作而哀之尚忍於作俑者耶

臘

許慎說文訓臘字曰冬至後三戌爲臘

觀國

案高堂隆曰帝王备

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木盛於卯終於未故木家於卯祖以未臘金盛於酉終於丑故金家以酉祖以丑臘水土盛於子終於辰故水土家以子祖以辰臘許慎說文當通訓其義而特舉戌以爲臘則誤矣漢火德故以戌臘許慎漢人也知戌臘而已厥後爲魏晉爲南北朝爲隋唐則戌臘之訓遂廢矣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杜預曰臘者歲終祭衆人之名 觀國 案杜預言歲終祭衆神即周之蜡臘於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者也然而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制臘祭即周之蜡臘也自魯僖公五年晉伐虢又歷三百三十年始當秦惠王之十二年既曰秦惠文王初制臘祭則宮之奇謂虞不臘者非臘祭矣非臘祭則杜預不當訓以爲歲終祭衆神之名也古之有天下者皆有臘所謂不臘者言虞必亡不再見臘也祖者行神也古者行出有祖祭故韓奕詩曰韓侯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去而祀較也又蒸民詩曰仲山甫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行祀較之祭也周禮大馭曰祀較遂驅之杜子春注曰將出祖道祀較之祭也然則祭行神必於道故餕行謂之祖道

牛女

張茂先博物志曰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來不違時齋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 觀國 竊見古今文士多用張騫乘槎牛女相會事然博物志初不言張騫案漢書張騫傳及史記大宛列傳皆言張騫使月氏窮河源通西北國而不言乘槎事杜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言多用之恐非實事又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 觀國 案史記漢晉天文書河鼓星隨織女星牽牛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牒讀上象無所根據唯淮南子云烏鵲墳河成橋而渡織女其說怪誕不足信杜子美牽牛織女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之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後人編類雜書如荆楚歲時記之類咸分門

錄之初無稽考其不足信者多矣如桃源秦人避世之說因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後世文士競用以爲故事案淵明所記但言晉武陵人捕魚從溪而入既出迷不復得路而不姓名其事與博物志言近世有人居海上同皆無姓名實跡韓退之桃源圖詩曰神人有無何眇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觀退之詩意亦不以桃源之說爲然也蓋事多出於風傳一經名士論說遂爲故事亦不朽耳

王昭君

前漢元帝紀景寧元年正月匈奴庫韓邪單于來朝詔改元爲景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穡爲閼氏應劭注曰王穡王氏女名穡字昭君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匈奴傳曰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後漢南匈奴傳曰王昭君字擣南郡人漢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存呼韓邪臨時大會帝召五女以視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

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晉石崇作王明君辭其序曰王明君本爲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五臣注文選曰昭君后妃之位也小說西京雜記曰漢元帝嘗令畫工圖宮人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兌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 觀國 案前漢元帝紀曰王檣爲閼氏者書其名也注云王氏女名檣字昭君是也而後漢匈奴傳曰王昭君字檣誤矣五臣注文選謂昭君后妃之位亦誤矣前漢元帝紀曰匈奴虜韓邪單于來朝詔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爲閼氏蓋單于請婚當時朝議許與單于和親則漢之君臣講之素定矣及單于來朝而以待詔掖庭王檣爲閼氏預選定也其禮儀恩數皆已素定非倉卒臨事而爲之也而後漢匈奴傳乃謂以宮女五人賜之又謂昭君自求行又謂呼韓邪臨辭帝召五女以示之而昭君豐容靚飾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帝難於失信遂與匈奴此皆誤也蓋王檣爲閼氏者行婚禮也若以宮女五人賜之則何人爲閼氏耶漢既許婚矣必待單于臨辭然後以五女示之耶後漢匈奴傳所言王昭君一節首尾皆乖謬之甚殺畫工毛延壽之事尤不可信案匈奴和親乃漢家大事若以宮女妻之而未嘗簡閱其人憑畫圖以定大事恐當時君臣不如此之鹵莽漢賜單于閼氏乃披畫圖擇貌陋者賜之又非和親之意蓋小說多出於傳聞不可全信

匏

八音所謂匏於器爲笙竽前漢律歷志曰八音匏曰笙顏師古注曰匏瓠也列管瓠中施簧管端蓋以瓠爲笙竽之底而宿管於其上也潘安仁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垂匏焉五人注文選曰匏可爲笙底
觀國 案八音匏笙竽古制也而後世不復用匏乃以木爲之而加漆焉夫八音自有木於器爲柷敔若以木爲匏則匏遂爲木音而匏音廢矣唐

韋臯鎮西川日驃國獻樂器臯進樂器於朝有匏笙二唐書禮樂志曰唯驃國得古制然中國製樂器卒以木伐匏而未有以真匏爲之者豈中國制作反不若偏方夷國耶

八陣

晉書威溫傳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之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觀國 案後漢寶憲傳班固作燕然山銘曰勒於八陣營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由此觀之則諸葛亮八陣圖蓋古法也非亮創爲之也亮能得古法之意而推其行之爾蜀志注具言八陣圖形勢之法後人不得其意故雖案圖亦莫能辨如木牛流馬亦亮之所作蜀志注亦具載其左右前後長短曲直度數靡不悉備而後人莫能行者亦以不得其意故也世言一鶴者皆謂漢孔融薦補衡之辭其實出於前漢鄒陽傳曰鶩鳥累百不如一鶴孔融舉鄒陽之語爾世言萬項陂而後漢黃憲傳

作千項陂然世說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項陂後之學者案世說而稱萬項爾魯褒錢神論有孔方之文故世謂錢爲孔方然其實出於前漢食貨志曰錢圜函方孟康注曰外圜而內孔方也魯褒舉漢志之語爾李白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故世以倚馬爲李白事然其實出於晉威溫北征鮮卑嘆袁虎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凡事此類皆當以先年者爲主

筆

張茂先博物志曰蒙恬世爲秦將製筆自此始
觀國 案爾雅曰不律謂之筆郭璞注曰蜀人呼筆爲不律又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又靜女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氏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鄭氏箋曰彤管筆赤管也又韓詩外傳曰周舍爲趙簡子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然則筆其來久矣非自蒙恬始也廣韻筆字注曰秦蒙恬所造亦誤矣若曰蒙恬能更製其範可也李翰

蒙求曰蒙恬製筆蔡倫造紙杜康造酒蒼頡制字此四句一類也紙字亦作帛從糸從巾則古以縑帛爲之後漢蔡倫始用木膚麻頭敝布魚網以爲紙盖能更製其範也夏書曰甘酒嗜音則酒非始於杜康康能變其醞釀之法尔自伏犧作卦已有文字蒼頡黃帝臣也作史篇以論字學則字非始於蒼頡也亦或能變其體耳蒙求四句皆非事之始也

飲器

史記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注曰飲器脾榼也
晉灼注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 觀國 案前漢匈奴傳曰呼韓邪單于遣使上書求侍子漢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昌猛與單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以此知所謂飲器者飲酒器也雖爲飲酒器然非賓主常用飲飲器則可持以飲者耳

留落

史記漢書衛青傳曰諸將留落不耦或云世言流落當爲留落 觀國
竊詳留落與流落自不同蓋留落者留滯遺落也流落者飄流零落也案衛青傳曰諸宿將常流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蓋衛青末年諸宿將皆留滯無功不與時耦而霍去病有功日益親貴其用留落字宜矣杜子美寄費司馬嚴使君兩閣老詩曰蒼茫城七十留落劍三千又簡王明府詩曰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又送裴五赴東川詩曰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此皆子美避地異鄉歎其飄流零落之意則用

流落字宜矣留落與流落不同如此非有誤也

繩牀

繩牀者以繩貫穿爲生物即俗謂之交倚之屬是也孟東野詩曰繩牀獨坐翁詩人多用之李濟翁資暇集不曉繩牀之義乃改爲承牀誤矣古人稱牀榻非特卧具也多是坐物王羲之東牀坦腹而食庾亮登南樓據胡牀與佐史談詠旋伊吹笛據胡牀三管弄寧家貧坐藜牀欹穿陳蕃爲豫章太守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垂之沈休文詩曰賓至下塵榻漢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凡皆此坐物也雜書初學記之類於牀榻類中分坐臥混而編之亦誤矣

雇

許慎說文曰雇音戶九雇農桑候鳥亦作鴈鶴爾雅曰春屬鵠鶴夏屬竊元秋屬竊藍冬屬竊黃桑屬竊胎棘屬竊丹行屬喈喈宵屬嘵嘵爾雅釋音曰屬音戶玉篇曰雇乎古切亦作鴈今以爲雇僕字廣韻

曰雇古暮切本音戶九雇鳥也相承借爲雇賃字然則雇字本非雇僕雇賃之字其曰相承借用則是義無所考但借用之耳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注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或說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故謂之顧山應劭注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顧師古注曰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後漢光武紀建武三年詔女徒顧山歸家章懷太子注曰今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顧人於山伐木名曰顧山今按前漢顧山用顧字後漢雇山用雇字二字皆借用之字也然顧音固而雇本音戶爲雇鳥之字但借音顧耳當用顧字爲顧山顧僕顧賃之字蓋顧託顧命亦有倩託僕賃之意也

進

前漢高祖紀曰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今

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古注曰進者會禮之才也字本

作賈亦作盡音皆同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

觀國

案前漢游俠傳

陳遵祖父遂宣帝徵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高祿厚可以償博進矣顏師古曰博六博也奕圖棋也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由此觀之則進音進退之進蓋進財也豪傑吏聞令有重客故進財以賀之以爲飲食之資也蕭何主進者主其所進之財多寡之數耳負進者蓋博奕勝者得財而不勝者進財也宣帝微時與陳遂博奕遂屢不勝而負其所進之財及宣帝即位以璽書戲之曰官高祿厚可矣償博矣進博有勝負其財不可謂之賈則蕭何所主非賈矣顏師古謂進爲賈非也

夢

史記鄧通傳曰孝文帝夢欹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上天顧見

其衣絮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尊幸日異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貴者在我也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通家通寄死人家

觀國

竊觀古人以夢而用人物者有若高宗夢得傳說

爰立作相商遂中興蓋有如說之賢者可也使說不賢則高宗亦將因夢而相之乎漢文帝之夢鄧通也使通果賢而有挽帝上天之才則爵上大夫得自鑄錢未爲優也通既無能而非輔翼之才文帝當量其力而處之而乃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帝復相者之言又而賜通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此豈通之所能勝其任耶史稱文帝罷作露臺身衣弋繩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无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以示郭朴爲天下先可謂美矣今乃以鄧通廝役之才而賜大官得自鑄錢紊漢之法寵錫無功蓋文帝爲夢所誤也通以無能而冒茲大寵必爲當時所切齒不

甘徒以文帝偏幸莫有言者及文帝崩景帝立通下吏籍沒窮死又何疑哉文帝時有一賈誼通達國體帝信讒而逐之乃加富貴於無能之小人其倒置此如何耶周官有占夢乃占夢之吉凶耳若晉侯夢與楚子搏趙簡子夢童子保而轉以欹且而日食晉侯夢大厲鄭妾夢蘭凡此皆託於占筮而見吉凶者也高宗夢得說後世固不可蹈以爲轍若漢文帝則蹈斯轍而敗者歟

方俗聲語

史記陳涉世家曰陳勝已爲王其故人嘗與耕者欵見王乃召入宮見殿屋帳帷客曰夥頤涉爲王沈沈者前漢陳涉傳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觀國案字書夥音胡果切又音懷竹切夥頤之夥當讀爲懷竹切蓋夥頤者楚人土語驚歎夸大之聲也而班固於漢書乃削去頤字唯存夥字則楚俗之聲不全矣史記外戚世家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在長陵韓嫣白武帝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取之至門使左右

羣臣入家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牀下扶持出武帝下車曰嗟大姪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入宮前漢外戚傳云帝下車曰大姪何藏之深也

觀國案字書曰嗟胡伯切大喚也武帝歎訝其藏匿而喚大之也而班固於漢書乃削去嗟字則不見其歎訝之聲矣史記甘羅傳曰秦使張唐往相燕唐不行甘羅謂文信侯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不肯汝焉能行之觀國案去者叱使退之聲至今四方人

凡爲叱退聲皆曰去也宋玉招魂每句下有些字些音蘇箇切楚人語言之助聲也宋玉於招魂之辭用之從其類也南史蕭澹爲荊州刺史人甚安之名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荊土方言謂父爲爹注云爹徒我反觀國案字書爹徒可切北方人呼父也又陟邪切羌人呼父也又有奢字正奢切吳人呼父也各從其俗耳史記張良嘗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注曰圯音怡橋也東楚人謂之圯此亦土語也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東野

詩曰儂是拍浪兒是也欸乃者湘楚人節歌聲抑子厚詩曰欸乃一聲山水是淥也禮記檀弓篇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鄭氏注曰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故郊特牲云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欽二日伐鼓何居鄭氏注亦曰居讀爲姬語之助也陸德明釋音皆音居作姬然則讀居音姬乃齊魯之土語也

斷

字書斷字分三音一曰都管切截也與短字同音一曰丁貫切決也與鍛字同音一曰徒玩切絕也與段字同音其與短字同音者若易曰斷木爲杵闕宮詩曰是斷是度儒行曰不斷其威檀弓曰今一日而三斬板鄭氏注曰斬板謂斷其縮也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八年曰賦詩斷章又昭公十年曰請斷三尺焉而用之又二十二年曰椎鷄自斷其尾又二十三年曰斷其後凡此類斷字皆音短諸音義亦皆音都管反矣

其與鍛字同者音若易曰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月令曰孟夏之月斷薄刑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曰嚴斷刑罰又十四年曰韓宣子命斷舊獄又二十八年曰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書曰惟克果斷前漢文帝紀贊曰斷獄數百刑法志曰晝斷獄夜理書凡此類斷字皆音鍛諸音義亦皆音丁貫反矣其與段字同音者若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春秋左氏傳昭公三十年曰徐子章禹斷其髮前漢刑法志曰斷支體刻肌膚凡此類斷字皆因段諸音義亦皆音徒玩反矣周禮秋官司刑曰斷獄弊訟陸德明音義曰斷丁管反今考司刑斷獄弊訟之義斷當作丁貫反乃決斷也音義誤矣又有斬斷二字皆俗書不可用蓋草書斷字作斷形而世俗作字多從簡易故隸書亦爲草字之形殊不知失字法也

祠卜

南史曰吳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輶下

牛充祭而避居它室蕭琛爲吳興太守琛至登聽事聞空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郡以無事孔靖遷吳興大守居聽事無所害蕭惠明爲吳興太守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旬日而卒李安人爲吳興太守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臨汝疾蕭猷爲吳興太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爵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齊苟兒反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疾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如汙是月猷太破苟兒

觀國 嘗聞先達言鬼崇之於人但侮其當死者理或然也天下之事有必有不必君子通理當相其宜耳後魏道武皇帝於甲子日出師有司言紂以甲子亡不宜出師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乎遂出師果

獲勝唐李愬出兵討蔡軍吏曰往亡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克捷西門豹爲鄴令投巫於河而鄴以大治袁君正信巫邪有萬世榮以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以爲亂政刑於市而焚其神郡爲肅然凡此皆君子濟之以權也漢岑彭將兵伐公孫述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刺客遂殺彭魏眭固字白兔軍屯地名射犬有巫誠曰將軍字兔而邑名射犬必驚宜急移軍固不從遂戰死以此知曾參不入勝母漢祖不留柏人避凶趨吉所不可廢晉之諸王世事五斗米道及王凝之爲賊所攻疑之不設備唯恃鬼兵以禦賊俄而凝之敗遇害此又敵於天人之理者也秦始皇自號帝之始欲自二三傳之至於萬而入海求仙不務修德故止於二世漢武帝祠神求爲神仙而數用兵旅末年盜起天下騷然王莽忌卯金刀之文而卒爲劉氏所戮宋明帝以驕字似禍字改驕爲馴又諱自字以爲不祥而末年不競宋業遂衰隋文帝本封隨國之爵乃去隨之足以爲隋

而煬帝南走梁武帝溺信佛法茹葷捨身而末年不能支梧侯景之亂
魏志云文帝未受禪時問朱建平年壽幾何建平曰當壽八十而文帝
壽四十建平所言謂晝夜也晉恭帝記曰晉元帝渡江使郭璞筮晉祚
幾何璞曰享二百年自渡江至禪宋纔一百二年璞所言婉而倒之以
求其年也段成式記唐高宗初扶牀時戲弄筆乃亂畫紙角成草書敕
字太宗據令焚之不許傳外高宗宜爲不世出之主而縱女婦之禍幾
墮唐室杜陽雜編曰唐宣宗問輒集朕得幾年天子集曰四十但十字
挑脚而宣宗在位止四十年然則信讖兆溺祈禱妄改作多忌諱皆以不
必爲必者以不必爲必惡能必哉

仞

論語曰夫子之牆數仞何晏引包氏云七尺曰仞宋玉招魂曰長人千
仞五臣注文選曰七尺曰仞儀禮凡言仞字鄭康成皆注云七尺曰仞
莊子曰垂水三十仞又曰以十仞之臺又曰築十仞之城疏與音義皆

訓云七尺曰仞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又曰堂高數仞趙岐注皆
云八尺曰仞尚書族獒曰爲山九仞孔安國訓云八尺曰仞前漢賈誼
傳弔屈原賦曰鳳凰翔于千仞兮顏師古云八尺曰仞司馬相如傳子
虛賦曰長千仞大連抱顏師古云八尺曰仞賈山傳曰爲阿房之殿殿
高數十仞顏師古云八尺曰仞食貨志曰神農之教有百城十仞應劭
云五尺六寸曰仞史記穰侯傳曰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
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裴駰注引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廣
韻曰七尺曰仞禮部韻略曰八尺曰仞諸家之說皆不同 觀國 案

周禮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
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澗蓋八尺爲尋矣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澗豈又
以八尺爲仞耶然則仞非八尺明矣廣二尋深二仞當以七尺爲仞則
廣一丈六尺而深一丈四尺爲宜也溝與洫深廣之數等至澗則大矣
其深少殺於廣理之當然也裴駰注穰侯傳引爾雅四尺謂之仞今爾

雅無此文恐古書自別有爾雅若以四尺爲仞則梁城七仞纔二丈八尺耳不應云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又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澗自溝達於洫自洫達於澗則澗最大也若以四尺爲仞則澗深二仞纔深八尺乃與洫深八尺同制爲不合矣裴駟所引爾雅之說非也後漢輿服志曰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旌九仞曳地章懷太子注引鄭康成說曰七尺曰仞天子之旗六丈三尺此說是矣孟子用軻字者軻乃礙車輪之木與仞字義不同但假借用軻字耳

方書

前漢張蒼傳曰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注曰方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顏師古注曰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

觀國 案古人以木爲方用以寫書有當書於方者則謂之方書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者蓋張蒼爲柱下御史也柱下御史所掌之事當

書於方者故曰主柱下方書非四方文書也若主四方文書而謂之方書則言不成文周禮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蓋王者制諸臣之祿則內史贊爲之辭而書之於方然後頒出故曰以方出之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于四方此即四方文書也哲侯氏掌覆矢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歲二十有八星之號垂其巢上則去之史記龜筭傳褚先生曰寫取龜筭卜事編于下方又曰謹連其事於左方凡此言方皆謂書其事於木方也張蒼所主方書是亦書其事於方耳古人寫書者有簡有策有筭有方有牘有札有槧有版蓋簡策筭皆以竹爲之方牘札槧版皆以木爲之簡有間以竹爲之用以寫書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晉武帝時汲郡人掘冢得竹簡古書十餘萬言所謂竹簡書此類是也策象冊字形中有二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者以韋貫編作冊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春秋左氏傳曰王命內史策命晉侯爲侯伯

皆謂書其文於策也。策以竹爲之，其形有方角，亦作觚。所謂操觚者，可持以書也。方以木爲之，柱下方書以方出之，之類是也。牘以木爲之所，謂尺牘者，盈尺之牘。史記周勃傳曰：獄吏乃書牘背示之前。漢昌邑王賀傳曰：簪筆持牘趨謁此類是也。札以木爲之，而簿小者，前漢司馬相如傳曰：上令尚書給筆札。又曰：遺札書言封禪事。又郊祀志曰：卿有札書，顏師古注曰：札木簡之薄小者，故朱博傳曰：與筆札使自記。姦臧投刀使削所記，然則札可以託書而不可以垂久遠。非如簡策可以垂久遠也。繫以木爲之，而可修削者，玉篇曰：繫削版牘也。論衡曰：斷木爲繫，釋名曰：繫版長三尺。揚子法言或問叔孫通曰：繫人也。注曰：簡牘之人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鉉提繫，蓋言修削書也。版以木爲之，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版圖之法，而大胥掌學士之版，蓋版以訖戶籍圖以記土地。論語曰：式負版者，謂民數書於版者也。古未有紙，故簡牘以竹或木爲之，其正名其物也。

謬誤則以刀削之，故刀筆吏者，持刀筆以自隨，乃俗吏之所爲也。至後世，則或以謙帛寫書，故紙字從系，帛字從巾。皆以謙帛爲之，至蔡倫乃用木膚、麻頭、敝布、魚網以爲紙。自是天下從用焉。若夫以玉爲冊，則謂之玉冊。以金爲簡，則謂之金簡。以金爲版，則謂之金版。五臣注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曰：諸侯進爵受於玉冊。吳越春秋曰：禹東巡衡山發金簡之書，得通天地之理。周禮職金曰：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此蓋各以金玉正名其物也。

蔡

字書曰：蔡龜也。亦國名，周蔡叔之後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天用莫龍，如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金三品有文龜直三千小文龜直三百。王莽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有元龜、公龜、侯龜、子龜、其貝朋各有差，是爲龜寶。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如淳。

注曰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注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臣瓊
注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若龜出楚
亦名龜爲楚耶 觀國 案蔡本出龜故名龜爲蔡而謂大龜爲大蔡
亦猶冥多良馬天下命良馬爲冀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爲盧臣瓊未之
思耳蔡又訓放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
曰蔡放也蔡又訓法禹貢曰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孔安國
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沴

許慎說文曰沴郎計切水不利也廣韻曰沴妖氣也前漢五行志曰氣
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菑不和意也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戾義亦
同後漢五行志曰氣之相傷謂之沴鄭康成曰沴沴也 觀國 案沴
者相違之義也五行之性相違而不相爲用則灾禍由之以生古之論
五行者有六沴謂金沴木也木沴金也水沴火也火沴水也金木水火

沴土也金木水火土沴天也六沴之作皆緣五事之不修故五行爲之
相違而沴焉是故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木不曲直而金沴木也言之
不從是謂不乂則金不從革而沴木金也視之不明是謂不憲則火不
炎上而水沴火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則水不潤下而火沴水也思心
不之睿是謂不聖則土失其性而金木水火沴土也皇之不極是謂不
建則五事皆失而金木水火土皆沴乎天也金沴木則木氣病春秋書
雨木冰大室屋壞之類是也木沴金則金氣病周威烈王九鼎震之類
是也水沴火則火氣病春秋書亡冰之類是也火沴水則水氣病春秋
書大雨雪大雨雹之類是也金木水火沴土則火氣病春秋書地震山
崩之類是也至於沴天則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日月亂行
星辰失次人怨神怒而變禍生焉是皆五行之性相違而不相爲用之
驗也尚書大傳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
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

康成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隅中至日跌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者受其凶咎也然則禍福必有基在云爲之際可不慎哉

牙銜

李濟翁資暇集曰世言銜兵乃牙兵也旗謂之牙旗 觀國 考書史言牙兵與銜兵自是兩事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故後世有牙兵之號而所建之旗謂之牙旗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立於元帥帳前所謂高牙大纛是也唐制天子朝羣臣謂之正銜御史正銜彈奏是已有南銜而統禁兵者謂之牙兵其子謂之銜內國朝皇太子判開封牧謂之判南銜而統禁兵者謂之三銜然牙兵銜兵自是兩事李濟翁以銜兵爲誤而專欲謂之牙兵非也許慎說文銜音語無他音楚詞曰導飛廉之銜銜蓋銜讀音語銜銜行貌也至玉篇廣韻始收牙音春秋文公二年晉

侯及秦師戰于彭銜陸德明曰銜音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銜縣如淳曰銜音牙又官府謂之銜故玉篇曰銜參也廣韻曰銜府也然則銜音牙亦著矣而許慎說文止收語音豈牙音又出於後耶

覩覩

楊雄方言曰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覩郭璞注曰覩丁甘切所謂家無覩石之儲也字書曰覩小壘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以儋擔二字代之蒯通傳曰守儋石之祿楊雄傳曰乏無儋石之儲劉毅傳曰家無儋石之儲皆用儋字漢明帝記曰生者無儋石之儲又用擔字蓋儋擔二字皆假借用之以代覩字也而訓釋者不悟如顏師古注漢書乃音儋爲都濫反又謂一人之所負擔皆誤也石者百二十斤也五權之法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則石百二十斤也秦始皇衡石程書者自決事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然則覩石乃二物一覩一石之糧言甚少也韓退之秋懷詩曰豈必求贏餘所

要石與甄用之不誤也周禮牧人曰凡外祭毀事用龍可也鄭氏注曰故書毀爲甄瓦作龍杜子春曰甄當爲毀龍當爲瓦周禮音義曰甄丘例反揚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恆宋咸注曰甄破瓦又破冕也言陶太剛則破裂揚子音義曰甄五計切破冕又力制切破瓦也觀國案爾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甄郭璞注曰瓠壺也爾雅音義曰甄音契以此知甄者瓦冕也揚子云剛則甄者太剛則有破裂之患也鄭氏注周禮乃欲改毀事爲甄事則於牧人掌牲之職義無所考蓋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駢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所謂毛之者取純毛也毀事用瓦者瓦雜色不純也毀事謂毀除裁咎之屬用雜色毛牲而已毀瓦二字於牧人之職先後文義皆通若曰甄事用龍則文義不通矣鄭氏引故書者別本周禮也別本周禮頗訛誤不可援以爲據

茶

爾雅曰茶苦菜谷風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絲詩曰周原膾膾荼
如餡毛氏皆訓曰茶苦菜也凡此荼字皆讀音徒乃菜之苦而可食者
也良耜詩曰其鍤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鄭氏箋曰以田
器薅去荼蓼也出其東門詩曰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
且鄭氏箋曰荼茅蕎也周禮掌荼掌聚荼以共喪事鄭氏注曰荼茅以
著物也儀禮既夕禮曰茵著用荼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舐之欲其荼
白也鄭氏注曰如茅蕎之色凡此荼字亦讀音徒然皆茅蕎也非苦菜
也玉藻曰天子搢珽諸侯荼此荼字音舒乃臻玉也亦通荼耳考工記弓
人爲弓斷目必徒此荼字亦音舒義亦興舒同爾雅曰荼蕎荼郭璞注
曰芳也音義曰荼食遮反案字書曰芳蕎華也其別名爲蕎茶方言不
同耳爾雅曰槚苦荼郭璞注曰木小以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
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舜蜀人曰名苦荼此荼字讀音宅加切廣
韻曰茶宅切加苦荼也亦作捺俗作荼然則宅加切者本亦用荼字而

俗書爲茶下從木非字法也而書史公襲遂用茶字蓋與荼苦菜之茶相避也唐書陸羽傳曰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 觀國 案管夷吾摘山煮海以富齊國其來已久豈待陸羽作茶經然後天下益知飲茶耶盧仝茶歌曰天子須嘗陽羨茶以此知唐時以陽羨茶爲第一也陽羨在浙江本朝建溪始盛

櫛

南史王琨傳曰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湏紫櫛左右設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誨有紫櫛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 觀國 案諸氏書無此櫛字唯類篇有櫛字讀音表周禮春官肆師曰祭之日表櫛盛鄭氏注曰故書表爲櫛櫛表皆謂徽識也以此觀之則紫櫛者天子征討其禮儀中有物如徽識節旄者是也周禮有故書者別本周禮也用櫛字者爾雅曰大鍾爲之鏞其中爲之櫛音義曰剽音剽廣韻剽字音剽注曰亦作剽然則剽二字其實一字也玉篇曰櫛平表切物於義者此類是矣若害於義則爲不知類

路

周禮巾車典路皆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鄭氏注曰路王之所乘車也王在焉曰路 觀國 案不言輶而謂之路者爾雅曰一達謂之道路蓋路大也王者所乘之車一達而大通故謂之路韓奕詩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鄭氏箋曰人君之車曰路車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商路也乘路周路也月令曰天子乘鸞路後漢輿服志曰天子五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凡此皆言路皆謂王者所乘之車也車者貴賤之所通乘唯天子所乘獨謂之

路亦猶屋者貴賤之所通_居尸唯天子所居獨謂之黃屋主者貴賤之所通執唯天子所執獨謂之鎮圭蓋天子之禮尊且大有以別於臣庶故也路亦通用輶字故後世作史者凡記禮儀皆用車輶字其義一也輶又讀音五嫁反春秋宣公二年左氏傳曰狂狡輶鄭人又僖公十五年左氏傳曰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輶秦伯將止之又成公十六年左氏傳曰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謀輶之杜預注皆曰輶迎也陸德明音義皆曰輶五嫁反此假借用字者也前漢婁欽傳曰欽脫輶輶蘇林注曰輶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輶之一人推之孟康注曰輶胡格反 觀國 案字書輶字胡格切輶車當冒橫木也然則本用輶字史家從省文用輶字耳

天祿

西漢末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祕書揚雄校書天祿閣是也

觀國

案

天祿者獸名也後漢靈帝紀中平三年復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

及天祿蝦蟆章懷太子注曰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列於倉龍元武闕外鍾垂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脣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天祿閣亦因獸立名又後漢官者張遼傳曰使掖庭令畢嵐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後漢輿服志曰皇后謁廟服步搖以黃金為山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觀國

案後漢輿服志又謂

之天鹿則天祿為獸不疑矣古之殿閣宮館多取禽獸以為名如白虎麒麟雉鵲屬玉之類皆當時指實事而為名又如以文石砌渠則謂之石渠閣立於銅馬於殿門則謂之金馬門初無文飾之語也大禹謨曰天祿永終孔安國訓云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前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凡此言天祿乃福祿之祿與天祿閣義不同

切

前漢外戚傳曰孝成趙皇后寵少襄而第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形朱而殿上髹漆切皆同皆冒黃金塗自玉階顏師古注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頭以金塗其上後漢班固傳兩都賦曰於是元墀鉗切玉階形庭章懷太子注曰昭陽殿中庭形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鉗音口文選班固兩都賦曰於是元墀鉗切玉階形庭五臣注曰鉗切鏤砌也 觀國 案切者戶限也銅沓冒者以銅包之而以黃金塗之故班固賦云鉗切者案字書鉗金飾器也所謂黃金塗乃以金飾之而文選以爲鉗砌且旣有白玉階矣豈有金塗砌者砌亦不可以銅冒文選改切爲砌非也五臣曰鉗切鏤砌也鉗亦非鏤蓋皆訓之訛也戶限爲之切者其限齊如刃之切物所謂一切者亦取一蓋整齊之義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貞願師古注曰一切者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史記李斯傳曰請一切逐客又貨殖傳曰一切用文皆同也唯佛書讀一切音砌儒家不當襲其音

持之又太史公自序曰唯一切嚴削前漢趙廣漢傳曰一切治理又路溫舒傳曰一切不顧國患又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後漢光武紀曰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又明帝紀曰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唐書僕固懷恩傳曰其它一切赦之凡此言一切皆讀音千結切其義皆同也唯佛書讀一切音砌儒家不當襲其音

鴈塔

兩京新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正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基以慈恩爲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鴈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鴈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而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裒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僅存數處餘皆唐賢遊觀留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佞性卽知貞舉夜放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

善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研遂成淡墨故事。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因此賀人及第用鴈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為事實唐摭言曰進士及第賜燕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同年最少者為探花即皆唐故事也。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為榮盛莫比。

瀆

唐書許欽宗傳曰高宗東封泰山以欽宗領使次濮陽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欽宗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濟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觀國案前漢郊祀志曰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顏師古注曰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所謂發源而注海者江河淮濟皆發

源于西而注乎東受它水而不為它水之所受有直通之意故謂之瀆。天下洪流巨谷雖多然自發源以往皆為水它之所受未有如四瀆不為它水之所授許欽宗乃言瀆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其說非也。瀆與獨雖同音而其義則大不同豈遽以瀆為獨耶四瀆正因受餘水而不為餘水之所奪故能直赴於海而欽宗乃言不因餘水獨能赴海非也禹貢道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前漢地理志引禹貢道流水東流為汎顏師古注曰泉出王屋山名為流流去乃為汎也流與沇同汎與濟同蓋濟水雖潛流屢絕而亦自發源赴海不為它水之所奪故居四瀆之數而欽宗以為獨而尊亦非也瀆亦通用竇字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五嶽鄭氏注曰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也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皇四類亦如之鄭氏注曰四皇五嶽四鎮四竇也竇亦直通之意瀆與竇雖異文而義則同以此觀之則四瀆或讀為四竇春

春秋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預注曰句瀆之丘穀丘也釋音曰句音鉤瀆音豆又哀公六年左氏傳曰拘江說因王豹于句竇之丘釋音曰竇音豆然則瀆竇二字通用矣鄭康成讀四瀆爲之四竇則四瀆或讀作四竇可知矣

服

禮記雜記篇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鄭氏注曰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 觀國 竊詳此禮乃爲父三年爲母三年當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設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則當俟父之喪三年除祥已畢然後反服母喪之服又三年始畢此所謂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若今日有父之喪而明日又有母之喪苟止服三年而畢則是以父母六年而併日以計爲三年也於禮爲畧而於人子報

親之心爲不足矣今世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唯計母喪三年而畢事或有母之喪未終而又有父之喪唯計父喪三年而畢事是併日而計也是於父母之喪未嘗有六年之服也若然者於其厚者薄矣諸父昆弟之喪尚不併日而計而况於父母之喪耶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旣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文安乎予之不仁也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紛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觀國 案周衰禮義陵夷列國之君不能遵先王之法而違禮踰制者多矣齊宣王欲短喪母足怪者至於宰予曰親聖人之教列在言語之科為孔門上第宜其守正不悖於道而且方以三年之喪為久而疑之何其言之乖刺如此 觀國 案孝經曰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

也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喪服四制曰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反此喪之中庸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又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昔膝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飴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則以宰予之賢而於此有疑焉亦可駁也矣

射干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柘巴且又曰其上則有赤猿蠻蠻鵠鵠孔鸞騰遠射干前漢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柘巴且又曰其上則有宛鶡孔鸞騰遠射干史記於芷若字下有射干前漢於芷若字下無射干顏師古注以漢書爲是而已史記爲非後世文士嘗於此而疑焉 観國案子虛賦此一段數百言皆以四

字爲一句以史記之文讀之則用射干字乃成四字一句於文則順於韻則協以漢書之文讀之則去射干字遂不成句法以此知史記之文爲是而漢書之文闕也射干草名又獸名子虛賦兩言射干前言射干者草也後言射干獸也神農本草於草部有射干注曰射音夜或爲夜干送玉高堂賦曰青荃射干揭車苞并此即射干草也漢書音義曰射干似狐能緣木此即射干獸也子虛雖賦兩言射干而實爲兩物於文義爲嫌焉文選子虛賦用史記之文而字多用俗書如以曷爲菖以江爲葢之類皆俗書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爲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楊掠注曰據本草射干是草云莫誤也 觀國案射干雖草類而通以木名之不害於義夫以荀卿之博學名豈不能區別草木耶而云誤者非也

學林卷第五

蒲柳
尺一

蒲柳姓名尺一
焱餚偏徧格冒於觚觚草角

長沙王

觀國

矢毅改巫覡

矢穀改巫覡
臯父欲
驅劉
寓錢
藐
寃
裳
道
蕩

竈
金
蓀
蓀導
霓裳羽衣曲

矢毅改

矢毅改巫覡

卷之三

周章

五姓

庫

節令

杜子美

莽

盧

飲食禍福

好癬

流連

流離

擎帑

蒲柳

爾雅曰檉河柳旄澤柳楊蒲柳所謂蒲柳者乃柳之一種其名爲蒲柳是一物也春秋左氏傳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

蒲可勝既乎杜預注曰蒲柳可以爲箭雀豹古今注曰蒲柳水邊生葉似青楊亦名蒲楊則蒲柳爲一物可知矣後漢馬融傳廣成頌曰植以蒲柳被以綠莎用蒲柳對綠莎不誤也蒲與蒲通用晉書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以松柏對蒲柳意謂蒲草與柳爲二物也誤矣杜子美重過何氏詩曰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亦以蒲柳爲二物蓋循悅之之誤也歐陽文忠公乞解政事表曰念其蒲柳貿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又表曰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聳幾不辨於騶驪皆承襲用之耳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案爾雅曰遵羊棗郭璞注曰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爲羊矢棗蓋羊棗者棗之一種其名爲羊棗是一物也與蒲柳同

矢

矢以木爲之亦以竹爲之北方皆以木爲矢南方皆以竹爲矢
蓋北方少竹而南方竹多各因其土俗所生之物而爲之也易
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此以木爲矢也禹貢荊州厥貢惟箇鎔
楛孔安國曰楛中矢榦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砮此以楛
木爲矢也爾雅曰楊蒲柳郭璞注曰可以爲箭此以柳木爲矢
也前漢匈奴傳曰匈奴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北齊郎基爲海西
鎮將削木爲矢王篇木部拘櫧木鴉櫧木旅木羸木注曰皆中
箭竪此皆以木爲矢也顧命曰和之弓僕之竹矢此以竹爲矢
也所謂箭者竹箭也竹箭其材可以爲矢故周禮職方氏揚州
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言竹箭之
材可以爲矢故廣韻曰箭竹節間三尺可以爲矢淮南子曰齊
威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令訟而不中者出一束箭乃矯箭爲矢
此以竹箭爲矢也故周禮弓人爲弓矢人爲矢自古唯言弓矢

而未嘗謂矢爲箭至後世乃或謂之弓箭夫呼矢爲箭則不當
其義矣若唐書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矢刃又謂之鏃
又謂之砮周禮矢人曰刃長寸爾雅曰金鏃箭羽謂之鏃字書
曰石爲矢鏃曰石砮所謂楛矢石砮也史記李廣爲右北平太
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劉向新序曰楚熊
渠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中應弦沒羽左太冲吳都賦
曰應弦而飲羽或曰沒矢或曰沒羽或曰飲羽其義則一也

尺一

後漢酷吏楊球傳曰不得稽留尺一又後漢陳蕃傳諫書曰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章懷太子注
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觀國案後漢輿服志劉昭注引漢書儀曰璽書以武都紫泥封青橐白素裹兩端無縫
尺一板中約書奉璽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然則雖用尺一板

以寫詔書而必封之以囊中約之而書題其封又用璽焉故謂之璽書人君降詔命謂之賜璽書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也史記酷吏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裴駟注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觀國 案法律者一定之制故以三尺竹簡書之明示其凡目使百官萬民循守之故謂之三尺若夫人君有所損益廢興有所誥誠獎諭則必爲詔令而以尺一板書之囊而封之加璽焉故謂之尺一蓋與三尺異矣

穀

許慎說文曰穀音開攷音以穀攷大剛卯以逐鬼魅玉篇曰穀改剛卯也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曰穀攷大堅也 觀國 案前

漢王莽傳曰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注曰剛卯

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也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注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茸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爻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瘅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爻旣正旣直旣觚旣方庶疫剛瘅莫我敢當顏師古注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又案後漢輿服志曰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旣央靈爻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瘅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爻旣正旣直

既觚既方庶疫剛瘅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劉昭注曰以正月卯日作觀國以兩漢所載剛卯制度攷之則毅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之剛卯又謂之大堅佩之以辟邪所謂佩雙印則一印刻三十有四字一印刻三十有二字總爲六十字其長廣分寸制度因時不同其刻文則同亦猶人日載符勝之類蓋祓除不祥之一端也王莽欲篡而心惡劉字之文故正月剛卯與夫金刀之錢皆禁不得行夫卯金刀之兆已形矣雖禁之無補也莽以貨泉爲錢布之文而卒有白水真人之應豈偶然哉

姓名同

司馬相如慕蘭相如而名相如李綱慕張綱而名綱姓異而名同可也若夫姓同而名又同惡知其非本宗耶漢之李廣顯矣北齊又有侍御史李廣漢之孔安國顯矣晉又有尚書左僕射孔安國漢之張衡顯矣隋又有御史大夫張衡魏之王肅顯矣後魏又有鎮南將軍王肅晉之劉洪顯矣北齊又有濩澤縣公劉洪晉之王雅顯矣隋又有宜陽郡公王雅晉之李密顯矣唐又有邢國公李密後漢顯宗時大司農鄭衆顯矣和帝時又有宦者鄭衆晉武帝時光祿大夫劉毅顯矣安帝時又有荊州刺史劉毅唐代宗時武威郡王李光進顯矣憲宗時又有振武節度使李光進唐德宗時左散騎常侍韋綬顯矣穆宗時又有山南西道節度韋綬唐代宗時涇原節度使李顯觀矣正元中又有太子校書郎李觀凡此皆姓名同者姓名同則必有以別其非本宗苟无以別其非本宗則是可與祖先同名也於義不安矣若夫晉安帝司馬德宗字德宗晉恭帝司馬德文字德文晉會稽王司馬道子字道子晉孔安國字安國南史蔡興宗字興宗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

授唐李神符字神符李元嘉字元嘉張嘉正字嘉正高崇文字
崇文郭子儀字子儀張孝忠字孝忠尚可孤字可孤劉允濟字
允濟孟浩然字浩然田承嗣字承嗣張巡字巡李翛字翛劉濟
字濟田緒字緒凡此皆名與字同乃一身所呼無所嫌也

巫覲

國語說文漢書郊祀志鄭康成注周禮注禮記集韻類篇皆云

觀國

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玉篇廣韻皆云在男曰巫在女曰覲
案周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又有男巫有女巫通謂之巫而
不謂之覲若言巫覲則必有別矣今案檀弓曰歲旱穆公召垂
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
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謂巫爲愚婦人則女爲巫矣女
爲巫則男爲覲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公欲焚巫尪
杜預注曰巫尪女巫也史記西門豹傳曰其巫老女子也史記

封禪書曰高帝於長安置祠祝官女巫有梁巫晉巫秦巫荆巫
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皆女巫也前漢地理志曰齊襄公令國中
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覲爲家主祠然則當以女巫男覲爲
是顏師古見諸家之說不同故於漢書郊祀志曰巫覲亦通稱
耳非也唐書安祿山傳曰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覲居突厥
中此以女爲覲者蓋作史者第知男巫女覲之語而爲之說未
之究耳

及

玉篇廣韻皆曰及而灼切搏桑及木也然則搏桑即扶桑也及
木即若木也後之文士變及爲若耳扶桑在東若木在西事見
山海經故離騷曰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
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蓋扶桑者日出之處若木者日入之處
折若木以拂日者日既西矣猶能折若木以揮拂其日使之不

暮而我尚逍遙安舒以遊也謝希逸月賦曰檀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寘若英即若木也此理甚明然李賀詩曰天東有若木豈賀誤耶桑字上從焱又有桑字乃俗書不可用若又爲香采杜若唐正觀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卽責坊州貢之其事謬誤遂傳而不可泯若又音人者切虜復姓有若干氏若久氏周書有若干惠後燕錄有若干和是也又釋典言般若者於華言爲濟彼岸南史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十一月幸同泰寺說般若經是也釋典或作惹凡音人者切者皆出於夷虜釋典之語

欬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曰王遂出及坎欬陸德明釋音曰欬大感反又襄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至則欬用牲加書證之

陸德明釋音曰欬口感反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

欬然則過人遠矣張鑑釋音曰欬音坎

觀國

案字書欬字

口感切胡感切口含切三音其義則欲得也貪琳也未嘗有大感切之音左氏傳曰欬用牲孟子曰自視欬然皆音欬爲坎是也唯左氏傳王遂出及坎欬音欬爲大感反於字書無此音蓋坎欬地名也杜預注曰坎欬周地在河南鞏縣東後漢郡國志河南鞏縣有坎欬聚是也易坎卦曰入于坎窔釋音曰窔徒坎反而此坎欬用欬字蓋地名有自古相傳呼他音而字書不收其音者如蓮勺之蓮音鞏堵陽之堵音者橐臯之臯音姑襄賣之賣音肥此類是也然則坎欬之欬讀音大感反乃自古所呼而加書爲驗詐作盟處也此欬字讀音坎其義則穴地也自視欬然者附之以韓魏富貴之盛而自視闕然不自矜滿非知道者不能如此故曰過人遠矣此欬字亦讀音坎其義則虛已也

案字書曰音坎寃也故字凡從臼者皆有虛闊之義

餚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餚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餚之也是皆穿鑿之類也趙岐注曰餚取也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知賢人可與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指注曰取人不知失其臧否孫奭音義曰今案古書及諸書並無此餚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餚奴兼切 觀國 案玉篇食字部有餚字注曰達兼切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餚之義不合爾今以孟子之文考餚之義則趙岐以餚訓取是也當如郭璞方言其字從金爲餚案玉篇廣韻曰餚他點切取也其義與孟子之文合矣廣韻上聲餚音忝而平聲又有餚字音纖訓曰利也許慎說文以餚爲缶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孫奭曰本亦作餚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皆異同廣韻曰餚音黏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爲尤甚

臯

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成臯縣河內郡平臯縣後漢郡國志河南有成臯縣河內有平臯縣在前漢書用臯字在後漢書用臯字觀國 案許慎說文臯字下从夊土刀切進也亦作夊亦作半从大十大十者猶兼十人也故臯字亦作臯於偏旁之義皆不失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後漢書用臯字今案字書臯羊益切又尼輒切同視也其字从目从夊蓋夊音聶其字形與其音其義皆與臯不同臯之爲義澤也因其有澤之義故變臯爲臯以澤字以臯故也雖云假借實失其義史記天官書曰其色大圜

黃淳裴駟注曰滻音澤蓋司馬遷變澤爲滻故范蔚宗以臯峩二字通用之也今以偏旁推之嘵峩槔鶴與夫譯嶧擇鶴音與義皆異不可假借通用明矣後漢馬援傳曰交趾女子側貳反璽書拜援伏波將軍章懷太子注引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蔚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蓋古人假借用字者多而承流淺學者遂從而支離改作自非曉古文字者不能是正之也

偏

許慎說文曰偏方見切弔也廣韻曰偏方見切周也俗作遍堯典曰偏于羣神北門詩曰室人交偏謳我室人交偏摧我天保詩曰偏焉爾德周禮行人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偏存

三歲偏視五歲偏省春秋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曰乃偏以璧見於羣望曲禮曰偏祭之曾子問曰五日而偏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爾雅曰宣徇偏也前漢禮樂志曰海內偏知上德又郊祀歌曰偏觀此望瑤臺凡此皆用偏字不用俗書遍字也文王詩曰宣昭義問鄭氏箋曰宣偏也賚詩曰敷時繹思鄭氏箋曰敷偏也然則漢人亦皆用偏字至後世乃多用俗書遍字也陸德明撰諸經音義於偏字下皆注曰音遍又於見字下皆注曰賢遍反又如樂章次第謂之遍疊皆用俗書遍字至今用之者多也辨辯二字皆有偏音春秋定公八年左氏傳曰子言辨舍辭於季氏之廟而出杜預曰辨猶周偏也陸德明音義辨音遍禮記內則曰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樂記曰其治辯者其禮具雜記曰啓皆辯拜玉藻曰先飯辯嘗鄭氏注皆曰辯偏也尚書舜典曰偏于羣神史記帝堯紀引書曰望於

山川辯於羣神凡此辨辯二字皆讀作偏也然則隋唐以來用俗書遍字者始多

艾

闕宮詩曰荊舒是懲鄭氏箋曰懲艾也陸德明音義曰艾魚肺反小毖詩曰予其懲而毖鄭氏箋曰懲艾也陸德明音義曰艾五蓋反今案二詩言懲艾之意則同而音義分二音者爾雅曰艾長也艾歷也艾相也艾養也字書曰艾魚肺切治也又五蓋切老也長也養也然則所謂懲艾者懲治之也當以闕宮詩音爲是禮記表記曰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鄭氏注曰懲謂創艾陸德明音義曰艾音乂蓋與闕宮小毖詩言懲艾之意則同也小旻詩曰或嘯或艾臣工詩曰奄觀鉉艾祭統曰草艾則墨月令曰母艾藍以染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凡此艾字皆魚肺切者也訪落詩曰朕未有艾鴛鴦詩

曰福祿艾之南山有臺詩曰保艾爾後闕宮詩曰俾爾耆而艾春秋隱公二年左氏傳曰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凡此艾字皆五蓋切者也乂治也書曰有能俾乂政乃乂俊乂在官萬邦作乂亦克用乂之類皆訓治而書史亦或借用艾字史記封禪書曰方內艾安民人靡疾又曰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前漢五行志曰從作艾又曰艾時陽若如此類是也

格

格亦讀音閣前漢文三王傳曰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大臣爰叡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蘇林注曰格音閣又酷吏義縱傳曰楊可方受告緝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緝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顏師古注曰格音閣又淮南王安傳

曰安雍閼奮擊匈奴者雷被格明詔顏師古注曰格音閣史記平準書曰張湯爲廷尉而廢格沮詐窮治之獄用矣凡此格字音閣其義則廢塞而不用之意也吾丘壽王傳曰以善格五待詔蘇林注曰格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象散孟康注曰格音各行五相各故言格而廣韻格字注曰古伯切亦格五博屬也

觀國

案格五者鬪行棊也當音各於義爲通廣韻各字韻中

亦有格字注云木枝也故許慎說文曰戟有枝兵也而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以此知凡言枝格者格當讀音各也史記楊僕傳曰置伯格長徐廣曰格古村落字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而前漢楊僕傳曰置伯落長顏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此知史記格字讀音落也禮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鄭氏注曰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案字書洛胡革反則扞格讀音胡革反也字書格字從手古伯切擊也鬪也文選相如子虛賦曰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五臣注曰格擊也左太冲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擒鬻鬻笑而被格五臣注曰格殺也史書言格殺格鬪者當用從手之格而亦或用從木之格如漢書子虛賦用從木之格蓋古人於從木從手之字多通用之如攬槍攬槍之類是也書曰伊尹格于皇天而王莽傳曰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蓋假亦音格義可通用

羈劉

後漢禮儀志曰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羈劉章懷太子注引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羈牀又引風俗通曰韓子書山居谷汲者牀臘而寘水又曰當新始殺食曰羈牀又後漢祭祀志曰立秋之日以一特牲祭先虞于壇天子射牲以祭宗廟名曰羈劉

觀國

案古謂之

軀牷至漢名曰軀劉蓋漢人呼牷爲劉故妻者欽傳曰妻者劉也
賜姓劉氏然則軀劉軀牷其事一也爾雅曰軀似狸郭璞注日
今軀虎也大如狗文似狸字書曰軀敕俱切獸似狸劉者殺也
以此考之則軀劉者殺禽獸以祭也託此以肆兵皆戰耳必於
立秋日者講武之時也字書曰牷者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
二月獵取禽獸以祭揚子法言曰不牷臘也歟是也前漢武帝
紀太初二年令天下牷五日祠門戶比臘蓋漢人牷在八月而
云比臘者其臘取禽獸以祭其禮比於臘耳若蜡臘則在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與牷異矣至後漢乃定以立秋日軀劉
其禮得也

冒名

冒名以冀利達從古有之前漢王莽傳曰立國將軍奏一男子
適臣建車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子也收繫即常安姓武字仲
大逆不道請論奏可後漢王郎傳曰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
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趙林等因此宣
言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遂入邯鄲城立郎爲天子光武自薦
引兵拔邯鄲斬郎唐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
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
而河南爲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爲太子訪
后不得德宗立詔遣使者分行天下物色咨訪故中官高力士
女頗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真一嘗從后游李見高疑問之含
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亦嘗剖爪傷指
於是迎還宮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械之唐穆宗正獻皇
后蕭氏閩人初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其家存亡唯記有弟后生
文宗及文宗立封后爲太后帝爲訪其弟有男子蕭洪因后姊
婿白見之后謂真弟拜金吾將軍出爲河陽三城節度徒鄜坊

會閩有男子蕭本自稱太后第乃召洪下獄按治流驩州賜死擢本贊善大夫會福建觀察使唐扶上書泉州男子蕭宏自言太后第詔與本辨皆妄本流愛州宏流儋州然太后真弟庸輒莫能自達觀國 竊謂中人之性未有不爲利祿之所誘者然至於不顧後患而冒居之其愚亦甚矣當蕭太后求弟時其真弟決不存矣夫以太后之尊求弟如此其篤豈有庸輒莫能自達者史辭誤也德宗終不能得沈太后蕭太后終不能得真弟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知此可以無怨尤矣

寓錢

史記張湯傳曰會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注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葬唐書王璵傳曰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事至是璵乃用之觀國 案王璵傳曰璵少爲禮家學明皇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脩祠祭靡神

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祈禳大抵類巫覡至是乃以里裕紙寓錢用之是國家凡有祠祭皆用紙寓錢也璵少爲禮家學當推先王典禮之不紊於經者以告於上而乃專託鬼神以諳人主肅宗立璵又以祠禱見寵俄拜平章事又爲淮南節度使故史臣曰璵望輕無它才不爲士議諧可既驟得政中外慄駭又曰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然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可不慎哉璵既以紙寓錢用於祠祭世俗常情多信鬼神於是公私訟襲用之信彌篤矣五代史晉天福八年寒食望祭焚御衣紙錢史譏其不經也上之化下速於影嚮導之失宜久則難革人君一舉錯其可輕耶

於字讀音烏者如詩曰於乎前王不忘於乎小子之類皆歎辭

於

也於亦與烏通用後世因改於乎爲烏乎又改爲嗚呼其實一
也後漢蔡邕篆石經用於乎字本朝章友直篆石經用烏庫字
義亦皆通書稱禹曰於帝念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僉曰於鯀
哉孔氏傳曰都於歎美之詞也詩稱於皇武王又曰於皇時周
又曰於皇來牟又曰於鎣王師又曰於赫湯孫又曰於穆清廟
又曰於穆不已又曰於昭于天又曰於萬斯年凡此於字皆讀
音烏毛氏訓曰歎辭也靈臺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毛氏訓
曰言靈道行於沼也詩又曰於論鼓鍾於樂辟離鄭氏箋曰於
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於喜樂乎諸在辟離中者凡此於字讀
爲央居切者也清廟詩曰無射於人斯毛氏傳曰不見厭於人
也賚詩曰時周之命於繹思鄭氏箋曰於文諸臣發封者陳繹
而思行之雖詩曰於進廣壯鄭氏箋曰於進大壯之壯堯典曰
黎民於變時雍毛氏傳曰萬民皆變化上是以風俗大和凡
此於字亦讀央居切而釋音或音作烏世或讀音烏者皆誤也

史記張儀傳曰儀說楚王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又楚世家曰
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六百里裴駰注曰商於之地在今順
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然則商於之
於亦音央居切廣韻曰於央居切地名商於也劉禹錫送陳郎
中召直史館詩曰若問舊人劉子政如今頭白在商於與除字
同韻則用爲央居切不誤也世俗多誤讀商於之於爲烏不可
不審也

覈

唐書閻立本傳曰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
詔坐者賦詩而召閻立本侔狀閻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立
本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
其子曰吾少讀書不減齊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

母智也立本後爲右相而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
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觀國 案孔子曰志於道據

觀國

案孔子曰志於道據

於德依於仁遊於藐蓋藐非不爲也特不可使藐勝德耳德成而上藐成而下君子可使德勝藐不可使藐勝德藐太精則掩德古今之常理也師曠晉之賢人也而以知音勝養由基楚之賢人也而以善射勝王羲之獻之劉伶嵇康石崇皆晉之賢人也而二王以書勝劉伶以酒勝嵇康以琴勝石崇以富勝嚴君平管輅司馬季主皆漢三國之賢隱也而皆以卜勝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薛稷顏真卿柳公權皆唐之賢人也而皆以善書勝而閻立本以畫勝凡此諸賢皆以藐勝德者也後世稱其人者不稱其德而唯藐之稱蓋藐太精斯掩德矣閻立本雖知悔恥而名譽已著欲自避免且不可得君子擇術不可不慎如此晉戴逵字安道善鼓琴武陵王晞召逵對使者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商羨字洪喬作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寄百許函書旣至石頭悉擲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商洪喬觀國以謂二子能辯之於旱矣

觚角

陸機文賦曰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五臣注文選曰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爲筆觀國案廣韻曰觚方也亦作觚禮部韻略曰觚竹簡也玉篇曰觚破觚爲圜也以此考之則操觚者操竹簡也觚方也角也破觚爲圜者改方以爲圜也漢書郊祀志曰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顏師古注曰觚角也又漢書律歷志曰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蘇林注曰六觚六角也是則八觚者八方角也六觚者六方角也但有方角則可謂之觚竹簡有方角者也故竹簡謂之觚然陸機文賦所謂操觚者非木也亦非筆也明

矣若牘者乃木簡也觚又爲酒器其容二升蓋亦酒器之有方
角之形者也禮曰獻以爵而酬以觚語曰觚哉觚哉之類是已
所謂觚稜者屋角瓦脊成方角稜辯之形故謂之觚稜班固西
都賦曰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蓋謂以銅鐵爲鳳雀
安於闕角瓦脊之上今時宮殿亦然班固傳注曰三輔故事建
章宮闕上有銅鳳皇乃金雀也班氏賦取此尔五臣注文選曰
觚稜闕角是也許慎說文曰觚稜殿堂上最高處也說文但言
殿堂上最高處而不顯言其爲觚稜之義故後學多疑焉觚亦
或用孤字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
概鄭氏注曰甬今斛也角者平之也 觀國 案諸字書皆曰
甬音勇草華甬甬之貌無訓甬爲斛者史記商君傳曰平斗桶
權衡丈尺裴駰注引鄭元曰桶音勇今之斛也案諸字書桶他
孔切木桶器也唯禮部韻略於勇字韻收桶字注曰斛也蓋禮
部韻略因商君傳用桶字而收之耳周禮考工記鳬氏爲鐘舞

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鄭氏注曰此二名皆鍾柄也史記秦始
皇紀曰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凡
用甬字無爲斛之義當以桶爲斗桶字甬乃省文而已

霓裳羽衣曲

李肇國史補曰客有以案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
一聲也客引工按曲乃信今新唐書王維傳亦載此事蓋用國
史補語也 觀國 竊謂圖畫奏樂者但能舉一聲豈知其爲
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沈存中亦嘗辨之蓋國史補雖唐人小
說然其記事多不實修唐史者一槩取而分綴入諸列傳曾不
核其是否故舛誤類如此也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引上
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
督楊欽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

用欽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唐書禮樂志曰明皇時河西節度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
觀國 案鄭愚詩注頗怪誕不可信當以唐志所訖爲是據言曰唐末試進士以霓裳羽衣爲詩題明年又以爲賦題
觀國 案明皇以聲色而敗度後之文士咸指霓裳羽衣曲爲亡國之音故唐人詩曰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亦如陳主之玉木後庭花也固不可以爲詩賦題而訓多士夫唐之祖宗典故其美且善者多矣奚獨霓裳之取耶

草

歐公詩話曰平明諫草朝天去詩雖美而入諫固不可用草藁
觀國 案論語曰爲命裨諫草創之草創謂制作也古之命令後世改爲制詔鄭之爲命之文有裨諫以制作之言得人也前漢郊祀志曰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顏師古注曰草謂創造之也又王莽傳曰孫竦爲大司徒陳崇草奏稱莽功德顏師古注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凡臣僚掌制誥文字謂之視草故杜子美送李校書詩曰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蓋謂草制於明光殿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五臣注文選曰草創制作也然則凡言草者謂制作也非草藁也諫草者諫章也前漢郊祀志曰上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甄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揚雄傳曰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揚雄法言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洪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凡此言草皆謂制作之也亦非草藁也若進藁削藁焚藁之類乃爲草藁

藁導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圓駒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藁一

莖六穗於庖犧雙船共抵之獸徐廣注曰羹瑞禾也前漢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注引鄭氏曰導擇也史記用篆字漢書用導字古人於篆導二字通用然在相如封禪書則當訓擇也非禾也詳觀封禪書四句每句首一字皆虛字非實字曰圓曰微曰篆曰犧乃一類也其義可見若以篆爲瑞禾則其句曰禾一莖六穗於庖於句法爲无義矣前漢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今顏師古注曰導官主擇米麥唐書百官志有導官令二人掌導擇米麥而供在漢書用導字在漢書用篆字而其官皆以擇米麥爲職則篆導皆訓擇又可知也

周章

屈平九歌曰龍駕兮帝服聊翹翔兮周章五臣注文選曰周章往來迅疾也左太冲吳都賦曰輕禽狡獸周章夷猶五臣注文選曰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王文考曾靈光殿賦曰俯仰顧眄東西周章五臣注文選曰顧眄周章驚視也
觀國案五臣訓周章三說不同然皆非也周章者周旋舒緩之意蓋九歌有翹翔字吳都賦有夷猶字靈光殿賦有顧眄字皆與周章文相屬而翹翔夷猶顧眄亦皆優游不迫之貌則周章爲舒緩之意可知矣前漢武帝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應劭注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所謂拜起周章者其舉止進退皆喻人意而不怖亂者也而五臣注文選反以謂迅疾恐懼驚視則誤矣

節令

三月上巳祓禊本无定日三月始遇巳之日即爲之故謂之上已後漢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繫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疢觀國案魏晉以來始不用巳日而專用三月三日至今循之以爲故事若專用三日則不可謂之上巳矣蓋名

存而實亡也春秋左氏傳曰晉文公以縣上爲介之推田後漢郡國志太原郡界休縣有界山有縣上聚章懷太子注曰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劉向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无爵去而之介山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不出而焚死後漢周舉傳曰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

農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爲笄州刺史作吊書於是衆惑稍解

觀國

案寒食者以其不舉火但食已熟寒冷之食故寒食亦謂之熟食日亦謂之禁煙節太原寒食在冬中則子推必以

冬中亡也而今世則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何耶假令子推亡在春時猶當有定日而清明則无定日不應常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蓋沿襲之誤也屈平投汨水而死楚人以色絲繫角黍而祭之書史不言平死之日而至今楚俗五月五日以色絲爲

索繫手足而食角黍又競渡乃招魂之遺意而後世唯以禳裁疾鬪毬速爲戲皆失其實也予推之焚屈平之溺一體也今寒食以爲大節而比於正旦冬至而以端午爲小節又何耶

五姓

五姓分宮商角徵羽陰陽家專以此言禍福

觀國

案姓氏

古今无定系有因功而改賜姓者有遷居而改姓者有避諱而改姓者有避仇而改姓者有爲人之養子而改姓者前日嘗爲宮姓矣一旦改姓又轉而爲商姓前日嘗爲角姓矣一旦改姓又轉而爲羽姓則是天道亦隨姓而遂改也又兩字姓如公孫司馬諸葛歐陽拓拔慕容宇文吐突之類半出於戎狄部落之號又有三字姓如侯莫陳庫傉官之類於五音何所從也然則專以五姓言禍福其不可信也明矣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此古之成典不可易也春秋僖

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明年正月文公即位四月丁巳葬僖公左氏傳曰葬僖公緩也杜預注曰僖公實以三十一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然則僖公諸侯也七月而葬則是諸侯用天子七月之禮而葬故曰緩者譏之也古人於禮制不敢踰如此後世始撰爲葬書乃曰某年未利葬也某年亦未利葬也至某年始利葬也問其故則曰音徵有利有不利也然則聖人典禮遠廢矣世又有廣濟百忌歷所載一舉措无不惟五姓音徵是從蓋此書乃日者袁聚諸家陰陽之說務欲部秩厚大而鬻書籍之家賴之以得利多其書假呂才之名而猥釀泛雜不足取信世俗多爲此書所誤

庫

文選嵇叔夜琴賦曰間遼故音庫五臣注曰間音閑庫下也言聲閑緩而相去遠故音下也東坡曰庫散聲也散音辭五臣不曉妄注 觀國 案琴之有散聲者以琴面不平或焦尾與徽高低不相應則阻絃而其聲散此琴之病聲也嵇叔夜賦曰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庫絃長故徽鳴此四句曰逸曰清曰庫曰鳴皆美聲也蓋琴操弄中自有庫下聲非病聲也非病聲則非散聲矣間音去聲謂徽間也間遼者徽之遠處若十三徽外近焦尾處聲以手取之自然庫下五臣音間爲閑又誤矣

朕

尚書伊訓曰朕哉自毫此伊尹自稱朕也洛誥曰朕復于明辟此周公自稱朕也離騷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此屈原自稱朕也招䰟曰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此宋玉自稱朕也秦始皇初并天下以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自是唯人君稱朕臣下不敢稱也漢晉以來臣下相呼皆曰卿今

唯君呼臣爲卿而臣下不敢自相呼爲卿何也漢晉以來卑者呼尊者爲足下平交相呼亦以足下今自高而侮人則曰足下而稱尊者爲坐下几下席下閣下又何耶不宣不具不備不次其義一也今平交用不宣而尊者與卑者用不具卑幼與父母尊長則稱不備而居喪則用不次其輕重又何別耶古者卑稟於尊則稱白今不敢用也頓首稽首叩頭其爲恭欽之禮則同也今居父喪者用叩首母喪者用叩頭又何謂耶凡此皆出於近世吉凶書儀世俗不考其是否而咸遵用之且謹守之而不敢踰問其義則不能別也此亦徇俗之太過也

杜子美

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
觀國
考子美詩有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詩大曆十月一日詩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詩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誌與傳皆云

年五十九卒案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歲卒於大曆五年辛亥歲爲年五十九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詩碑序曰蜀亂先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注子美詩序曰大曆三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曆五年夏甫還襄漢卒於岳陽
觀國
嘗考究杜陵及襄漢岳陽皆無子美墓唯耒陽縣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叙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无據妄說不足信今杜子美詩者亦假王原叔內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无乃用小說麗情之語耶

盧

前漢食貨志曰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

如淳注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顏師古注曰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邊高形以鋟家盧故取名耳又司馬相如傳曰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顏師古注曰賣酒之處累土爲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形高如鋟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爲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

觀國

案

字書鑪從金爲鋟鑪爐從火爲火爐鑪從瓦爲酒鑪食貨志相如傳所言盧皆酒鑪也班固用省文故用盧字趙廣漢傳曰推破盧嬰之類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令文君當鑪韋昭注曰酒肆也以土爲墮告高似鑪然則史記用鑪字可通用也漢書揚雄甘泉賦曰玉女欣視其青盧注曰盧目童子也而文選甘泉賦作清臚案字書臚目童子也班固亦省文用盧字耳古之人臣有征伐之功者君賜之以形弓矢茲弓矢茲音盧黑色也而王莽傳九錫有盧弓矢盧亦黑色也故通用之揚雄法言曰形弓驥矢不爲有矣驥者黑之甚也於義母傷焉孟子有屋盧子列子有長盧子皆讀盧作盧蓋皆漢復姓也盧者字母也加金則爲鑪加火則爲爐加瓦則爲鑪加目則爲臚加黑則爲驥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則衆義該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爲畋獵之畋或爲佃田之佃若用省文唯以田字該之它皆類此

莽

前漢武帝紀後元元年六月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注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顏師古注曰莽莫戶反

觀國

案後

漢馬援傳曰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章懷太子注曰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旣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又明德馬皇后紀曰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然則馬通於明德皇

后爲四世祖矣馬后讀書知古今明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
太后在位二十三年肅宗咨政事焉后惡其祖叛誅之迹而羣
臣希旨皆爲諱之班固作史正在章肅之際故改其姓曰莽也
雖然武帝紀征和三年正月匈奴入五原三月遣重合侯馬通
四萬騎出酒泉昭帝始元二年正月大將軍光右將軍桀皆以
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且班
固既爲馬氏改姓莽矣而征和始元皆書馬通者班固於馬氏
謀反則改之其它即不改也屈原懷沙賦曰陶陶孟夏兮草木
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莽與土字同韻則莽亦讀爲莫戶
切也又離騷曰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
木蘭兮夕擣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此莽
字與字序字三字同韻則莽亦讀爲莫戶切也

鮑

鮑字一與圭同音魚名也一與睽同音漢復姓也漢有博士鮑
陽鴻是也一與鞋同音魚菜之總名也類篇曰吳人謂魚菜之
總稱曰鮑故南史庾杲之傳曰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蕪
韭生韭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鮑常有二十七種昉以
三韭寓意於二十七之數託此以戲杲之也先達李建中時曰
頻年水國飫鮑羞所謂鮑羞不特菜茹也蝦魚之屬皆在其中
吳地近江海菜茹海錯之物名品最多故以鮑該之也南朝蔡
撙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周顥
於鍾山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衛將軍王儉曰山中何所食顥曰
赤米白鹽錄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顥曰菜食何味最勝顥曰春
初早韭秋末晚菘古之賢者清貧多食菜茹而已何曾日食萬
錢猶云無下箸處吹餅上不拆作十字則不食朱昇子鵝包鮆
不輒於口而庾亮噉薤留白陶侃問之對曰固將以種也舉此

例言之則賢否判矣

好癖

凡人有所好癖者鮮有不爲物所役杜預有左傳癖和嶠有錢癖王武子有馬癖梁簡文有詩癖李憕有地癖王福畤有譽兒魚魏明帝好槌鑿聲宋明帝好食蜜漬鯀衛懿公好鶴葉公好龍鄭子咸好聚鶴冠補衡好參禡謝靈運好山水王羲之好鶩劉靈好酒嵇康好鋸阮孚好屐孫楚好驢鳴旋伊好吹笛王元象好發家蕭思話好打細晈鼓沈慶之好著狐皮帽陳伯之好著獺皮冠劉之遴好古器庾仲文何佟之皆好潔朱异好飲食蕭宏好食鱣魚頭王僧孺好聚書陶洪景好松風何思澄好造謁顧凱之好丹青王筠唐文琮皆好抄書陸龜蒙好茶蘇威好古物 觀國 案諸家所嗜好雖皆不免役於物而校其優劣則好聚書者爲勝也晋張華徒居載書三十乘范平有書七千卷齊劉善明有書八千卷王僧孺有書萬餘卷率多異本梁沈約有書二萬卷都下無比任昉有書萬餘卷率多異本宗室蕭勵聚書三萬卷隋許善心有舊書萬餘卷唐韓王元嘉有書萬卷蔣乂有書萬五千卷蘇弁有書二萬卷當時稱與祕府埒田洪正有書萬餘卷李磾有書萬卷號李書樓夫聚書多則子孫必多博學者蓋其所習者然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擇術不可不慎也如此

飲食禍福

春秋宣公二年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左氏傳曰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以其私惑敗國殄民又宣公四年左氏傳曰春楚

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鴟夫傳曰丞相田蚡取夫人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畢之蚡不肯行酒至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曹兒咷囁耳語蚡曰程李俱東西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蚡怒縛夫以它事誣罪之棄市觀國案此三事皆因飲食細故而遂至於結禍甚大誠可畏哉子公之食指動必嘗異味及靈公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者欲使指動之不驗蓋以此戲子公也而戲乃生患如此易傳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而君子施報之義亦可恠也

流離

旄丘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于毛氏傳曰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鄭氏箋曰衛之諸臣初有

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

觀國

案爾雅曰鳥少美長醜爲

鶠鶠郭璞注曰鶠鶠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故廣韻曰鶠鶠

鳥少美長醜鶠亦作流又曰鶠鶠流離鳥也以此觀之則本用

鶠鶠字詩人借爲流離郭璞引詩留離之子者別本詩用留字

亦鶠之省文其義一也旄立之黎臣子責衛伯之詩也狄人迫

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賦此

詩以責於衛也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者言衛之諸臣雖有小善而

而不能迎我君而復之終無所成功亦猶流離之鳥少雖美而

可觀長則醜而不足觀也流離又爲寶玉名前漢西域傳罽賓

國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顏師古注曰流離光潤踰於衆玉

揚子雲羽獵賦曰惟夜光之流離五臣注文選曰流離王也左

太冲吳都賦曰流離與珂瑩五臣注文選曰流離寶也凡此言

流離本用琉璃亦借用流離耳若以流離本字之義言之則流

徒離散而不能安居者也前漢食貨志曰百姓流離予甚悼之

又禮樂志郊祀歌曰闢流離抑不詳此類是矣

流連

孟子曰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前漢班固叙傳曰漢成帝張畫屏風畫紂醉踏妲已作長夜之樂上指圖問侍中班伯曰此圖何戒伯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誦大雅所以流連也

觀國

案孟子漢書言流連其義

各不同孟子所言乃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僻遵海而南至于琅邪吾何脩而比於先王觀也晏子乃以流連荒亡之語對之蓋齊景公志在於慢遊不恤國事故晏子以驕君之行告之流連荒亡者驕君之行也以此戒景公冀景公之

悟而母爲海上之遊也趙岐注孟子曰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或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謂之連此流連乃慢遊之名也若班伯所謂大雅流連者乃詩人嗟歎泣涕流連也蕩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此言醉則號呼用晝作夜沈湎於酒故作詩者泣涕流連不爲飲酒之人以此觀之則孟子漢書連言作詩者泣涕流連而傷之也顏師古曰流言流連義各不同可知矣前漢師丹傳曰哀帝策免丹曰百姓流連無所歸心此亦與班伯所謂大雅流連同意齊居東海之濱晏子以海上之遊戒景公故以流連告之切時事也

擎帑

夏書甘誓曰弗用命戮于社予則擎戮汝孔安國訓曰擎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商書湯誓曰爾不從誓言予則擎戮汝孔安國訓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擎戮汝權脣之使勿犯常棣詩曰宜爾家室樂爾妻帑毛氏訓曰帑子也禮記中庸篇引詩曰宜爾家室樂爾妻帑鄭氏注曰古者謂子孫曰帑 觀國 案許慎說文玉篇廣韻皆曰擎乃都切妻子也帑乃都切又他固切金帛所藏舍也蓋擎字下從子故爲子孫之稱帑字下從巾故爲金帛之藏兩字其義不同然詩人多借音用字故常棣詩用妻帑字後之文士因詩用妻帑字故亦用之耳春秋文公六年左氏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又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退謂其宰爾以帑免杜預皆曰帑妻子也史記秦始皇紀曰鄉使二世除去收帑汙穢之罪前漢文帝紀曰盡除收帑相坐律令鼃錯傳曰肉刑不用臯人亡帑國語曰鄭威公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如此類用帑字爲妻子蓋因詩人借音用帑字而後世亦用之也若夫孟子曰罪人不孥趙岐注曰孥妻子也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前漢武帝紀詔赦

吳楚七國孥輸在官者應劭注曰七國反時妻子沒入爲官奴婢武帝赦遣之如此類用孥字自依本字義非借音也孥帑二字覈其義各有歸不通用後世不當專循借音之字而易其本體也



學林卷第六

霍山 沈猶 鄭鄧 費翼
曲逐 方山 鄭鄭 軫軫

長沙王
丹陽 楊京索
春陵 費滇
衡朐雒
武陵
龜茲
著

觀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麓

台 鄢

地名旁
關地

九州
閔

縣名同

羹

改地名

鄗

會缶

席
九夷
鄗萬

構

鞶
鞶廊

霍山

爾雅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常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郭璞注曰霍山即天柱山潛水所出前漢郊祀志曰舜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五月巡狩至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者常山也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觀國案南嶽者衡山也而爾雅以霍山爲南嶽者前漢郊祀志曰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嶽顏師古注曰瀟廬江縣也蓋廬山有霍山即天柱山之別名瀟水出焉所謂瀟霍者也漢武南巡憚衡山之遠而東至霍山即祀以爲南嶽爾雅當舉衡山以爲南嶽而反舉霍山者非古也是以知爾雅非周公之作也

丹陽

前漢地理志丹揚郡有丹揚縣注曰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

王徙郢 觀國 案史記周成王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
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後漢郡國志南郡枝江侯國有丹陽聚此
楚之所封也史記曰秦齊破楚屈匄取丹陽乃此地也後楚文
王徙郢即今之江陵也若丹楊郡者本秦之鄣郡漢武帝元封二
年更鄣郡爲丹楊郡屬揚州而丹楊縣乃其支縣今潤州之境是
已非楚之丹陽也注以謂楚熊繹所封者誤矣

沈猶

前漢王子侯表曰楚元王子歲封沈猶侯侯顏師古注曰沈音審
今沈亭是也前漢楚元王傳曰景帝封元王子歲爲沈猶侯晉灼
注曰沈音審屬于乘 觀國 案廣韻平聲沈字直深切漫也漢
復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引何氏姓苑曰今泰山人也又去
聲沈字音審本周文王第十子聃食采於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
也子孫以國爲氏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縣注曰故沈子國也
以此考之則沈猶之沈音直深切沈亭之沈音審沈猶屬于乘其
地在齊東沈亭屬汝南其地在汝漢東西不相伴也顏師古晉灼
皆以沈猶音審則誤矣又以沈猶爲沈亭亦誤矣家語言沈猶氏
孟子言沈猶行其沈字皆平聲淳沈之沈與音審者多相亂蓋不
可不考也

揚

書曰淮海惟揚州廣韻訓說與唐人李濟翁資暇錄皆曰江南之
性輕揚故謂之揚州 觀國 窃謂古人建立州縣或因山名或
因水名或因事蹟而爲之名非此三者而以意創立則必取美名
若以風俗輕揚而取州名是鄙之也九州揚居一焉豈有九州之
大而揚獨得鄙名耶說文玉篇曰揚舉也當取明揚軒舉之義後
漢揚雄傳其先封於晉之揚而得姓其地在河東揚縣若以江淮
風俗輕揚而名揚州則河東之揚亦以輕揚而得名耶沈存中筆

談曰予嘗使虜至幽薊見路傍生薊莢甚大恐薊地因此得名亦如荊州宜荆楊州宜楊存中誤以楊州爲從木之楊世俗亦多誤書楊雄爲從木之楊蓋閩浙書籍字多誤鹵莽者因不省尔

翼軫

王勃滕王閣序曰星分翼軫地接廬衡 觀國 案史記天官書前漢天文志及諸史天文書皆曰牽牛婺女揚州也 翼軫荊州也前漢地理志曰楚地翼軫之分野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也吳地斗分野會稽九江丹楊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也然則豫章實吳雋之分野於星則屬牛女於次則屬星紀滕王閣在豫章而勃序以謂星分翼軫者誤矣蓋翼軫乃荊州之地於次則屬鶴尾古今州縣雖有分割而豫章未嘗屬荊州至於天星固有定次亦不爲州縣分割而移改勃序頗爲唐人所譖矣而首誤二字何耶歐陽文忠公嘗謂王勃滕王閣序類俳蓋唐人文格如此好古文者不取也

京索

前漢高帝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邵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冊顏師古注曰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間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 案後漢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漆然則索音山客反是也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既採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各切案桑各切者乃以索爲宵爾索絰之索誤矣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詩曰雪下收新息陽土過京索長号字韻同押則知亦以索爲宵爾索絰之索亦誤矣

費

春秋莊公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杜預注曰
滑國都費河南緜氏縣陸德明音義曰費扶味反又音祕閔公二
年左氏傳曰莒人歸之及密杜預注曰琅邪費縣北有密如亭陸
德明音義曰費音祕又扶味反 觀國 案費音祕又音翡二者
皆地名也音祕者在東海郡費邑也音翡者在河南郡費亭也前
漢地理志東海郡有費縣注曰費音祕魯季氏邑也後漢郡國志
河南郡有緜氏縣注引左傳殄滅我費滑杜預曰滑國都於費今
緜氏縣也然則春秋閔公二年莒人歸之及密杜預云費縣者音
祕是也莊公十六年會滑伯盟于幽杜預云都費者音翡是也陸
德明初不稽考而每存兩音不能自決何以示後學耶又僖元年
左氏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襄七年左氏傳季氏城費昭十
二年左氏傳我以費為公臣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帥圍費昭三十
一年左氏傳季孫請因于費昭三十二年左氏傳娶費以為上卿
定十二年左氏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曾凡此言
費皆謂魯之費邑音祕者也襄十八年左氏傳薦子馮公子格率
銳師侵費滑昭十五年左氏傳楚費无極害朝吳之在蔡昭二十
年左氏傳費遂將攻華氏前漢高惠功臣年表陳賀封費侯顏師
古注曰費扶味反後漢宦者傳曹騰以定策功封為費亭侯凡此
言費皆謂河南費亭音翡者也祕翡二字其地東西異域不可易
也作音義者責在分別豈可一字而存兩音耶

貲漢

春秋僖公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貲杜預注曰梁國
蒙縣有貲城貲與貫字相似陸德明音義曰貲市夜反又音世
案前漢高惠功臣表有貲侯胡害顏師古注曰貫音式制反然則
蒙縣貲城當音世矣春秋書郭公夏五夫人氏之喪皆闕文也則
則貫貫相似傳寫或誤焉前漢高祖紀曰常從王媪武負貲酒顏

師古曰賞賚也當音市夜反又地理志汝南郡有慎陽縣顧師古注曰慎字本作慎音真後誤爲慎今猶有真丘真陽縣字並單作真知其音不改也闕駟曰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爲心

觀國

案刻印而誤則縣當陳請改正既不能改正遂著爲圖經修史者案圖經而纂集之故誤莫之革也後漢馬援傳曰交趾文字側貳反寇略嶺外六十餘城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印章懷太子注引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朴鵠成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辟國印章奏可以此知印章之誤自古有之若不能正其誤而襲誤以立名何以示後世耶

郢

史記周成王封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

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

觀國

案

前漢地理志曰江陵故楚郢都楚旣屢徙至壽春則去郢遠矣地旣非郢而猶命曰郢者蓋楚寧居郢而霸則先世之威名已著於郢矣後雖東徙猶以先世威名自稱覬楚之後大也故雖東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於蘭陵而其後又稱南蘭陵名貴其所自出故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非楚都之郢

春陵

古春陵鄉屬零陵郡今道州之地是也而南陽亦有春陵案後漢光武紀曰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章懷太子注曰春陵鄉名本屬零陵冷道縣在今永州唐興縣北元帝時徙南陽仍號春陵故城今在隨州棗陽縣東又案後漢宗室四王傳曰城陽恭王祉光武族兄春陵侯买之子也歛曾祖父節侯買封於零道之春陵鄉為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

嗣仁以春陵地勢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觀國嘗怪考侯仁以春陵濕毒而求內徙元帝許之徙於白水所徙之地既非招封春陵之地而仍號春陵者蓋仁之求徙非因功也有功而徙方可改封今仁徒以地氣濕毒而求徙則當時元改封之例故雖許之徙而猶號春陵蓋本封春陵之爵不可改故也世祖改春陵爲章陵建武十八年使中郎將耿遵築章陵城自世祖有白水真人之應而南陽春陵之名遂大著以此知地之興衰亦有時也前漢地理志零陵郡有泠道縣應郡注曰泠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顧師注曰宛陵在豫章案豫章與陵零相去南北遠甚水源亦不相通蓋宛陵自有泠水非泠道縣之泠水應劭誤矣

曲逆

史記陳平世家曰高帝與功臣剖符定封平爲戶牖侯高帝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奇計圍以得開高帝旣出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曲逆宏達好謀能深五臣注文選曰曲音區句切逆音遇觀國案前漢地理志中山國有曲逆縣注曰蒲陽山蒲水所出東入濡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在蒲水之陰以此考之則曲逆當依本字音是也後漢郡國志曰安陰縣章帝更名安憲苦陘縣章帝更名漢安曲逆縣章帝更名蒲陰蓋章帝惡儉字苦字逆字而改之則知當時曲逆无他音也五臣何據而有去遇之音耶前漢高祖紀曰三月攻閼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文穎注曰曲遇地名也蘇林注曰曲音遇遇音顓頊師古注曰鵠丘羽仄或謂注文選者援此而音曲逆然曲逆在中山而曲遇在河南不可援以爲證

王荊公曰衡山謂之衡者以其與中國適平孫宗鑑東臯雜錄曰予嘗至衡山觀水源北流數百里湍急而下則衡山地勢甚高觀國案天傾西北地不蒲東南是西北地勢高而東南地勢下故水皆歸東北天下之勢也瀟湘之源甚細微至永衡而稍大北流逼長沙而入於湖北三州之地勢也三州之水雖北流聚於湖至岳陽則與大江合而又東去矣孫氏不以天下南北地形而論水勢乃以三州之水北流而遽謂衡山之地高則誤矣所謂與中國適平者衡山之嶺與中國之地適平也其實南方耕桑之地則甚下此理灼然

鄭鄼

史記蕭相國世家曰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文頴注曰鄭音贊匡贊注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注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嵯嵯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前漢地理志南陽郡有鄼縣觀國顏師古注曰即蕭何所封又沛郡有鄼縣顏師古注曰此縣本爲鄼中古以來借鄼字爲之耳觀國案沛郡鄼縣中古以來雖借鄼字其實鄼亦音嵯王篇廣韻皆曰鄼沛郡鄼縣亦作鄼所謂亦作鄼者亦讀作鄼也是則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讚蕭何所封乃南陽之鄼也二縣各有區別苟不考究則相亂矣後漢郡國志曰沛國有鄼縣劉昭注曰曹騰封費亭是也觀國案費亭乃春秋所謂費滑蓋滑國都於費在河南濮氏縣亦嘗屬南陽之鄼縣非沛國之鄼也以鄼字相亂故劉昭誤注尔

朐

漢有朐䏰縣屬巴郡廣韻曰朐音麌䏰音閭漢朐䏰縣名在巴東郡下濕多朐䏰蟲許慎說文曰朐音閭𦵩音麌說文與廣韻音正

相反 觀國

案唐人李濟翁資暇集胸字又用作朐字從匚則

朐宜音閭說文爲是也前漢地理志巴郡有朐忍縣頽師古注曰
朐音劬後漢郡國志巴郡有朐忍縣晉書地理志巴東郡有朐胫
縣晉書音義曰朐胫音蠢閭然則兩漢謂之朐忍朐又音劬而晉
書又謂之朐胫疑有不同者蓋許慎說文已釋二字則漢當已有
朐胫之名班固用字多假借或省偏旁故以胫爲忍頽師古不稽
考遽音朐爲劬師古誤也巴東諸縣初尤易名者唯後漢有分置
者而古名固不廢也案前漢地理志齊郡有臨朐縣東郡亦有臨
朐縣東海郡有朐縣此三縣頽師古皆音朐作劬蓋此三縣音朐
作劬是也獨巴郡朐忍非劬者頽師古其必援三縣之音而誤音
巴郡之朐耳

河源

史記大宛列傳太史公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
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
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賂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注曰尚書
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

也 觀國

案史記張騫傳曰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
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其
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筭于寘
于寘其南則河源出焉然則烏孫扞筭于寘皆騫所傳聞未嘗身
至其國也但聞河源出于寘之南而已是雖有窮河源之文而
其實騫未嘗至河源尚何崑崙之責耶尚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
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然則禹導河水其功力始于積石
尔而鄧展注史記乃謂河源出於積石則誤矣前漢西域傳曰河
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寘于寘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
海一名鹽澤者也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案張騫傳亦未嘗言兩

源蓋班固得於他書類集而作史者也

雒

前漢地理志河南郡雒陽縣顏師古注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隹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
觀國案
史記河渠書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又史記封禪書曰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周平王元年東徙雒邑由此觀之則司馬遷作史記時已用雒字非光武以後改也漢雖火行然漢字亦從水未嘗改避豈於洛字獨改之哉本用洛字而司馬遷班固多假借用字故亦通用雒字耳魚豢之說非也

鄭

前漢地理志京兆尹有鄭縣班固曰周宣王弟鄭威公邑應劭曰周宣王母弟友所封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威公也初威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旣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爲鄭威公无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曰春秋外傳云幽王旣敗鄭威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故左氏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又鄭公莊云吾先君新邑於此蓋道新鄭也穆王以下无都西鄭之事瓚說非也又地理志河南郡有新鄭縣班固曰詩鄭國鄭威公之子武公所國應劭曰國語云鄭威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寄帑與賄於虢會而并其地而邑於此後漢郡國志京兆尹有鄭縣劉昭注曰鄭威公封於此又郡國志河南尹有新鄭縣詩鄭世家曰威公文初封長鄭爲周司徒幽王以襄后諸侯叛之公問周太史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對曰洛東虢鄭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民皆憂公公居之虢鄭

之氏皆公之氏也卒徙洛東而號鄧果獻卜邑
國風繙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蓋詩
之鄭國乃河南之新鄭武公之始邑也京兆之鄭乃威公之封至
于平王東遷洛邑武公始邑于新鄭故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
此先君謂武公也由此觀之則京兆之鄭實威公所封而河南新
鄭即武公所徙之邑明矣亦猶豐之有新豐也高祖沛郡豐人及
高祖定天下都關中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以
象豐徙豐氏以實之故謂之新豐亦如鄭之有新鄭也又漢中郡
有南鄭縣者京兆之鄭在西河南之鄭在東則漢中之鄭在南故
以南別之也

武陵

晉書良吏傳潘京武陵漢壽人太守趙厭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
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沙陽界與夷相接爲所攻光武
時移東出遂得全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
名焉

觀國

案前漢地理志武陵郡注曰高帝置又有義陵縣
又志曰楚地翼軫之分壘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
汝南郡盡楚分也以此觀之則武陵郡乃漢高帝所置非後漢立
號晉書潘京之談誤矣案後漢郡國志武陵郡劉昭注云先賢傳
曰晉武陵太守趙厭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
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爲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
見全先識易號傳曰止戈爲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然則晉書
採先賢傳之語而作潘京傳者也夫採雜記之書而作史不免於
誤也

方山

杜子美懷李白詩曰方山讀書處頭白籽歸未注詩者曰方山未
詳

觀國

案後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

山記曰有山谷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方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垣允遺書於方山惠遠法師然則方山者廬山也李太白嘗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譜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指隱爲廬山之遊也

龜茲

前漢地理志上郡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丘慈 觀國 案字書龜居達切又居求切蓋居求切者音鳩亦收在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應劭音龜作丘者於字書居求切誤調入丘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丘慈著實應劭唱其誤耳龜茲者西域之國名其國不在上郡而上郡取以為縣名者顏師古以為龜茲國人未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爲名理或然也文士亦或用龜字作鳩音用之張平子西京賦曰撫紫貝博耆龜鼈水豹爭潛牛蓋用龜字作鳩音與牛字協聲韻也匈奴有休屠王而漢武威郡有休屠縣者蓋武威郡乃休屠王故地漢武帝太初四年置武威郡故其縣以休屠爲名此固當然與龜茲縣異矣番夷名號與其地名多有他音不讀如本字故可汗音檻寒闊氏音煙支谷蠡音祿利爾氏音權精浩靈音閭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鈔牙先零音銑憐凡此皆變爲他音字書亦有不載者

交趾

前漢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交趾等郡前漢地理志交止郡注曰武帝元鼎六年開後漢光武紀建武五年交趾牧鄧遜奉貢章懷太子注引輿地志曰其夷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指則相交應劭注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爲子孫基址故曰交趾又後漢郡國志交趾郡 觀國 今考漢武紀言交趾用趾字又地理志言交止用止字漢後光武紀言交趾用趾字又郡國志言交

趾用趾字其用字既不同而注釋者或謂足指相交或謂子孫基
址亦不同 觀國 案禮記王制云南方日蠻雕題交趾有不火
食者矣鄭氏曰注交趾足相鄉蓋雕題者黥其額也交趾者足相
鄉也其俗所生所習如此然則當用趾字而史或用址止二字者
假借用之也應劭以謂子孫基址蓋牽於從阜之址遂誤訓耳

著

春秋襄公十年左氏傳曰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率享而還及

著雍疾杜預注曰著雍魯地陸德明音義曰著都慮反

觀國

案廣韻平聲曰著直魚切引爾雅曰太歲在戌曰著雍然則左傳
著雍之著當爲平聲直魚切陸德明音誤矣前漢地理志濟南郡
有著縣顏師古注曰著音竹庶反又直庶反韋昭以著爲著龜之
著音紀答反 觀國 案前漢地理志後序曰族我於著乎而顏
師古注曰齊國風著詩之辭也著地名即濟南郡著縣音直庶反

陸德明毛詩音義曰著直屢反蓋直庶反直屢反同一音此音是
也地名不可以呼兩音而顏師古於前漢濟志南郡著縣列兩音
者非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宣子使城著杜預曰著晉
邑陸德明音義曰著直據反又昭公四年九月取鄆左氏傳曰著
丘公立而不撫鄆又昭公十四年左氏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陸
德明音義皆曰著直居反蓋地名有字同而音各不同者此類是
也非謂一縣而立兩音也 觀國 案許慎說文著字亦作著廣

韻曰著直魚切引爾雅太歲在戊曰著雍又音張慮切明也又音
丁呂切任也又音遲俗切匙筋也又音直略切附也又音張略切
服衣於身也諸音雖不同然本用著字蓋篆文唯有從竹之箸亦
或作著耳俗書有著字非是史記貨殖傳曰子貢仕於衛廢著鬻
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注曰子貢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如貯又
貨殖傳曰越王句踐用計然積著之理然則所謂廢著所謂積著

皆讀音貯字書丁呂切者是也史記孔子弟子傳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裴駟注曰廢舉謂停貯也物賤則買停貯貴即轉易貨賣史記平準書曰富商大賈廢居居邑注曰廢居者貯蓄之名也然則所謂廢舉所謂廢居其義與廢著同司馬氏異其辭耳

蔑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傳曰公攝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杜預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左傳音義曰蔑亡結反公羊傳曰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昧地名也范寧曰昧魯地穀梁音義曰昧音蔑觀國案左氏用蔑字公羊用昧字穀梁用昧字然字書蔑莫結切而昧昧二字音殊又音殊不與蔑同音也假借用字唯地名不可以立二音故毫或用薄桀或用費濟或用沛凡此皆一音母傷也昧昧二字與蔑分兩音亦非通用以此定地名豈不致疑耶陸德明以昧昧二字皆音蔑固不得不音以爲蔑也若覈其聲韻則爲無所據矣後漢郡國志魯國下縣注曰縣南有姑城引春秋隱公元年盟于蔑然則當用蔑不必改作也史家多慕此類假借字如周亞夫封條侯而或變條爲脩王莽傳曰信鄉侯終上言顏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封新鄉侯古者新信同音凡此皆字書所不載者也君牙曰令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夏禹輕刑之法作呂刑故許慎說文曰呂力舉切又作膂廣韻引字林曰呂脊骨也亦作膂此非假借也蓋自有通用如此類者無所疑也

閔

前漢戾太子傳曰戾太子死於湖宣帝詔以湖閔鄉邦里聚爲戾因後漢郡國志洪農郡湖縣有閔鄉章懷太子注曰戾太子南出

葬在閔鄉 觀國

案玉篇廣韻皆曰閔音文洪農湖縣有閔鄉

汝南西平有閔亭俗作閔以此知本用閔字俗以閔字代之也閔字門中從旻案字書旻大域切舉目使人也故旻字篆文為目下支則閔固有篆文矣若閔字則無篆文不可通用班固作史叔用古文字而於疾太子傳用俗書閔字何耶

台

春秋襄公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國台杜預注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陸德明音義曰台勑才反又音臺又音翼之反 觀國案地名當從一音而陸德明於台字列三音將何所從也今案前漢地理志琅邪郡橫縣班固注曰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顏師古注曰台音怡然則春秋書圍台當音怡在陸德明音翼之反者是也後漢郡國志泰山郡有台亭屬費縣乃其地也若勑才反者所謂台括所謂天台山是已若音臺者古人或以駕駘為駕台是已台字三音各有區別苟列三音於一字之下是自疑也何以取信於學後台音怡者其義則我也怡也尚書凡言台曰其如台之類皆訓我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又曰惠之早棄諸呂不台如此類皆訓悅也徐廣曰不台者無台輔之德乃讀台音胎誤矣

九州

舜十有二州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禹貢九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也周禮職方氏九州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也爾雅九州冀豫雍荆揚兖徐幽營也前漢地理志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 觀國案堯遭洪水鯀治九載績用弗成禹續其事治水成功禹貢所言乃治水成功之實故禹貢唯列九州方禹治水成功之時堯尚在位則當堯之時天下唯九州耳及堯禪舜舜即位始分九州為十

有二州則是禹別九州於前而舜肇十有二州於後也以書攷之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以告成功及堯禪舜舜卽位咨禹功已成故錫元圭以告成功及堯禪舜舜卽位咨四岳曰育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此蓋舜卽位首咨四岳以禹前有治水之大功故用禹爲司空乃宰相之任也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孔安國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有二州以此觀之則當堯之時禹別九州及舜卽位始分十有二州固可知矣班固於漢書地理志以謂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水之土旣平更制九州班固誤也夏商周皆循九州之制周禮職方氏九州無徐梁而有幽并者蓋徐梁入於青雍而析冀部以爲幽并也爾雅九州無青梁而有幽晉書郭璞注謂商制也世傳爾雅周公所作而其列九州則用商制何耶至漢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兼徐梁幽并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日益凡十三部置刺史斥地遠矣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淮夷攸服淮夷卒獲蓋今之河東在古爲北狄今之淮甸在古爲東夷周之時所經理者中原之地而已中原之地平而山澤少故井田之法以比閭族黨州鄉鄰里鄧鄙縣遂寓之於井邑丘甸縣都之制自九夫爲井積而至於百里爲一同王畿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其制軍也有伍丙卒旅師軍之清而寓之於農萬有二十五百人爲軍以當一鄉之軍六鄉七萬五千人以當六鄉之軍六鄉之軍出則無不勝此中原之定制也其外則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山林川澤多而可耕之地少與中原之地不同然則後世無封建之法而欲井田內刑以致

太平斯亦難矣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井牧之制先古已有之周能損益變通至於大備故也山海經不知何人作其言皆九州之外耳目之所不及者頗怪而不可信古之聖人作書如六經者所以信於天下後世以爲常經法如耳目之所不及者聖人固略而不論也然則山海經者非聖人之所作可知矣史記孟軻傳曰騶衍作終始大聖之篇以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有九州即禹貢所序九州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其言謬悠不經殆未能籠陋民宜後世君子鄙其學蓋與田駢慎到之徒一體皆聖人之臯人也

鄂

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鄂杜預曰鄂今潁川鄖陵縣陸德明春秋釋音曰鄂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

觀國

竊

謂地名不可以呼西音而今此開三音者案廣韻平聲鄂於乾切又於晚切鄖陵縣名也亦作僞上聲鄂於愾切引左傳晉侯鄭伯戰于鄖陵蓋字書雖亦分三音而於鄂之地則別無二義陸德明見其有三音故皆列於釋音要當從一音讀可也前漢地理志陳留郡有鄖縣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鄖是也又潁川郡有僞陵縣而後漢郡國志潁川郡有僞陵縣注曰春秋克段于鴈然則或用鄖字或用僞字或用鴈字三字通用也春秋威公六十三年左氏傳曰及鄖亂次以濟成公十三年傳曰無禮必食言杜預曰爲十六年鄖陵戰經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鄖陵襄公十三年傳曰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鄖昭公四年傳曰遷賴於鄖又曰楚無晉備以敗於鄖又十三年傳曰王公夏將欲入鄖凡此春秋及左氏傳或言鄖或言鄖陵陸德明釋音皆作於晚反而杜預皆以潁川郡鄖陵縣爲訓蓋一地也史記韓世家宣惠王十四

年秦伐敗我鄖餘廣曰潁川郡鄖陵縣鄖於乾仄至今鄖陵縣呼
鄖爲平聲其音不改也然則當呼鄖作平聲順古令人所呼之音
也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又有郾縣頽師古曰郾一戰仄此別是一
縣

縣名同

前漢地理志齊郡有臨朐縣東萊郡又有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
也頽師古曰各以所近爲名蓋二縣皆以臨朐山而同爲名也九
江郡有曲陽縣應劭曰在淮曲之陽東海郡又有曲陽縣應劭曰
在淮曲之陽蓋二縣皆以在淮曲之陽而同爲名也齊郡與東萊
郡相附近九江郡與東海郡相附近故其取縣名則各以其山與
水所近者爲名理固然也若夫一郡相遠而縣名亦有同者東海
郡有武陽縣犍爲郡又有武陽縣臨淮郡有高平縣安定郡又有
高平縣武都郡有武都縣五原郡又有武都縣平原郡有富平縣
北地郡又有富平縣涿郡有高陽縣琅邪郡又有高陽縣桂陽郡
有陰山縣西河郡又有陰縣山安定郡有安定縣交趾郡又有安
定縣臨淮郡有廣平縣廣平國又有廣平縣平乘郡有平定縣東海郡
陵國又有平安縣潁川郡有定陵縣汝南郡又有定陵縣東海郡
有開陽縣臨淮郡又有開陽縣琅邪郡有平昌縣平原郡又有平
昌縣平原郡有阿陽縣天水郡又有阿陽縣清河郡有東陽縣臨
淮郡又有東陽縣豫章郡有宜春縣汝南郡又有宜春縣東海郡
有新陽縣汝南郡又有新陽縣沛郡有建成縣勃海郡又有建成
縣左馮翊有高陵縣琅邪郡又有高陵縣左馮翊有武城縣襄定
郡又有武城縣鉅鹿郡有新市縣中山國又有新市縣東海郡有
東安縣城陽國又有東安縣金城郡有金城縣龍西郡又有金城
縣凡此皆二郡相遠而縣名同者也古之封爵多取縣名故前漢
王子侯年表有平昌侯劉印宜春侯劉成建成侯劉捨新市侯劉

吉安定侯劉賢東陽侯劉洪東安侯劉彊建陽侯劉咸廣平侯劉德新陽侯劉永又高惠孝文功臣年表有廣平侯薛歐高陵侯王虞景武昭宣功臣年表有新平侯王棄之外戚恩澤侯年表有建成侯呂釋之宜春侯王訢富平侯張安世高陽侯薛宣高陵侯翟方進凡此所封皆有兩縣同名既非卿士悉係泛封應當食一縣未有食兩縣者不知當時所封獨取何縣考之漢書無所辨異則當時有司定封爵者率爾而然耶

地名旁犯

襄邑縣士人呼其地爲襄陵案前漢地理志陳留郡襄邑縣顧師古曰日本承箱縣襄陵鄉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箱卑濕故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縣然則士人呼襄邑爲襄陵是也然東自有襄陵縣前漢地理志河東郡襄陵縣注曰晉襄公之陵名因以縣名呼襄邑之地爲襄陵有同乎河東之襄陵是自設疑也

毗陵縣士人呼其地爲延陵案前漢地理志會稽郡毗陵縣注曰季札所居也舊延陵漢改之然則士人呼毗陵爲延陵是也然代郡自有延陵縣前漢地理志代郡有延陵縣若呼毗陵之地爲延陵有同乎代郡之延陵是自設疑也亦如關中有咸陽縣雲中郡正有咸陽縣宣州有南陵而京兆尹正有南陵縣鼎州之地有武陵而漢中郡正有武陵縣韶州之地有曲江而漢西都曲江之名甚著要當分別毋狃於疑似可也若蘭陵之有南蘭陵兗州之有南兗州不狃之有東不狃西不狃屬之有南屬北屬凡此類古人亦患其重複故以東西南北別之也

羹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有羹頡侯劉信前漢王子侯年表有頡羹侯劉信服虔曰頡音憂擊之憂在史記言羹頡在漢書言頡羹不
同者觀國案史記楚元王世家曰高祖長兄伯蚤卒高祖徵

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餽厭叔詳爲羹盡擗金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金中尚有羹高祖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裴駟注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由此觀之則史記年表謂羹頡侯者是也漢書年表顛倒其文爲頡羹誤矣潁川郡有地名不羹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諸侯其畏我乎子革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預曰四國陳蔡二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又十三年傳曰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戍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樂之師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縣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郎後漢郡國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章懷太子注引杜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又襄城縣有西不羹注引杜預曰有不羹城然則子革謂陳蔡不羹爲四國者乃杜預所謂陳蔡二不羹也二不羹乃東西不羹以此知春秋時已分東西不羹矣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腱豚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濡鷄炮羔有柘漿鵝酸鷄鳩煎鴻鶻以音韻協之亦讀羹曰郎也凡地名有它音者字書亦多不載羹音郎之類是也

闕地

地名有歷時既久文籍散失而不可考者春秋威公十一年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僵公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丘文公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十三年冬衛侯會公于沓成公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附十七年十有一月壬子公孫嬰齊卒于狸脈十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舒同盟于虛打襄

公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昭公十一年五月仲
孫糴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
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
子杞伯盟于鄆陵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十年冬
齊侯衛侯鄭遊速會于安甫威公十年左氏傳曰虞公出奔共池
僖公二年左氏傳曰始漏師于多魚襄公十九年左氏傳曰齊及
晉平盟于大隧凡此春秋及左氏傳所書地名杜預皆曰閼晉時
去周漢未遠雖經秦火而漢人文籍甚備以杜預之博學於春秋
闕地有所不能考况後世屢罹兵火書籍錯亂非特闕地而已也
前漢地理志左馮翊徵縣顏師古曰徵音懲即今之澄城縣引左
傳取北徵即此地而杜元凱未詳其處蓋改徵爲澄遂昧而不可
考耳右扶風有郁夷縣班固引詩周道郁夷顏師古曰四牡詩四
牡駢駢周道倭遲韓詩作周道郁夷故班固因用郁夷字耳琅邪
郡有計斤縣顏師古曰慮音間即所謂醫巫間也西河郡有園
陽縣又有園陰縣顏師古曰園字本作圃圓陽在園水之陽園陰
在園水之陰後誤爲園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在但字變
耳漢右扶風之槐里縣在周時名犬丘秦更名廢丘漢高祖三年
更名槐里而王莽又改爲槐治凡此類皆因更改而變易其字而
又至於訛其聲音苟書籍湮亡則又闕軼而不可考毋足怪也前
漢路溫舒傳曰溫舒舉孝廉爲山邑丞顏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
若此者雖博學不能措辭也

改地名

前漢地理志曲陽縣凡有五東海郡有曲陽縣九江郡有曲陽縣常山郡有上曲陽縣鉅鹿郡有下曲陽縣交趾郡有曲陽縣應劭

曰東海九江曲陽縣皆在淮曲之陽然則常山鉅鹿之曲陽當爲河曲之陽而交趾濱海當爲海曲之陽也上曲陽在上流下曲陽在下流故以上下別之大抵地名同則分東西南北上下左右以別之王根在漢成帝時爲大司馬封曲陽侯曲陽有五不知當時所食何地根嘗薦王莽自代及莽得志而根已死莽以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爲直道侯蓋莽心惡忘曲字而改之也廣平國有曲周縣又有曲梁縣王莽惡曲字改曲周爲直周曲梁爲直梁太原郡有陽曲縣隋文帝自以姓楊心惡陽曲之號乃改爲陽直中山國有曲逆縣又有安陰縣又有苦陘縣漢章帝心惡曲逆陘苦之字故改曲逆爲蒲陰改安陰爲安憲改善陘爲漢昌若此類皆出於心有惡忌而改之者凡內不足者外多疑醜其是之謂乎古人以曲險之字名縣者甚多山陽郡有曲鄉縣東萊郡有曲成縣琅邪郡有海曲縣東海郡有平曲縣會稽郡有曲河縣杜陽郡有曲江縣廣平國有南曲縣遼東郡有險瀆縣若此者又焉得悉改之哉春秋威公六年左氏傳曰公問名於申繻對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蓋不以國者慮廢國之號也不以山川者慮廢山川之號也曾有具山教山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教魯旣諱獻武之名則具教二山其名廢矣魯周公禮義之國也而於典禮或不能遵焉況於後世乎漢文帝名亘改亘山爲常山漢光武叔父名良改壽良縣爲壽張漢煬帝名隆改隆慮縣爲林慮北齊文宣太子名商改商州爲趙州隋煬帝名廣改廣平郡爲永平凡此類皆以名而廢國邑山川之號也又有以率意而改作者秦始皇以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故東巡以厭之而改金陵爲秣陵漢光武更芒縣爲臨睢漢安帝以孝德皇后葬於

清河郡之曆縣而改名甘陵又改平乘郡之狄縣爲臨濟治皇忘金陵之氣而不務修德海內分崩漢安忘夷狄之稱而權歸鄧氏王度以狹然則率意改作果有益哉且地名者古所傳也既以惡忘而改之又以名諱而改之又以率意而改焉不亦太多事耶濟南郡有於陵縣而齊有便於陵河內郡有野王縣而陳有顧野王此以國邑爲名也一介寒士尚踰典禮得無愧哉

構

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構李杜預注曰構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陸德明音義曰構音醉前漢地理志會稽郡由拳縣注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也應劭注曰古之構李也啖助春秋纂例曰於越敗吳于雋李在春秋謂之構李在杜預注謂之醉李在前漢地理志注謂之就李在春秋纂例謂之雋李蓋構與醉同音可通用而就字與構不同音前漢地理志注曰故就李鄉則先有鄉而後有城宜就在前構在後也雋乃構之省文耳後漢郡國志吳郡由拳縣章懷太子注曰左傳越敗吳於構李引平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至今因徒十萬人掘汙其地表以惡名故改曰由拳然則當自構李改爲由拳也構李之名未見其善而表以惡名乃改爲由拳然由拳之名亦未見其惡始皇之分美惡如此之未審何耶

酈

春秋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杜預注曰酈魯地陸德明音義曰酈力知及案字書平聲有酈字呂知切魯地也入聲有酈字郎擊切縣名在南陽亦姓也所謂呂知切魯地者即春秋敗莒于酈是也所謂郎擊切縣名在南陽者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酈縣如淳注曰酈音蹻蹻之蹻蓋蹻蹻之蹻音持益切與擲字同音乃與字書入聲郎擊切者音訓不同矣又洪農郡析

縣注曰黃水出黃谷鞠水出析各俱東至酈入澗水顏師古曰酈音持益仄蓋持益仄者音擲乃如淳所謂音蹻躅之蹻也顏師古用如淳之音耳然前漢酈商傳顏師古注曰酈音歷此乃字書入聲鄭擊切爲姓者也師古於酈商傳既已音酈爲歷矣又於地理志析縣注音酈爲持益仄是音訓不相應也 觀國 案酈字在魯地者音力知反在南陽者音歷而姓亦音歷如酈商酈食其酈炎酈道元之類皆音歷也若夫音持益仄者雖說此音與姓不合茲爲贅矣

席

席字毗至切下從卑字書曰席國名也此即舜封象于有庳者也席字下從卑字書曰部弭切下也又中伏舍也又屋席也於字書席字左去聲與鼻字同韻碑字左上聲與婢字同韻二字音與義皆不同書史中用有庳多作席字如孟子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用席字者訛誤也然前漢昌邑王賀傳曰舜封象於有鼻顏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此用鼻字者席與鼻皆從卑又同音通用之無嫌也鄒陽傳曰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又用卑字者班固假借用之耳而服虔注曰卑音卑與之卑非也雖借用卑字亦與席同音

會缶

前漢高祖紀曰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十二年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孟康注曰會缶音儉保邑名屬沛國蘄縣蘇林注曰缶音鑿晉灼注曰卿名也顏師古注曰會工外反缶丈瑞反缶本作鑿
觀國 案前漢英布傳曰西與上兵遇蘄西會鑿又案史記高祖紀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十二年十月擊布軍會覩又史記紀黠布傳曰西與上兵會蘄西會覩蓋前漢英布傳作鑿字史記紀

傳皆作覲字上從垂在字書爲覲然則覲靈皆從垂其旁或從瓦或從缶其實一字也當依顏師古音丈瑞反而漢書高祖紀作缶者省文也前漢地理志沛郡蘄縣有垂鄉顏師古注曰垂音直恚反後漢郡國志沛國蘄縣章懷太子注曰高祖擊黥布於會覲然則地理志用垂字者亦省文也凡省文必存其母而省其枝葉垂者母也瓦缶枝葉也班固於地理志省瓦缶而用垂可也於高祖紀乃省垂而存缶誤矣

九夷

旅獒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論語曰子欲居九夷觀國案後漢東夷傳曰夷有九種曰畎夷平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周康王時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命徐偃王主之章懷太子注引竹書紀年曰九夷來御又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

征黃夷七年平夷來賓少康即位分夷來賓此乃古九夷之名也至後世或彊或弱或爲大國所滅周宣王命召公平淮夷春秋晉師滅赤狄郤缺獲白狄之類是也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君子以道化民則雖夷貉之陋邦亦可行也采薇詩曰西有昆夷之患國書漢書之忠縣詩曰混夷駢矣史記周本紀曰西伯明年伐犬戎前漢匈奴傳曰周西伯昌伐畎夷周穆王伐畎戎中侯與畎戎攻幽王顏師古注曰畎工犬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或作混又作緼混緼並工本反然則或言犬戎或言畎夷或言昆夷或言混夷或言緼夷或言徐夷或言淮夷其名與九夷不同蓋因事生名皆不出於九夷也許慎說文曰赤狄本犬種故狄字從犬而前漢匈奴傳云晉文公攘戎翟有赤翟白翟變狄爲翟者假借字也畎夷乃犬夷也二字當同音犬而顏師古云畎音工犬反非也

瓠
鄆

史記漢楚以來侯者年表有瓠譁侯杆者又建元以來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瓠侯劉息徐廣注曰瓠一作報 觀國

案前

漢地理志河東郡有狐譁縣又景武昭宣功臣年表有瓠譁侯杆者顏師古注曰瓠讀與狐同譁之涉反以此知史記年表瓠譁侯乃狐譁侯也杆者乃杜杆名者也又王子侯年表有城陽頃王子劉息封瓠侯顏師古注曰瓠即瓠字也以此知史記年表瓠侯乃瓠侯也徐廣云瓠作報誤矣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有瓠城侯周縕而前漢高祖功臣侯年表有瓠成侯周縕顏師古注曰瓠音陪又音普肯反 觀國 案前漢周縕傳曰十二年更封縕為瓠成

侯服虔注曰音管蒯之蒯蘇林注曰瓠薄回反顏師古注曰瓠字從崩從邑音蒯非也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相近此其實也又音普肯反以此觀之則瓠字是也蒯字非也史記用

蒯字故服虔有管蒯之音耳玉篇曰瓠薄梅切鄉名也廣韻平聲曰瓠薄回切鄉名在扶風上聲曰瓠普等切引穆天子傳云西征至鄆郭璞注云國名也以此知鄆成侯當音薄回切其地在扶風是也周古都鶴京而穆天子西征至鄆則鄆又在鶴京之西於字書音普等切者是也此自是一國名非扶風之鄆

鄆
蒿

左氏春秋經曰威公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父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父謀定許也公羊春秋曰公會齊侯于鄆啖趙春秋纂例差繆略曰公會齊侯于蒿啖助曰若是父不應誤為鄆若是鄆不應誤為父未知孰是 觀國 案春秋隱公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父左氏傳曰盟于父始平于齊也杜預注曰泰山牟縣東南有父山然則父乃齊魯之境二君相見之地也威公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父左氏傳曰謀定許也

蓋許國與齊魯相接齊魯二君會于艾謀在定許於地理皆順況
隱公六年嘗盟于艾矣當以艾字爲是鄗乃常山郡之鄗縣漢光
武即位於鄗改爲鄗邑者也鄗非齊魯相會之地鄗亦未詳案啖
趙春秋纂例地名譜於威公十五年不著鄗地而盟會譜於威公
十五年曰公會齊侯于艾既於盟會譜言艾而於蓋繆略反曰公
會齊侯于鄗則知鄗字爲非矣啖氏乃曰未知孰是何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林卷第七

柳子厚非國語

古賦序

井泉賦

閑情賦

羅池碑

高氏書

千文

三世將

言行

引證

六出

長沙王

觀國

古賦題

三都賦序

四愁詩序

滕王閣序

瘞鶴銘

柳子厚書

李翰蒙求

新唐書釋音

封禪書

馬周杜甫傳

琥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扇枕

攝提

溢鑑

肺附
行

佛教

撫恤

精舍

曹娥碑

柳子厚非國語

國語曰宣王不藉千畝富辰諫之篩也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无和其鄉閭則食故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 觀國 案禮天子親耕以共釐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釐盛祭服皆備然後可以享宗廟

蓋王者身致其誠以盡孝道舉此以率天下皆知勤於耕勸於蠶其意若曰思天下匹夫匹婦有惰於耕而其飢者有惰於蠶而受其寒者今我以天子之尊且不敢忘耕事也我親率之與天下皆知勤於耕而民无受其飢者矣以王后之尊且不敢忘蠶事也我親率之與天下皆知觀於蠶而民无受其寒者矣亦猶聖人躬儉以率天下也聖人豈能必天下之不爲侈靡者哉吾示之以儉則天下觀而化庶幾侈靡之習可革也然則王者親觀藉實為政之大者至於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无和其鄉閭此亦爲政之不可闕者豈為耕藉而遂廢之哉若夫不能時使而奪民之力不能節用而殫民之財以至有无之不通鄉閭之不和是人君失政治之道非藉千畝之過也若曰藉千畝者徒舉也非實惠也則向所謂躬儉者亦徒舉耶

國語曰穀洛鬪將歎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

柳子厚非曰

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謗謗者又足記耶 觀國 觀太子晉諫

語文而辯實可佳秦漢以來文士未能多過非謗謗之徒也

國語曰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柳子厚非曰三川者特天地之物陰陽遊乎其間自動自休自峙自流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 觀國 竊謂天地之有山川猶人之有支體血氣也天地陰陽之氣不和則有山崩水竭之灾一人之身陰陽之氣不和則變而為疾聖人與天地同體懼陰陽之氣不和則為灾為疾夫為灾為疾者變也故春秋書沙鹿崩梁山崩者記變也左氏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輶徹樂出次祝弊史辭以禮焉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意謂王者不能修德以召和而變見焉則國有亡之道也

國語曰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云可後之先之而召灾柳子厚非曰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灾則未之聞也

觀國 案單穆公云可後之者其必時未宜用大錢也先之而召灾者其必時未宜用而亟用之則法有不當於民之心者也法不當於民之心則亂之招也豈唯灾而已耶

國語曰獻公卜伐驪戎 柳子厚非曰卜者聖人用以歐陋民也非常用而取信焉雖勿用之勿信之可也 觀國 案聖人於卜筮有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其妙至於窮神知化非但歐陋民而已也

國語曰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謹有之

柳子厚非曰童謹无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觀國 案詩書有曰古人有言有曰夏謹有曰周謹此皆與童謹一體蓋皆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謹曰周謹童謹不故詩三百率多婦人文子小夫賤疑之所為苟其言有理而不悖於道雖童謹何傷焉

國語曰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 柳子厚非曰信政

之常不可須臾去也聖人獨救饑也耶其言則遠矣

觀國

案箕鄭所對蓋出於孔子所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乃推本而言之也以謂晉君苟信素著於民則饑不足患爾若曰發廩以濟之告糴於鄭國此有司之常典非所以答晉君之間也

國語曰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 柳子厚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 觀國 案聲音與政通故詩有所謂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以其雅鄭異也正聲雅而鄭聲淫治世之音正聲也亂世亡國之音淫聲也平公說新聲者捨正聲而說淫聲則將溺於亂世亡國之音而政其頽矣師曠知音者也因以發諷曰公室其將卑乎禮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耳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教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由此觀之則師曠之言不為過也書曰甘酒嗜音峻宇彌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夫口耳之習不慎而至於亡國喪家者有之固不特公室卑而已也

古賦題

司馬相如子虛賦中雖言上林之事然首尾貫通一意皆子虛賦也未嘗有林賦而昭明太子編文選乃析其半自亡是公听然而笑爲始以爲上林賦誤矣蓋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空籍此三人烏鵲因以風譏奏之其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子虛遇託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在焉其末曰二子愀然改容避席曰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此子虛賦始終一意不可析其半以為上林賦則意遂中絕不可讀矣班固作

兩都賦序曰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耀折以今之法度其賦始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中曰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末曰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顰然失容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予五篇之詩此首尾貫一賦也其名爲兩都賦而其序亦曰兩都賦序可以見也昭明太子乃析而爲西都賦東都賦誤矣昭明太子自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折而爲東都賦然其文與上句相連不可析也後漢張衡傳曰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以諷諫其賦始曰有憑虛子公者學乎舊史氏言於安處先生中曰安處先生似不能言者莞爾而笑末曰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衡自謂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蓋與班固兩都一體通爲一賦昭明太子亦析而爲西京賦東京賦亦誤矣昭明太子自安處先生似不能言析而爲東京賦然其文亦與上句相連亦不可析也左

思作三都賦序曰余旣思慕二京而賦三都蓋亦擬張衡二京而爲三都賦其賦始曰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中曰東吳王孫鞭然而咍終魏國先生有眸其客而其末曰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囁然而顧憇墨而謝此賦首尾貫通亦一賦也其名爲三都賦序昭明太子亦析而爲三賦亦誤矣三都其文上下相連不可析也析之則意亦中絕不可讀矣唯張衡南都賦別是一賦夫賦題曰者綱領也綱領正則文意通昭明太子何爲其多析也

古賦序

傳武仲舞賦宋玉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本皆无序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各析其賦首一段爲序此四賦皆託楚襄王答問之語盖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誤認唯唯之文以爲賦序遂析其辭 觀國 案司馬長卿子虛賦託烏先生亡是公爲言揚子雲長楊賦託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爲言二賦皆有唯唯之文

是以知傳武仲宋玉四賦本皆無序昭明太子因其賦皆唯之文遂誤析爲序也揚子雲羽獵賦首有二序五臣注文選曰賦有兩序一者史臣一者雄序詳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賦也賦中用頌曰二字不害於義昭明析頌曰爲一段乃見其有二序蓋誤析之也馬融長笛賦首尾兩處有辭曰字潘安仁藉田賦末有頌曰字潘安仁笙賦張平子思元賦鮑明遠蕪城賦謝希逸月賦其末皆有歌曰字王文考魯靈光殿班孟堅幽通賦王子淵洞簫賦顏延年赭白馬賦其末皆有亂曰字謝惠連雪賦嵇叔夜琴賦既有歌曰字又有亂曰字由此觀之則羽獵賦有頌曰字乃賦也非序也亦豈有一賦而兩序耶又文選載揚子雲解嘲有序揚子雲甘泉賦有序賈誼鵬鳥賦有序補正平鵝鴟賦有序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漢武帝秋風辭有序劉子駿移書責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辭也昭明摘史辭以爲序誤也

三都賦序

左太沖三都賦序曰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孰揚雄賦甘泉而陳王木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无驗 觀國 案司相馬如賦言上林之盛曰於是乎盧橘夏孰黃甘橙楂杷撻柿檮楂尊朴桲棗楊梅櫻桃蒲陶陸夫鬱棣搭棵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蓋橘橙枇杷楊梅荔枝皆南方之物非西北所產然而上林者天子之宮苑四海之珍果嘉木皆能移植於其中不但本土所生者而已又賦之所言奇禽異獸明珠香草天臺仙藥青琴瑟妃之類亦非上林之所產有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方之物畢致也而左太冲責以盧橘夏孰生非其壤亦過矣揚雄甘泉賦曰翠玉木之青葱顏師古注前漢曰玉木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

非謂自然生之蓋玉木者猶金蓮玉藥之義以金玉為之以象生
物也左太沖意謂貞有玉木非秦中所產則誤矣史記封禪書曰
古之封禪鄗上秦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間一茅脊所以爲藉東
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蓋王者登封告成則四海珍異
之物畢萃焉以言其感格之所致也班固西都賦曰招白鵲下雙
鶴投文竿出比目此言西都之盛四海珍異之物畢萃而魚鳥之
飛潛有不召而致者皆可以弋釣而得之所以甚言西都文物之
富盛无所不有亦如封禪之致庶物也左太沖意謂東海比目之
魚西都不應有焉然班固之意則有在也張衡西京賦曰海若游
於元渚鯨魚失流而蹉跎五臣注文選曰海若海神也案前漢郊
祀志曰武帝好神仙李少君言海中蓬萊仙可見之帝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拜齊少翁為文成將軍拜藥大為五利將
軍拜公孫卿為郎於是作飛廉桂館益壽延壽館通天臺治泰液

池有蓬萊方丈瀛州臺梁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以候神人而張
衡西京賦亦言泰液漸臺瀛洲方丈蓬萊神仙靈芝仙掌與夫少
君藥大之事而曰海若游於元渚者蓋述武帝好神仙而於海上
候神人不至故即其泉建章作臺池仙館以象海上仙家之境則
必有海若來游於元渚故雖鯨魚之大亦蹉跎而駭伏矣賦言海
若來游實賦之意當如此也左太沖謂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亦
過矣潘岳閑居賦曰長楊芳枳游鱗菡萏張公大谷之梨梁侯鳥
擗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三挑表櫻胡之別二柰曜
丹白之色石榴蒲桃梅李都棣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葷蓼姜蘘
荷時藿綠葵白薤蓋岳退居洛涘而作此賦自言其臺池果茹之
多如此非皆洛中土產之物也而况上林其泉西都東都皆王者
居處游燕之地四海九州珍異之物无不畢聚是宜賦者之所夸
美而太沖獨責以假稱珍怪虛而无驗則誤矣又王延壽魯靈光

殿賦曰玉文闢窓而下視嵇康琴賦曰天吳踴躍於重淵張衡思元賦曰戴玉文而召虛妃馬融長笛賦曰仰駟馬而舞无鶴孫綽遊天台山賦曰八桂森挺以凌霜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桂木交孔雀集張華鷓賦曰海鳥鷄鷗避風而至苟如左太沖所責則若此之類皆爲假稱珍怪虛而无驗矣蓋亦觀其意之所主如何耳若但責其辭而遺其意固不可也

井泉賦

前漢揚雄傳井泉賦曰翠玉木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磷瑩顏師古注曰馬犀者馬腦又犀角也以此二種飾璧殿之璧文選井泉賦曰璧馬犀之磷瑩五臣注曰武帝植玉木於此宮以碧為葉青葱色又作璧馬犀牛等爲飾觀國案漢書作璧馬犀文選作璧馬犀蓋璧璧二字其義迥不同故注釋者亦隨其字之義而順之左漢書則順爲璧璧在文選則訓爲璧玉因以不同也前漢藝文

志有揚雄賦十二篇雄有文名當時傳雄之賦者帙不一故其用字不能無訛至班固作史蕭統編文選各以其所得雄賦而集錄之故其賦用字有不同今讀其賦曰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晦而亡見正濶濶以洪恂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皇皇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恨翠玉木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瑩金人仡仡其承鍾虛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賦句皆以下句釋上句則璧馬犀為璧玉之璧其上下文句通矣其曰據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恨然後言玉木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四顧見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中玉木之青葱金人之巖巖耳玉木植於殿庭金人捧露盤亦在殿庭此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賦句之義於此判矣案井泉賦字不同者亦多漢書曰不可乎彊度文選不可乎彌度漢書曰魂固眇眇文選曰魂魄眇眇漢書曰鬼魅不能自還文選曰鬼魅不能自逮漢書曰薌

咷肝以搥根文選曰蒭咷肝以搥批漢書曰惟彌彔其拂汨兮文選曰惟首彌彔其拂汨兮漢書曰王爾授其鉤繩文選曰王爾授其鉤繩漢書曰鸞鳳紛其衡蕤文選曰鸞鳳紛其御蕤漢書曰王女欣視其青盧兮文選曰王女欣視青盧兮漢書曰隆厥福兮文選曰降厥福兮此一賦也而漢書文選用字不同如此然它皆可以假意而讀唯壁璧不可假意通用而注釋者又各異固不可不辨也

四愁詩序

文選張衡四愁詩序曰張衡不樂久處機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奸猾行巧劫皆盜知名下吏收捕盡服禽諸豪俠激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因時天下漸弊欝欝不得志爲四愁詩 觀國 詳此序非衡所作也豈有

爲相而斥言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自稱下車治威嚴郡中大治者案後漢張衡傳曰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後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杖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乞骸骨召拜尚書永和四年卒以知四愁詩序乃史辭也辭有不同者蓋撰後漢書也者非一家後之編集衡詩文者增損之耳序言陽嘉中出爲河間相而史言永和初出爲河間案順帝陽嘉盡四年始改永和元年永和盡七年衡本傳言陽嘉中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永和四年卒其次第已不紊詩序謂陽嘉中出爲河間相者誤也五臣注文選曰陽嘉元年爲河間相亦誤也

閑情賦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曰白璧微瑕者唯在閑情一賦幸
无諷諫何必搖其筆端 觀國 熟味此賦辭意宛雅傷已之不
遇寄情於所願其愛君憂國之心惓惓不忘蓋文之雄麗者也此
賦每寄情於所願者若日我願立於朝而其君不能用之是貞諷
諫者也昭明責以无諷諫則誤矣然則讀此賦而不知其意者以
為詠婦人耶古之言美人佳人皆以比君子賢人簡兮詩曰云誰
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注曰美人謂碩人大德周
室之賢者離騷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注曰美人謂
君也言恐歲暮而不早用賢也歌曰九歌曰望美人兮未來注曰
美人謂湘神也以喻望君之使也張衡傳曰衡為四愁詩依屈原
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故其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美人
贈我琴琅玕美人贈我貂襜褕美人贈我錦繡段江淹詩曰日暮
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文選注曰佳人謂友人也閑情賦之寄意遠
矣以為微瑕者其不見知耶

滕王閣序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德州長壽寺舍利碑曰余屢歎文章至陳
隋不勝其幣而唐家致治之盛不能遽革其弊及讀斯碑有云浮
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无賢愚以為驚絕豈非其餘習乎 觀
國 案庾子山馬射賦曰落霞與秋蓋齊飛野水共春旗一色王
勃正仿此聯非慕長壽寺碑句也長壽寺碑亦仿馬射賦而句格
又弱者也

羅池碑

歐公跋羅池碑曰今世傳昌黎集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
船而碑以涉為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无子字當以碑為是
而碑云春興猿吟兮秋鶴興飛則疑碑之誤也 觀國 詳羅池

碑升鶴字於與字之上則句老而格新古人有此格屈乎九歌曰蕙肴烝芳蘭藉奠桂酒芳椒漿蕙肴烝不可以對奠桂酒而特倒其語者取夫句老而格新也然則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非誤也亦當以碑爲是

瘞鶴銘

歐公曰瘞鶴銘題云華陽貞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浸好事者伺水落模之只得其數字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也案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无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近世士人有論碑者曰道書陶隱居道曰華陽貞逸隱居嘗在茅山修養茅山與潤州接境疑華陽貞逸即陶隱居也 觀國 案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隱居今詳觀瘞鶴銘字王書法也歐公以爲似

顏魯公非也陶隱居既有華陽貞逸之號而茅山又近焦隱居又善爲二王書則撰銘與書皆隱居矣若顧況乃竊華陽貞逸之號爾碑銘甚古缺顧況生唐之中葉距今未遠決非況銘也今世所得瘞鶴銘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有六百餘字者

高氏書

歐曰公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諤撰參軍房璵妻高氏書余集錄歸人書惟此高氏一人其書此頌與安公美政公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爲辨之 觀國

嘗得高氏所書二碑蓋高氏學逸少書甚逼貞然石壁寺碑乃行書美政碑乃楷書古之善書者楷書與行書自不相類如逸少書蘭亭序樂毅論乃其楷而其草書見於法帖者乃大不相類其餘善書人皆如此然則高氏二碑皆高氏書也二碑皆高大想見當

時建立之盛而高氏書在當時无出其右者故也豈有建碑工力如此其大而反假婦人書字以爲奇者亦建碑者所不肯爲也

柳子厚書

趙璘因話錄曰柳子厚善書當時重其書湖湘以南士人皆學其書柳氏前有公權後有子厚有此二人歐公集古錄有子厚書般舟和尚碑并南嶽彌陀和尚碑歐公跋曰書既非有子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藉借其名以爲重 觀國 肇於南嶽山間見此厚子二碑詳觀之乃厚子南貶時書也子厚書體格雖疎靜好藏鋒類崛筆書然在唐未可以名家故唐史及唐人文集未嘗言其善書大抵士人文章稱著則并其書亦爲世所貴重子厚嘗以文稱於朝矣及其南貶也湖湘以南士人慕其文章又學其書此古今之常態也因話錄謂柳氏有此二人蓋獎飾子厚之過耳

千文

楊文公談苑曰千字文云敕貞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其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也唐顯慶中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於此 觀國 案梁書周興字傳曰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製寺碑帝以興嗣所製自題又曰次韻王羲之千字並使興嗣爲文又曰興嗣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興嗣本傳自有敕字蓋臣下以奉敕撰文爲榮故興嗣於千文加敕字於官稱之首也古者天子諭臣下以事皆稱敕故衛夫人奉敕寫急就章梁武帝賜七夕詩與任昉昉謝啓曰昉奉敕賜示七夕五韻又卞彬謝修卞忠正暮啓曰彬伏見宣敕脩臣亡高祖忠正公壺墳塋唐高祖武德二年敕諸州進士隨方物入貢房元齡等刪武德以來敕三年千餘條然則敕之名久矣非由顯慶中定也唐書顯慶詔不經中書門下不得稱敕蓋慮臣下有直取聖旨而不由中書門下以行之則大臣未嘗商

推而事之利害有未公者固難以行之所以防姦邪也非定救之名也楊文公豈不知此殆編集文公談苑者誤耳歐公集古錄曰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韶次之今法帖有漢章帝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也 觀國 案法帖中所書千文百餘字皆作草體當時敘次碑帖者誤題以爲漢章帝書其實周興嗣所次之文也以爲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不獨始於羲之則非也

李瀚蒙求

唐李瀚撰蒙五百九十八句每句著一人每人著一事非博學不能爲此然其疵在於一人而分作二句或三句既曰孔明卧龍又曰葛亮顧廬又曰亮遺巾幘既曰楊震關西又曰震畏四知既曰楊雄草元又曰子雲投閣既曰杜預建橋又曰元凱傳癖既曰孫欽閉戶又曰文寶緝柳既曰平叔傳粉又曰何晏神伏既曰伏波標柱又曰馬

授意故既曰仲宣獨步又曰王粲覆墓既曰叔寶王潤又曰衛玠羊車既曰子建八計又曰陳思七步既曰子房取履又曰張良燒機既曰陶潛歸去又曰淵明把菊既曰孔融遜果又曰孔融座滿凡此皆一人而作分二句或三句者也瀚之意固患其重複故或用姓名或用表字或用官爵蓋嫌於同而欲異其語也夫諸史中所載人姓名事蹟多矣每用一人爲一句不難也何至乃重複用之哉又其所著不皆出於經史而間取小說雜書如毛寶白龜糜竺叔資皆出於搜神記董公謫天初平起石皆出於傳孫晨棗席靈輒扶輪皆出於類林孫鍾設爪黃尋飛錢宋宗雞窻皆出於幽冥錄龐儉鑿井出於風俗通盧充幽媚出於志怪集張氏銅鉤出於三輔決錄王果石崖出於神怪志蓋小說雜書多妄誕不可取信而瀚取此與經史同列非訓蒙之所先也

史記秦使王離擊趙客曰

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後漢耿弇

贊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

觀國

竊謂用兵無常勝亦無常敗

一勝一敗乃其常理要在恃守之如何爾若謂將三世必敗則將二世斯可已矣而三世猶將者是躬蹈敗亡之地也人君苟知其將已二世矣而又使之將者是欲置人臣於必敗而自取亡師之禍也然則將三世必敗決无是理也王翦爲秦將有功翦子責復有功翦孫離復將擊趙爲項羽所當是時項兵強離輕敵遂敗當自責也非三世將之罪也蒙驁爲秦將有驁子武復將有功驁孫恬復築長城俄而二世賜恬死盖恬不悟趙高之窺己貪功而及於難亦當自責也非三世之罪也李信爲秦將有功信齊廣爲漢將有功廣孫陵復將而降匈奴陵以寡兵深入不測之地北敗亡之道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竇融爲光武將有功融猶子固復將有功融孫憲復將能空朔庭而獲罪自殺憲恃國威有軍功而陵肆不軌自取禍亡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陸遜爲吳將有功遜子抗復將有功遜機復將佐成都王穎以討亂鹿苑之敗機遂遇害機力小而任重難以成功亦當自責非三世將之罪也凡此皆將三世而敗者迹其所由皆失持守之道而至於敗固不可歸諸天也若夫除鄧禹爲光武將有功禹子鴻爲和帝將有功禹孫騭爲安帝將有功三世不敗也耿將況爲光武將有功況子弇復將有功況孫秉復爲顯宗將有功而况孫蔓恭俱爲名將三世不敗也周訪爲晉元帝將有功訪子撫復將有功撫子楚復將平禍亂三世不敗也薛仁貴爲唐高宗將有功仁貴子訥復將有功訥孫平復將討蔡疏封三世不敗也康日知爲德宗將有功日知子志睦復將有功日知孫承訓復爲宣宗名將三世不敗者又如此則非三世必敗矣君子當勉人以持守之道而以三世將爲必敗非立教之方也夫殺伐所以止亂也故湯武殺伐多而興

湯三十世周武殺伐多而興周三十七世漢高帝殺伐多而興漢四百年晉宣帝殺伐多而興晉一百五十年唐高祖殺伐多而興唐三百年使其以殺伐爲戒則桀紂奉隋之亂何以弭之哉趙客之說王離率爾之辭也後世不可援以爲信

新唐書釋音

南北朝有複姓庫狄者周有少師庫狄峙北齊有宜都郡王庫狄伏連古亦有獨姓庫者後漢有輔義侯庫鈞古又有姓庫者庫音赦廣韻曰庫始夜切姓也台括有之今案唐史甄權傳有魯州刺史庫狄欽是複姓庫狄也唐書釋音乃音庫爲赦然則字與音兩失之矣唐書釋音饒州老儒董衡所進頗爲詳悉然闡字當作戶關切乃作胡官切綰字當作烏板切乃作烏管切革字當作蒲兵切乃作蒲萌切慢字當作符逼切乃作蒲北切忤字音慣而乃音慣而乃音貫荻字音翹而乃音蕭劉文靜傳曰奮轡大呼轡從衣

所謂袂也而衡注曰木相摩蓋廣韻曰櫛木枝相摩也衡誤以櫛爲櫛矣蕭復傳曰今帖于危阽音鹽臨危之義也衡誤音阽爲都念切又注曰下也如此類甚多蓋討論之失也

言行

聖賢言行要當顧踐毋使自相矛盾唐太宗修晉書自制晉武帝論謂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然太宗不自知高宗知不君其傾覆尤甚於惠帝也太宗謂劉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然太宗不能除女武之禍其擾亂尤甚於元海也太宗對蕭瑀謂隋文帝事皆自決不任羣臣然自咤曰朕作天子常兼將相之事則與前言異矣太宗對鄧素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然自然將以征高麗卒不成功則與前言異矣白樂天代宰相請上尊號表至北虜求媚則以稟命爲天子神武樂天作策林欲官吏清廉然又謂凍餒切於身雖巢由不能固其節何其言之不類耶杜子

美投贈哥舒閉府翰詩曰門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
略地兩隅空又作潼關吏詩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
關將慎勿學哥舒此所謂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者耶雖然人各有
趣苟不悖於道則毋傷於言行郅惲拜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恥
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而班超投筆以漢曰當立功異域取封
侯安能久事筆研杜預爲荊州刻二碑一沈水中一立峴山欲示
无窮而楊煬乃曰書名史氏足矣若碑者徒遺後人作砾石耳謝
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而樂廣乃曰名教內自樂地王
恭曰仕官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而張翰乃曰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即時一杯酒鮑行卿曰作舍人不免貧而王秀之乃恐富求
歸凡此其志若甚相反然不悖於道則於言行無傷焉若夫援伊
尹放太甲之例而霍光因以廢昌邑終使霍氏不能善其宗援周
公居攝之例而王莽因以篡漢終使王氏覆其宗援周公殺管蔡
之例而唐太宗因以殺建成元吉終有不能全父子兄弟之譏凡
此皆悖道而逆施者也可不慎哉

封禪書

史記封禪書曰齊威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
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
禪云云 觀國 案三皇謂太昊伏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黃帝
有熊氏也然則炎帝乃神農氏也而封禪書乃分爲二人則誤矣
漢高祖名邦馬遷作史記爲諱之悉代以國字然封禪書曰五岳
皆天子之邦漢文帝名亘改亘山爲常山故封禪書曰以常山爲
郡然又曰至琅邪過亘山呂后名雉改雉爲野雞故封書曰野雞
夜鳴然又曰縱遠方奇蜚禽及白雉凡此用字不一如此何耶太
史公封禪書贊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
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退而論次 觀國 案封禪書具載

祠祭事太史公當取其與禮合者其而叙武帝方士之言謬悠无
根至於壽宮神與人言鬪棊觸擊之類皆世俗巫覡小數虛怪不
足以示後世

引證

周禮玉府曰王齊則共食玉王荊公新義曰北齊李預掌得食法
觀國 素李預乃後魏孝文帝時人其祖宗與其子孫世爲魏
人見於後魏書无在北齊者非北齊人也新義誤也鄭氏注周禮
曰王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王齊當食玉屑前漢郊祀志
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盤入掌之屬顏師古注曰三輔故事云
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倦人掌承露和
王屑飲之張衡西京賦曰立修蓋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
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言食玉屑可以延生也故李預羨古人
餐玉法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然則周禮玉府王

齊共食玉則古之人君未有不食王者至後世其法稍不傳且後
世文物愈備而食玉一事不能追古人何耶王荊公字說栓字解
云國語曰毛以告全今案國語无此文唯禮記曰毛者告全之物
也牟字解云爾雅曰牟進也今案爾雅无此文唯玉篇曰牟進也
笔字解云爾雅曰笔擇也今案爾雅无此文唯鄭氏詩注曰笔擇
也仔字解云爾雅曰仔肩任也今案爾雅无此文唯鄭氏詩注曰
仔肩任也夫引證之誤小疵也然作成書者固不當誤

馬周杜甫傳

唐書馬周傳曰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
然獨酌又杜甫傳曰甫嘗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
懷古 觀國 竊謂逆旅獨酌登高懷古乃人之常情若因可書
之事而附見于史可也今此二傳不因可書之事而特書此者所
未諭也馬周窮未遇時逆旅獨酌不知何人記此事設當時有見

周獨酌而記之者又何足記也杜甫與李白高適登吹臺懷古宜有吟咏而集所不載蓋兩傳所書皆不足書也或謂自遠同而下作史者稍放春秋以一字示褒貶有志乎懲惡而善其然乎其不然乎

六出

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五年正月朔華雪降散爲六出上悅以爲瑞觀國案雪六出古猶今也宋孝武大明五年正月朔雪六出孝武必以是日受元吉之賀因雪六出乃自喜以爲瑞道諛之臣飾此說以記之後之修史者不擇遂署于紀尔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五出雪花獨六出今究觀草木花亦有六出者但不若五出者多爾如梔子花萱草花百合花皆六出也

琥珀

張茂先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伏苓伏苓千年化爲琥珀

劉義慶世說曰桃瀋入地化爲琥珀廣雅曰琥珀生地中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乃成元中記曰楓脂入地爲琥珀酉陽雜俎曰龍血入地爲珀珀又曰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觀國案琥珀燒之有松氣又其中有蜂蠅狀不壞當是松脂濕時蜂蠅所粘凝結入地歲久而成琥珀也伏苓亦是松根氣結成如贅疣狀其抱根者謂之伏神初生則小歲久則大蓋琥珀伏苓自是兩物非伏苓變爲琥珀也二物各有大小未必千年而後化也張茂先論物理多險怪如此其餘諸家論琥珀所生皆非也琥珀又爲虎魄字蓋假借用之唐高祖之祖名虎唐人諱虎字故唐人文字皆改虎爲武而謂虎魄爲武魄也魄又音他各切史記酈食其落魄無衣食業是也又音蒲莫切相如封禪書曰旁魄四塞雲布霧散是也前漢律歷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又曰粵若來三月既

死霸又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又曰甲子哉生霸孟康注曰魄月質也顏師古注曰霸古魄字觀國案許慎說文魄與霸通用班固好用古文字故每變其體

扇枕

後漢黃香傳不載扇枕事陶淵明作孝士傳讚曰黃香九歲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養暑月則扇牀枕李瀚蒙求曰黃香扇枕注蒙求者引東觀漢記曰黃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在淵明傳則云事父在東觀漢記則云託事世患無所質正觀國案後漢黃香傳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致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辟門下孝子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蓋本傳先云九歲失母後云年十二太守召爲門下孝子家貧盡心奉養則香猶有父在而盡心奉養也然則香為父扇枕可知矣香本傳字文彊而東觀漢記字文孺掌觀諸史所引東觀漢記其言亦有無倫義而不可取信者蓋當時所記多出於風傳如西京雜記李肇國史補之類未必皆可信而後之修史者往往多取而編入史中不能不招瑕也

佛教

後漢西域傳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國其人脩浮圖道不殺代遂以成俗又曰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傳曰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章懷太子注引宋漢記曰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廣韻佛字注引牟子曰漢明帝夢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

其神也

觀國

竊謂人君之於天下苟有可以誘民為善者無

不舉而行之漢明帝夢金人而遣天竺以問佛道必聞其國以好
生惡殺省欲去奢為事莫以此可以誘民為善之一端也而溺信
者乃至於太過梁武帝溺信太過故登殿受佛戒宗廟薦蔬果數
幸佛寺講經捨身設齋贖身此豈人主所當為者耶武帝與以此
銷罪惡獲福利及侯景之叛乃憂憤不能支梧則溺信無益之明
驗也天下之事太過則反傷理之必致也後魏太武帝太平貞君
七年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至文成帝興安年始復佛法後
周武帝建德三年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至靜帝大象二年
始復佛道二教唐武宗會昌三年大毀佛寺令僧尼為民至宣宗
大中元年始復佛寺蓋太過反傷之理也南北朝崇信佛法而士
人亦多有溺信者南史宋武帝大舉北侵以王元謨為寧朔將軍
及魏救至元謨夜遁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謨將見
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經千徧則免元謨誦之得千徧明日將刑
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北史元魏時盧景裕兵既敗擊晉陽獄
至心誦經枷鎖自脫當時又有負罪當死者夢沙門教誦經覺時
如夢誦千徧臨行刑刀折往往溺信流遁而不反所謂觀世音經者今具
音經後世奉佛法者得以此藉口曰昔人誦某經而免枷鎖自脫
誦某而臨刑刀折往往溺信流遁而不反所謂觀世音經者今具
有之苟使當刑人誦之欲以免死是刻舟而求劍知其決不可也
譬如李廣見石以為伏虎而射之沒矢若效李廣而射石則殆矣
南朝梁竟陵王固聘魏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
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此乃呪詛小數今世巫覡皆能之就使佛
法中亦有此呪固不足怪也唐高祖時傳奕上疏極詆浮圖法高
祖下奕議於有司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
之奕曰禮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繼體悖所親噶

非空桑所出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瑞不答但合爪曰地嶽正爲人設矣唐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五帝三王皆壽有餘歲此時佛法未至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後爲疾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曰愈言我奉佛大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乃貶潮州刺史 觀國

竊謂蕭瑀云地獄正謂爲是人誤此閻閻狠語非大臣所當言韓愈言太剝切乃未信之諫也耶范曄西域論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味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歸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觀國

竊謂苟可以誘民爲善而毋溺信太過又何傷乎范曄之論頗通

攝提

前漢天文志曰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 觀國 案天文志所言攝提乃攝提星也史記歷書曰孟陬殄滅攝提無記裴駟注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前漢律歷志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孟康注曰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當指辰而乃指已是謂失方凡此言攝提皆謂攝提星也爾雅曰正月爲陬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蓋陬者月名也攝提格者歲名也攝提格但主太歲居寅一位而已若攝提星則隨斗杓所指徧歷十二辰以正歲時焉苟攝提無紀則閏餘乖錯而歷數差矣屈平離騷曰攝提正于孟陬兮惟唐寅吾以降五臣注文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庚寅日辰也言我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母之體 觀國 案離騷云攝提正于孟陬者蓋言攝提順乎斗杓而不失正朔之紀也

孟陬者正朔之紀始于此也言正于孟陬者不失正朔之紀也庚寅者屈平所生之歲也故曰攝提正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言斗杓順序正朔不乖而我之生也陰陽和平初無謬戾故曰皇考錫我以嘉名而字我以靈均我之美善如此而不爲人所知此作騷之意也五臣以攝提爲太歲則非也夫事有疑似如此類者不可不審

撫撫

前漢薛宣傳曰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撫也晉拘灼曰撫音誣蘇林曰撫同也兼也顏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廣韻曰撫音武夫切空也 觀國案薛宣傳直用撫字以當誣字耳撫有空之義可以借與誣字通用後漢崔琦作外戚箴曰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撫章懷太子注曰撫大也音呼 觀國案字書撫音呼大也撫從巾故有太

之義若撫字從心則非大也所謂德用不撫亦當音誣爲是撫又音武字書曰撫失意也若孟子云夷子撫然爲間曰命之矣是也若夫撫字則異於是桑扈詩曰兕觥其觨旨酒思柔彼交匪教萬福來求鄭氏箋曰飲酒者柔順中和不撫教也陸德明音義曰撫火吳反禮記投壺篇曰毋撫毋教鄭氏注曰撫教慢也凡此言撫與撫字音既不同義亦相遠前漢五行志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觨旨酒思柔匪徼匪教萬福來求顏師古曰不徼幸不傲慢也 觀國案毛詩言彼交匪教而漢書乃曰匪徼匪傲者蓋班固所引者別本詩非毛公詩故其用字有不同也

溢鑑

史記平準書曰漢接秦之弊未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臣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前漢食貨志曰秦兼天下幣

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孟康注曰二十兩曰溢顏師古注曰改周一斤之制以溢爲金之名數也又食貨曰志漢興金黃一斤
顏師古注曰改周之制更以斤名金 觀國 以史記漢志之言
觀之蓋謂周以斤名金秦以溢名金而漢復周之制以斤名金也
二十兩爲溢十六兩爲斤秦以溢名金則一溢爲二十兩漢以斤
名金則一斤爲十六兩矣廣韻曰溢音逸器滿也鑑亦音逸引國
語曰二十四兩爲鑑蓋溢者洋溢滿盛也鑑者名數也名金當用
鑑字而史記漢書用溢字者假借用之耳陳臻問於孟子曰前日
於齊王餽秉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鑑而受於薛餽五十鑑
而受國語孟子用鑑字乃其本也禮記喪大記篇曰朝一溢未莫
一溢未鄭氏注曰二十兩曰溢於栗未之法一溢爲未一升二十
四分升之一禮記漢人所集亦用溢字與史記漢書同也國語以
二十四兩爲鑑而史漢諸家注訓皆以二十兩爲鑑豈非周秦之
制不同歟前漢張良傳曰漢元年沛公爲漢王賜良金百溢亦以
溢爲名者當是時漢未改秦制故也而國語孟子亦以鑑名金以
此知周亦以鑑名金不特秦而已漢高祖三年與陳平黃金四萬
斤以間疏楚君臣史記趙世家曰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
金爲趙王酒史記貨殖傳曰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曰
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若五百金則五伯斤
金也千金則千斤金也漢灌夫傳言萬良藥者其價值黃金萬斤
也此其例也

精舍

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世俗謂佛
寺爲精舍 觀國 案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之舍皆謂之
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淑少
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敷舉辟不就立精舍教授

又姜肱傳曰肱道遇寇兄弟爭死盜感悔乃就精廬求見章懷太子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則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伯芳詩曰焉得護草言植之皆毛氏訓曰護草令人忘憂護本爲萱故古今皆謂萱草忘憂也然春秋昭公二十年左氏傳曰惟食忘憂晉書祖約傳曰弈棋忘憂又顧榮傳曰酒可以忘憂則忘憂之物固多端不特萱草而已也黃鳥哀三良乃秦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而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曰鄭有三良叔詹堵叔叔則言三良者不可不分秦鄭矣史記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而漢鼃錯以辯爲太子家令號智囊有秦漢之別也後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客接者名爲登龍門而南史袁昂傳曰入其門者號登龍門晉謝安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而樂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後漢逸民戴

良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樂母而晉孫楚好驢鳴晉羊曼爲太山太守時號黠伯而唐常袞爲率相世謂之黠伯凡此皆名同而實異者也援引之際當有以別之

肺附

前漢劉向傳向封事曰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顏師古注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研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又田蚡傳曰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爲相又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肺附又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顏師古注同前又師丹傳曰哀帝少在國邑見外家王氏僭盛常邑邑即位多欲有所救正封拜上傳奪王氏權丹上書曰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觀國案史記惠間侯者年表曰孝惠孝景諸侯子弟若肺腑又前漢王莽傳曰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蜀志劉備傳曰備

肺腑枝葉宗子藩翰以此觀之則劉向田蚡師丹傳所言肺附皆肺腑也史家或假借作附字耳肺腑謂國戚也猶人之有肺腑連繫相親也劉向乃楚元王交之後陽城侯德之子田蚡乃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之舅氏師丹所論者戚里丁氏之家王莽乃元后王家之子皆國戚也故皆言肺腑在宅人非國戚者不言可也

曹娥碑

後漢烈女傳曰孝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溺死縣江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聲旬七日投江而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爲立碑焉章懷太子注引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卯鄆淳弱冠有異才爲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蓋曰魏志注引語林曰楊脩爲魏主曹操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上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有八字詞曰黃絹幼婦外孫蓋曰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

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曰黃絹色綠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蓋白受辛受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觀國讀南史劉顯幼聰敏號神童齊武帝時爲尚書郎有河沙門訟田帝大書曰卜下貝益切 國諱陟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卜貝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揚脩亦以才能敏捷爲曹操所知後操忌脩而殺之書曰人之有枝若已有之人之孝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魏齊二主於此有愧焉

行文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而禮記繙衣篇引書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日字衍文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而繙衣引太甲曰往省括于厥度厥子衍文也太甲曰自作孽不可以逭以字衍文也呂刑曰播刑之迪而繙衣

引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字衍文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弗克見而
縕衣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已字衍文也代柯詩曰伐柯
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而禮記坊記篇引詩曰伐柯
六二不耕穫不蓄禽而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蓄禽凶字衍文
也論語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坊記曰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好字衍文也呂刑曰欽忌罔有擇言在躬而字衍文也秦誓曰以保我子孫而禮
記大學篇引泰誓曰以能保我子孫能字衍文也易大傳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禮記樂記篇曰天尊地卑君臣位矣卑
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
命不同矣每異其下句者衍文也堯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而

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劖乃徂落放劖字衍文也大禹謨
曰蔓蔓齊栗瞽亦允若而孟子引書曰蔓蔓齊栗瞽瞍亦允若瞍
子衍文也伊訓曰造攻自鳴條而孟子引訓伊曰天誅造攻自牧
宮天誅字衍文也康誥曰瞽不畏死周弗憇而孟子引康誥曰閔
不畏死凡民罔不識凡民字衍文也泰誓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
越厥志而孟子引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惟
我在字衍文也論語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
口之覆邦者而孟子引孔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
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亂字恐字衍文也盤庚曰若火之燎于
原不可嚮遁而春秋莊公十四年左氏傳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
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遁惡之易者衍文也采菽詩曰平平左右亦
是率從而春秋襄公十一年左氏傳曰詩云便蕃左右亦是師從
便蕃字衍文也仲虺之誥曰取亂侮亡而春秋襄公十四年左氏

傳引仲虺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乃行文也



學林卷第八

詩重韻

李杜
杜鵑詩

觀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沙王

月食 改字 胡笳 欽乃 筆談 踏襲 詩文疑

寬對屬冬至大刀餠
餘餔物賈青精陰鏗
雙聲疊韻

四方

歌

四聲譜

銅斗

五木香

辟

木蘭

張祜宮詞

半夜鐘

詩重韻

杜子美飲中八儂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歌曰
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市上酒家眠歌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
舉觴白眼望青天歌曰皎如玉木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綉佛前又曰
脫帽露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
近時論詩者曰此歌自是八段不嫌於重韻也觀國案子美此歌
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為題則是一歌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未嘗移
別韻則非分為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於歌乎如園人
送瓦詩曰沉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候種此何草草一
篇押二草字也上後園山腳詩曰辱收園用事冥蔚強梁又曰登高欲
有往蕩析川元渠一篇押二渠字也北征詩曰維時遭難虞朝野少暇
日又曰老夫情懷惡嘔泄卧數日一篇押二日字也夔府詠懷詩曰雖
云隔札數不敢墮周旋又曰淡交如隨聚散澤國遙回旋一篇押二旋
字也贈八李秘書詩曰事殊迎代跡喜異賞未虛又曰風煙巫峽遠臺
榭楚宮虛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苦厲又
曰哀贈終蕭條思波延揭厲一篇押二厲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
棣萼誰敢問山陵又曰鵠室全寧秘丹梯庶可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喜
薛璩奉參迂官詩曰極邊分半菽浩蕩逐流萍又曰仰思調玉燭誰定

掘青萍一篇押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西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
奉使侍張騫又曰如公尽雄雋志在必騰騫一篇押二騫字也于美詩
如此類甚多雖然于美非初意為此者蓋有所本也案文選載古詩曰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悲知柱促一篇押二促
字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体珊瑚間木雞又曰佳人慕高義永賢
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謝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著魏國展季叔魯人
又曰患物辭所賞篤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又田南園詩曰樵隱俱
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莫齊同一篇押二同字又初
去郡詩曰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尚于薄游似邴生一
篇押二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恩何亦恩君微與音又曰驚飈塞
反信帰雲難寄音一篇押二又豫章行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又曰
寄世將幾何日吳无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曰如何當路
子瞻折忘所歸又曰黃鸝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押二帰字江淹雜
體詩曰韓公淪賣藥梅隱市門又曰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一
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舫喻万艘帶申千万人又曰我有素餐責
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此体格杜子美亦倣古人之
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一篇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實司直詩押
二向字又李花詩押二花字又双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
字又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堯詩押二愁字又义魚詩
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奧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
退居詩押二房字夢遊春詩押二復字元微之詩押二夷字出守杭州
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遊悟貞字詩押二槧字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
者甚多不可舉具意到即押耳奚獨於飲中人仙歌而致怪耶蘇子瞻
送江公著詩曰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子瞻自注日
二耳義不同故將重用蓋子瞻自不必注

李杜

李太白宮詞曰山花插宝髻石竹綉羅衣杜子美琴臺詩曰野花留宝
麝蔓草見羅裙此相倣之句也案太白宮詞乃開元盛時所撰司馬相
如琴臺在西蜀子美琴臺詩乃天寶末避地西蜀時所撰則子美倣太
白宮詞曰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子袁江頭詩乃猿山陷京師後所
作亦子美倣太白之句也李杜同時有詩名然子美自負其氣不下人
至於太白佳句則子美反竊其意蓋自古文士皆如此澄江淨如練謝
元暉佳句也李太白曰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而子美亦
曰謝兆每篇堪諷誦蓋李杜心服其人也張祜有詩名日月光先到山
河勢盡來祜嘗以此自負然實其用陳後主所謂日月光天德山河壯
帝居者也詩人蹈前塵雖作者猶不免焉

青精

杜子美贈李白詩曰豈无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討者曰梁書安成康
王秀傳或樣飯菁羹唯日不乏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觀固案菁
菜為羹謂之菁羹字書曰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茅札所謂菁蕘即此物
也于美詩蓋用道書中隱陶居登真決有乾石青精飪飯法飪音迅謂
飧也其法用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蟹珠食之可以延年
却老此于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
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
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若以菁羹為青精則誤甚矣又
如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杜子美詩用五馬最
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為使君事
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為五馬又謂詩才
子千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
屬因呼太守為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
紝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

杜鵑詩

杜子美杜鵑詩曰西川有杜鵑東川无杜鵑雲安有杜鵑注詩者曰上四句非詩乃題下有自注後人誤寫 觀國 詳此四句非子美自注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継曰我昔遊錦城結庐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蓋鶴字繼之以邊字天字為韻可以見美于美絕句詩曰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陰鏗

或曰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先跋 杜甫贈白詩曰李侯有佳自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李白也 觀國 察于美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首沈宋歎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鏗堅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云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詩似陰鏗也

餐飧

小說冷齋夜話曰杜子美彭衙行押二餐飧字韻 觀國 彙彭衙行曰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又曰衆雜爛熳睡喚起霑盤飧然則子美押餐飧二字音義不同小說誤矣餐平安切飧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又曰不素飧兮毛氏傳云熟食曰飧孟子饔飧而治趙岐注云夕食曰飧蓋盤飧者春秋左傳所謂盤飧寘璧者也故凡言盤飧當皆用飧字不常用餐字案廣韻上平聲二十三魂字部中有飧字二十五寒字部中有餐字子美彭衙行於兩部中通押蓋唐人詩文用韻如此本朝始令禮部撮廣韻之要畧者使季者用之而限以獨用通用之文故如餐飧二字不得同韻而押矣子美示從孫濟詩曰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園詩畦蔬遠茅屋自足媚盤飧贈孟氏詩曰承額既手足坐客強盤

飧別李羲詩曰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飧此數詩或於魂字部中押或於寒字部中押者此所謂唐人用韻之例也凡上有盤字則下當用飧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盤飧字者當是傳寫刊字之訛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大刀

杜子美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鏡鑑歸心折大刀注詩者曰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力頭破鑑飛上天謂殘月也觀國案古詩乃古樂府所載藁砧者也藁砧者鉄也藁砧今何在者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者出也言夫已出也大力頭者鐸也何當大力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鑑者月半也破鑑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力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為殘月則誤矣古樂府所載如藁砧詩者數篇其取譬皆淺俚故撰詩者不顯姓名後人但以古詩稱之江右又謂之風人詩有園葵燒敗襖看子故依然之句園葵者看子也燒敗襖者故衣然也鮑明遠詩集中亦有二篇謂之吳体蓋自雅頌不作迄于魏晉南北朝以來浮靡愈甚始有為此態者悉取閨闥鄙媠之語比類而為之詩道淪喪至於如此誠可歎也

井幹

謝元暉詠銅爵臺詩曰總幃飄井幹尊酒若平生五臣注文選曰銅爵臺一名井幹樓觀國案史記始皇幽母咸陽官諫者輒殺於井幹閣下又史記曰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漢書郊祀志曰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顏師古注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然則秦為井幹閣而漢武帝為井幹樓也謝元暉詩蓋言總幃飄於銅爵臺上若井幹之高也魏武帝作銅爵臺魏都鄴銅爵臺在鄴中而井幹樓在咸陽銅爵臺未嘗有井幹之名而五臣謂一名井幹樓者誤矣幹音寒井幹又謂之銀床皆井欄

也古詩曰後園鑿井銀作牀杜子美詩曰露井凍銀牀是也魏武帝遺令施總帳於銅爵臺上朝晡設脯糒之屬向帳作妓樂望吾西陵故謝元暉詩云尊酒若平生者謂此也

餠饁

劉禹錫嘉話曰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達寒食春來不見餠嘗疑此餠字因讀毛詩鄭氏箋說吹簫處注云今賣餠家物六經唯此中有餠字余作重陽詩欲押一饁字徧尋無據不敢用之觀固竊謂詩人押韻不出於六經者多矣若必欲六經中字爲韻則詩人何其拘拘耶餠字見於周礼春官小師鄭氏注曰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餠餠所吹者儀礼笙簫注中亦有之饁字載於許慎說文方言博雅矣夢得尚不之信而必欲出於六經則所慮過也

月食詩

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太平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食詩豪怪奇挺退之深所以嘆伏故退之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觀固竊以爲不然也案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爲言者曰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今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怪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礼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君曰玉川子月食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則退之豈不能自爲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後能成詩耶以謂退之自爲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冬至

杜子美至日遣興詩曰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線長注詩者曰引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添一線又至後詩曰冬至至後月初長遠在劔南恩洛陽注詩者曰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

至後添長一線然文士多用一線為綉工之線蓋以冬至後綉工可添一線也柳者卿樂章曰綉工日永是也荆楚歲時記多穿鑿不可信又文士用書雲為冬至事案春秋僖五年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突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然則書雲物在八節之日不特冬至而已冬至書雖亦預書雲之自然獨言書雲而不言冬至則泛而不切當先叙冬至之日然後用書雲始得事之實

改字

杜子美寓居同谷縣詩曰黃獨兄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脰或改黃獨為黃精葉黃獨即神農本草所謂赭魁是也赭魁亦名黃獨江南人謂之土卵形如芋蒸食之甘美可充飢于美太平寺泉眼詩曰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又丈人山詩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客此子美真用黃精字也後之淺見者遂改黃獨為黃精耳又江蓮搖自羽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為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亭櫨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為夢又釋天棘以為柳皆非也子美詩集少善本良以妄庸筆改之不如淵明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或改見為望杜荀鶴之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灯而或改葉為蕎王平甫之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踈而或改親為多一字之改而清遼濁隔前賢詩文為人所改如此類多矣

對屬

杜子美田舍詩擗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或擗說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為擗柳非雙声字也枇杷乃双声字擗柳不可以對枇杷觀國案子美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擗柳枇杷蓋所見景物如此乃以為對尔子美覓松苗子詩曰落落出羣非擗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擗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擗柳對枇杷非誤也子美寄高僧事詩曰

天上鳴鳩鴈池中是鯉魚鳴鴈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為鯉疑不可以對鳴鴈然懷李白詩曰鳴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鳴鴈對江湖為正對矣又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鶴鵠詩烏與鵠二物疑不可以對鶴鵠然偶題詩曰音書恨鳥鵲號怒怪熊羆則以鳥鵲對熊羆為正對矣又寄李白詩曰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鵬鳥者鳥之名鵠者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貔貅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貔虎對麒麟為正對矣而哭章之晉詩曰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亦為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耶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

胡笳

秦再思紀異錄曰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為製曲凡十八拍觀國案後漢烈女傳董祀妻蔡邕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適衛仲道夫亡於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曹操素與邕書痛其元嗣乃遣使以金璧贖之而嫁於祀後感傷亂離作詩二章辭旨載在本傳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或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撰以詠文姬也小說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荊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華命如秉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

霓

南史沈約郊居賦有雌霓連蜷之句注曰霓五結切蓋與靨同音也范蜀公石試用彩霓字作平声考試者引郊居賦以為證於是止除館閣校勘觀國詳考霓字雖有倪靨兩音然文士用倪音多而用靨音少若專用雌霓則當音靨否泛用霓字則倪靨兩音可通用但取平側順而已杜子美石龕詩曰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於迷字韻中押又膝王亭子詩曰尚思欹吹入千騎把霓旌凡此類皆作平声用霓字也然則范蜀公用彩霓字是泛用霓字讀作平声何傷也張平東京賦曰郎將

司階虎戰交讎龍輶充庭雲旗拂霓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高鶴崔嵬飛
宇承寬絲蠻騏駒隨雲融泄凡此用霓字其上雖无雌字然皆於入聲
韻中押之則自然讀音齧矣前漢天文志曰抱珥垂幌如淳注曰幌讀
曰齧雄為虹雌為幌或作虹故張平子西京賦曰亘雄虹之長梁而
沈約郊居賦則用雌霓蓋義皆如漢書天文志注也

欸乃

元次山欸乃曲曰千里楓林煙雨深元朝元真有猿吟停杖靜聽曲中
意好是雲山韶濩音零陵郡北湘水東流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
自逸誰人相伴作漁翁柳子厚漁父詩曰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
然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声山水渌黃庭堅題曰元次山欸乃
曲欸音媯乃音鬻湘中節歌声柳子厚漁父詞有欸乃一声山水渌之
誤書欸欠少年多承誤妄用之可嗟觀國案廣韻上声欸於攷切相然
膺也然則欸音鬻乃音媯尔今世所傳柳子厚文集漁父詩作欸乃又
箋音於其下曰欸音楓乃音鬻蓋世之誤用字誤切音者皆自柳子厚
文集始蓋編類文集者之過也又有合款乃為一字作勢者而讀勢曰
楓副以鬻字為勢鬻此誤之尤甚者也黃庭堅所題今刻於永州浯溪
石矣

餉浮

杜牧杜秋娘詩曰厭飫不能餉沈存中曰餉乃餽餉耳若作飲食當者
飲觀國案南史梁武帝紀曰有男子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餉飢鳥晋王
叡除吳國內史時年饑衆貴人多餓死叡以私米作餽粥以餉餓者所
濟活甚衆以此觀之則餉雖餉也至於詩文中言甘食之則謂之餉所
謂餉飢鳥者使飢鳥甘食之也所謂餉餓者使餓者甘食之也杜牧詩
曰厭飫不能餉者既厭飫矣不復能甘食之也杜牧詩用平声怡字韻
而飲音嗣存中欲以飲字當之如之何其可也存中又謂唐人以小詩
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為餉浮作孚音觀國

案字書辱字兩音一音芳無切一音平表切其義則皆餓死也樂天於平声押音乎不誤矣

筆談

杜子美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曰元乃太細長乎觀案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万丈餘城耶姑言其高世尔四十圍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校之則過矣崔融瓦松賦曰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崔公博學崔不知瓦松自有著說引梁簡公文詩依簷映昔耶筆談曰段成式以昔耶為瓦松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乘何觀案陸龜蒙苔賦曰高有瓦松卑有澤羨散岩竇者石髮補空田者垣衣在屋曰昔耶在乘曰陟釐若然則瓦松垣衣昔耶各是一物也存中曰古文已字從一從亡此乃貫通天地人與王字同義同中則為王或左右則為己觀古案已字篆文為己而古文篆又為正古文篆乃象己字之形而銳其筆爾非從一從亡也亦非若王字之從三畫也存中既誤折其偏旁又誤訓曰同中則為王或左右則為己蓋不考字書而為臆說殊礙理也存中論詩以謂前人有蹉對假對之格如厨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為假對觀古案存中意謂以鷄對羊則為真對而以鷄對羊楊為假尔若然則詩人用字唯取音同而不顧義理之如何豈不見笑於士林耶存中又謂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周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防風之身乃一餅餕耳又謂韋楚老蚊詩田十幅紅綃圍夜五十幅為稠方不及四五尺何以伸足觀目竊謂此猶史記漢武帝紀謂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故班固西都賦杜牧阿房宮賦皆用千門萬戶第言門戶之多耳若以名數覈之則戶者扉也二戶為一門千門萬戶則一門有十戶矣以此為文誤不可也詩曰松高維嶽駿極于天茅言獄之高爾豈果極於天耶

物貴

說者謂

祖宗朝嘗問大臣唐時酒價大臣對以一斗三百引杜子美詩遠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為據觀國竊謂古今酒價視時而貴賤方兵戎多事及飢餓難食則酒價必貴及時平則賤此乃常理固不可以一槩論也唐書食貨志曰乾元初京國師酒貴蓋肅宗復兩京之後不得不貴也建中三年禁民酤酒官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正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蓋德宗時天下復富庶故酒價不得不賤也然則唐之酒價貴賤豈有常耶詩人之言或夸大或鄙小本無定論曹植名都篇曰歸來燕平樂羨酒斗十千此夸大之言也設有問魏之酒價者則以十千一斗對之耶前漢昭帝紀曰始元六年賣酒斗四錢蓋升四錢則一斗為錢四十耳史記平準書漢與接秦之弊米至石萬錢馬一足則百金今案石萬錢者未斗為一千也首末斗一千則斗酒賣錢四十可乎此所謂視時而貴賤者也杜子美鹽井詩曰自公計三百轉致斛六千夫物價低昂在反手之間豈有定也古者百步為晦而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者二十兩為溢十六兩為斤秦以一溢為一金而漢以一斤為一金古人以秦定乘律而用一秤二米者欲其輕重大小均也權衡度量因秦繫之而後定故同律度量衡者欲其一體也秦漢以來乃創為制度各自遵用於是權衡度量皆不一矣唯唐時權衡與今正合案唐書食貨志曰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開元二十年詔所在加鑄開元通寶錢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為率每錢重二銖四參今以開元通寶錢積千錢亦為今称四六斤四兩以此觀之唐之權衡與今合也此言千錢者是伯錢也唐自皇甫鑄為墊錢法至昭宗時定以八十為一百五代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一百至今循之前漢食貨志曰刁間起教千万又日臨菑姓偉訾五千万又曰師史致

十千万又曰張長叔薛子仲嘗十萬又曰樊嘉五千萬觀目案此皆錢數也五千萬者五萬緡也十萬者十萬緡也秦漢之際井田廢未久民無甚富者故五千萬十萬在當時已為甚富而史書之矣唐書馬周傳曰周買佳宅直二百萬蓋百萬者二十緡也周仕京師號佳宅者不過二千緡則當時錢重可知矣前漢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如淳注曰漢法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桑弘羊為均輸令吏人入粟補郎官至六百石靈帝開鳴都門賚官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入錢得三公曹嵩輸西園錢位至太尉蓋千萬者一萬緡也五百萬者五千緡也夫以萬緡五千緡而授人以公卿則漢室之衰而不復振雖三尺之童知之矣

蹈襲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相耻復屈身後代自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觀固案宋受晉禪歲在庚申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歲在丁卯考淵明所著自庚子從都還至丙辰歲下漢田舍獲稻其詩乃晉時所撰亦止用甲子未嘗須用年號也蓋蕭統一時契勘之誤後人遂以為誠然蘇子瞻火韻謝子高讀淵明詩曰甲子不教義熙前秦觀作王儉論亦引此事蓋古人之言有不必循者楚詞曰淪秋菊之落英觀曰案秋花不落枝上自枯者菊也楚詞之言於義未安而蘇子瞻次韻僧潛見贈詩曰獨依古寺鍾秋菊要伴驂人浪葉落如楚詞之言要當不必循也王羲之蘭亭序亦文之可喜而者不入文選或者謂序用天寒氣清乃秋語非春致又謂絲竹管絃為重疊故為蕭統所不取觀曰詳序中語皆不悖理顧當時蕭統檢訪未盡年前人雜麗之文不在選者甚多豈唯蘭亭而已我若據或者之謂則易傳言潤之以風雨不當以風為調矣潤宋玉賦曰豈能料天地之高我不當謂地為高矣後漢楊厚疏論耳目不明不當謂耳為明矣或者之謂不攻

自破

雙聲疊韻

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声何者爲疊韻荅曰炫護爲雙声礎礎爲疊韻觀國案古人以四声爲切韻紐以隻声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声爲木音西方舌声爲金音南方齒声爲火音北方唇声爲水音中央牙声爲土音也隻声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炫護同爲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隻声礎礎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耀驥驥慷慨伊喔霖霖皆隻声也若侏儒瞳曠崆峒巖巖從煌娘滴澑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別靈歷是双声別歷廳靈是疊韻奉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双声也觀國案村草字是唇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唇音唱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双声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也觀國案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唇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之疊韻也觀國案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輶格碟声詰曲崎嶇乃隻声也鉤輶格碟乃疊韻也

詩文疑

節南山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霏霏而張九齡和聖製瑞雪詩曰初瑞雪
子霏微俄同雲之濛密其先後之序相反矣杜牧之華清宮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未至唐明皇每歲十月幸華清宮至明年三月始还京師荔枝以夏秋之間孰及其驛至則妃子不在華清宮矣牧之此詩頗爲當時所稱賞而題爲華清宮詩則意不合也杜子美壯遊詩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楊備負竊補袞裳憂憤心飛揚所謂班楊者班固楊雄也然楊雄之先封於揚而得姓乃從手之揚非從木之楊子美誤以班楊爲從木之楊後又押心飛揚蓋可見也又子美夏日

楊長寧宅送崔郎常正字入京詩曰醉酒楊雄宅蓋子羨因楊長寧宅
餞飲而有此句亦以從木之楊為楊雄亦誤矣林逋處士有詩名草泥
行郭索雲木叫鉤輶之句尤為士人所嘆美郭索蟹行也鉤輶俗謂之
鷄聲極響厲然鉤輶帖地飛其止在草茅間不能登雲木也梁昭明太
子作陶淵明文集序所謂白壁微瑕者此類是耶

四方

春夏秋冬東南西北此天序也東西南北先東西而後南北此文言也
書曰東作南訛西成翔易周禮六官天地春夏秋冬易日帝出乎震相
見乎離說言乎兌勞乎坎春秋經書春夏冬月令以春夏秋冬為次
此皆天序也檀弓曰丘也東西南北先之人也春秋哀公二十九年左氏
傳子展曰東西南北誰敢寧處楊雄羽獵賦曰東西南北騁嗜奔飮杜
甫詩曰甫也東西南北人之也春秋哀公又曰愧爾東西南北人蓋東
西為緯南北為經東西為廣南北為袤東西為橫南北為縱凡此皆文

言也故先東西而後南北唯文王有声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乃先西而後東者鎬京在西武王於鎬京行辟靡之礼而四方化
服自近以及遠故先西而後東也若夫綴文之士則錯峯無先後之序
謝元暉之宣城詩曰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陸士衡擬古詩曰牽牛
西北回織女東南顧又曰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又園葵詩曰朝榮
東北傾夕頽西南睇杜子美送舍弟歸藍田詩曰東望西江水南遊北
户闊又送舍弟赴齊州詩曰岷嶺南奔北徐閑東海西又懷古詩曰支
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又遣悶詩曰西嶺紓村北南江繞舍
東凡此用四方亦皆文言無先後之序也

四聲譜

南史陸厥傳曰齊永明時盛為文章沈約謝光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
顥善識声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韻有平頭尾上
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

明体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声以爲新变至是轉拘声韻彌爲麗靡復踰往時沈約傳曰約撰四声以爲昔在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曾於穷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梁武帝雅不好焉睿問周捨曰何謂四声捨曰天子聖哲是也觀國案四声切韻始自齊梁雖云麗靡而江左文章拘於声調氣格卑弱間有作者大抵類俳南史曰沈約論四声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声韻乖然則約自謂穷其妙旨而反致矛盾有何耶陸法言論声韻曰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声爲入梁益則平声似去或參宮參羽或半徵半商以此觀之則理致頗深實難遽曉隋唐以来始有律詩綱格婉和殆如樂律愈於江左遠矣而其餘文格尚襲江左之風彫龍碑烈殊乏純古之風韓愈李古文以救文敝而不能丕变故唐末五代之際大氣弥弱也雖然捲古今之字不逃乎音切固有即音切而知其事之義其字之義者之手切爲諸而已切爲耳如是切爲尔何不切爲盍不可

功爲臣此即音切而知^其字之義也下至閭閻鄙語亦有以音切爲呼者突鷺爲園蜃陸爲曲鶴崙鳥渾鶴盧爲壺忒燄爲太咳洛爲殼凡此類非有師學授習之也其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然者沈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

附

張平子南都賦曰天封大孤列山之陬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五臣注文選曰陬子候反束晳補亡白華詩曰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五臣注文選曰陬子美反觀國案字書陬字側留切又子亥切又子于切蓋子亥子于二切皆陬隅之義也張平子賦陬字與崎嶇同諳當讀作子于切束晳詩陬字與不渝字同諳亦當讀作子于切其義則陬隅也而五臣皆音作子亥反非也左太冲魏都賦曰蠻陬夷落譯尊而通杜子美送常判官詩曰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與亥字同諳凡此陬字皆子亥切者也或用作子于切或用作子亥切各順其諳耳陬音側留切者與聊鄒鄂騶通用乃魯地名也史記孔子世

家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語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史記秦始皇紀曰始皇上鄒嶧山又孟子傳曰孟軻鄒人也以上皆一字也其地即漢書地理志魯國驛縣孟子題辭所謂驛本春秋邾子之國是也爾雅釋天曰正月爲陬音義曰陬側留切史記晉書曰孟陬殄滅是已離騷曰攝提正于孟陬五臣注文選乃音陬爲子亥切又誤也前漢周亞夫傳曰吳奔壁東南陬顏師古注曰陬音子亥反又音鄒此封事曰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顏師古注曰陬子亥反又音鄒此兩傳顏師古皆設兩音觀國案東南陬子亥反是也孟陬音鄒是也師古設兩音者不素別其義耳凡不素別其義而遽爲之音訓則不免於誤也周禮哲族氏以方書十有二辰之號鄭氏注曰月謂從娵至茶音義曰娵子須反觀國案鄭氏引爾雅正月爲陬以釋之而借用娵字耳音義作子須反亦誤矣

銅斗

孟東野詩曰銅斗飲春酒手拍銅斗歌觀自古未有以銅斗爲飲器者唯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斗以食代王前漢王莽傳莽鑄威斗以銅爲之蓋厨人操銅斗者食器也威斗者厭勝之器也皆非飲酒之器孟東野當時適有銅器其狀方如斗而東野持以貯酒而飲又擊之以和歌聲故自形於詩句亦如杜子美以烏皮囊几而自形於詩曰烏皮几在还思鄉又曰拂拭烏皮几又曰憑久烏皮縱子美又有銅瓶詩日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觀此詩意蓋汲水銅瓶也子美適有之耳凡物不以美惡稍爲名士所稱遂亦可貴齊司徒景陵王子良遺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榦晉謝安執蒲葵扇王導以練制衣此皆一類所謂俗樂顧其價十倍者也

辟

杜子美夜聽許十誦詩曰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遊衍四坐

皆辟易又八哀詩曰漚闢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
格鬪鬪案前漢項羽傳曰楊喜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教里
顏師古注曰辟易謂開將張而易其本处辟頻亦反蓋頻亦反者讀音
闢也易其本处者讀其音奕也凡言辟易當從此音前漢景帝紀三年
正月濟王辟光奉兵反顏師古注曰辟者壁又音闢其義兩通觀國案
其義雖兩通而称名則必呼一音焉辟音壁者辟除也音闢者辟開也
辟光有辟闢開光明也之義於此不可用辟音矣前漢文帝紀二年三
月立趙幽王弟辟彊為河間王顏師古注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
辟兵辟非耳辟者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彊闢彊
言闢土地也引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
人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並
通觀國案賈誼書其說通當後誼書讀辟為闢讀彊為彊居良反又讀
音彊觀國案一字兼通數音者兼數音讀之毋傷也唯名與姓當專呼
玉藻曰素帶終辟讀辟音裨乃假借也

五木香

古樂府詩曰氍毹氍毹五木香迷艾蘿與都梁觀國案畫圖本草引
道書謂青木香為五木香故古藥方有五香散而其方中止用青木香
則五木香乃青木香也風俗通曰織毛褥謂之氍毹後漢西域傳天竺
國有絹布好氍毹章懷太子注曰毛席也然氍毹氍毹皆蠻夷織毛之
有文者如氍毹罽之屬也曰迷迭日艾蘿目都梁三者皆香名也魏有迷
迭樓魏文帝有迷迭賦皆取迷迭香為名異物志曰艾蘿葉似栟櫚而
小子似楨榔今本草中有艾蘿注云是松上青衣者蓋自是一物非艾
艾蘿也艾蘿非中國物也古詩曰傳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

蓋為鬱金香蘇合香都梁香也然觀耗羈斃五香木迷迭艾蘿與都
梁凡六物皆蠻夷所產非中國物也漢制尚書郎口含雞舌香奏事明
光殿觀國案雞舌香即母丁香也亦名雞舌香耳今以母丁香湯滌去
皮其肉若卷荷狀大如棗核本草云能辟口氣故奏事者用之酉陽雜
俎曰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雞舌粟藿膠薰陸今案此五物乃五
種而謂一木五香者誤甚矣本草木部以沈香薰陸香雞舌香藿香詹
糖香同為一條亦非也藿香乃草類其餘香是木類亦各是一種非同
條之物也

木蘭

文士用木蘭舟蘭棹蘭桡先所經見唯小說述異記曰江州有木蘭洲
魯班嘗於洲用木蘭造船因謂之木蘭舟文士用木蘭舟自此始觀圖案
畫圖本草木蘭注文亦引述異記木蘭舟事當止見於述異記它書所
不載也屈平九歌日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薑房五臣注文選日蘭兮

夷薑香草也今案橑者椽也楣者門楣也蘭橑者以木蘭為橑也辛夷
楣者以辛夷木為楣也桂棟者以桂木為棟凡此皆謂以木之有香者
為屋室也五臣乃以蘭辛夷為香草則誤矣九歌又曰桂櫂兮蘭橑蓋
柂者船傍板也以桂木為櫂以木蘭為橑者也離騷九歌言蕙蘭石蘭
椒蘭幽蘭皆蘭草也唯蘭橑蘭拽為木蘭而辛夷亦是木離騷曰朝搴
阯之木蘭兮又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此正言木蘭也揚子雲甘泉賦
曰列辛夷於林薄五臣注文選曰辛夷香草也亦誤矣杜子美偏仄行
日辛夷始花亦已落韓退之感春詩曰辛夷花高最先開又曰辛夷花
房忽全開王荊公詩曰回首辛夷木下行古人用辛夷為文著矣非香
草也

張祜宮詞

唐張祜有名宮詞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復深一
落君前當時人頗稱賞此詩然後人讀之多不曉其句意唐人小說云

宣宗時孟才人者本東南人入宮二十年以善歌得寵宣宗不豫才人侍帝使歌才人歌何滿子一聲而泣下故祜宮詞專為此發當時人知其事者無不以為切當也白樂天詩注云明皇時有姓何名滿者因事對獄而案牘奏上猶不免死人憐為作曲名何滿子故白樂天詩曰人言何滿是人名乃為此也張祜在宣宗大中時有詩名唐書藝文志有張祜詩一卷注曰祜字承吉為處士

半夜鍾

唐溫庭筠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父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世疑半夜非聲鍾時觀國案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好李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為限然則半夜鍾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詩言姑蘇城外寺則半夜鍾乃吳中舊事也

茶詩

茶之佳品摘造在杜前其次則大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色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葉微細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大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磚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謂詩曰開緘試大前須汲遠山泉凡此言火前蓋未知杜前之品為佳也鄭谷嘗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黃鄭雲叟茶詩曰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為玉改翠為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自以為茶之精華發越不必以雀舌鳥脣為貴今案茶至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歌曰開緘完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列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揚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己茶詩曰角閑香滿室爐動綠蕤鐺丁謂茶詩曰末細烹還好鑄新味更全此皆前茶啜

之也。前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為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謂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皆未有知佳者也。



學林卷第九

饗勑
无亡無
奉朝請
始奉壹萬
贊薄穀
弈奕
昏白取恥

長沙王

於戲

汜汜汎

灝灝獻

澆澆

譏諺

橐橐橐

啖袴沫
飲食票姚
明

觀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辨寰

喫

綠緣祿

捨捨

狃午

雕

幽黝

苴菹菹

趨

歌邑

鰈轉刺專

文省

市東

紓

能擣舍刀

饗饗

饗字亦音香詳觀詩中饗字以音韻協之當音香烈祖詩曰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格來饗降福无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楚茨詩曰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幽詩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凡此詩辭以上下文音韻協之當讀饗爲香緣陸德明未嘗稽考至此而於釋文不載故後學但以上聲讀之也案前漢禮樂志樂歌曰闢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此以平聲用饗字也又樂歌曰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亦以聲平用饗字也張平子東京賦曰萬舞奕奕鍾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此亦以平聲用饗字也饗亦通用享字古人於享字亦或平聲用前漢禮樂志郊祀詩曰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鶡神夕掩虞蓋孔享此以平聲用享字也古

人如此類用字者甚多後漢靈帝紀贊曰召亡備兆小雅盡缺麋鹿霜露遂棲宮衛此以入聲用衛字也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此以驅音用謳字也劉公幹雜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游波瀾此以去聲用瀾字也陸士衡樂府曰親友多零落舊齒多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此以平聲用喪字也又士衡爲顧彥先贈歸詩曰辭家遠行游悠悠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此以上聲用緇字也左太冲雜詩曰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常居歲暮常慨慷此以平聲用慷字也顏延年登巴陵城樓詩曰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固以此入聲用圓字也又褚白馬賦曰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代驥象輿歷配鈞陳此以去聲用陳字也劉越石答盧諶詩曰握中有元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共字不可勝紀姑舉其略

於戲

王言多用於戲二字乃於乎字也俗讀戲爲嬉則誤矣案字書於烏鳴三字通用又乎呼嘒戲五字通用史記世家齊王策曰於戲小子閑受茲青社燕王策曰於戲小子旦受茲元社廣陵王策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大雅抑詩曰於乎小子未知減否於乎小子告爾舊止史記策文乃用詩辭也烈文詩曰於乎前王不忘而禮記大學篇引詩曰於戲前王不忘然則於戲

爲於乎字可知矣前漢武五子列傳載齊王燕王廣陵王策文
乃變於戲爲嗚呼王莽傳加九錫文曰於戲豈不休哉顏師古
注曰於戲讀曰嗚呼蓋於乎者嘆戒之辭也若讀戲爲嘻則是
嬉樂之義非嘆戒之辭也廣韻於字注曰古作於戲今作嗚呼
蓋譯篆爲隸者變爲嗚呼字尔唯尚書諸篇並用嗚呼字乃孔
安國作尚書傳時无識科斗古文者而以隸古定之唐文皇不
好隸古而以金文寫之遂一切用嗚呼字非古也

勅

敕字亦作勅此詔勅之字敕不若勅之從力則順於行草書而
美者故古今寫敕字唯用從力之勅然世俗寫束字來字並作
來形如棗字作棗菜字作菜之類是也寫勅爲勅者蓋俗書變
束爲來也而楷書者不察其由遂真書來字作勅則誤矣許慎
說文玉篇廣韻勅字皆音賚无它音唯集韻來字韻中有勅字

又於敕字下收勅字注曰相承用作敕字蓋言相承用則元非
敕字世俗自妄用之尔集韻本朝所修當明言用勅字之非而
不能決判反有相承用之說集韻誤矣其實勅字止音來賚二
音非敕字也前漢成帝紀曰申敕有司以漸禁之又食貨志曰
婁教有司以農爲務又元后傳曰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南
史梁元帝紀曰帝敕有司即日取數千萬錢又周興嗣傳曰武
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唐書韋溫
傳曰后敕溫盡總内外兵守省中韋庶人傳曰墨敕斜封出矣
劉幽求傳曰號令詔敕一出其手史家多用敕字蓋知勅字之
非也唯後漢書並用勅字蓋范曄商榷未至耳

汜汜汎

汜音祀汜音泛汎音凡又音泛此三字俗多疑混案字書汜從
水從巳於篆文爲毗詩曰江有汜許慎說文曰水別復入爲汜

河南有汜水有汜水闢是也汜從水從弓於篆文爲弣弓音憾
函字含字范字皆從弓蓋汜濫也亦姓也汎從水從凡於篆文
爲汎亦作泛此三字偏旁不同音義亦異春秋僖十九年左氏
傳曰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注曰鄭南汜也陸德明音義曰汜
音凡又僖三十年左氏傳晉侯蔡伯圍鄭秦軍汜南杜預注曰
汜南在熒陽中牟縣南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又襄二十六年
左氏傳楚子伐鄭涉于汜而歸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又昭五
年左氏傳鄭伯勞于蕩于汜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又成四年
左氏傳晉救許伐鄭取汜祭杜預注曰汜祭鄭地成臯縣東有
汜水陸德明音義曰汜音凡或音祀
觀國案後漢郡國志河南郡有汜水杜預或言中牟南或言成臯東其實即汜水一水
也音祀是也音凡非也音凡者自是一水不在鄭地陸德明不
能分別乃於春秋成四年取汜祭既音凡又音祀存兩音者非

也前漢高祖紀曰漢果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
司馬咎怒渡兵汜水顏師古注曰此水舊音凡今呼音祀案此
汜水乃河南汜水音祀者也顏師古見陸德明釋春秋左傳皆
音汜作凡師古亦不能分別乃曰此水舊音凡今呼祀亦存兩
音則非也夫字音期於當而已豈有舊音某而今音某者耶惟
汜勝之子輯爲燉煌太守是也汎音凡者河內有汎亭春秋隱
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杜預注曰凡周卿士凡伯爵也汲郡
共縣東南有凡城後漢郡國志曰河內郡有汎亭章懷太子注
曰凡伯國也然則汎音凡在河內汜音祀在河南不相亂也前
漢張良傳曰良嘗聞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服虔注曰圯音顧楚
人謂橋曰圯應劭注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注曰沂水上橋也顏
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又非沂水
觀國案許慎說文曰

東楚謂橋爲圯音顧今傳寫漢書者或改圯爲汜蓋誤也

无亡無

无亦作亡自古只用此二字至秦時始以無字爲有無之字案無字篆文偏旁有蕃庶之義而不見有無之義許慎說文曰無文甫切今借爲有無字王篇曰隸文甫切繁隸豐盛也今爲有無字徐鉉脩字義曰古本尚書庶草蕃無後人變無爲廡蓋廡乃廊廡也无繁盛之義以此觀之則無字乃秦以來始用爲有无字非古也古之經書皆篆文秦變篆爲隸多改其字形詩書周禮春秋禮記儀禮論語等皆用無字乃變篆爲隸者改之也唯周易首尾盡用无字蓋變隸時偶不曾改也至於亡字亦多有存而不改者周禮曰亡者使有又曰害者使亡春秋左氏傳曰其貴亡矣其寵棄矣論語曰有若亡又曰亡而爲有又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又曰日知其所亡又曰焉能爲亡又曰不如

諸夏之亡也孟子曰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以上亡字皆无字也獨此不改爲無者蓋變隸者誤讀爲存亡之亡故存而不改也史書亦多用亡爲無漢書曰漢亡尺土之階又曰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又曰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國亡捐瘠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亡是公者亡是人也賈山曰錢者亡用器也翟方進曰苟得亡恥班固用此二字甚多皆无字也李濟翁資暇集曰亡字亾字點畫各有區分一點一畫下者存亡之亡也亾中有人者有无之亾也今案此二字只是一字或爲存亡之亡或爲有亡之亡一字二音也濟翁初不曉字畫而遽啓臆說亦可恠也

翰猷

翰字在平聲音寒者羽翼儀榦也在去聲音悍者詞翰也文王有聲詩曰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以垣翰二

字爲韻則翰平聲也板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亦以垣翰二字爲韻則翰平聲也崧高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以宣翰二字爲韻則翰平聲也江漢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亦以宣翰二字爲韻則翰平聲也又崧高詩曰既入于謝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常武詩曰王旅啴啴如飛如翰此二詩亦以啴翰字爲韻蓋亦以平聲用翰字也以上詩辭用翰字皆取藩屏羽翼儀榦之義則翰讀音寒可知矣後人取名與字用維翰周翰宗翰良翰之類亦嘗讀音寒若取詞翰之義乃讀音悍陸德明江漢詩音義曰翰戶旦反又音寒設兩音者不能區別而設兩音也晋書有張翰字季薦其名當讀音寒南史循吏傳吉翰字休文其名正當讀音悍蓋義之所在有不可易者也字書猷亦作猶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漢書荀通傳

曰猛虎之猶與不如蠭虯之致蠭益貳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析離騷之句以爲之文也漢書高后紀曰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顏師古注曰猶獸名性疑慮善登木故不決者稱猶豫顏氏家訓曰爾雅猶如麇善登木猶對狐以獸對獸也觀國案猶豫者心不能自決定之辭也爾雅釋言曰猷圖也釋獸曰猶如麇善登木所謂猷圖者圖謀之而未定也猶豫者爾雅釋言所謂猷圖是已顏師古注漢書與顏氏家訓不悟爾雅釋言自有猷圖之訓而乃引釋獸猶如麇以訓之誤矣廣韻去聲曰猶音救注引爾雅猶如麇善登木然則猶獸音救也且先事而圖之爲猶後事而圖之爲豫故曲禮曰卜筮者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以嫌疑對猶豫則猶非獸也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兮此一句文也非以猶豫對孤疑也猶或爲尤後漢馬援傳曰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

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廣韻曰尤豫不定也以此觀之則猶非獸益明矣爾雅曰獸圖也郭璞注曰周禮以獸鬼神祇謂圖畫之居鄭氏注曰猶圖也謂制神之位次而爲之牲器時服以圖之乃謀圖之圖非圖畫也郭璞誤矣猶獸尤三字通用預豫與三字通用

奉朝請

晉書職官志曰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 觀國 案前漢東方朔傳曰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顏師古注曰請才性反又竇嬰傳曰嬰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顏師古注曰請才性反又吳王濞傳曰使人爲秋請顏師古注曰請才性反孟康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注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然則奉朝請之請讀音才性反漢律所謂祿而不隸事於是奉朝請者徧四方矣

春秋左氏傳曰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國臨淄縣北入時水故列子曰口將爽者先辨淄澠蓋謂淄水與澠水也劉沈丞相嘗使北虜虜使與之宴虜使曰有酒如繩繫行人而不佳謂劉日未有以對也劉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

澠

塞以何妨案字書澠水名在齊繩直也索也此自是兩字不通用然古人多假借字故用澠爲繩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且持蠡則海況挹酒如繩又簡薛華醉歌曰願吹野水添香杯如繩之酒常快意如此類借用繩字固无害如虜使云繫行人而不住則真訓釋以爲繩索之繩恐不可也又杜子美寄劉峽州詩曰伏枕思瓊木臨軒對玉繩又曰展懷詩誦魯割愛酒如繩一篇押二繩字雖二繩字命意不同然莫若用如繩爲如澠則適得其當或是編集子美詩者誤尔

始

李希聲詩話曰皂鶻寒始急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爲語病然始有二音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當從去聲二詩自非語病觀國 奈考其故矣始終之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則音去聲所謂有太始所謂萬物資始所謂始畫八卦所謂有始有卒此皆終始之始也杜子美安西兵詩曰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韓退之月臺詩曰直須臺上音始柰月明何此皆有所宿留而今甫然者也如禮記月令蟬始鳴陸德明音義始作試則李希聲之說不妄矣

暴

暴字日下叢今作日下叢爲暴者俗書也暴音薄報切疾也猝也又音蒲木切日乾也所謂一日暴之所謂春暴練所謂晝暴諸日所謂暴其過惡所謂九蒸九暴所謂暴路其精神所謂使二國暴骨諸家音義皆音作蒲木切者也凡義當讀音蒲木切者不可移而讀作薄報切蓋二義異也又俗書有曝字且暴上已有日矣旁又加日豈不贅哉亦如莫字從日而俗又加日而爲暮基字從土而俗又加土而爲堪然字從火而俗又加大而爲燃岡字從山而俗又加山而爲崗凡此皆不可通用者也

奉疊萬

俸字俸祿也捧字捧持也案諸史言奉祿无所受又言計日受奉則古之奉祿字不從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奉匜沃興禮記曰不從手也然則俸之從人捧之從手出於後世增益之古篆所不載非字法也易曰成天下之疊疊者疊字篆文所不載徐鉉字義曰疊字後人又加文爲疊亦无篆文古本周易作成天下之娓娓者當是變隸時改之也萬字自古書史皆以爲數左傳亦曰萬盈數也至許慎說文萬字獨訓曰蟲也而不訓以爲數今詳萬字所從偏旁无盈數之義苟有盈數之義則說文固已訓說矣說文无訓說則後之爲訓說者不亦難乎後人又以万字代萬字蓋万字說文所不載則无篆文既无篆文則不知万字所從偏旁爲如何亦不能推其義也万又音墨虜複姓有万

侯氏廣韻曰万十千也萬蟲也詳廣韻以萬爲十千而以萬爲蟲亦不以萬爲數也似以萬爲十千之數而萬乃代萬字者也古之字點畫少者易於訛故以點畫多而同音者代之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則以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代之千則以伯阡代之尺則以赤代之疋則以匹代之是則万以萬代之也所代之字初无意義唯取點畫之多耳說文曰草自保切樞實可以染帛爲黑故黑色曰草後世既用皂字故草字用爲草木之字說文曰雅烏切楚烏也秦謂之雅後世既用鷗字故雅字用爲雅正之字說文曰創楚良切傷也書史多用此字後世既用瘡字故創字用爲創造之字凡字之變古者類如此

黠護

桑葚之葚亦作懸亦作椹然泮水詩曰食我桑懸而不用上三字案字書懸音他感切黔懸黑也萱草之萱亦作蕙亦作蕘然

伯弓詩曰焉得謾草而不用上三字案字書謾音煊詐也忘也
古人假借字取其意而已桑蕙用黠字取其色也萱忘憂草也
用謾字取其忘也字雖假借而意則不失也書史中如此類借
用字者若以說命爲兌命以條侯爲脩侯以女工爲女紅以取
贊爲取澹以仰爲卬以藏爲臧以愈爲俞以酢爲胙以嬖爲辟
以儻爲難若此類固多亦皆不失其意也

贊

左太沖魏都賦曰回淵灌積水深蒹葭贊蘿弱森五臣注文選
曰贊分別也杜子美寄劉峽州詩曰乳贊號攀石飢鼯訴落藤
注詩者曰乳贊乳虎也觀國 案爾雅釋獸曰贊有力郭璞
注曰贊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獁惡爾雅釋音曰贊
音鉉諸字書皆曰贊音鉉獸名也然則贊自是一獸非虎也亦
无分別之義文選注與杜詩注皆誤矣蒹葭詩曰蒹葭蒼蒼白
露爲霜鄭氏箋曰蒹葭在衆草之中蒼然強也左太冲賦曰蒹
葭贊者豈非以爾雅謂贊有力而蒹葭蒼然若強有力者耶然
爾雅言有力者多矣曰魚有力者鯀又曰麋絕有力狄又曰鹿
絕有力麋又曰麅絕有力犴又曰豕絕有力犴又曰熊絕有力
麅又曰馬絕有力駢又曰羊絕有力奮又曰牛絕有力欣假又
曰犬絕有力狹所謂贊有力者贊之爲獸有力者耳其他物有
力者固不可謂之贊也若以蒹葭強有力而因謂之蒹葭贊則
非也字書又有到一虎爲贊者俗書不可用

橐橐

字書橐從高從禾謂禾稈也草剗也橐從高從木謂藥名橐本
也亦枯橐也周禮封人共其橐禹貢三百里納結服孔安國
曰結橐也又蠻夷邸館謂之橐街撰文起草謂之草橐凡此皆
從禾者也其從木者許慎說文有橐字故周禮有橐人禮記曰

止如橐木而後世移其木於旁爲槁案周易說卦離爲卦上槁孟子曰旱則苗槁矣此槁字乃變古文後用之也又有於橐上加艸爲橐者廣韻以爲俗字固不可用也橐下從木者又音槁尚書訓典曰作九共九篇橐飫是也周禮地官有槁人亦音槁蓋槁人掌共外內朝寃食則音槁是也其字不用橐而用槁亦變古文爲隸者改之也

薄

郊特牲曰薄社北墉使陰明也鄭氏注曰薄社商之社商始都薄然則本用毫社字記禮者借用薄字爾薄音泊又音博又音逼其音泊者厚薄也林薄也草木叢生曰薄故揚雄甘泉賦曰列辛夷於林薄左太冲蜀都賦曰禽嚮揮霍中網林薄陸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曰清川帶華薄又挽歌詩曰按轡遵長薄若此類是也音博者其義則激搏也易曰雷風相薄史記天官書曰

日月薄食謝瞻詠張子房詩曰鴻門銷薄蝕若此類是也音逼者相逼近也春秋左氏傳曰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部又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餅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又曰不待期而薄人於險又曰寧我薄人无人薄我陸士衡文曰高義薄雲天又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煥妾薄暮年范彥龍倣古詩曰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杜子美彭衙行曰高義薄層雲江淹恨賦曰薄暮心動若此類是也凡此三音其義皆迥不同讀之不可混而无別史記周勃傳曰勃以織薄曲爲生蘇林注曰薄一名曲顏師古注漢書曰許慎云葦薄爲曲案薄曲蠶具也本用從竹簿字亦通用從草薄字耳亦如苗者蠶具也亦通用曲耳樽字弼戩切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施瑰木之樽櫨揚雄甘泉賦曰香芬茀以穹窿弓擊樽櫨而將榮顏師古注曰樽櫨曲枅枅也五臣注文選曰樽櫨曲枅枅也韓退之曰樽櫨侏儒乃謂

此也廣韻曰構櫨戶上木也今案構櫨者枅拱是也非戶上木也構亦通用薄字前漢王莽傳曰起九廟爲銅薄櫨飾以金銀
璡文顏師古注曰薄櫨柱上枅也其說是已

明

元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賦馳名第七韻
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門而日閏重歲之餘今
案字書明字從囧非從日也賦誤用之害理之甚櫟北教切廣
韻曰櫟直也所謂櫟直者連直宿也自唐以來翰林院有櫟直
例本朝翰林學士院亦有櫟直格蓋言櫟直之日數也李濟翁
資暇集遂改櫟作豹又訓解曰豹隱山林晝伏夜遊濟翁初不
曉櫟直之義妄自穿鑿殊可怪也葭莩者附麗相親之義前漢
王莽傳曰與陛下有葭莩之故顏師古注曰葭蘆也莩者其箒
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唐書貞半子傳曰無葭莩親而

唐書釋音曰葭莩之未秀者莩草也其說誤矣

穀

春秋宣四年左氏傳曰鬪伯比生子文棄諸夢中虎乳之遂使
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實爲令尹子
文陸德明音義曰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 觀國 案廣韻
上聲穀乃后切乳也去聲穀奴豆切乳也而入聲穀字无音奴
口反者左氏多假借用字故用穀字亦或變篆爲隸時變作穀
字也於義當作穀字 觀國 又案玉篇曰虧虧虎也左氏用
於菟字蓋假借耳而前漢班固叙傳引左氏傳曰楚人謂乳爲
穀謂虎爲鳥擇顏師古注曰擇字亦作菟 觀國 案玉篇廣
韻擇音奭又音宅搏棗也字書未有音擇爲徒者亦無或作菟
之文班固好借用字然此爲取義太遠

飲食票姚

經書中泛言飲食與夫自飲自食則皆當讀如本字若以飲飲人以食食人則飲當音蔭食當音嗣各從其義也如論語一簞食一瓢飲飯疏飲水曲肱而枕之簞食豆羹見於色周禮膳獻飲食食用六穀飲用六清禮記食居人之君子卯稷食菜羹春秋左氏傳粢食不鑿聞師將傳食凡此類皆自飲自食者也陸德明音義皆音作蔭嗣誤也前漢霍去病傳曰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服虔注曰票姚音飄搖顏師古注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鷁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今讀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觀國案字書票姚字於平聲去聲兩音皆收杜子美寄董嘉榮詩曰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又後出塞詩曰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又觀燕將士詩曰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又贈田判官詩曰宛馬磅礴音答而詩用爲平聲義皆通也

弈奕

弈下從升奕下從大許慎說文曰弈圍棋也奕大也行也美容也玉篇廣韻曰弈博弈也美貌也奕大也行也盛也輕麗也觀國案那詩曰萬舞有弈頌并詩曰憂心弈弈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孟子曰使弈秋誨二人弈凡此類皆從升之弈也闕宮詩曰新廟奕奕鄭氏箋曰奕奕佼美也韓奕詩曰奕奕梁山又曰四牡奕奕毛氏傳曰奕大也凡此類皆從大之奕也世俗書弈奕

二字不預分二字之義而書之或從升或從大混而无別則害於義矣亦如弊字下從大而俗書則變爲弊弊字下從升而俗書則變爲弊蓋字法爲俗書所變者多此類也

沫

屈平離騷曰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芬至今猶未沫五臣注文選曰沫已也宋玉招魂曰朕幼清以薰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五臣注文選曰沫已也

觀國

案易豐卦曰豐其沛日中見沫王弼注曰沫微昧之明也音莫貝切蓋屈平自謂我之芳芬未至於晦昧也宋玉自謂身服義而未至於晦昧也沫無已之義五臣以謂沫已也誤矣前漢王商傳引易日日中見昧折其右肱

蓋沫與昧義則同也故通用之玉篇水部曰沫亡活莫蓋二切觀國案亡活切者旁從本末之末所謂浮沫所謂避沫水之害是也莫蓋切者旁從午未之未即易所謂日中見沫詩所

謂爰采唐矣沫之鄉矣是也二字偏旁不同而玉篇同爲一字而分二切以訓之則誤矣廣韻於去聲收沫字莫貝切與昧字同音皆從午未之未於入聲收沫字莫撥切與沫字同音皆從本末之末二字不同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元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五臣注文選曰漂沫謂馬行急口中沫出審如此則當用入聲沫字子建借用去聲沫字然去聲沫字非口中沫也傳武仲舞賦曰良駿逸足愴悍凌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此用爲入聲不誤矣

昏

昏取恥

昏𠂇二字易於相亂𠂇以沼切又音逾又音由杵白也𠂇音坎又音陷小穿也故滔滔二字皆從水滔音洮水流也滔音𠂇咸切沒也諳諳二字皆從言諳音洮疑也諳音丑琰切諳也諳諳二字皆從心諳音洮說樂也諳音坎憂困也諳諳二字皆從中

帽音洮亦作條也。帽音口洽切。帽也。揩揩二字皆從手。揩音洮
揩揩也。招音苦合切。爪招也。然則昏旨易於相亂。可見矣。取
二字亦易於相亂。取七瘦切。受也。收也。又倉口切。又音娶。耽陟
葉切耳垂也。又魚乙切。故噉。吼二字皆從口。噉音子于切。噉
也。吼音丁愬切。多言也。鰯鯯二字皆從魚。鰯音徂鉤切。魚名。又
七逾切。淺鰯也。鰯音輒。魚名也。敢乾二字皆從草。敢音鄒。
寒切蓐也。蓐音輒。又音帖。衣領耑也。楓楓二字皆從木。楓音鄒。
薪也。楓音輒。木小葉也。齷齷二字皆從齒。齷音鄒。齷齒偏也。
齷音側角切。急促也。摶摶二字皆從手。摶音子亥切。又側九子
于二切。擊也。摶音輒。又丁愬切。拈也。然則取恥易於相亂。可見
矣。曰。稻曰。蹈曰。轄曰。縕曰。縕曰。稻皆從昏者也。曰。闇曰。轄曰。陷
日。脂曰。啗曰。飲皆從臼者也。曰。聚曰。最曰。趣曰。娶曰。叢曰。縕皆
從取者也。曰。輒曰。禡曰。鈞曰。鈞曰。禡曰。禡皆從恥者也。然則握

筆之際貴在不誤

啖袴

啖啖啗三字諸家字書同音。徒濫切又同音。杜覽切雖有二音。
切其義則同爲啖食之字。趙璘因話錄緣唐武宗廟諱炎遂辨
此三字謂玉篇啖字是正。啖字是俗。觀國案說文出啖字
篆文則啖字非俗也。玉篇亦未嘗以啖爲俗字。廣韻曰。前秦錄
有將軍啖鐵而死。和姓纂作啖鐵。唐亦有啖助。則啖固非俗書
也。晉武帝諱炎。唐武宗亦諱炎。司馬遷父名談。故字之從炎者
多改易之以致疑也。史記韓信傳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
袴下。信孰視之。俛於袴下。徐廣注曰。袴亦作跨。跨股也。前漢韓
信傳曰。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於是信孰視俛出跨
下。顏師古注曰。跨下兩股之間也。觀國案玉篇曰。跨口故
切。注曰。史記云。不能死出我跨股也。廣韻跨有兩音。一曰苦丸。

切行不進貌也一曰苦化切跨越也以此考之則當從史記玉篇用跨股二字讀音口故切者是也班固漢書借用跨字其跨字無口故切之音蓋班固改史記跨字作跨字義雖可用而音韻不通矣史家用字多為後人假借改易其本體而音訓者或誤為之說遂傳襲以成其疑皆此類也

辨

辨音下又音辨廣韻曰辨蒲覓切具也俗作辨然則古无從力之辨止用辨字儀禮中辨字甚多皆不用從力之辨唯用辨字爾周禮考工記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氏注曰辨具也釋音曰辨皮覓反具也史記子貢傳曰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前漢王訢傳曰上數出幸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辨凡此辨字皆音辨也辨者字母也隸書雖用辨字及施於篆止用辨字亦如篆善為轟篆霆為霆篆星為壘篆夢為夢篆奔為犇

篆塵為塵篆雷為靄篆原為麌篆畝為晦篆看為韜篆頂為顚篆夏為憂篆曹為轉篆強為彊篆臬為纍篆香為香篆覃為覃篆雍為離篆集為集凡此皆字之有母者隸文從首而施於篆則用字母也

榷

前漢武帝紀天漢三年二月初榷酒酤應劭注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注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顏師古注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又昭帝紀始元六年二月詔議罷鹽鐵榷酤七月罷榷酤官又食貨志曰昭帝罷鹽鐵酒榷均輸官今攷漢書於武帝紀用榷字昭帝紀食貨志用榷字觀國案字書榷榷同音古岳切榷從手揚榷大舉也榷從木

以木渡水也。搥，酷者揚舉其事使人曉然知之而不得侵吾利。然則搥酒酷當用從手之搥也。史多假借用字故或用從木之權注釋之家因其用從木之權乃用橫木渡水以訓之誤矣。史家又或用權字爲權酷今案字書權音苦角切枳木有實似柚也。鬪也。史言格鬪格殺本用從手之格而皆用從木之格者蓋古人書從木之字多變爲從手如極字從木而或書爲極攬槍從木而或書爲攬搶然則書搥爲權書格爲格皆假借也。若覈其義則當各有所歸耳。

寰

寰字音環又音眩廣韻平聲曰寰戶關切王者封畿內縣也。又音黃練切廣韻去聲縣黃練切古文作寰郡縣也。楚莊王滅陳爲縣縣名自此始也。觀國案文士多用寰字字寰雖亦音

環而究其義則當爲縣字蓋王者封畿內縣則讀寰字爲縣字宜矣。其曰楚莊王滅陳爲縣縣名自此始者案史記楚世家曰楚莊王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則楚莊王與周定王同時也。然史記秦本紀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蓋秦武公十年當周莊王之八年自周莊王又歷六世始爲周定王則縣名非始於楚莊王也。秦武公初縣邽冀戎初縣杜鄭者乃代而取之初以其地爲縣亦非縣名之始也。周禮有井邑丘甸縣鄙之法故許慎說文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然則縣之名久矣。非楚莊王所創也。

狃

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畔春秋定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在論語用擾字在左氏傳用狃字疑若不同

者案前漢古今人表第九等有公山不狃顏師古注曰狃人九反即公山不擾也然則擾狃二字皆讀爲人九反通用之也午五二字古人亦通用之而李濟翁資暇錄以謂端午當作端五不當用午字今案古篆五字爲乂象陰陽交乂之義而午字亦取交五之義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牡擣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鄭氏注曰午故書爲五杜子春注曰五貫爲午蓋用象齒交五貫於擣木之上也故書者別本周禮也故書作五則午五通用可知矣史言旁午者四方八達皆通亦交午之義也十二辰在五月屬午則午五其義同然則端午端午五通用之不疑矣

嗛

古人以銜字與嗛字通用史記韓嫣傳曰太后由此嗛嫣徐廣注曰嗛讀與銜同前漢韓嫣傳曰太后由此銜嫣史記義縱傳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徐廣注曰嗛音銜前漢義縱傳曰上忿銜之史記大宛傳曰昆莫生弃於野鳥嗛肉蜚其上又外戚王太后傳曰景帝憲心嗛之而未發也然則司馬遷用嗛字班固用銜字二字之義一也班固或用嗛字爲謙字前漢司馬相如封禪書曰陛下嗛遜而弗發也顏師古曰嗛古謙字而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陛下謙遜而弗發也班固又用嗛字爲歎字前漢郊祀志曰今穀嗛未報顏師古曰嗛少意苦簾反遷固作史間用古文以祛俗學之蔽然至於字書音訓所不載則後世反滋其疑抑書籍散亡有不可考者耶此後學之所以爲難也

雕

字書曰雕都聊切鶠屬也籀文作鵠 觀國 案字書偏旁從佳與從鳥者多通用故雞與鷄同雖與鷗同雀與鴟同翟與鴟

同雁與鴈同然則雕與鵠同也後世乃用雕字爲雕刻之字蓋
字書自有彫彫凋三字彫者彫琢也彫者彫鏤也凋者凋落也
三字雖分三義而與雕字並通用之彫彫二字皆刻鏤之義而
凋乃凋落也雕乃雕鵠此二字無刻鏤之義乃假借用之是故
前漢郊祀志曰賜爾彫彫彫戈顏師古曰彫與凋同王莽傳曰
起九廟飾以金銀彫文顏師古曰彫與彫同顧命曰彫王仍几
郊特柱曰丹漆彫幾之美明堂位曰玉豆雕簋少儀曰車不雕
幾論語曰松栢之後彫又曰朽木不可彫史記優孟曰請以雕
玉爲棺揚子曰童子彫蟲篆刻又曰彫刻衆形又曰玉不雕璵
璠不作器長楊賦曰除雕琢之巧張平子西京賦曰彫檻玉碣
又東京賦曰彫弓斯張司馬相如子虛賦曰乘彫玉之輿左太
沖蜀都賦曰鵠鷁鶴其陰杜子美詩曰雕鵠在秋天凡此正字
與假借字互用之其來久矣枚乘七發用彫弓相如子虛賦用
雕弓其義一也七發曰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子虛賦
曰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此二句同者案枚乘事梁孝
王恐孝王反作七發以諫之武帝即位以蒲輪迎乘死於路司
馬相如事景帝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莊忌之
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
孝王卒相如歸久之因狗監侍上武帝讀子虛賦而後召相如
則七發在前而子虛賦當在後相如竊七發之文而顛倒其句
耳

祿緣綠

禮記王藻曰士祿衣鄭氏注曰鞠衣展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
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 觀國 案此三衣皆祭服也
所謂其妻以次受此服者士祿衣則士之妻亦祿衣也故周禮
內司服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氏注曰緣

衣祿衣也蓋內命婦則女御服祿衣外命婦則士妻服祿衣與
王藻士祿衣其制合矣周禮用緣字者祿從彖緣亦從彖可通
讀音彖也綠衣詩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
綠弓衣弓綠衣黃裏緣弓衣弓綠衣黃裳綠弓絲弓女所治弓
毛氏訓曰綠當爲祿鄭氏箋曰諸侯夫人祭服鞠衣爲上展衣
次之祿衣次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今反以祿衣而黃裏黃
裳喻妾上僭亂禮也 觀國 詳綠衣詩辭皆祿衣之義也當
讀綠作祿而詩用綠字者假借用字耳亦如菉王芻也而詩曰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又曰瞻彼淇奥綠竹猗猗皆用綠字蓋菉
綠二字皆從彔亦可通用之也

幽黝

王藻曰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鄭氏注曰幽讀爲黝候
人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毛氏訓曰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

芾黝珩

觀國

案北方謂之幽都幽之色黑也黝黑色也在

王藻言幽讀爲於虬切在毛氏訓詩言黝讀爲於糾切二字不
同音其爲黑色則一也鄭氏因毛公訓詩用黝字遂以王藻幽
字亦讀黝非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駢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
鄭司農注曰黝讀爲幽又周禮守祧曰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鄭
司農注曰黝讀爲幽案鄭康成注王藻曰幽讀爲黝則讀爲於
糾切也鄭司農又曰黝讀爲幽則又讀爲於虬切何其反覆之
不一耶唯詩與禮相傳名家者其用字多不同苟不悖於義則
各如本字讀可也詩曰顙顙令德而中庸引詩曰憲憲令德詩
曰鵠之彊彊而表記引詩曰鵠之姜姜如此類甚多不可槩舉

擗僖

史記賈誼傳服鳥賦曰拘士繫俗弓擗如囚拘徐廣注曰擗音
華板反前漢賈誼傳服鳥賦曰愚士繫俗儻若囚拘李奇注曰

儻音塊蘇林注曰儻音人肩區儻爾音欺全反顏師古注曰蘇音是

觀國

案史記曰擗如囚拘漢書曰儻若囚拘用字不同者蓋賈誼文當時相傳非一本其用字固有不同司馬遷班固各以其所傳賈誼文纂而作史故其用字有不同也擗乃擗束之意字書窘亦作儻然則擗儻二字雖不同音而其義則皆有困束拘繫之意於文無嫌也文選服鳥賦曰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蓋用漢書編入選也止用窘字而李善五臣注皆曰窘拘困也然則儻爲窘可知矣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儻音欺全反顏師古曰蘇音是三人之說皆非也

擗

擗從手南史宋高祖紀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擗蒲一擗百萬
蓋用此擗字廣韻曰擗丑居切擗蒲也又姓史記秦相擗里疾
擗亦丑居切惡木也玉篇曰擗丑居切擗蒲也擗亦丑居切惡
木也擗胡霸切木名亦作擗

觀國

案擗從木讀爲胡霸切而書史皆用擗爲丑居切蓋變擗爲擗而借用之也唯禮部韻略於擗字韻中有擗字注曰惡木也於古字書皆不合未得所安詩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擗又曰采荼薪擗食我農夫蓋皆假借變擗爲擗又或變古文爲隸者改之不必出於字書然則修字書者固不可以假借之字而著爲正字也若擗里之擗從手而史記擗里子傳用從木之擗者亦假借母傷焉案史記擗里子傳曰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秦封擗里子爲嚴君蓋秦乃嬴姓而廣韻以擗爲擗里之姓誤矣擗里子傳又曰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擗里故俗謂之擗里子本傳言之詳矣而字書反以擗爲擗里之姓何耶

苴菹蘿

周禮鄉師之職大祭祀共茅蘿杜子春曰蘿當爲菹以茅爲菹

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爲藉謂祭前藉也鄭康成曰菹士虞禮所謂苴刑茅長五寸束之所以承祭既祭束而去之

觀國

案字書苴子魚切禮所謂苞苴所謂苴麻所謂苴杖是也菹側魚切亦作菹酢菜菹也周禮醯人所謂韭菹菁茆菹菹葵菹芹菹落菹筍菹凡七菹是也菹資都切菹藉也鄉師共茅菹司巫共菹館是也苴菹菹三字三音而義各不同杜子春以菹爲菹非也以茅爲菹豈可食哉鄭大夫讀菹爲藉亦非也菹乃所以爲藉豈假讀菹爲藉耶鄭康成以爲藉祭是也而引士虞禮苴爲菹音義不同蓋士虞禮亦當用菹字而省文用苴字耳所謂菹者設茅爲藉以承祭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而司巫祭祀共菹館鄉師乃共茅菹者甸師共其茅而已鄉師以其茅而爲之菹司巫則共其承菹之館所謂館者承菹之菹也周官大抵聯事合治類如此

能

能字奴登切又奴代切又奴來切又土來切其音奴登切者多技藐也所謂有能奮庸所謂獻賢能之書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之類是也又與耐通用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樂記曰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鄭氏注曰耐古能字也其音奴代切者姓也何氏姓苑曰能姓出長廣亦與耐通用史記淮南王安傳曰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應劭注曰輕罪不至於髡全其耐鬚故曰耐古耐字從彑髮膚之意如淳注曰律耐爲可冠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注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前漢高祖紀曰郎中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又郊祀志曰中都官耐罪囚徒

觀國

案

許慎說文曰耐罪不至髡也玉篇曰耏如時切頰須也廣韻曰

彫奴代切頸也然則耐與彫二字音與義通用也所謂耐罪者去其頂髮而存其鬢頰之毛故曰罪不至髡也前漢高惠孝文功臣侯年表曰宣曲侯丁通有罪彫爲鬼薪史家或用耐或用彫則通用可知矣諸家注解訓耐爲頰鬢毛者是也謂能任其罪者非也其音奴來切者爾雅云鼈三足曰能是也其音土來切者與台通用史記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又封禪書曰有星茀于三能前漢天文志曰三能色齊君臣和然則能與台通用此類是也若夫春秋左氏傳曰盟於彫外此水名音而也宋有彫班此姓音而也唐司空圖自目爲耐辱居士此音奴代切也凡此皆專一音不可兼它音讀之

誇

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誇張爲幻孔安國曰誇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釋音曰誇竹求反爾雅曰偁張誑也郭璞注引書曰無或偁張爲幻謂幻惑欺誑人也玉篇言部曰誇竹尤切誇張誑也人部曰偁竹尤切偁張誑也廣韻曰誇竹尤切誇張誑也爾雅作偁以此觀之則誇偁二字通用也防有鵲巢詩曰誰偁予美心焉忉忉誰偁予美心焉惕惕毛氏傳曰偁張誑也鄭氏箋曰誰偁張誑欺我乎然則誇偁通用可知矣史又用輒張字後漢孝仁董皇后紀曰汝今輒張怙汝兄耶章懷太子注曰輒張猶彊梁也今案董皇后兄子重爲票騎將軍何太后兄進爲大將軍重輒進權勢相害董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輒張怙汝兄耶蓋言何太后輒張欺誑以怙其兄進也輒張亦當爲欺誑之辭而章懷太子以輒張爲彊梁非也

舍

舍字與赦同音者其義則止息也與捨同音者其義則釋去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言川流晝夜無止息逝者已往愈遠而不可追猶川流之無止息孔子所以興歎也舍當讀音赦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義與此同揚子法言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又曰車航混混不捨晝夜乃用捨字與孔子意不合矣易乾九二日見龍在田時舍也井初曰舊井無禽時舍也此皆謂止以待之也屯六三曰君子幾不如舍謂往則徒行不如止也春秋威公二年左氏傳曰舍爵策勲謂飲酒置爵則書勲勞於策也文公十八年傳曰舍爵而行謂飲酒置爵即行也僖公三十年傳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謂止鄭母伐也宣公四年傳曰乃舍之皆爲大夫謂止于良使母去也定公四年傳曰舍舟于淮汭謂止舟于淮水之汭弗乘舟也凡此舍此舍字皆讀音赦也文公六年傳曰晉舍二軍七年傳曰樂豫舍司馬襄公二十三年傳曰盡舍旃昭公十九年傳曰舍前之忿書曰舍已從人詩曰舍旃舍旃又曰舍彼有罪孟子曰姑舍是又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凡此舍字皆讀音捨也舍又與釋同音亦同義禮曰舍奠舍采舍萌舍幣舍中舍筭列子曰其人舍然大喜此類是也書史釋音多誤立音訓當逆其義而讀之

趣趨

趣字一音七俱切一音倉苟切一音七喻切一音親足切其音七俱切者趣走也視去就而趣走者也其音倉苟切者周禮夏官有趣馬以下士爲之鄭氏注曰趣養馬者也又校人曰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詩曰蹶惟趣馬書曰虎賁繡衣趣馬凡此言趣馬蓋勸駕之意也若夫養馬則有牧師圉師焉其音七喻切者趣嚮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易曰變通者趣時也

詩易釋音皆音趣作七喻切其義則視嚮背之宜而行者也。晉孟嘉傳言酒中趣之類是矣。其音親足切者速行之意。史記曹參世家曰：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史記漢書張良傳皆曰：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顏師古注曰：趣音促。後漢光武詔曰：其顯效未訥，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章懷太子注曰：趣音促。此類是也。若夫趨字唯七俱切一音而已。其義則行之疾也。絲蠻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猗嗟詩曰：巧趨踰兮。射車而趨大駄。趨以采聲論語：趨進翼如。孟子：趨者，蹶者是氣也。又曰：其子趨而往視之。又曰：趨而迎之。又曰：其趨一也。記曰：堂上不趨執玉。不趨鄭氏注曰：行而張足曰趨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凡此趨字皆七俱切一音也。與趣異矣。杜預春秋傳序曰：厭而饫之使自趨之。陸德明釋音曰：趨七住反。又

七俱反 觀國 案杜預注又曰：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此趣字乃七住反也。則知前言使自趨之者爲七俱反矣。陸德明於趨字立兩音非也。前漢禮樂志曰：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顏師古注曰：趨讀曰趣。今案：趨末，背本者如水趨下之趨，當音七俱切。顏師古讀音趣亦非也。許慎說文曰：趨直離切。趨趙久也。玉篇廣韻皆曰：趨直離切，趨趙也。然則趨與趨不同音。而世多書趨爲趨者誤也。又俗書趨爲趨，蓋憚點畫之多而變芻爲丘。又如變鄒爲卽，變驕爲騷，變鵠爲鷗，如此類無意義不可循襲。

刁

許慎說文曰：刀都高切。兵也。玉篇曰：刀都高切。兵也。所以割也。亦名錢。以其利於人也。亦名布。分布人間也。又丁亥切。引莊子曰：刀刀乎。亦姓俗作刁。廣韻曰：刀都高切。引釋名曰：刀到也。以

斬伐到其所也又都聊切引軍器篆文曰刀斗持時鈴又姓出渤海引風俗通曰齊大夫豐刀之後俗作刁

觀國

案諸字

書刀字都高切又音都聊切一字而二音者也於篆文則一而已未有倒其筆爲刁者倒其筆爲刁者俗書也史記貨殖傳曰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故曰寧爵母刁此乃用俗書刁字爲姓傳至于今也夫以俗字爲姓則於譜牒無所宗考其必出於番夷之音既入中國遂繼傳而不泯矣河廣詩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刁鄭氏箋曰小船曰刀案字書舫小船也詩人從省文用刀字耳漢書李廣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注曰刁斗以銅作鎦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顏師古注曰鎦音譙其說是也軍器篆文以爲鈴非也

邑歌

史記荊政傳云政婦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前漢成帝紀贊曰

趙氏亂内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顏師古注曰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又中山靖王勝傳曰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顏師古注曰於音烏邑音一合反又揚雄傳反離騷曰雖歛增以於邑兮吾恐靈脩之不纍改顏師古注曰於音烏邑音遏凡此言於邑者於讀爲烏邑讀爲遏其義則氣鬱而不舒之貌也前漢酷吏傳贊曰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注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顏師古注曰邑烏合反史記商君傳曰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帝王手屈平離騷曰曾歛歛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如此類用邑字亦皆讀音遏其義則鬱塞也史記陳餘傳曰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徐廣注曰歇音烏鎔反前漢高祖紀曰立趙後趙歇爲趙王注引鄭氏曰歇音遏絕之遏然則史家音訓字有字書所不載者此類是也

紓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孟子曰紓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紓則不得食則將紓之乎趙岐注曰紓戾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紓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趙岐注曰紓戾也

觀國

案玉篇曰紓

徒展切紓轉也又音軫廣韻曰紓知演切轉繩也又音軫單衣也以此觀之則紓有兩義其音徒展切知演切者其義則轉也其音軫者單衣也紓兄之臂者轉其臂使不得順而伸若轉繩然也紓兄之臂而奪之食非禮也有以見禮重食輕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不能以孝悌教之乃告以爲朞之喪是猶紓兄之臂既已非禮而又助之曰姑徐徐則是助其爲不孝不悌也然則紓臂之紓當讀爲徒展切周禮考工記弓人爲弓凡相角

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紓而昔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紓而搏廉鄭司農注曰紓讀爲紓縛之紓陸德明釋音曰紓紓皆徒展反蓋穉牛之角直則老牛之角紓轉而曲矣紓而搏廉則雖屈曲之而猶嚴利也凡此紓字與紓臂之紓義皆同

專刺鯽

春秋昭公二十年左氏傳曰貞如吳言伐楚之利乃見鯽設諸焉而耕於鄙又二十七年左氏傳曰鯽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史記吳世家曰公子光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又刺客傳曰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前漢賈誼傳上疏曰即疑有刺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在左傳曰鯽在史記曰專在前漢曰刺

觀國

案

玉篇曰鯽市戀切魚名也專職緣切謹也壹也刺徒官旨充二

切截也廣韻曰專職緣切亦姓吳刺客專諸或作鱠也刺旨究
切細割也亦作剗以此觀之則專諸者是其姓也左氏用鱠字
皆借音耳覈其義則鱠刺二字本無專音因其左傳漢書有借
音故修字書者亦附於正字之下也春秋成公十四年左氏傳
曰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鱠也使主社稷杜預解曰鱠子罕之
母弟釋音曰鱠市戀反剗亦作剗所謂陸剗犀象所謂剗繁治
劇揚子法言云魯仲連傷而不剗蘭相如剗而不傷皆讀音旨
究切凡此乃鱠刺二字正音也非姓也

市東

案字書市甫味切象草木市市然之形從肉則爲肺方味切金
藏也詩曰自有肺腸周禮以肺石達窮民月令祭先肺是已肺
又音普貝切詩曰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是已從艸則爲芾方味
切詩曰蔽芾甘棠是已從水則爲沛博蓋切地名沛郡是已沛

又音普蓋切孟子曰沛然下雨是已從木則爲柿方味切斫木
札也凡此皆以市爲字母者也東嗟似切其義則止也從肉則
爲肺徂吏切脯有骨曰肺易噬嗑卦曰噬乾肺是已從禾則爲
柿蔣几切詩曰萬億及柿是已從女則爲姪蔣几切爾雅曰女
子先生爲姪是已從木則爲柿鉏里切果名潘岳閑居賦曰梁
侯烏椑之柿是已從水則爲涑即里切亦作濟書曰濟河惟兗
州前漢地理志曰涑河惟兗州是已從竹則爲筭徂吏切牀簷
也凡此皆以東爲字母者也市甫勿切許慎說文曰市韁也上
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從巾象連帶之
形亦作芾亦作斂也市時止切許慎說文曰買賣所之也易曰
日中爲市周禮有司市之官是已 觀國 案市字甫味切東
字嗟似切市字甫勿切市字時止切此四字篆文不同其義與
音皆異而隸書者多互書之易於疑亂惟循其字母以求之則

各有攸歸可以類見也後漢方術傳楊由蜀郡人爲郡文學掾有風吹削哺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當有薦木實者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章懷太子注曰哺當作柿音孚廢切削札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 觀國 案顏師古注漢書肺附云肺者削木札也然則史家以削柿爲削肺古人假借字有之而楊由傳用哺字義雖當作柿而借音太遠矣

省文

古文篆字多用省文及變篆爲隸亦或用省文者循古文耳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鄭康成注曰故書位作立鄭司農注曰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文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以此知在古文爲立在隸爲位蓋古文用省文也禹貢曰東過洛汭而漢書溝洫志曰及盟津洛內顏師古注曰內讀曰汭班固用省文耳禹貢曰嵎夷既略瀶澑其道此言瀶水澑水皆復其

故道也而漢書地理志曰維岱其道後漢郡國志北海國有岱川縣齊國有臨菑縣本用淄字而岱者省文也又用菑者假借用之耳變離爲維者亦省文也史記項羽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沐猴者猶猴也而揚子法言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變沫爲木變猴爲侯者皆省文也樂記曰於是宥澑決作亂之事而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澑失枝柱與巴蜀同俗顏師古注云失讀曰決班固用省文也詩曰疆場有爪而漢書食貨志云爪瓠果蓏殖於疆易用易字者省文也禹貢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而漢書地理志云中繇木條蓋草字篆文爲艸而中又其省文也後漢班固傳曰幕府新開廣延群俊然史記漢書並用莫府者乃幕之省文也史記有伍子胥傳而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五子胥十篇用五字者省文也史記貨殖傳曰瓊瑣珠璣齒革而漢書郊祀志曰毒冒犀玉二十餘物用毒冒字者省文也

史記平準書曰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而漢書貨食志曰印以
給澹又曰必印於市用印字者省文也用澹字者假借也周禮
考工記曰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而史記禮書曰規矩誠錯則不
可欺以方貞規矩方貞之至也用貞字者省文也武成曰乃偃
武修文而漢書郊祀歌曰興文偃武用偃字者省文也字書曰
攘徉者徒倚也而離騷曰聊逍遙以相羊用省文也字書曰
揜聚也而宋玉招魂曰蝮蛇秦秦用省文也詩曰獫狁之故又
曰薄伐玁狁而漢書匈奴傳引詩曰獫允之故薄伐獫允用獫
允字者省文也盧全詩曰盧子蹠蹠也賢愚總莫驚字書曰蹠
蹠行不進貌而文士皆用龍鍾字者用省文也語曰鄉人儻而
禮記月令季冬命有司大難者用省文也史記貨殖傳曰愈於
纖嗇而漢書食貨志曰民俞貧困用俞字者省文也長發詩曰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龍讀作寵用省文也史記游俠傳曰以睚
眦殺人而漢書孔光傳曰厓皆莫不誅傷用厓字者省文也史
記臯政傳曰因自皮面決眼當用披面而用皮字者省文也七
月詩曰四之日舉趾而漢書食貨志引詩曰四之日舉止用止
字者省文也長發詩曰聖欽日躋而孔子問居曰聖欽日齊用
齊字者省文也前漢地理志清河郡鄃縣音輸而高祖功臣年
表有俞侯呂它用俞字者省文也孟子曰雖有鑑基不如待時
而前漢樊噲傳贊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用茲字者省文也說
命曰敷學半而禮記學記篇引允命曰學學半用允字學字者
省文也

學林卷第十

孫休四子名

長沙王

觀國

守冰

扁負錯屈

射尊扁纊疊

負錯屈

邵邵邵邵

湛曾

他音字

盼盼盼

刺刺刺

勸勸勸

景稱稱

寧寧寧

參參參

下下下

曹曹曹

廿廿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

攘

羨

彎闢貫

闕

耤

余今

鰐鯖鱠

楊蛾

聳併

蕪蕪

睞

鶲

并

貲訾

睢睢

封窩

閼

峯峯

變文

孫休四子名

吳志孫休永安五年立子靈爲太子注引詔曰名子欲令難犯易避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靈靈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箇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震震音如兜觥之觥字升升音如元礱首之礱次子名鉅鉅音如草莽之莽字盈盈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寗寗音如寗衣下寬大之寗字焚焚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度易棄避其普告天下咸使聞知

觀國

案古之字書皆篆文其所從偏旁有陰陽上

下左右曲直之形皆義理之所存錙銖之異而義各有取不徒設也至秦始變爲隸雖變爲隸然訓釋其義則悉本諸篆文許慎說文之類是也孫氏爲四男立名字欲其難犯易避夫古字之難犯易避者多矣不用古字而乃妄意撰造自爲之音而不言其偏旁

所從之義徒欲立異而失先王制字之法茲所謂好異而不爲異者乎又第三子字溫音舉今案許慎說文溫音溫即溫字之所從也孫氏其閑字書未廣耶廣韻上聲莽字韻旣收鉅字注曰吳王孫休子名去聲祿字韻又收鉅字注亦曰吳王孫休子名蓋古人訛書鉅爲鉅而修廣韻者重複誤收之也梁有四公子名曰邈萬杰集曰蜀攜闡丑禁切曰仇掌督覩曰麌贊歸湍亦好怪之甚者也隋文帝本封隨國之爵及即帝位乃去隨之姓而爲隋以爲國號案字書隋徒果切其義則落也懈也裂肉也玉篇曰隋亦作墮隋文帝不審其字形離合之義而輕於增損祇取笑於後世耳唐書則天武氏自制十有二字墨照而天墨地○星

國字之類皆見於當時薛稷所書之碑則知則天所自制者不止乎十有二字蓋唐史所載未之盡也至五代南唐劉龕初名巖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龕字音儼以名茲又多見其不知量也

守

守字音首音狩二音太守之守當音狩案廣韻上聲守字音首注曰主守也去聲守字音狩注曰太守也舜典巡守止用守字春秋僖十二年左氏傳曰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預注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陸德明音義曰守手又反又僖二十四年左氏傳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杜預注曰官守王之羣臣又傳曰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杜預注曰守謂邢正卿國子又僖二十八年左氏傳曰奉夷叔以入守又文七年左氏傳

曰箕鄭居守又宣十年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
曰某氏之守臣某又昭二十三年左氏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陸德明音
義皆曰守手又反蓋手又反者讀音狩也時未稱太守然亦音
狩也顏延年五君詠曰仲容青雲器實粟生人秀達音何用深
識微在金奏郭弁已心醉山公非虛候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此正用太守字音狩也然則凡稱太守皆當讀音狩可知矣亦
如宿字音肅音秀二音凡天星皆當讀音秀若二十八宿列宿之
類是也又宿留二字皆去聲讀爲秀溜漢書郊祀志曰天子至東
萊宿留之數日母所見又曰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孟子曰於崇吾
得見王退而有去志趙岐注曰不欲即去故且宿留廣韻去聲曰宿
留停待也然則宿字二音讀之當分別不可混也又如枕字分上聲
去聲二音若枕股而哭枕轡而寢飲水曲肱而枕之枕流軟石與
夫枕戈枕江之類皆去聲也上聲爲實字去聲爲虛字二聲有
辯也至如臚傳鴻臚之臚音盧而俗讀音盧穎川穎考甫皆音
永而俗讀音郢璟玉璟明之璟音炯而俗讀音景若此類皆
非有假借音也俗誤讀之耳

寧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秦本紀太史公載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廣注
曰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
觀國 案古人寧寧二字通用
故史記酷吏傳有寧成而前漢酷吏傳有寧成乃一人也又前漢
地理志上谷郡有廣寧縣晉書地理志上谷有廣寧郡則寧寧
二字通用也史記魏世家曰通韓上黨於共寧徐廣注曰朝歌有
寧鄉劉昭注引史記通韓上黨於共寧則寧寧二字通用也
前漢禮樂志樂歌曰泰尊柘漿析朝醒微感心攸通修名周
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寧寧乃寧也前漢王莽傳曰

太后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蓋康寧即康寧也晉書寧馨兒文士多用作寧馨以此考之則過秦論所謂寧越乃寧越也徐廣以謂自別有此人誤矣春秋左氏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又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而公羊傳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蓋寧寧通用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謚鄭氏注曰陳靈公孔寧儀行父數如夏侯陸德明音義曰左傳作寧公羊作寧各依字讀
德明謂各依字讀則讀寧爲平聲讀寧爲去聲矣陸德明初不悟二字通用而云各依字讀非也

冰

許慎說文从字音兵冰字音凝亦作疑今詳說文从字只從重入其冰字乃疑字无它音不知後世何故以冰爲从而音兵也蓋冰字從从水而音疑則於義正也爾雅曰水脂也郭璞注丘賦子云朋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爾雅用冰字作凝字而莊子亦用冰爲凝字而今之書史盡用冰音兵者當是秦漢間變篆爲隸時所改也許慎後漢人也說文尚以冰爲疑者蓋說文本纂集古文而後成古文从音兵冰音疑不可改故也王文公筆錄曰李陽冰善篆而不知冰字乃疑字自後只呼爲李陽疑蓋戲之也唐故事尚書祠部號冰廳讀冰作去聲言事簡清冷也歐陽文忠公和梅聖俞從登東樓詩曰自憐曾預稱觴列獨宿冰廳夢帝闕而用冰作平聲者但欲順詩句平側用之尔歐公不應誤也韓愈爲分司郎官上鄭相公啓曰分司郎官職事唯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觀國案愈啓所言則祠部非事簡清冷之司也當是憲宗時偶然省曹事多而愈適當其任故爾冰又爲

箭箙之蓋春秋昭公十四年左氏傳曰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又二十五年傳曰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又二十七年傳曰宣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杜預注曰冰瀆圓蓋也瀆圓是箭箙其蓋可以取飲

參

草書法栗字與參字同形故晉人書操字皆作摻今法帖碑本中王操之書皆作摻之殊不知摻字乃音所咸切又音所減切詩曰摵摵女手是也後漢補衡爲漁陽參過參音七紺切參過者擊鼓也文士用參過字或用爲摻或用爲儻皆讀音七紺切蓋假借也徐鍇博學多識時有修字官凡字有從參者悉改從栗錯曰非可以一例如漁陽參黃塵蕭蕭白日暗則從參者固不可改爲栗也衆皆服其說古人草書綠字作摻字蓋綠音騷乃繹爾爲綠者摻音衫乃旌旗之旛也又草書澑字作摻字蓋澑音早而澑音所禁切也又草書趨字作趨字蓋趨音躁而趨音驟也若據草書而改變隸體則礙矣又如草書方字類才字故於字改爲遊字改爲遊又草書歷爲迷故斷字改爲斷繼字改爲繼如此類甚多皆非法也

負錯屈

唐書負半千傳曰負半千其先以忠烈似伍負而賜姓唐書吉玉傳曰負半千爲控鶴內供奉唐書音義曰負王問切元和姓纂去聲負字注備言負半千其先因慕伍負而得姓則伍負之負音運也負半千姓亦音運也廣韻去聲負音運姓也注曰前燕錄有金城負敵唐有棣州刺史負半千則伍負之名負半千之姓同讀音運可知矣春秋左氏傳凡言伍負陸德明音義皆音云非也音云唯有鄭姓蓋負亦音云而非姓也緣陸德明音伍負爲云故文士亦作云音用之前賢詩有伍負忠盡江頭死范蠡

功成湖外遊之句作云音也皆陸德明唱其誤也前漢鼃錯賴川人晉灼注曰錯音厝置之厝顏師古注引申屠嘉傳序曰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則鼃錯音厝也潘安仁西征賦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之无討茲沮善而勸惡此又用鼃錯作入聲倉各切蓋隨賦韻之音而借用也然古人假借字音雖多唯姓與名當專一音不可假借它音安仁誤矣廣韻曰屈九勿切屈產出良馬地名也亦姓楚有屈平故春秋左氏傳晉使夷吾居屈而楚之諸屈咸爲卿大夫陸德明音義皆曰屈九勿反前漢地理志有北屈縣即晉公子夷吾所居也引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于南屈顏師古注曰屈九勿反前漢高祖帝紀八年十二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顏師古注曰屈九勿反然則屈地與屈姓皆九勿反非屈仲之屈也屈仲之屈爲區勿切讀之不可不別也

稱秤

許慎說文稱字分平聲去聲兩音而无秤字廣韻平聲稱字處陵切知輕重也去聲稱字昌證切銓度也俗作秤

觀國

案禮記月令曰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氏注曰稱上曰衡稱錘曰權前漢律歷志曰權者銖兩斤鈞石也孟康注曰稱之數始於銖終於石以此觀之則兩漢止用稱字未用俗書秤字也用俗書秤字其晉魏以下乎杜子美寄劉峽州詩曰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又曰婉文繁新裏丹砂冷舊秤蓋稱秤乃一字也一篇詩中押稱秤二字不可也雖然俗書秤字蓋生於草書稱字案草書法稱字與草書平字相類因而訛書作秤也字因草書而訛變其體者甚多不特此也

廣韻扁字注云姓也盧醫扁鵲是也又齧字注云姓也莊子有齧缺又阿文字注云姓也莊子有阿荷甘
秦名越人或在趙謂之扁鵲莊子齧缺王倪阿荷甘之屬皆寓言非真有是人也說者謂齧缺喻道之下全王倪喻道之端倪阿荷甘喻隨流而无決者以至被衣善卷之屬皆類此蓋寓言也如子虛賦之亡是公鳥有先生也字書豈可遂著以爲姓耶又前漢古今人表王倪齧缺被衣皆居第二等誤矣今世傳高士傳一集盡取列子莊子寓言之人齧缺王倪被衣善卷之類各立一傳亦誤矣

景

古之日影字不從彑只用景字周禮以土圭正日景之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又曰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凡比折用景字蓋謂日影也後人加彑而爲影故許慎說文无影字而徐鉉字義曰影非設飾之物不合從彑以此知是俗書影字於偏旁之義皆不可考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鄭氏箋曰景明也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然則景无欽仰之義而後世遂以仰景爲欽慕之字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制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曹丕與鍾繇書曰高山景行私所慕仰凡此用景字未嘗誤也自南北朝人名有景儉景仁之稱當時誤用景字之義故後之循其誤者不已而用景爲仰慕者漫廣矣有士人慕陶淵明作景陶軒黃庭堅嘗見之知其誤用景字用字之際不可不審也

射

射音虧又音石此二音前賢无訓說觀國考其義則二音異義也統言射之名則音虧及致力於弓矢之事則音石若射

御射法射儀大射聘射射以觀德仁者如射若射之有志凡此皆統言射之名則讀音麝也若射虎侯射熊侯射豹侯射犴射麋射隼于高墉之上射雉一矢亡井谷射鮒弋不射宿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左射狸首右射駟虞管仲射齊公中帶鉤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子都自下射之顛李廣見草中石射之沒矢凡此皆致効於弓矢當讀音石陸德明諸經音義亦於此音石矣史傳多言善騎射亦當音石杜子美醉墜馬詩曰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於入聲戟字韻中押則騎射音石也以此考之則麝石二音其義不同矣漢有大鴻臚射咸姓音麝吳有中書郎射慈姓音石蓋姓亦分二音也春秋昭公四年左氏傳曰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釋音曰射食亦反又昭公五年左氏傳曰遂射以繫揚之師會於夏汭釋音曰射食夜反蓋名亦分二音也不可以無別

勑

潘岳河陽縣詩曰誰謂晉京遠室通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
患不勑五臣注文選曰勑平協韻蓋平協韻者讀音韶也

觀國

案前漢成帝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陽朔四年詔先帝勑農薄其租稅

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蘇林注曰勑音翹精異之意也晉灼注曰勑勸勉也潘岳詩以遼字勑字爲韻則音勑爲翹也五臣當別出翹音而曰平協韻者是於邵音作平協韻爲韶音耳蓋五臣未嘗知有翹音故但曰平協韻而已非也南史宋元凶傳曰元凶名邵字休遠初命之曰勑在文召刀爲勑後惡焉改刀爲力觀國案字書勑字從召從力不從刀也所謂在文召爲勑者蓋初未嘗考究字義而遽爲臆說耳

尊

尊字乃古之酒尊字周禮司尊彝禮記有虞氏之尊夏后氏之尊商尊周尊之類是也又有樽樽二字古文所不載當是後人所增許慎說文曰尊酒器也廣韻曰尊亦作樽樽從缶從木後人所加觀圖以謂詩賦中若用尊字爲韻不可更押樽樽二字杜子美奉漢中王手札詩曰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又曰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樽雖意各別然其實尊樽只是一字譬猶昏之與婚女之與汝芻之有掬與之有歟本一字也苟出於俗書則不可並用以爲韻若一字而二音或三音者可也杜子美贈王倚飲歌曰煎膠續絃奇自見又曰只願無事長相見此一字而二音也又子美奉先縣詠懷詩曰幼子飢已卒又曰貧窶有倉卒又曰因念遠戎卒此一字而三音也若尊樽樽三字既本一字又本一音其可以同韻而押乎字爲俗書所增者多矣如回之有廻園之有菌果之有菓欲之有慾席之有蓆斐回之有徘徊彷彿之有髣髴此其顯然者不可同韻而押灼然也

刺刺

刺字音次又音戚刺字盧達切二字偏旁音義皆不同今案刺字從束於篆文爲勑刺字從束於篆文爲勑偏旁異也刺字音次若詩之美刺是也又音戚若陳平傳所謂解衣羸而佐刺船是也刺音盧達切謚法曰暴民無親曰刺乃惡謚也漢武帝子燕王名旦者謀反自殺謚曰巢刺王王莽賜平阿侯王仁謚曰刺侯唐高祖子元吉謚曰巢刺王之類是也刺又爲乖戾之意前漢劉向傳曰朝臣舛午膠戾乖刺顏師古注曰刺音盧達反言相違背也唐書啖助傳曰鬻綴不倫序事乖刺韓愈上佛骨表憲宗怒曰言何乖刺邪此類是也刺刺二字異體書之乃可辨

縹疊

前漢食貨志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繩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繩百萬孟康注曰繩錢貫也顏師古注曰繩音居兩反管子曰凶歲糴金十繩蓋繩字旁從糸則繩錢貫也今俗謂錢爲鏹而從金者誤也許慎說文曰疊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從晶從宜王莽以爲疊從三日太盛改爲三田今爲疊字非古也古之戰陳字只用陳字不從車如衛靈公問陳春秋左氏傳魚麗陳周禮大司馬教戰陳其字皆作陳晉王羲之作字篇始變爲陣字非古也馬廄之廄其字從广從駁姑_秋後世俗書多誤書爲广下既非也字爲俗書改其體者甚多如顧之願霸之霸喬之高獻之獻國之國廟之廟亂之亂殺之然趨之趨虧之虧錢之矛齊之齊學之李齋之柔臺之臺寶之宝驅之駆棲之栖鹽之益甕之瓮總之抱麥之麦免之免遲之遲著之着卓之栗繩之繩飯之鉢備之備凡此皆流俗不曉義理者咸用之而字書如廣韻集韻亦有取而附在正字之下者皆非法也如世俗書蠶字作蚕蚕乃音腆也書船字作舡舡乃音江也書本字作本卒乃音滔也書體字作体字乃音坋也書閑字作閑閑乃音卞也書商字作商商乃音的也書須字作湏湏乃古文類字也又如宜寔富寇爲博協凡此類皆失字之本體者也又如厯字音氣出於道書梵字扶泛切出於釋典也字彌也切出於蕃姓如此猥釀增益者又不可勝紀字學之敝甚矣

盼眄盼

盼眄盼此三字三音偏旁不同義亦不同盼從分普覓切字書曰黑白分也詩所謂美目盼兮是已眄從丙音面字書曰

邪視也列子所謂始得夫子之一眄鄒陽書所謂莫不按劍相
眄是已眄從旁音睨字書曰恨視也孟子所謂使民睭眇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是已三字音義雖異而偏旁易於
相亂故世俗多誤書當書盼或誤爲眄當書眄或誤爲盼
左太沖詠史詩曰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其用眄與盼不相
混也俗自易於混疑耳世言顧眄謂邪視也而多誤讀爲顧
盼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曰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
臣須顧眄杜子美石硯詩曰公舍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乎
丹青地知汝隨顧眄蓋於義則有顧眄而无顧盼古之文士未
嘗誤用也世俗多誤讀顧眄爲顧盼爾世俗雖誤讀然文士不
可誤讀也

邵 邵

邵從召從邑於篆文爲𠔁邵從召從卩於篆文爲卽二字
同音市照切而偏旁不同諸字書曰邵晉邑也又姓邵公奭之
後亦作召詩之召公召南是也諸字書曰邵高也揚雄法言曰
種蠡不強諫而山棲賢皆不足邵也又曰年彌高而德彌
邵者是孔子之徒歟吳祕注比目曰邵高也邵邵二字訓義
不同不相通用今禮部韻略去聲收邵字而不收邵字設或
賦中用彌邵字爲韻遂无韻可押

胄 胄

甲胄之胄與世胄之胄同音尙然甲胄之胄下從冒世胄之
胄下從肉若一體書之則爲无別矣又如果字古老切上從日
也果字側校切上從冒也曰音冒從門從二也又如郤字去戟
切右從邑郤字去略切右從卩蓋郤姓也晉有大夫郤獻子
俗作郤者是也郤退也俗作却者是也又如伏字右從犬音
服字書曰藏隱也伏字右從大音大字書曰地名在海中也

亦如笑字音肖下從大笑字音替下從大車笑也又如陝音
閃從夾內二入也陝音洽從夾內二人也陝州在洪農本陝縣後
魏改爲州陝亦作狹亦作陦其義則隘也又如受音壽下從
又容納也受音到下從丈姓也字形相疑似者多互書之不可
不詳別也木字於篆文爲彙不從木也而玉篇於木部中
收木字則誤矣字書猶不免誤焉而況於流俗乎

曾

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郭璞注曰曾猶重也爾
雅又曰父爲考母爲妣父之妣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
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郭璞注曰曾猶重也
觀國
案曾孫曾祖之曾當讀爲層古人用層字只書作曾字
曾孫者言從疊層層爲孫也曾祖者言重疊層層爲祖也
故郭璞注爾雅曰曾猶重也則曾孫曾祖之曾音層可知矣
信南山詩曰曾孫田之又曰曾孫之穡又曰曾孫壽考甫田詩曰
曾孫來止又曰曾孫不怒又曰曾孫之稼又曰曾孫之庾大田詩
曰曾孫若是行葦詩曰曾孫維主維天之命詩曰曾孫篤之
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子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案
鄭氏箋曰曾猶重也則詩凡言曾孫皆日讀音層亦可知
矣書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周禮曰詔女曾孫諸侯百福禮
記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凡此類言曾孫一體也

廿

許慎說文曰礮胡猛切樸也亦作卌古文也故周禮有卌人掌
金玉錫石之地鄭氏注曰卌之言礮也金玉未成器曰礮
觀國
案礮亦作礮卌亦作鉗則卌者古文礮字也周禮釋音卌
音胡猛切王荊公引詩總角卌芳以釋卌人之義取其有分
別之義若然則卌芳音慣而卌人亦音慣矣若卌人音慣

則字書卩人之卩當棄而不用也故荊公字說收礦字而不收卽字恐卽字未可遽爾削去也禮記曰天子之六府有司貨鄭氏注曰司貨卩人也陸德明音義曰卩胡猛切義甚明也廣韻上聲於礦字訓曰金璞也於卩字訓曰金玉未成器也又二字分二切則誤矣禮部韻略上聲卩字胡猛切金玉未成器也礦字古猛切銅鐵樸石也亦誤矣蓋卩礦乃一字一義也廣韻禮部韻略皆分作二字二義而所訓二義又同而无別蓋廣韻唱其誤而禮部韻略襲其誤也

湛

浮沈之沈亦作湛廣韻引漢書曰且從俗浮湛是也俗書有從冗作沉者非是考之字書冗字甚字偏旁作通用者亦多故訛亦作諶恍亦作憇疚亦作憇跣亦作蹠然則沈亦作湛蓋古文也沈又音去聲讀音鵠春秋宣公三年左氏傳曰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又襄公十八年左氏傳曰晉侯伐齊以朱絲係玉二轂而禱沈玉而濟周禮以牡樟午貫象齒而沈之列子曰流於北極沈於大海史記屈原傳曰屈原沈汨羅前漢溝洫志曰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又瓠子歌曰塞長茭兮湛美玉後漢祭祀志曰沈用白馬珪璧各一晉書杜預傳曰預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凡此沈字皆讀音鵠者也當讀音鵠者不可移而爲平聲蓋義各有所歸耳

戲下

前漢高祖紀曰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高祖紀又曰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注曰戲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前漢衛青傳曰都尉韓說從大軍出窯澤至匈奴右賢王庭爲戲下轉戰獲王封說爲龍

額侯顏師古注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衆也前漢灌夫傳曰馳入吳軍至戲下顏師古注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

觀國

案顏師古每注皆存兩音者非也今以史辭考之則戲下讀音麾是也其音許宜反者非麾旗之戲蓋秦中自有地名戲者漢高祖紀曰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顏師古注曰戲許宜反戲在新豐縣東今有戲水驛案後漢郡國志京兆新豐縣東有戲亭此即顏師古所謂許宜反者也師古注此新豐之戲已得當矣而於戲下之注又每引許宜反何耶蓋師古牽於疑似而不能痛決之也灌夫傳又曰坐乃起稍稍去嬰去戲夫又曰紛乃戲騎縛夫案此二戲字皆讀音麾嬰去戲夫者竇嬰去而招麾令灌夫亦去也戲騎縛夫者田紛指麾其從騎收縛灌夫也與戲下之戲同意

他音字

識志二字通用前漢溝洫志贊云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顏師古曰識亦作志記也劉歆移書責五經博士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武成曰武王伐商往伐歸獸識其政事孔安國曰記商家政事以爲法周禮匠人營國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列子曰小子識之前漢郊祀志曰鼎文鏤无款識凡此類識字皆讀爲志也廣韻平聲曰料落蕭切料理也去聲曰料力弔切度量也然則用料理字當讀爲落蕭切莊子曰疾走料虎頭編虎須音義曰料音聊左太冲蜀都賦曰敷榮歲蕤落英飄颻神農是嘗盧附是料蓋作平聲用料字也廣韻平聲曰屏府盈切傍徨也又薄經切辰也去聲曰必郢切蔽也然則用屏營字當讀作府盈切故李陵與蘇武詩曰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五臣注文選

曰笄營恐懼也字書去聲先音霰故縣詩云予曰有先後瞻印詩曰不自我先小笄詩曰尚或先之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大司馬以先愷樂春秋左氏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引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凡此類音義皆曰蘇薦切故毛氏詩曰相道前後曰先後也巾字讀爲去聲者若歸去來云日暮巾柴車左太沖吳都賦曰巾玉輶張景陽七命曰巾雲軒凡此皆讀作去聲唯周禮巾車作平聲蓋周禮巾車王禮也餘讀作去聲者上下通用也王字讀作去聲者若詩之七月陳王葉噫嘻曰噫嘻成王春秋左氏傳曰霸王之器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又曰脩春秋立素王又曰會成王義易傳曰包犧氏之王天下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犧氏之王天下陸德明諸經釋音皆音爲去聲也幹字上聲音管者若賈誼弔屈原賦曰幹棄周鼎前漢百官公卿表曰治粟內史有幹官又食貨志曰有五均六幹又曰幹在縣官如淳注曰幹鹽鐵榷酒酤凡此皆讀音管也防字讀作去聲者若杜預左氏傳序曰聖人包周身之防此類是也胥字讀作上聲私呂切者若周禮以比追胥七歲屬象胥桑扈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揚雄長楊賦曰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諸家音義皆作私呂切先達有通譯詩曰象胥尊周德偏師偉漢功作去聲用胥字也幾字讀作去聲音異者若春秋宣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庸可幾乎列子曰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乎揚雄解難曰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前漢郊祀志曰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幾遇之又曰幾至殊庭焉漢文帝詔曰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王莽傳曰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凡此皆讀音異者也革字讀音棘者若禮器曰詩云匪革其猶

聿追來孝檀弓曰夫子之病革矣又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此類是也史記汲黯傳曰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注曰廁音側孟康注漢書汲黯傳曰廁牀邊側也今案字書廁初吏切圓也間也次也側字韻中不收廁字以此知廁字唯初吏切一音而已史記范睢傳曰卷以簾置廁中春秋左氏傳曰如廁陷而卒史記李斯傳曰見吏舍廁中鼠前漢呂后紀曰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此皆廁圓之廁也史記樂毅傳曰廁之賓客之中前漢谷永傳曰廁之爭臣之末此皆間次之廁也然則廁字唯一音而如淳孟康皆出側音誤甚矣凡此皆字有他音者童蒙多誤讀當先諭之

不

不字舉世讀爲奔物切而諸字書並不收此音許慎說文曰弔鳥飛上翔不下來也音方九切又甫鳩甫救二切廣韻平聲曰不弗也甫鳩切又甫九切甫救切入聲曰不與弗同分物切觀國 竊詳廣韻入聲既收不字作分物切又注釋曰與弗同則讀不爲弗矣考古人用不弗二字幾於通用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而春秋定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書嗣征曰辰弗集于房而春秋昭公十七年左氏傳曰辰不集于房論語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史記孔子世家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又曰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此古人以不弗二字通用之也蓋許慎說文不收爲奔物切故諸家字書皆不收然觀古人多以不弗二字並句用之則知字書收字有未盡者而不字當有奔物切之音也節南山詩曰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旻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縣詩曰鼴鼓弗勝肆不殄厥

愠亦不隕厥問山有樞詩曰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
弗鼓弗考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雨無正詩曰浩浩昊天
不駿其德昊天疾威弗慮弗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不坼不副無蓄無害抑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女
雖湛樂從弗念厥紹桑柔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
良人弗求弗迪凡此詩皆於一篇中用不弗二字相聯屬而
文也大禹謨曰罰弗及嗣與其殺不幸寧失不經益稷曰帝
不時敷同啓呱呱而泣予弗子甘誓曰汝不恭命弗用命戮
于社五子之歌曰十旬弗反民可近不可下湯誓曰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有衆率怠弗協湯誥曰弗忍荼毒將天命明威
不敢赦伊訓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于其子孫弗率太
甲曰茲乃不義予弗狎于弗順盤庚曰汝曷弗告朕若
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說命曰茲故弗言罔不同心康誥曰
曾不畏死因弗憇召誥曰柰何弗欽王不敢後用洛誥曰厥
攸灼叙弗其絕儀不及物君奭曰天命不易弗克經歷泰
誓曰惟日不足弗克若天凡此書皆於一篇中用不弗二
字相聯屬而成文也周禮弓人曰居旱亦不動居濕亦
不動苟有賤工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禮記祭義
曰先王之教因而弗改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曾子問曰
不得嗣爲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弓曰豈不得
以噫弗果從王制曰下及以政示弗故生也中庸曰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緇衣曰未見
聖若已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凡此禮皆於一篇中
用不弗二字相聯屬而成文也易大壯象曰君子以非禮
弗履又於小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隨卦初九小
象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六二小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由

此觀之則不字當有奔物切之音而字書收字有未盡
蓋可見矣許慎說文不載之字甚多要當以類求之爾
神農本草於菜部載落蘇世謂之茄子讀茄爲伽音而
字書茄子止音加無伽音也打字世呼作丁寡切而字書
打字唯音頂無丁寡切之音也若此者古今呼之久矣雖欲
廢之不可得也

羨

字書曰羨似面切欲也又延面切餘也延也采芑詩曰方
叔蒞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鄭氏箋曰司馬法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陸德明音義
曰羨似面切今案鄭氏所謂羨卒盡起者謂餘卒盡起
也當音羨爲延面切音義誤也周禮小司徒曰凡起徒役母
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鄭氏注曰羨饑也陸德明音義曰羨
似面切今案以其餘爲羨者家一人之外有餘夫則免其常
役以備非常唯田與追胥竭作則凡有田獵盜賊之事雖饑
餘之夫盡行矣當音羨爲延面切音義亦誤也所謂無然
歆羨所謂臨淵羨魚皆似面切也所謂璧羨以起度所謂
獎有羨道皆延面切也其它經史所稱羨字皆當以義推
之灼然知其音矣又衍延二字亦有延面切之音板詩旻
爾游衍陸德明音義曰衍以戰反後漢安帝紀曰罷魚龍
曼廷百戲章懷太子注曰延以戰反蓋延面切與以戰反同
一音也前漢地理志江夏郡有沙羨縣羨音晉灼注曰羨音夷此
又羨字之有別音者字書不載蓋地名有別音者字書多
不載如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有蘚縣蘚音胎東海郡有承縣
承音證越雋郡有卑水縣卑音班樂浪郡有黏蟬縣蟬
音提此類是也

攘

甫田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餕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鄭氏箋曰攘讀當爲饊 觀國 案玉篇曰攘仁
尚切揖攘也又汝羊切攘竊也廣韻平聲曰攘汝羊切去
聲曰攘仁尚切引文字指歸曰揖攘也然則古之揖攘字用
此攘字詳詩言攘其左右當爲揖攘之攘也鄭氏謂攘當
爲饊者饊音餉其義則饋也爾雅曰餕饋饊也詩先言餕
彼南畝則既已饊饋矣然後揖攘其左右而嘗其旨否於
先後之序爲不紊若讀攘爲饊則既改其字形又改其字
音併與其義而紊焉陸德明音義曰攘音穰又音餉亦誤
矣良耜詩曰其饊伊黍詩中自有饊字豈可改攘爲饊也
前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曰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古攘
又司馬遷傳曰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又司馬相如
傳封禪書曰進攘之道何其爽與顏師古注皆曰攘仁尚反古
人固每用此攘字爲揖攘之攘矣理甚明也

彎 關 貫

許慎說文彎字烏環切持弓開矢也南史蒯恩傳曰彎
弓三石是也而古人以關貫二字與彎通用之春秋昭公三十
一年左氏傳曰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杜預曰關引弓
也陸德明音義曰關烏環反孟子曰越人關弓而射之其凡
開弓而射之凡此皆用關字爲彎也史記陳涉世家引賈
誼過秦論曰士不敢貫弓而報怨又伍子胥傳曰使者捕伍
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裴駟注曰貫烏環反凡此用貫
字爲彎也關貫二字於字書未嘗音作彎古人假借依
其聲類而用之也亦如藏者隱藏也臧者藏否

也史家於三字皆以藏字當之蓋藏贓藏三字義不同亦不同音是亦依其聲類而借用之取其意通而已

闕

字書闕字分三音一音煙一音謁一音遏爾雅曰太歲在甲曰闕逢此闕字讀音煙也史記曆書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史記用焉字以代闕字則闕逢音煙可知矣太歲在寅曰攝提格焉逢攝提格者甲寅年也而爾雅釋音曰闕烏割反誤矣前漢匈奴傳曰冒頓闕氏生少子顏師古注曰闕氏匈奴皇后號闕音煙氏音支凡闕字讀音煙者此類是也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闕則單闕讀音謁廣韻曰闕於歇切引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闕則單闕之闕音謁可知矣賈誼服鳥賦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史記賈誼傳前漢賈誼傳文選服鳥賦皆音闕爲烏葛反皆誤矣若夫闕音遏者如天闕擁闕之類是也夫字有忽於目前之習而誤爲音呼者皆此類

耤

許慎說文曰耤秦昔切帝耤千畝也故天子躬耕謂之耤田前漢食貨志曰文帝即位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上書上感誼言始開耤田躬耕以勸百姓南朝宋有耤田令皆只用耤字耤以借民力爲義天子躬耕三推借民力以勸天下也漢文帝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耤田漢書於食貨志用耤字而於帝紀用藉字二字義同可通用之也蓋藉字有二音一音秦昔切一音慈夜切其音秦昔切者若藉田若狼藉若晉大夫藉談之類是也其音慈夜切者若繅藉五采若藉用白茅若一茅三脊以爲藉若藉手以拜之類是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藉甚字亦或作藉甚至於蘊藉字又或用蘊藉

史記義縱傳曰敢行少蘊籍前漢義縱傳曰敢往少溫籍
顏師古曰籍慈夜切史記漢書又皆以籍字爲慈夜切用之
蓋所謂假借者如此揚子法言曰破楚入郢鞭尸籍館釋音
曰藉慈夜切又慈亦切觀國案左傳曰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宮是假楚之宮以爲己宮當音籍館之籍爲慈夜切而揚子
釋音不能決乃列兩音則非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曰
孟氏將辟籍除於臧氏杜預注曰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
葬道陸德明音義曰藉音借觀國案杜預謂借人除葬
道正爲借人除葬道故籍字當讀作慈夜切而音義者不
悟遂音藉爲借誤矣

余今

許慎說文曰爾兒氏切麗爾也余詞之必然也廣韻曰爾汝
也義與余同然則余者乃爾字之首也後世既書爾爲爾而
平其首又改余爲尔是俗書也虜姓有余朱氏余綿氏只用
余字蓋得姓之始用余字固不可變而爲爾也後世俗書乃
乃作尔字故書彌爲弥書嫗爲妳書彌爲祢書猶爲𢂵
皆非字法也而俗書今字亦作尔如書珍爲珍書軫爲軫
書珍爲𦥑書參爲參之類皆因草書今字爲尔形故隸書
亦從而變之然失字法益遠矣說文曰今稠髮也引詩今髮
如雲亦作𩫱而今世所傳毛公詩君子偕老篇曰𩫱髮如雲
毛公訓曰𩫱黑髮也蓋黑者色也與稠義不同既曰今稠髮又
曰𩫱黑髮則今與𩫱異訓矣然則許慎所引詩當是別本詩
作今字而毛公詩作𩫱字今𩫱二字雖通用而訓釋者不當有
二義也

鯀鯖鱠

鯀字案字書七逾切淺鯀也又徂鉤切魚名也又仕垢切小人

貌也史記張良世家云沛公曰鰐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徐廣注曰鰐魚也仕垢反前漢張良傳云沛公曰鰐生說我距關母內諸侯服虔注曰鰐七垢反小人也
觀國案鰐生小人也當讀爲仕垢反徐廣以爲鰐魚非也史記貨殖傳曰鰐千石鮑千鈞徐廣注曰鰐音鮑鮑魚也
觀國案鰐千石者鰐音徂鉤切魚也若夫鰐音輒雖亦魚名豈可變鰐爲鰐也蓋鰐從取鰐從耳而耳亦音輒偏旁皆異也徐廣謂鰐音鮑亦誤矣廣韻上聲曰鰐仕垢切一曰姓漢有鰐生
觀國案廣韻所謂漢有鰐生者豈非以張良傳鰐生爲姓鰐之人耶誤又甚矣鰐音青魚名也南史虞悰傳曰悰善爲滋味齊帝就悰求飲食方悰祕不出帝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酢一方而已鯖又音征亦作𦵌亦作胚煮魚煎食謂之五侯鯖蓋魚之熟羞者也後漢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鰐魚飛集講堂前章懷太子注曰案續後書及謝承書鰐字皆作鯖又引郭璞注爾雅曰鰐知然反大魚似鯢而短鼻口在頷下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
觀國案字書鯖字亦作鰐謝承漢書作三鰐范蔚宗改爲鰐字鯖鰐一也章懷太子不當引郭璞注爾雅故後人皆誤讀作知然反也蓋音知然反者若碩人詩曰鰐鮒發發四月詩曰匪鰐匪鮒潛詩曰有鰐有鮒注皆曰鰐大魚也賈誼吊屈賦曰橫江湖之鰐鯖兮固將制於蠻蠻文中子曰江湖鰐鯨非溝瀆所容郭璞江賦曰江豚海豨叔鮒王鰐凡此言鰐即爾雅注所謂長二三丈者也一寇雀豈能衝三大魚長二三丈者耶然則三鰐爲三鰐明矣韓子曰鰐似蛇正謂此也案字書字之從單者與從亶多通用故禪亦作禪蟬亦作壇禪亦作儻鰐亦作鰐則三鰐爲三鰐可以无疑矣杜子美夔府詠懷詩曰救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鰐作平聲

旃音蓋承誤用之也

楊

南史顏峻傳曰宋明帝時歲旱人飢中書令顏峻上言禁煩
一月息米萬斛 魏國 案集韻曰煩音唐精米也諸字書皆
無煩字唯集韻收此字蓋因顏峻傳有此字而集韻收之耳
凡米初出穠秕而未精熟則謂之麤糲其得米則多及精熟
之則得米少禁煩者唯食麤糲而不得精熟米也然人之常
情與其食麤糲糲之十寧且食精熟之八不知顏峻當時禁煩
如何設法而月能息米萬斛其公米耶其民米耶不可得而知也字
書有煩字音蕩又有呻字音伐二字皆訓曰精米也今江浙荆湖
人凡精米皆呼此二音其事則與煩同

𦵹何

前漢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
又以爲室蘇林注曰𦵹次也顏師古注曰𦵹音人勇反推也蠶
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謂推致蠶室之中也文選司馬遷答
任少卿書曰李陵旣生降類其家聲而僕又何之蠶室五臣注曰
何次也音二 觀國 案班固作司馬遷傳去司馬遷未遠必據
司馬遷文用𦵹字其義如顏師古注文意通也字書曰揜人勇
切推也當用揜字班固省其偏旁故用𦵹字耳自班固作漢史
後又歷四百餘年梁昭明太子始集文選旣不依司馬遷傳作
𦵹字而變爲何字是心得於它書也它書所傳司馬遷文歷年
旣久豈無訛謬然則𦵹何二字義雖均通猶當以漢書爲正況
何之義偏乎

蛾

禮記學記篇曰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
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鄭氏注曰蛾蚍蜉

也妣蜉之子微蟲耳時術妣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釋音曰蛾魚倚反 觀國 案爾雅曰妣蜉大螳小者螳廣韻曰螳妣蜉也同作蟻亦作蛾蓋蛾者蟻之省文也學記之文自始學積而至於大學自小成充之至於大成從微至著積習有漸故取譬以蛾子自微積功以成大垤也其云記曰蛾子時術之則古書有此語矣說禮之家引此語以爲喻也書史亦多用螳爲蛾字者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蛾析謂鄭慶盍行乎釋音曰蛾魚倚反列子曰先會鬼神體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揚雄長楊賦曰稽頽植領扶服蛾伏顏師古注曰蛾與蟻同言伏如蟲蛾也漢元帝紀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散日從東都門至枳道顏師古注曰蛾若今之蠶蛾案此言白蛾者乃白蟻也非蠶蛾若蠶蛾之蛾則與俄同音與蛾同音者若詩曰繫首蛾眉爾雅曰蚕羅之類是也

姓名異音

禮記檀弓篇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蕡自外來聞鍾聲鄭氏注曰杜蕡或作奢聃春秋昭公九年左氏傳曰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睂聃趨入釋音曰睂音徒

觀國

案蕡與聃同音苦怪切音同而字不同母傷也若杜

與睂乃二音唯姓與名當專一音不可以呼二音當是睂字亦讀音杜左氏假借用睂字耳史記孟嘗君傳有馮驩裴駟注曰驩音歡又作煖音許袁反 觀國 案驩煖二字不同音當是有兩名如袁盈又名絲之類是也若夫左傳言驩姬又言麗姬而字書有嬪姬三字不同而同音驩也史記言酈山漢書言麗山唐書言驩山三字不同而同音驩也史記言朝錯又言晁錯漢書言鼃錯三字不同而同音鼃也書史謚閔者或作愍或作湣三字不同而同音閔也謚僖者亦作釐福禧者亦作釐裁成者亦作

財才智者亦作財凡此字異而音同者意通斯可矣漢書匈奴傳言大夷又言畎夷又言昆夷而顏師古注又云與混夷緹夷同音工本反凡此字雖不同而各有一義或出於假借亦不爲舛也

蓋

許慎說文曰蓋積也於粉切玉篇曰蘊藏也積也聚也蓄也廣韻曰蘊藏也俗作蘊引春秋傳曰蘊利生孽觀國案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曰蘊穀蒞蘊藻之菜杜預注曰蘊藻聚藻也又六年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杜預注曰蘊積也又襄公十一年左氏傳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杜預注曰蘊積也蓋皆用從溫之蘊則知蘊爲俗書矣蓋又音於問切史記酷吏義縱傳曰敢行少蘊藉前漢義縱傳曰敢往少溫籍顏師古注曰少溫籍言無所含容也又馬宮傳贊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顏師古注曰醞藉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唐書李林甫傳曰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受其醞藉凡此或用蘊字或用溫字或用醞字皆讀爲於問切有含蓄重厚之意古人多假借用字故蘊溫醞三字雖不同而其義則皆同於蘊以此知訓醞爲醞釀者非也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案字書蘊枲也枲也亂也與易意不合蓋亦當用蘊字易省文用蘊字耳所謂淵奥亦含蓄之異稱也雲漢詩曰旱既大甚蘊隆蟲蟲毛氏傳曰蘊蘊而暑史記義縱傳用蘊藉皆用俗書蘊字者蓋變古文爲隸變隸爲今文書史中字多失其原不足怪也南史王蘊字彥深以俗書爲名尤不可

瞷

史記酷吏郅都傳曰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裴駟注引漢書音義曰瞷音小兒癩病之癩前漢郅都傳

日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應劭注曰瞷音馬瞷眼之瞷顏師古注曰瞷音閑觀國案玉篇曰瞷胡閒切眄也廣韻曰瞷胡閒切人目多白又姓史記有濟南瞷氏然則音閑是也馬目白爲瞷而人目白爲瞷孟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又曰而未嘗有顯者來吾瞷良人之所之也此瞷字亦音閑其義則所謂眴也眴者斜視也成覩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此覩字音古覩切其義則視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惠公名覩與成覩之名同陽貨瞷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瞷其亡也而往拜之此瞷字音苦暫切亦視也在字書爲瞰亦作瞷揚雄解嘲曰鬼瞰其室光武紀曰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此類是也瞷覩瞷三字三音其義各有攸處

鶠

前漢黃霸傳曰霸代邴吉爲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鶠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蘇林注曰今虎賁所著鶠也顏師古注曰此鶠音芬字本作鶠此通用耳鶠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鶠者黑色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今時俗人所謂鶠鶠者也音曷非鶠雀也觀國

案玉篇曰鶠何葛切鳥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鬪死而止又曰鶠扶云切鶠雀似鶠以此觀之則黃霸傳所謂鶠雀者鶠雀也以其似鶠故亦謂之鶠雀耳顏師古以爲鶠鶠通用非也蘇林以爲虎賁所著鶠亦非也虎賁所著者鶠鳥乃鷄雉之屬不謂之雀後漢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鶠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鶠者勇雉也其鬪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注曰鶠似黑雉出於上黨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冠挿兩鶠鷺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劙天子武騎故以冠焉傳元賦注曰羽騎戴鶠廣韻曰鶠鳥似雞鬪必至死

推此類以觀之則鶲非羣飛集於舍屋之物則黃霸傳鶲雀非
鬪死之鶲可知矣前漢蓺文志道家者流有鶲冠子一篇班固
注曰楚人也居深山以鶲爲冠顏師古注曰以鶲鳥羽爲冠然鶲
冠子不顯姓名蓋其人當時偶以鶲羽爲野服因名曰鶲冠子
非取於武勇之義也韓愈有讀鶲冠子文曰鶲冠子十有六篇
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
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其功德豈少哉觀國嘗讀其書矣豈
無爲宗而變至於參合機會之際其說不純乎先王之仁義蓋
戰國之際好異之人也

並

史記秦始皇紀曰並海上北至琅邪又曰遂並海西至平原津
又曰並海南至會稽又書封禪曰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
又大宛傳曰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前漢郊祀志
曰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又曰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
海又曰皆在齊北並渤海又溝洫志曰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
又薛宣傳曰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以上並字顏師古注
皆曰並步浪反列子曰孔子使人並涯止之唐書李適傳曰春幸
梨園並渭水祓除此並字亦皆讀音步浪反者也並音步浪反
者其義與旁字違字同前漢揚雄傳曰武帝廣開上林旁南
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孟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
琅邪是也字書並字無步浪反之音古人借音用之耳前漢地理志祥
柯郡有同並縣劭注曰並音伴字書亦無此音亦借音也

貲訾

字書貲即移切貨財也訾亦即移切思也二字雖同音而義
不同然古人於二字通用之史記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以此貲爲
郎前漢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以訾爲郎顏師古注曰訾讀與貲

同訾財也以家財多得拜爲郎

觀國

案司馬相如傳在史記

用貲字在前漢用訾字則貲訾二字通用之也前漢張釋之傳曰釋之以訾爲郎者乃今之入粟也故黃霸傳曰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卒史又卜式傳曰輸家財半助邊拜中郎楊僕傳曰以千夫爲吏顏師古注曰千夫武功賞官令民出錢穀爲之凡此皆入貲補官者也司馬相如張釋之黃霸卜式皆漢名臣而皆以入貲進後世乃或恥居之何耶漢景帝後元二年詔曰今訾筭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以此觀之則漢時廉士亦不以入訾爲恥也史記貨殖傳曰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前漢枚乘傳曰舉其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又貨食志曰豪富吏民訾數鉅萬又貨殖傳曰成都羅褒訾至鉅萬臨菑姓偉訾五千萬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長安王君房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訾凡此言訾當用貲借用訾字耳訾又音紫字書曰訛病也毀也書史與訾訾二字通用小是詩曰翕翕訛訛亦孔之哀毛氏傳曰訛訛然思不稱其上也召旻詩曰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毛氏傳曰訛訛窳不共事也曲禮曰不苟訾鄭氏注曰不欲見毀訾也史記貨殖傳曰以故訾窳偷生無積聚徐廣注曰訾窳苟且憒懶之謂也前漢地理志曰訾窳偷生而亡積聚潘安仁西征賦曰訾孝元於渭瑩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罪二王訾五霸此類是也訾又姓也前漢元帝功臣侯年表有樓虛侯訾順

睢睢

睢字七余切與徂同聲旁從且也睢字息遺切與雖同聲旁從目也又許葵切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氏傳曰雎鳩王

睢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樂君子之德慎固幽深若睢鳩之有別也爾雅曰鳴鳩王鳴郭璞注曰鳴鳩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鳩好在江渚水邊食魚鳥鷺而有別也玉篇曰睢七余切王睢也又次睢行難也凡此謂睢字從且者也前漢地理志臨淮郡有睢陵縣梁國有睢陽縣班固曰睢陽故宋國顏師古注曰睢音雖玉篇曰睢息遺切水名又許葵切視貌廣韻曰睢息遺切水名在梁郡亦作濉春秋成公十五年左氏傳曰出舍於睢上史記漢書高祖紀皆曰大戰彭城靈璧東睢水上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後漢郡國志梁國睢陽縣劉昭注引北征記曰睢陽城周三十里又引地道記曰梁孝王築睢陽城小鼓唱節杵下而和之稱睢陽曲凡此睢字皆睢水之睢也其音許葵切者睢盱也視貌也莊子所謂而睢睢而盱盱是已睢睢二字音與義皆不同蓋其字偏旁實異也

封窆

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植數共喪之窆器鄭氏注曰丘封之度與其植數別尊卑也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引喪大記曰凡封用綺去碑負引釋音曰凡封音彼驗反

觀國 案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植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檀弓云國子高曰葬亦者藏也葬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壞植之哉所謂壞植乃封植也封者封土爲墳也植者植木爲飾也窆者下棺也後世說禮之家乃假封字爲窆字故鄭氏訓窆器引喪大記凡封用綺則假封字爲窆字可知矣檀弓曰垂棺而封又曰商既對而弔又曰公輸若請以機封又曰於其封也亦予之席喪大記曰母諱以鼓封曾子問曰旣封改服而往王制曰庶人垂封雜記曰旣封而退相見 凡此封字鄭氏注皆曰封當爲窆釋音皆曰封彼驗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